

1559

包法利夫人

福樓拜畫像



法國包都安 Paul Baudouin 繪現存路昂 Rouen 市立圖書館。

譯文叢書

福樓拜全集

李健吾譯

包法利夫人

——外省風俗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法國 *Pierre Laprade* 作插圖

## 譯者序

聖佩甫批評包法利夫人，最後點出時代和牠的巧合：

「作品處處蓋着牠出現的時間的戳記。據說，寫了好幾年，恰好在這辰光趕到。介乎泰尼 Taine 兩篇論文之間，聽完一齣小仲馬的喜劇的尖銳乾脆的對話，或者給假好人喝完采，正好來讀這本書。因為在許多地方，形式儘管不同，我相信看出一些新的文學的符誌：科學，觀察的精神，成熟力，一點點嚴酷。這似乎正是感染新一代的領袖的特徵。著名的醫生的子弟，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捉筆就和別人操刀一樣。解剖家與生理家，我處處又找到你們！」

同樣是布呂地耶 Brunetiere，在福樓拜去世的時候，指出包法利夫人在時代上獲得的千載難逢的際遇：

『在法蘭西小說史裏，包法利夫人是一個日期。牠點出某些東西結束和某些東西開始。讓我們拾起這個觀念，依照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方式來說，福樓拜的小說在他所有的其他價值之外，趕在他的時代出現先是一個價值。這是一個價值，十分現實，比我們所想要的還要希有，正如另一個是能夠持久，還有另一個是能夠在牠的時間間終結。我們需要加以解釋。在牠的時代出現，有時候，太常有了，像一個聰明人，利用一下一時浮囂的意見，一陣時髦的奇想，一陣世俗的悠忽的熱忱，如此而已。……但是出現在牠的時代，有時候，也就是本能地認清牠的時代的藝術，來到什麼地方，什麼是牠的正當的要求，牠對於新奇能夠承受些什麼：這，這不僅不是追逐時髦，而且常常是違反時髦，這不僅不是順流而下，正相反，是抵抗，是逆流而上。』

那麼，假如福樓拜的第一部應世製作，博得閨堂大彩的包法利夫人，如響斯應，投進時

代的懷抱，成爲時代的寵兒，什麼是這時代的面貌？什麼是布氏所指，在這裏結束，又是什麼在這裏開始？而且，什麼是包法利夫人，是順流而下，還是逆流而上，還是如聖佩甫所點定，新的文學的符誌是牠的特徵，也正是時代的特徵？

人人知道，從十八世紀中葉起，浪漫主義的情緒和感覺如同瘟疫，在歐洲蔓延開了，有時候化氣爲雲，狂風暴雨一般馳過天空，有時候小鳥啼春，寂寞的哀唱分外令人留連，高亢的吶喊和無病的呻吟同時響澈九霄。新的感觸給作家帶來新的世界。他們年輕，熱情，有勇氣，也有才分，而對面的是世俗，拘束，形式，典雅和傳統。他們的第一個敵人是正統，那羣食古不化的平庸的古典作家。雙方選定了法蘭西劇院做戰場，臺上是雨果的歐納尼 *Hernani*，一邊是雨果和他的義務打手，戴着寬大的水手帽，穿着獨出心裁的衣裳，紅顏綠色，專爲喊好而來，另一邊是將朽未朽的學院作家，燕尾服，大禮帽，以紳士的氣度，專爲喝倒采而來，一連繼續了幾夜，扔蘋果，丟紙團，歐納尼在喧嘩之中站穩了，真正的觀衆站到這羣熱狂的青年一邊，學院作家的陣容凌亂了，潰敗了，於是就在一八三〇年的初春，浪漫主義的大纛高高飄揚在巴黎的上空。他們打開想像的檻車，『妓女幫外交官出主意，陰謀奪到有錢的小姐，囚犯的天才出衆，命運向高強認輸，』同時也撕爛生活的條款，赤裸裸把自己放在文字

當中，請人世連美帶醜一同觀賞。高地耶 Gauthier，衝鋒陷陣的將官，爲他們的放蕩不羈歌頌道：

『人知道我的名姓，我的日子過得歡喜輕快。』

這風靡了全法蘭西，這醞釀了大小城鄉的智識初開的年輕人，福樓拜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布耶的遺詩序裏回憶學生時代道：

『我不清楚中學生的夢想是什麼，然而我們誇張到了萬分，——浪漫主義最後一直開擴到了我們這裏，不爲外省環境所容，却在我們的頭腦形成奇異的沸騰。熱狂的心靈希冀戲劇性的愛情，有游艇，黑面具，和暈在喀拉布爾山林之間驛車裏的貴夫人，同時有些比較嚴肅的性格（愛上了阿爾芝·喀耐勒，一位同鄉，）企望報章或者講壇的喧囂，叛逆的光榮。一個修辭科學生，寫了一篇洛布斯比耶的辯狀，流傳到校外，引起一位正人君子的憤慨，結局是交換函札，提議決鬥，這個角色正人君子扮的並不



漂亮。我記得一個好小夥子，永遠戴着一頂紅小帽；另一個好小夥子，許願以後要像墨西哥人過活。我的一個知己打算出教，好去幫忙阿布德·艾勒·喀代爾。然而大家不僅是土巴都爾，反抗的，東方的，尤其是藝術家的，被罰的額外功課做完，文學就開始了；有人瞎破了眼睛，在寢室讀小說；有人在口袋帶着一把刺刀，猶如安東尼；有人還厲害；厭惡生存，巴爾……一槍打碎腦髓，昂德……用他的領巾上吊；當然了，我們不配譽揚！然而多憎恨一切平庸！多心往偉大！多尊敬大師！大家怎樣讚賞維克道·雨果！在這一小羣激昂者之中，布耶是詩人，悲哀的詩人，廢墟和月光的歌者。」

然而寬廣不就是長久，經過十年的考驗，風氣漸漸在情感之中凝定；在思維上起了反應，而往日以『少年法蘭西』自命的一羣浪漫主義的運動先鋒，年事日長，社會地位日趨穩定，雖然沒有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也都好像從夢裏清醒了，明白小我之外還有世界，熱情之外還有文學。高地耶大談其至上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議論，桑·喬治放下化名的人物，到田園尋找人類的同情，隨後她為浪漫主義辯護，也不得不承認牠『留下牠的過失』就是曾經沉醉於浪漫主義的福樓拜，終其生愛戴天才洋溢的雨果，一時批評

拉馬丁的小說：

『這需要拉馬丁所沒有的——一種人格的獨立，人生的醫學的眼光，總之，這是唯一抵於清潔偉大的效果的方法。』

一時貶斥另一位詩人繆塞的『要唱歌只要受苦就夠了』的唯情論調。十年不是一個短時間，潮退了，大家開始思維。

在野的浪漫主義進了廟堂，另外一羣年輕人，還要窮，還需要掙扎，從鄉野趕到巴黎，希望抓住一個機會表白他們的切身的感受，以他們的憂患換取文藝女神的青睞。他們看到的是醜陋，他們沒有理由為人生粉飾：美麗和想像不在他們的信心以內。生活的坎坷，經驗的淒涼，奮鬥的艱辛，才分的缺少，把他們逼到一條反叛的道路，雨果和他的人馬只是『文學的小丑』，通俗的山歌作者白郎翟 Beranger 應當受他們歡迎了，也只被他們看做一名新聞記者，那和他們一樣窮，一樣被丟在正人君子的大門外的鮑德萊耳，又因為取材偏於醜惡，不為他們看重，巴爾扎克似乎應當是他們的師法了，然而也讓他們說做『他沒有

時間正確地看，正確地描寫！』可憐是他們自己又一直寫不出像樣兒的東西。他們的名姓早已和他們的作品進了樓閣，然而至少，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留下了一個不朽的名詞，涵義即或大有更改，成爲永遠成爲文學的輝煌的主流：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在最初露面的時候正如浪漫主義，或者正如後來的自然主義，只是應戰方便的一個口號。沒有文學作品引人注目，一羣年輕人圍着古爾拜 Carriboet的油畫搖旗吶喊。批評家在這裏看見奇形怪狀的鄉下佬，大驚小怪，想不出更壞的名詞來詛咒，便拾起『現實主義』這塊爛泥投了過去：

『想做一個現實主義者，真實還算不了一回事：

要緊的是醜……』

於是這羣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便賭氣拾起這塊拋來的爛泥，做爲他們敵對的旌旗。一八五六年七月，現實主義以一個雜誌的名義出現，或斷或續，出了六期，就和世人永訣了。同年十月，包法利夫人在巴黎雜誌按期刊載。這是一個無名作家的處女作，不在他們的羣裏，

也不在任何人的隊伍。官方把作者告到法庭，說他的小說敗壞道德宗教，歸入『現實主義文學』之林。儘管現實主義的主編杜朗地 Duranty 把所有的毛病給了包法利夫人，認爲一無可取，『用不着追尋作品本身的觀點，』然而讀者驚於牠的新穎，一時沒有更相宜的標記來說明牠的特徵，由於懶惰，由於方便，也由於一部分的道理，便拿杜朗地之流的『現實主義』招牌，借花獻佛，轉贈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桑·喬治曾經排斥這種看法：

『自從這本名作出現以來，在我們小小的角隅，我相信，猶如在各地，有人叫喊：——這是現實主義派一個十分驚人，十分雄壯的範本。那麼，現實主義者存在了，因爲這本書十分新穎。』

但是仔細一想，我們就發見，這仍然屬於巴爾扎克（對於作者確然只有更好，）除盡了傳奇的喜好的巴爾扎克，尖刻愁苦的巴爾扎克，集中的巴爾扎克，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①

甚至於任憑福氏向朋友們抗議：

『人家以爲我愛上了現實，其實我厭惡牠；因爲我從事於這部小說，由於憎恨現實主義。可是我也不因而就少所厭憎於虛偽的理想觀念，流動的時代拿這個也就奚落夠了我們。』

沒有用。一般文學史把包法利夫人看做現實主義的傑作。原因是太簡單了，在這紛囂然而空白的時代，沒有一部作品像包法利夫人那樣能夠說明牠的時代的進展的方向和特徵，如聖佩甫所列舉：『科學，觀察的精神，成熟力，一點點嚴酷。』時代在等着牠的真宰。巴爾扎克在一八五〇年去世，小說的寶座空了六年，於是福樓拜無所企求，原來默默無聞，一下子甚囂塵上，成了時代的寵兒。

十九世紀是一個普遍的覺醒的時代。人類在過去曾經三番四次覺醒，而不相呼應，間歇而又隔絕，直到十八世紀末葉，法蘭西大革命爆發，加快血液的循環，加強知識的傳播，一切重新估價，重新加以認識。人在寂寞之中，首先看到自己，於是浪漫主義席捲文學，隨手拋置過剩的情感，然而同時正有許多東西，在文學之外，在人心之中躍然前進，學問不是少

數人的了，工具和知識通俗了，也提高了，文學是繁複的社會的反映，不可能孤立，所以就在呻吟呼號『處處聞』的時候，有心人不得不撥開情感的雲霧，加深考慮文學創作和人生其他活動的密切聯繫。假如貧苦增強戰鬥的意志，社會主義美化了理想，科學的宣示同時也搖動了許多執迷不悟的心靈。這不是古今之爭的優劣問題，而是創作上認識和表現問題。文學不和戰爭一樣，建設永遠要比摧毀重要。不破壞，然而以作品本身的時代的意義，往前推進。在文學上，沒有一個東西能夠可以說做代替另一個東西的，因為時代和個性是文學的雙重基石，有價值（相對而又絕對）便存在，不存在一定是沒有價值。福樓拜不可能代替巴爾扎克，但是由於性情不同，尤其重要是，由於體驗不同，福氏儘可以從他不同的環境發掘一些達到真理的不同方法。他可以否認杜朗地之流的粗俗的現實主義，然而他由時代所領會的種種關於文學的理論，讓他活在他的時代，同時他的生命含有新的種子，連同『未來』也跟着他活在他的時代。於是『未來』酬謝他，把他帶過他的時代。

就在從事於包法利夫人的期間，福氏認為：

『越往前進，藝術越要科學化，同時科學也要藝術化。二者從底基分手，回頭又在

## 頂尖結合。』

在另一個地方，他推論科學方法的重要：

『一個人弄批評，必須和弄自然歷史一樣，不帶道德的觀念。問題不在痛斥何種形式，而在表明牠含有什麼，牠怎麼樣和另一種形式結合，她仗什麼活着（美學等待牠的焦夫瓦·聖·伊萊耳，這位大人物曾經指出妖怪合法。）當我們費若干時日處理人類的靈魂，如同物理學研究物質，大公無私，我們可以大為進步。人類把自己稍稍放在自己之上，這是唯一方法。然後對着作品的鏡子，人類可以坦白地，純潔地端相自己。人類將如上帝，從高處裁判自己。好啦，我相信這行得通的。這或許只是一種方法的尋求，如同數學。這特別可以應用到藝術與宗教方面，觀念的兩大表徵。假定這樣開始：最先的上帝的觀念有了（最薄弱的，）最先的詩的情緒生了（最輕微的，）先追尋牠的表徵，很容易就在小孩子，野人等等身上找到了。這是第一點。這裏，你已經可以建立關聯了。隨後，繼續下去，把一切相對的偶然現象算進賬去，如同氣候，語言等等。於是，

一步又一步，我們就這樣一直到了未來的藝術，『美』的假設，牠的現實存在的明白理解，最後，那理想的典型。（我們的力量全朝這裏匯聚。）然而擔當這個苦工的不是我，我有別的筆尖要修。」<sup>②</sup>

他在包法利夫人之前曾經試過不少製作，曾經把他的心全部浸潤過去，然而他自己說的好：『人用腦子寫文章，不用心寫文章，』他把牠們放在一邊，從事於一種新的嘗試，根據一個修正的觀點，完成他對自己同時也就是對時代的一種非常的考驗，因為在摸索和體驗之中，他逐漸爲自己找到一個恰當的表現方法。

包法利夫人對於牠的作者原來只是一種考驗：

『對於我，包法利夫人是一個定局，一首命題。我所愛的全不在這裏。』

他所愛的在浪漫主義化育的想像的自由天地，在他念念不忘的聖安東的誘惑初稿



裏，然而杜剛和布耶，兩位最好的朋友，異口同聲，勸他放下這蕪亂的製作：『你想弄音樂，弄出來的只是嘈雜的音響。』福氏據說搖動了，向他們請教補救的方略。他們這樣回答道：

『你必須放棄那些冗長的主旨，牠們本身模糊，你就不可能加以集中。你既然克制不了你抒情的傾向，必須挑選一個主旨，抒情在這裏萬分可笑，你不得不加意小心，棄絕這種傾向。挑選一個實際的主旨，一個中產階級生活所富有的事故，例如巴爾扎克的白特 *Cousine Bette*，或者彭 *Cousin Pons*，壓迫自己用一種自然的情調，差不多親切的情調，來處理牠，去掉那些題外的枝節，本身美麗，然而就你的概念的發展來看，祇是無用的小菜，對於讀者也只是膩煩而已。』

但是，寫什麼呢？假如寫的話。他們坐在花園，想為苦悶的福氏打出一條活路，忽然布耶破口道：

『——你為什麼不寫德樓迺 *Delanay* 的故事？』

福氏仰起頭來，歡歡喜喜喊道：

『——就是牠!』

杜剛在他的回憶錄裏記錯了德樓迺的姓氏，根據後人實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那可憐的鄉下醫生的本來名姓是歐皆·德拉馬爾 Eugene Delamare，是福氏父親主持的市立醫院的一個實習生，畢業以後，在叫做芮 Ry 的一個小鎮開業行醫。小說裏的查理·包法利，忠厚，愿實，無知，無學，心性和遭遇全同他相似。就是永鎮的風景，房屋的排比，鄰舍的遠近，也都和芮大同小異。德拉馬爾能夠娶到一位闊小姐，戴耳芬·古杜芮耶 Delphine Couturier，和小說裏相仿，不是由於本人具有任何優越條件，而是比福氏所提供的還要有趣：古杜芮耶地主，不肯宣洩他的財產的實況，每逢有人向他的女兒求婚，總是在這一點灰了對方的心。最後，來了我們的窮醫生，戴耳芬將近二十三歲，傳說不要再等下去，她使用手帕做了一個假肚子，引起家人的焦灼，急不擇食，急忙把她嫁給這忠厚的年輕人。她生了一個女兒。她在近隣結識了一個情人，一個叫做路易·康皮雍 Louis Carnpion 的荒唐鬼，破了產，跑到美洲，空着兩隻手回來，在巴黎的街道拿手槍打死自己。小說的進展幾乎全部根據事實：生活糜爛，債臺高築，她另外交結了一個情人，一個小書記，最後活不下去，服毒自盡。德拉馬爾爲她立了一方『賢妻良母』的墓碑，不堪傷心，不久也就隨她下世了。

這樣一個凡庸的主旨，這樣一個報上常見的故事，對於中產生活並無好感的福氏，當然成爲他所謂的『一首命題』。他必須從他四周的中產階級選取他的全部人物，然而中產階級，到了十九世紀，又是什麼樣的中產階級？『我看不見他們讀別的報章，用不同的音樂自娛，具有更高的喜悅。這個人，或者那個人，都同樣愛錢，同樣尊敬既成的事實，同樣爲了破壞需要偶像，同樣憎恨一切優越，同樣譏笑的精神，同樣無底的愚騷』法郎士 France 以爲『他最敬重吉訶德先生，他自己正和他一樣』。但是當吉訶德先生走一個極端的時侯，福氏，一個現代的吉訶德先生，走的是兩個極端，或者全靈，或者全肉，但是唯有折衷，中產者的生存之道，才最違反他的浪漫主義的追求：

『我愛人間兩種東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希有的愛情。這就是爲什麼我歡喜隱居生涯，我也歡喜玩世不恭。然而我憎恨取悅婦人的精神。真的，沒有牠，人也活的了！這種臀與心的永久的揉混，唯有令人作嘔。』

愛瑪·包法利追逐理想的失敗，如若尋找一個註解，如若想從福氏的觀點尋找一個

根據，我們可以說，便是『臀與心的永久的揉混』的結果。任何攪雜，到了最後，失去平衡，兩相傷害：

『身體的滿足與頭腦的滿足一點沒有共同的地方，如果牠們湊巧遇在一起，就聽之好了。然而不要想法聯起牠們來，因為這就成功人爲的了。這種幸福的觀念，正是人類一切不幸的幾乎無二的原因。』

拿這種哲學的觀點說給愛瑪·包法利聽，顯然是對牛彈琴。中產生活多的是愛瑪·包法利的悲劇，因為男男女女，就福氏看來，大都犯了把理想和現實揉成一個的錯誤。他永遠把自己說做一個浪漫主義者的心情，但是，他在心裏應當比任何人明白，他的厭惡並不妨害他的觀察，甚至於用不着觀察，因為他就活在中產生活之中：

『我同兄嫂整整在一起過了兩天，離這裏半里光景，有一所很美麗的房產出售，他有意去看一下。起初他想買，熱了上來，回頭冷了下去，回頭又熱了上來，於是考慮，於

是反對，本來同賣主定好了約會，不過怕上當，今早他離開這裏，故意先給賣主一個失望。所以由我代他出面說話。一點鐘睡下，四點鐘我就起來：從昨天起，我喝了多少杯酒！研究中產階級，怎樣一種研究啊！我開始認識中產階級的這片化石了！怎樣的半性格！怎樣的半意志！怎樣的半熱情！腦裏一切是漂浮，躊躇，脆弱……」

說到臨了，我們必須承認，這首『命題』在感情上如若形成他的苦惱，或者苦悶，甚至於衝突，然而因為這種衝突原來就含在他的心情，和他的心情生成一個，他有絕大的可能容受雙方的存在，到了做爲表現提取的時候，所謂衝突反而成爲他認識生活和處理材料的最大的根據。他完全明白：

「打個譬喻，我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人，一個喜好高聲朗誦，詩的熱情，鷹的翱翔，句子所有的鏗鏘的音調和觀念的極峯；另一個傾其所能，挖掘真實的東西，事無大小，都好用力剔爬，叫人感到他的出產，猶如實有其物。後者愛笑，而且好以人的獸性爲樂。」

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做爲戰鬥的標記，福氏無不加以指摘，然而做爲藝術的方法，基於心情，稟於氣質，自然也就極其真實。當然，用不着因爲是方法，便鑼鼓喧天，把牠們當做招牌掛在藝術的門首。

我們厭惡一樣東西，不是由於牠的稀有，往往由於牠的常見，正如福氏說他『厭惡』現實，只是因爲現實近在他的手邊。這是一種浪漫的情緒，然而家常便飯，正如福氏所稱許於愛瑪的第二個情人：『每一錄事含有詩人的殘膏剩馥。』儘管他說：『我的主旨的俗鄙有時候簡直叫我作嘔，』他接下去就講：『同時遙望着那麼多的猥瑣的東西，全要好好地寫出來，我想到這種困難就心驚。』包法利夫人的寫作不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如批評家法蓋 Facret 所說：一種喜好趕走另一種傾向，現實主義代替浪漫主義，交相爲用，宛如一件良好的機器，今天出貨屬於浪漫，明天出貨屬於現實。把浪漫主義和現實分開，屬於立論的方便，永遠不是事實。追根究底，浪漫主義只是一種誇張，一種反動，一種追求，現實做成牠的出發點，跑一趟野馬，歸來仍在現實落腳。這裏沒有壓抑，沒有衝突，福氏本人說的好：『我的書，所有的價值，如果有的話，在能夠匹馬直前，馳騁於俗鄙與詩的熱情的雙重絕崖之間。』

一個作家不是因爲今天重寫歷史，屬於浪漫主義，如薩郎寶或者聖安東的誘惑，也不是因爲描繪現實，以爲和自己的心性違誤，屬於現實主義，如包法利夫人或者情感教育。不寫便罷，既然寫，任憑材料的來源和背景全不同，甚至於本質上起了差異，他必須把全付靈魂寄放在工作的對象，全付靈魂，如福氏所謂：『好好地寫出來。』儘管這是『命題』，包法利夫人的作者不敢不小心加意，繳出他的清醒的靈魂，不肯也不應再像往常重複失敗：『如今我開始第二次嘗試，這該是成功的時辰了，不然的話，只好把自己從窗口扔出去了。』他第一次嘗試如若失敗，說成浪漫主義作祟，實際是靈魂的眼睛沒有睜開，不會清醒而已。抓住一點，不就等於抓住全部的真理，同樣，以爲福氏『厭惡』現實，他就不會『同情』他的『無人知曉的糞土』，我們很有陷入機械的立論的危險。讓我們記住福氏在開始寫作的時候留下的一句話：『如果包法利夫人值點兒什麼，就是不缺乏心。』

他是一個活人，我們必須把他當一個活人看。他容易受傷，也容易興奮，一粒微屑，怨天怨地，一聲呼喊，歡天喜地。法郎士形容他：

『福氏是個大好人。他有絕大的熱忱和同情。這就是爲什麼，他總在憤怒。他和一

切作戰，因為不斷地有侮辱要報復。他最敬重吉訶德先生，他自己正和他一樣。」

瞭解創造過程，書的資料的索引並不重要，我們首先應當揭發的是，作者的同情或者精神上的人格是否滲了進去。讀者對於作品的冷熱，就最高的意義來看，往往在無形之中依照這種『同情』的深淺而升降，這種道理有人叫做移情作用，託爾斯泰叫做情感的誠懇，福氏曾經指出牠在創造過程的重要道：

『所有傑作的祕訣全在這一點：主旨同作者性情的符合。』

他不選擇他的主旨，他的性情早已爲他在事前選擇好了他的主旨。法郎士把福氏看成吉訶德先生，『總在憤怒』正如不少批評家拿包法利夫人和吉訶德先生放在一個模子，後者以盲目的武士精神毀滅武士制度，前者以盲目的浪漫教育毀滅浪漫主義。狄保戴以爲『愛瑪的感覺的欲望。吉訶德先生的慷慨的想像，本身即是輝煌的現實，塞萬提司和福樓拜在這裏看到而且投出他們最好的心。』<sup>②</sup>檢點一下福氏的書信，我們從他的自白



會遇見多少包法利夫人的可能的存在；

『工作一不接氣，我就夢想威尼市的府第，鮑司佛的亭榭等等——同時我一點不懂算賬，什麼利息不利息，我整個糊塗。』

愛瑪對於賬目同樣不懂，然而更有甚於此者：

『好些人以爲我闊綽，然而我覺得我時時刻刻感到窘迫，因爲不幸我有最狂妄的欲望，自然我從來不給牠們滿足的機會。』

愛瑪在人世失敗了，因爲她『給牠們滿足的機會。』滿足本身含有幻滅。對於福氏，

『幸福是一個債主，借你一刻的歡悅，叫你付出一船的不幸。』

福氏有他的女主人公的破滅的可能不過因爲他有了一種哲學，有了一種實際的應世哲學，知足常樂，如一般中產階級而已！

『爲什麼你不接受事物的本來面目，人與其環境，與其生命的一切需要？然而我不責備你。你有自由另一個樣子來愛嗎？人是自己所想望的樣子嗎？』

愛瑪比她的創造者往前多邁了一步，不肯逆來順受，一意要衝破與生同具的拘束，跌進了毀滅的陷阱。她和吉訶德先生一樣盼望奇遇。她的靈魂充滿了虛偽的教育所給的綺麗的變故。她希望變動：『她不相信在不同的地方，事物會老是一種樣子，經過的一部分如若壞，餘下不會消耗的當然是要好多了。』她的創造者把一個更多的可能給了她，其實，互相含有，正如回答別人的問詢，福氏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據我。』

瞭解包法利夫人在文學上的特殊成就，因而也就認識作者在時代上擔負的使命，我們必須用心記取他對於當代詩人德利勒 Delille的奇怪見解，一方面是科學，醫學或者生

理學一方面表面上似乎不相融洽的浪漫成分，浪漫精神到了最高意義卽是自我擴展，而自我擴展不就是把自我放在第一義，往往成就的倒是忘我的境界。假如福氏根據這種見解觀察並且製作，假如現實主義在這裏是科學方法和浪漫精神的諧調，法蓋之流對於福氏的解釋自然也就落空：

「我不贊成德李勒不肯住院，可是我也並不納罕。沒有到過妓院的人，應當害怕醫院。牠們屬於同類的詩。他缺乏浪漫成分，這位好德李勒。他一定不大欣賞莎士比亞。他看不見在某些醜陋之中也有道德的密度。所以他缺乏生活，雖說有顏色，甚至於也缺乏凹凸。凹凸來自一種對於外物的深刻的觀看，一種深入；因為外在的現實要想好，好重現出來，必須進到我們裏面，差不多逼得我們呼號才成。一個人永遠寫得好，如若模特兒在眼前清楚，而且真實在什麼地方另外纖微畢呈，如若不是在那些人類憂患的美麗的陳覽之中，牠們異常鮮妍，在精神上激起高度的食慾。他撲了過去，加以吞咽，加以同化。」

藝術的精神在這裏既不謳歌，也不責貶，人生是什麼樣子，還牠一個什麼樣子，美麗如若不是對象，醜陋並非沒有分量，道德合在本質之中，並不由於美醜有所軒渠。藝術家的同情是普遍的，和他面對面的是宇宙的無休無歇的進行，並不單把同情留給某一組合，特別是大多數人所留戀的稱心如意的傳奇程式。好景不常，或者好景不長，真理不是一個隔離的現象，所以對於宿命論者如福氏，人類憂患屬於正常，並不例外。就生物學家看來，妖怪的存在完全正當。浪漫主義在這裏不是狂妄，而是擺脫程式的世俗之見。詩人拉馬丁，浪漫主義的主將之一，讀完包法利夫人，責備作者『創造了一種可怕的，可怖的死亡』辯護律師用懲惡做爲『創造』的藉口，甚至於散慈波芮 *Saintsbury* 也擔心作者可能有什麼教訓的存心，然而對於福氏，這只是一個人生有沒有這種死亡的問題，假如是事實，他不逃避，因爲這裏關係着藝術家的良心，死亡含在愛瑪的追求的程序本身，而人人錯以爲作者有意加強牠的作用，藉此勸善懲惡！福氏所謂『道德的密度』永遠不和善惡相干。善惡由於應用，而道德屬於人性本身。因爲藝術的道德並不兩樣：福氏自己說的好：『理想猶如太陽，吸收地上全部垢污。』

對於福氏，把宇宙看做一個有機體進行，他的小說在他處理之下也呈出一種自然的

氣勢，不在一般小說家應斷的地方開筆或者擱筆。故事，整整齊齊，放在自古以來的傳奇程式之中，不是他最欣賞的東西。任何事物的因果不會止於本身，一切只是現象的明滅。我們從現實獲有的真實，屬於形態，『一切不過是相對的而已。』風吹下一片瓦來，或許砸在我們的頭上，然而同時整個一座樹林正在和風一同嬉戲。火山摧毀了一縣，也許做成一省的肥沃。他尋找藝術的集中的效果，他推敲字句之於藝術的功能，但是所有他對於藝術的迷戀擋不住他對於大自然具有完整的認識：

『我特別喜愛廢址裏面的野草，這種自然的侵入給我一種深沉而廣大的愉悅。人手不來保護了，自然立即佔有牠的作品。生命過來替代死亡；生命叫草長在化成石質的腦殼，同時我們中間的一位曾經在石頭上刻出他的夢想，小黃花瓣裏重新出現不朽的真理。』

然後我們不再納悶，包法利夫人這部小說拿愛瑪做中心，却以查理的帽子開始，以查理的偉大的感嘆終止：『錯的是命！』實際上，小說的進行還要遠，『他新近收到十字勳

章，』若有意，若無意，悠悠無所止，於是止於所止。同樣是他的第二部關於現代生活的小說，情感教育，牽一髮而動全局，全個社會在動，主人公夾在當中，和宇宙踏着一個步子在動。他儘量要小說和人生合而爲一，如若形式上發生間隔，也要兩兩化於無間。

這種對於人生的有機的新的看法，加強人物和環境的關聯，無形之中還把小說的藝術帶到一個完美的境界。人物不是孤立，甚至於杜朗地之流所攻擊於包法利夫人的描寫，本身並不就是目的，不到必要的時候，作者輕易不肯使用。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假如我們回到前人的小說，那些最好的古典的製作，就明白包法利夫人的景物和心理的密契，在表現的方法上怎樣進步。漫朗攝實戈 *Manon Lescaut* 是我們熟習的，這裏幾乎看不見一段景物的描寫，作者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敘事，敘人，或者人事相生的奇巧的離合。從浪漫主義的作品起，景物開始有了重要的地位。風景在這裏屬於背景，或者用比較現代的術語，屬於環境，然而環境對於心理的性格的影響從來沒有一筆記錄。景物美在本身。盧騷的新哀 勞伊絲把山寫在他的故事裏面，拜納丹 *Bernardin* 的保羅和維吉妮把海寫了進來，宇宙擴展了，但是並非基於一種必要。最後我們到了巴爾扎克的人曲，他喜歡在人物進場以前，照例描繪一遍人物活動的場合，有照像的準確，有照像的呆板。福氏不到必要，決不單獨描

寫景物。人物的感受是他描寫的根據。而描寫也只限於人物的視野。他不會多告訴你一句，如果和人物不生關聯，告訴你又有什麼用處？

「有一天黃昏，窗戶開着，她坐在窗口，先還看見教堂的執事萊斯提布都瓦在修剪黃楊樹，忽然就聽見晚禱的鐘聲響了起來。

正當四月初旬，蓮馨花開放；一陣溫煦的風捲過掘好的花畦，花園猶如婦女，似乎爲了夏節全在打扮。隔着棚架，往遠裏看去，河在草原流着，在草上勾成蜿蜒的線路。黃昏的霧氣在枯落的白楊之間漂浮，用紫顏色描出牠們的輪廓，比掛在樹枝的輕紗，還要蒼白，還要透明。遠遠有牲畜走動；聽不見牠們的脚步，也聽不見牠們的嗚吼；鐘一直在響，在空裏繼續着和平的啼哭。

聽着鐘聲來回在響，少婦的思想失落在她幼年和學塾的陳老的回憶。」

作者不是白描，一切爲了那位鬱鬱寡歡的「少婦」，風景讓她回到過去，回到一個純潔的天真的生涯，於是她順着晚禱的鐘聲，問牧師要活着的道理去了。在包法利夫人裏面，

中卷的開端用在永鎮的描寫，沒有個性，正如一般的鄉村，我們立即明白愛瑪到了這裏，勢將一無所得。爲什麼作者不同樣描寫一遍道特，在全書的開端他不能夠：道特和永鎮在本質上原無二致，然而只有放到後頭，悲劇的藝術效果才會格外明顯。

這就是包法利夫人所以能夠耐久的緣故：即使是一個字，即使是一段景物，一切朝着一個方向走，爲了一個更大的目的，藝術的匠心深深埋在裏面，然而表面上，自自然然，絲毫不見斧鑿的痕迹。對於這樣一個自覺的藝術家，太顯然了，他不會允許自己的意見在作品裏面冒冒失失或者情不自禁，隨便出現。從作品刪去作者的印象，不是從作品刪去作者的性情，這是兩件事，杜朗地在他的現實主義上把這當做毛病看待，因爲傳統的小說都有作者說書的口吻存在，但是福氏認爲：

「依照我，一個小說家沒有權利說出他對於人事的意見。在他創作之中，他應該模擬上帝，這就是說，製作，然而沉默。」

自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來，小說家從這裏學到不少的巧妙，勻整，準確，平正，富裕，深厚，



無所偏失，正如一般人把作者看做『小說家的小說家』，牠成爲『小說的小說。』和牠的主旨完全相近，二十多年以後，我們讀到哈代的還鄉，女主人公優絲太西亞 Juscia，在若干方面和愛瑪的心性相似，希望從沉悶的鄉野逃到文明的都市，反抗命運，面對現實的鐵掌，以自殺做爲驕傲的唯一歸宿。假如年月沒有錯誤，我們願意指出，倒像包法利夫人來在還鄉以後，優絲太西亞彷彿女仙謫世，然而愛瑪生在塵世，屬於塵世，『一個通常所見的女人，』如作者所自期許，因而分外真實：

『人所創造的一切，你相信好了，全是真實的。猶如幾何學，詩同樣正確。歸納法和演繹法具有同一價值，而且，達到某一階級，人弄錯不了任何屬於靈魂的東西。不用說，就在現時，就在同時，就在法蘭西的三十個鄉村裏，我的可憐的包法利在受苦，在哭泣。』

● 假好人，四幕散文喜劇，作者是巴芮耶爾 Barriere 和喀那都 Capendu，一八五六年，在巴黎演出。

● 喀拉布爾 Calabres 是意大利最南端的山地。

阿爾芒·喀耐勒 Armand Carrel (一八〇〇——一八三六) 著名新聞記者，反對復辟，和人決鬥死掉。

阿布德·艾勒·喀特爾 (一八〇七——一八八三) 是法國殖民地的會長，反對法國統治，糾眾抗戰，屢蹶屢起，迄一八四七年力竭投降。

土巴都爾 是中世紀行吟詩人。

安東尼 Antony 是大仲馬一八三一年的同名戲劇的人物，他和一位有夫之婦相愛，爲了避免丈夫的懷疑，他刺死他的情人阿黛勒，對他講：『她拒絕我……我把她殺了。』和歐爾納尼 同是浪漫主義風行之作。

⑤ 參閱桑·喬治的文藝問題論文集，裏面有一篇現實主義。

④ 焦夫瓦·聖·伊萊耳 (一七七二——一八四四) 是法國的最有名的動物學家，發見動物的機構相同，用正常的情形解釋各種奇形怪狀的禽獸。

③ 參閱法朗士的文學生涯的第二集。

② 參閱狄·戴的居斯達夫·福樓拜第五章。



傳說中德拉馬爾夫人（包法利夫人）

——古爾 Court 繪。



愛瑪·盧歐小姐在鄉間並不開心。(P.21)



愛瑪和查理——“她開始談起道院，查理談起他的  
學校。”(P.32)



· 她披着她鬆散的寢衣，介乎兩盆菊花之間……(P.47)



仁慈的姆姆起先對於她的成就很有把握(P.56)



包法利夫婦乘着他們的包克去了渥畢薩。(P.68)





燕子最後在門前停住。這是一隻黃箱，兩個大輪  
托着。(P.114)



愛瑪——“瘦了，兩頰蒼白了，臉也長了。”(P.164)



愛瑪和羅道夫——“所以我呀深深陷入憂鬱……”(P.217)



羅道夫——“最後有一天黃昏他出現了。”(P.243)



藥劑師郝麥先生。(P.250)



愛瑪和羅道夫——“羅道夫開始同她談起他的愛情。”

(P.251)



愛瑪——“由他那邊回來，她提心吊膽向四外窺望。”(P.261)



愛瑪和羅道夫——“你愛我嗎？”“是呀，我愛你。”(P.299)





愛瑪和賴翁——“馬車終於露面。”(P.387)



愛瑪——“下來一位婦人，面網低低的，頭回也不回。”(P.390)



賴翁和愛瑪——“這三天是一個真正的蜜月。”(P.409)



愛瑪和賴翁——“他們睡在草地。”(P.410)



愛瑪——“她站住讓一匹黑馬過去，駕着一輛提勒坡  
萬……”(P.479)



愛瑪——“可是我呀，我什麼全會給你。”(P•503)



查理和愛瑪——“他跪在她的床邊。”(P.511)

瑪麗·安東·玉勒·塞納

巴黎律師公會會員

前國民大會主席

前內政部部长

親愛和有名的朋友，

允許我把你的名姓寫在這本書和他的獻詞之前；因為特別是由於你，我才能夠出版。經過你的壯麗的辯護，我的製作為我本人彷彿獲得一種意想不到的權威。所以這裏請你接受我獻上來的感激，深則深矣，永遠到不了你的口才和你的熱忱的深度。

居斯達夫·福樓拜。

巴黎，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二日。



獻  
與

路易·布耶

上  
卷



我們正在溫課，校長進來了，後面跟着一個穿便服的「新生」和一個拿着一張大書的校役。那些睡覺的學生驚醒，個個站起，正在用功的樣子。

校長做手勢叫我們坐下，然後，轉向學監，低聲向他道：

——羅皆先生，我薦給你一個學生，他進二年級。他的功課品行好的話，把他陞到年齡相當的高年級。

「新生」是一個鄉下孩子，十五歲光景，身量比我們任何人全高，站在門後角落，我們差不多就看不見。頭髮順前額剪齊，好像鄉村一個唱聖歌的孩子，樣子不錯，十分侷促。肩膀雖說不寬，他黑鈕綠呢的短禮服一定緊窄，袖口滾邊的開縫露出他裸慣了的紅腕節。腿上是藍襪子，淺黃的褲子，背帶拉得很緊，腿露在外面。他穿着一雙厚實的皮鞋，欠上油，鑲着釘



子。

大家開始默誦。他伸長耳朵聽着，和聽佈道一樣用心，不敢交腿，也不敢支胳膊，臨到兩點鐘，鐘響了，學監不得不指點他和我們一同排隊。

走進課堂，我們的習慣是拿我們的制帽就地一扔，把手騰空；必須一到門限就丟在凳子底下，恰好打着牆，揚起一片塵土，這才『合格』。

可是，不知道他是沒有留意這種動作，還是不敢這樣做，祈禱完了，『新生』依然把便帽捧在他的兩個膝頭。這是一頂複合式的帽子，含有羽盔，沙普司喀，●圓筒帽，水獺便帽和軟睡帽的成分，總之，一種可憐貨色，就像一個蠢人的臉，啞啞的醜陋具有深厚的表情。卵形，鯨骨撐大；三道滾條沿邊；隨後是菱形的絲絨和兔子毛，一個隔一個，一條紅帶子分開；再往上去，好像一個口袋，尖頭是硬紙剪成的多角形，覆着一層複雜的繡貨，垂下一條過分細的長繩，末端不用流蘇，墜着一個小小金線十字架。新帽子，遮簷燦耀着。

教員道：

——站起來。

他站起來：他的便帽落下去。全班人笑了。

他俯下身子去拾。旁邊一個學生用胳膊把牠撻在地上；他又拾了一次。

教員是一個有風趣的人，就說：

——丟開你的軍帽好了。

學生哄堂大笑，窘住了這可憐的孩子，他簡直不知道拿着他的便帽好，還是丟在地上好，還是戴在頭上好。他重新坐下，把便帽放在他的膝頭。

教員道：

——站起來，告訴我你的名子。

『新生』以一種口吃的聲音，說出一個聽不清楚的名子。

——再說一遍。

和初次一樣，結結巴巴，字母吐出，和全班的譁笑混成一片。

先生喊道：

——高聲點兒！高聲點兒！

於是『新生』下了最後的決心，張開一張老大的嘴，好像叫喚一個什麼人，拚命嚷出這個字：查包法芮。

一片喧囂，一下子衝出，調門往高裏走，夾着些尖銳的聲音（有人號着，有人吠着，有人跺脚，有人重複：查包法芮！查包法芮！）隨卽化成單獨的音符，好不容易靜了下來，有時候沿着一排長凳，這裏那裏，又發作了，好像一串沒有熄淨的鞭炮，湧出一些悶回去的笑聲。

但是，在罰做功課的陣雨之下，課堂的秩序漸漸恢復，教員終於抓住查利·包法利這個名子，叫他默出來，拼出來，重讀一遍，然後立即罰這可憐的傢伙坐到講臺底下的長凳上面。他打算走動，不過，離開以前，踟躕着。

教員問道：

——你找什麼？

『新生』向四周射出不安的視線，怯怯地答道：

——我的帽……

——罰全班五百行詩！

吼着一個憤怒的聲音，彷彿『我要』*Quos ego*，止住一陣新的颶風。

——不要鬧！

教員生着氣，從他的瓜皮小帽裏面取出他的手帕，一邊拭前額，一邊繼續道：

——至于你，『新生』你給我抄二十次ridiculus Sum<sup>Ⓜ</sup>動詞。

然後，用一種比較柔和的聲音：

——哎！你回頭找得到，你的便帽；沒有人偷你的！

平靜恢復了。頭俯向紙簿，『新生』整整兩點鐘保持着一种模範姿態，雖說筆尖不時彈出一些小紙球，飛來打着他的臉。但是他用手揩了揩，低下眼睛，一動也不動。

夜晚溫課，他從書几取出他的套袖，理齊他的小東西，細心量他的紙。我們看見他用心工作，個個字在字典裏面尋查，給自己添了許多麻煩。不用說，他沒有降班，全仗他這種堅苦的意志；因為，假如他對於法則勉強將就，他的造句並不高雅。本村的牧師給他啓蒙拉了，他父母要省錢，盡量不送他早上學。

他父親，查理·代尼·巴道勞麥·包法利先生，退職的醫副，臨到一八一二年，牽連在徵兵的案件，不得不在這期間去職，於是利用本人的漂亮，就手攞了一筆六萬佛郎的嫁資。一個帽商的姑娘愛上他的相貌，情願嫁給他。美男子，說大話，刺馬距高聲響着，留着連鬚的鬚鬚，手指永遠戴着戒指，穿着閃亮的衣服，一張勇士的面相，和一付經紀人有說有笑的勁兒。結了婚，他有兩三年仰仗太太的財產過活，喫得好，起得遲，用大磁煙斗吸煙，夜晚看過戲



回家，常到咖啡館走動。岳父死了，沒有留下什麼東西；他生了氣，改行『做生意』，丟了些錢，然後退到鄉下，想在這裏『發財』。不過，他不懂種田，正如他不懂織布，他騎他的馬，不拿馬耕地，一瓶一瓶喝他的蘋果酒，並不賣掉，喫他院子最好的家禽，用他的豬油搽亮他打獵的皮鞋，不久他就看出他頂好還是中止投機。

他一年出二百佛郎，在苟和彼喀狄交界的一個村子，設法租了一所半田莊半住家的宅院；憂忿，疚心，咒天，妬忌別人，從四十五歲起，他就閉門不出，說是厭倦人世，決意不問外事。

太太從前愛瘋了他；她低首下心愛他的結果，越發讓他和自己分離。她往日欣快，有說有笑，一心相與，上了年紀以來，脾氣（彷彿走了氣的酒化而爲醋）變壞了，唧唧噥噥，心性急躁。她受夠了罪，起頭不抱怨，看見他追逐村裏所有的爛娘兒們，夜晚人事不省，酒氣冲天，二十個下流地方把他送回家！其後驕傲反抗了。她不作聲，以一種緘默的吃苦精神咽下她的怒火，他一直死到死全是這樣子。她不斷在奔波，忙亂。她去見律師，去見會長，想起期票到了期，設法延期支付；在家裏則熨呀，縫呀，漂呀，監督工人呀，付工錢呀，而老爺一無掛慮，繼續賭氣似的，昏天黑地挺屍，醒過來只爲對她說些無情無義的話，在爐火角落吸煙，往灰燼裏面唾痰。

生了一個孩子，她必須交給別人乳養。回到自己家，小孩子縱得像一位王子。母親餵他蜜餞；父親叫他赤着脚跑，而且，儼然哲學家口吻，說他可以光着全身走路，有如駒犢。反乎母性的疼愛，他腦子裏面有一種男性的兒童的理想，他試着根據牠來訓練他的兒子，要他體質健壯，以斯巴達方式刻苦教養。他叫他睡覺不生火，叫他天天喝甘蔗酒，笑罵宗教的行列。但是，生性溫和，小東西迎合不來他的操勞。母親一直把他拖在後面；她爲他裁硬紙，講故事，同他談些無盡無終的獨白，充滿憂鬱的愉悅和煩絮的甜蜜。生活孤單，她把她所有的零散破碎的虛榮集中在小孩子身上。她夢想高位置，她看見他已經高大，美好聰明，作工程師或者作官。她教他讀書，甚至于彈着她自己的一架舊鋼琴，教他唱兩三首小曲。但是，包法利先生，不大關心文學，一看見就說『犯不上！』他們難道有錢供他上公家學校，給他買一官半職，或者盤一家商店嗎？再說，『只要蠻幹，一個人永遠出頭。』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孩子在村子裏面流浪着。

他尾隨農夫，拾起土塊驅逐飛鴉。他吃着溝邊的桑椹，拿一根竿子看守火鷄，翻曬新穀，在樹林裏面奔跑，雨天在教堂的門道底下『跳家家』。逢大節氣，求教堂的執事讓他敲鐘，把全身懸在粗繩上面，隨着牠擺動。

所以他像一棵橡樹往高裏長。他有強大的手，美好的顏色。

十二歲的時候，母親得到允許，他開始讀書。他們請牧師教。但是鐘點短，又是斷斷續續的，簡直沒有多大用處。功課趕着偷閒的時間教，在聖衣室，站着，匆匆忙忙，介乎洗禮和殯儀之間；否則，在晚禱之後，牧師不出門，把他的學生叫來。他們來到他的房間，坐好；小蒼蠅和飛蛾圍着蠟燭旋轉。天氣熱，小孩子睡着了；牧師把手放在肚皮上面，有了睡意，不久嘴張開，也就打起鼾聲來了。有時候，牧師到鄰近給病人做送終的聖事回來，看見查理在地裏撒野，喊住他，教了他一刻鐘，利用機會讓他在樹腳旁邊變化他的動詞。雨落了，或者過來一位熟人，打斷他們。然而，他永遠對他滿意，甚至於說，年輕人有的是記性。

查理不能夠這樣下去。太太下了決心。老爺慚愧了，或者倒不如說疲倦了，不再抗拒，讓了步。他們又等了一年，直到小孩行過他的第一次聖體瞻禮。

又過了半年；到了下年，查理決定送進路昂的中學，父親親自送他去，將近十月底，聖·羅曼集的時期。

我們如今沒有一個人記得起來他做過些什麼事。一個氣質中和的孩子，遊戲時間玩耍，溫習時間工作，上課時間聽講，在寢室好好睡覺，在飯廳好好喫飯。手套街有一位批發鋼

鐵器皿的商人照料他，星期天舖子不做生意，每月一次，接他出來，打發到碼頭看船，然後在晚飯以前，一到七點鐘，就把他送回學校。每星期四夜晚，他寫一封長信給他母親，用紅墨水，封口有三小塊麵漿糊；之後，他溫習他的歷史筆記，或者讀一本扔在自修室的阿納喀爾席斯老書。散步的時候，他和校役閒談，他同樣來自鄉間。

仗着用功，他在班裏永遠保持中等程度；甚至於有一次，他博物得到第一獎。但是，第四學年結束，他父母要他退學去讀醫，相信他不靠別人就能夠拿到學位。

他母親給他選了一間屋，五樓，正對羅拜克河；她認識的一個染工家。她講好他的房飯錢，弄來一些木器，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從家裏運來一張舊櫻桃木牀，還買了一個小熟鐵爐，和夠用的木柴，烘暖她可憐的孩子。然後，一星期臨了，再三囑咐他加意小心，如今沒有外人照料，剩下他一個人了，她才離開。

布告牌上面的課程表，他讀過之後，頭昏腦漲；解剖學，病理學，生理學，藥理學，化學，植物學，診斷學，治療學，還不提衛生學，藥材論，沒有一個名詞他曉得來源，全像廟門，關着一殿莊嚴的黑暗。

他什麼也不懂；他白用心聽，他抓不住。不過，他工作，他有成本的筆記。他每課全聽，一次

也不缺席。他盡了他一天小小的本分，彷彿拉磨的馬，蒙住兩眼，圍着一個地方轉，不知道自己磨了些什麼。

他母親不要他花錢，每星期託信差給他帶來一塊竈頭烤的小牛肉。他從醫院回來，鞋底敲着牆，拿牠就午餐喫。隨後，他就得跑去聽講，去解剖室，去收容所，穿過一條一條的街，再回到他的住所。夜晚，用過他房東菲薄的晚飯，他來到自己的房間，埋頭工作，衣服濕濕的，當着通紅的爐子，直在他身上冒汽。

到了夏天，黃昏晴好，鬱熱的街巷是空的，女用人在門限踢毽子。他打開窗戶，靠着胳膊，小河把路昂這一區變成一個醜陋的小威尼司，在他下面，流過橋和柵欄，黃顏色，紫顏色，藍顏色。有些工人，蹲在岸邊，在水裏洗胳膊。鴿樓頂撐出來的竿子上面，晾着成把的棉線。對面，望過屋瓦，浩瀚的澄空展開，托着一輪西沉的紅日。家鄉多好！山毛櫸底下要多清香！他張開鼻孔去吸田野的清香味。他吸不到。

他瘦了，身子也長了，臉透出一種哀怨的表情，差不多起人好感了。

自然而然，心不在焉，他從前下的決心他全捨棄了。他有一次缺席，第二天，全部課程不聽了，嚐到慵懶的甜蜜，漸漸就索興不去了。

他養成酒館的習慣，迷上了道米奴。①每天夜晚把自己關在一間骯髒的賭窟，在大理石桌子上面，擲着小小的刻黑點的羊骨，他覺得是他自由的一個珍貴的佐證，提高他對於自己的鄭重。這彷彿是學習社交，接觸禁嚮；進去的時候，他把手放在門鈕上面，帶着一種近乎肉感的歡悅。於是，許多東西抑在心頭放開了；他記了一些小調唱給酒肉朋友聽，讚賞白郎翟，②學會了調五味酒，最後認識了愛情。

多謝這些準備的工作，他醫生的考試完全失敗。家裏當晚等他慶賀他的勝利！

他走回去，在村口停住，託人請出母親，一五一十告訴她知道。她原諒他，把失敗推在考試人員的不公道，鼓勵了他兩句，由她去安排一切。

五年以後，包法利先生才知道實情，過去的事情，他犯不上追究，而且不能夠設想，他生出的孩子會是一個糊塗蟲。

查理埋頭工作，不停不息，預備他的考試材料，事前記住所有的問題。他錄取了，名次相當好。對於母親，這一天要多體面，她大請了一次客。

他到什麼地方行醫呢？道特。那邊只有一個老醫生。許久以來，包法利夫人就眼巴巴盼着他死，老頭子還沒有捲行李，查理就在對面承繼人似地住下了。

然而把兒子育養大，讓他學醫，發見道特去行醫，還不算數；他缺一位太太。她爲他找了一位：笛耶浦一個執達吏的寡婦，四十五歲，有一千二百佛郎收入。

她雖說醜，柴一樣乾，春天一樣一臉肉芽，杜畢克夫人並不缺少應選的夫婿。爲了達到目的，查理的母親不得不把他們全都擠開，她甚至於十分巧妙地破壞了一個有牧師做靠山的豬肉商。

查理滿以爲結了婚，環境改良，心想自己更自由，可以支配自己和銀錢了。然而他太太是主子；他當着人應該說這個，不說那個，每星期五茹素，順着她的意思穿衣服，照着她的命令窘迫那些不付錢的病人。她拆他的信，窺伺他的行止，隔着板壁聽他在診室給婦女看病。

她每早需要咖啡和無盡無止的關切。她不停地訴說她的神經，她的胸膈，她的肝氣。脚步聲音她聽了難受；人走開了，她厭煩寂寞；回到她的身邊，不用說，是來看她死的。夜晚，查理回來，她從被窩底下伸出瘦長的胳膊，圍住他的頸項，要他在牀沿坐下；同他說起她的苦惱；他忘掉她，他另愛別人！人家對她講過，她要不幸的；最後，她爲她的健康問他要點兒果汁，還要他多給點兒愛情。

① 沙普司略 Chapska 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騎兵所戴的一種軍盔，源自波蘭。

② 「我要」Quos ego 見於斐吉勒 Virgile 艾奈伊德 Enéide 第一章第一百三十五行，海神奈辟

杜 Neptune 申言颶風的恐嚇和怒怒的口吻。

③ Ridiculus Sum 拉丁文第一字爲形容詞，「可笑」的意思，第二字爲動詞，意思是「是」。教員很有取笑他的心思。

④ 斯巴達 Sparte 古希臘一個爭雄的國家，武功彪炳，每一個男子自幼嚴加訓練，以備征戰之用。

⑤ 「跳家家」直譯當爲「玩馬賴勒 Marelle」兒童翹起一條腿，用另一隻脚在地上一間房一間房，往前推一塊東西。「跳家家」或者「跳房子」是類似的中國名詞。

⑥ 聖·羅曼集 聖·羅曼 Saint Romain 是路昂的主教，生於紀元六百年左右，死於六四四年左右。紀念他的節日是十月二十三日，人民利用他的節日，前前後後，舉行各市集，猶如中國的廟會。這是路昂最大也最著名的市集，十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是馬集，二十三日，又是牲畜集，從二十三日起，繼續二十天，是各色貨物集。

⑦ 阿納喀爾席斯 Anacharsis 的作者巴萊米 Jean Jacques Barthélemy 方丈，生於一七一六年，死於一七九五年。這是一本遊記，敘述一個西特人 Scythie 叫做阿納喀爾席斯，在亞力山大降生以前，來到希臘，考查風物，訪問當時所有的名流，所以書的全名應當是年輕的阿納喀爾席斯旅居希臘記 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 en Grèce 一七八七年問世，獲得極大的成功，作者因而



當選爲國家學會會員。這本過時的遊記足足享了一世紀的幸運。

① 道米奴 Dominos：彷彿中國的牙牌，二十八張，上面刻着表示數目的點子。

② 白朗薩 Pierre Jean de Béranger：著名的短歌詩人，生於一七八〇年，死於一八五七年。他的短歌最初偏於愛情、飲食，近似中國的小調，後來改變方向，一變而爲愛國的、政治的。因爲瓊瑣上口，侍女走卒全會唱，他的短歌真可以說是無遠弗屆了。

有一天夜晚，將近十一點鐘，一匹馬正好當門停住的聲音把他們驚醒。女用人打開鴿樓的天窗，和下面街上一個男人問答了半晌。他來請醫生；他有一封信。納斯達西打着寒戰走下樓梯，一個一個開了鎖又開門門。來人已經下了馬，隨着女用人，忽然在她的後面進來。他從他的灰冠子氈帽取出一封破布包着的信，小心在意地呈給查理。查理支着胳膊在枕頭上面讀。納斯達西靠近牀，打着燈亮。太太害羞，把臉轉向牆，露出後背。

這封信，用一小塊藍漆封口，懇求包法利先生即刻到拜爾斗田莊來，接好一條斷腿。可是，從道特到拜爾斗，經過長鎮和聖·維克道，繞小道也要十足六哩。夜是黑的。少奶奶擔心她丈夫遇到意外。所以，決定叫厥夫先打前站。查理等月亮出來，三小時以後動身。那邊派一個小孩子接他，告訴他田莊的道路，把柵欄給他開開。

早晨四點鐘光景，查理披好一口鐘，動身前往拜爾斗。他脫開睡眠的溫暖，昏昏沈沈的，任憑馬的安靜的步子搖擺。當着田邊掘的那些圍着荊棘的窟窿，馬停住不走，查理一驚，這才很快想起斷腿，試着記憶他知道的所有接骨的方法。雨已經不下了：曙光開始顯露，有些鳥動也不動，棲在枯落的蘋果樹的杈枒上面，迎着冷峭的晨風，斂起牠們小小的羽毛。平原一望無涯，一簇一簇的樹木，環繞着田莊，彼此遙遙隔開，在這灰顏色的浩瀚上面（在天邊溶入天的陰沈的色調）形成一個一個墨紫的斑點。查理不時睜開他的眼睛；隨後，他的精神疲倦了，睡眠又來了，不久他就墮入一種朦朧的境界，他新近的感覺和記憶混成一片，看見自己變成兩個，是學生，同時結了婚，和方才一樣躺在他的牀上，猶如往常走過一間手術室。藥膏的熱香在他的腦子裏面和露水的綠香融在一起；他聽見牀頂的鐵環在帳杆上面滾動，他太太在睡覺……走過法松鎮，他望見溝邊草地坐着一個年輕孩子。

小孩子問道：

——你是醫生嗎？

聽完查理的回答，他拿起木屐，在他前面跑着。

醫生在路上，由嚮導的談論，明白盧歐先生應當是一位最富裕的農人。昨天夜晚，他在

一位鄰居家過三王節，回來把腿摔斷了。他太太去世兩年了。他只有他的小姐和他在一起住，幫他管理家務。

車轍更深了。到了拜爾斗。孩子由籬笆一個窟窿鑽進去，不見了，隨後，由一個院子的緊底回來開開柵欄。馬蹄在濕草上面滑着。走進拜爾斗，馬一害怕，失了前蹄。

這是一座體面的田莊。從開着的門的上面望進馬廄，可以看見耕地的大馬，安安靜靜，喫着新槽裏面的料草。沿房屋展開一大片冒汽的肥料；五六隻孔雀，荷的名貴的家禽，在雞和火雞當中高高尋食。羊圈是長的，倉庫是高的，牆是手似的光滑。車棚底下放着兩輛大貨車，四把犁，和牠們的鞭子，纜頭，全付的鞍韉，樓板落下來的浮塵蒙着鞍韉的藍羊毛。院子越上越高，種着行列齊整的樹木；靠近池塘，響澈一隊鵝的輕快的喧囂。

一位年輕女人，穿着三道滾邊的藍麥芮奴斯袍子，來到房門迎接包法利先生，把他讓到廚房，裏面燃着熊熊的柴火。下人的早飯，盛在高低不等的小鏟，在四周沸滾。有些濕衣服，在竈頭烘着。錘子，鉗子，吹筒，全大的不得了，磨過的鋼一樣發亮，同時沿牆擺開許多鍋罐，大小不一，映着爐竈的火光，連起玻璃窗透進來的曙光。

查理上到二樓去看病人。他發見他躺在牀上，蓋着被窩出汗，睡帽扔得遠遠的。這是一

位矮小的胖人，五十歲，白皮膚，藍眼睛，禿額頭，戴着耳環。他旁邊椅子放着一大瓶燒酒，不時斟給自己提神；可是，一看見醫生，他的興奮低落了，十二小時以來的咒罵也停止了，他輕輕哼唧着。

腿傷是簡單的，沒有任何錯雜的現象。查理不敢希望更容易的病狀了。於是，記起他的先生在病牀旁邊的姿態，他用種種的好話安慰病人。外科醫生的溫存彷彿塗抹手術刀的油。從車棚尋了一個板條來做護板。查理選了一塊，截成兩塊，拿一塊碎玻璃磨光，同時女用人撕開布做綑帶，愛瑪小姐試着縫小墊子。看見她用許多辰光尋找她的針線盒，父親急躁了；她不回答什麼；可是，她一邊縫，一邊扎破她的手指，她隨即放在嘴邊吮着。

查理驚於她指甲的白淨。牠們發出亮光，尖頭纖細，剪成杏仁式樣，比笛耶浦的象牙還要光潔。不過，她的手並不美麗，也許不夠白，關節有點兒乾枯；手也太長，輪廓的線條缺欠優柔的變化。她美的地方是眼睛：雖說是棕顏色，因為睫毛的關係又像是黑的，她的視線向你筆直射來，透露一種坦白的果敢精神。

敷包完事，盧歐先生親自邀請醫生『用一口東西，』在走以前。

查理走下樓，來到底層的廳房。一張小桌靠近一張掛着土耳其人物的印花布寶蓋大

牀，上面放着兩份刀叉和一些銀杯。他聞見蝴蝶花的香味，還有對着窗戶的橡木高櫥發散出來的濕布氣味。角落靠地，直直排着一些小麥口袋。這是近旁倉庫（有三階石級上去）多餘下來的東西。牆上裱糊的綠紙生了硝，蝕落了；爲了裝飾房間，中央一個釘子掛着一幅黑鉛筆畫的密迺爾茹頭，鑲着一個鍍金框子，下面用俄特字母寫着：「獻給我親愛的爸爸。」

起初談着病人，隨即說到當時的天氣，嚴寒，夜晚田裏跑動的狼。盧歐小姐在鄉間并不開心，特別是現在，交給她一個人照料田莊。廳房是清涼的，喫東西的時候，她直打冷戰；她豐滿的嘴唇，由於喫東西，稍稍露出一點。靜默的期間，她有咬嘴唇的習慣。

她的頸項伸在翻下去的白領外面。頭髮束成兩條黑辮，光潤極了，頭中間分成一根線，各自彷彿一整塊東西，順着腦髓的輪廓輕輕溜下去，差不多掩住了耳梢，在後面合成一個肥髻，鬢角則漉漉成爲波狀。鄉下醫生，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種裝梳。她的面頰是玫瑰色。上身衣服的兩顆鈕釦中間，猶如一個男子，她掛着一隻玳瑁眼鏡。

查理上樓和盧歐老爹告辭之後，回到廳房，看見她站着，前額貼住窗戶，望着豆棚被風吹倒了的花園。她轉回身問道：

——你找什麼東西嗎？

他答道：

——對不住，我的鞭子。

她開始在牀上，門後，椅下搜尋；牠掉在地上，在口袋和牆之間。愛瑪小姐瞥見了；她俯在小麥口袋上面。查理表示慫慂，奔過去，同樣伸出胳膊，去做同一的動作，他覺得他的胸膈蹭着女孩子的後背，身子彎在他下面。她漲紅臉，站直了，往後看着他，遞上他的鞭子。

原本答應三天之後再來拜爾斗，第二天他就來了，此後他一星期去兩次，不算他隨時意外的探視，好像出於無心。

同時，一切進行順利；病按着方子好了起來。經過四十六天看見盧歐老爹試着一個人在他的『破房子』走路，大家開始把包法利看做一位有大才幹的人。盧歐老爹說，伊茹斗，甚至於路昂的頭號醫生也不見其醫得更好。

至於查理，他並不追究他爲什麼喜歡去拜爾斗。萬一他想到這上面，不用說，他把他的熱忱解做病况嚴重，或者也許解做他指望獲得厚利。不過，他去田莊這件事，在他可憐的日常業務之中，形成一個可愛的例外，難道也是爲了這些理由嗎？到了這些日子，他老早起來，

騎上馬，打着牠跑，然後下來把腳在草上面揩乾淨，戴上他的黑手套才進去。他愛看見自己來到院子，感到柵欄貼着他的肩膀轉，公雞在牆上鳴，夥計們來迎他。他愛倉庫和馬廄；他愛盧歐老爹，拍着他的手，把他喚做救命恩人；他愛瑪小姐的小木屐在廚房洗乾淨的石地行走；她的高跟稍為把她襯高；她在他前邊行走的時候，木底起來的快，蹭着鞋皮，發出一種乾而又脆的響聲。

她永遠送他送到第一層臺階。馬要是還沒有牽來，她就停在那裏。彼此說過再會，不再言語，風兜住她，把她後邊新生的短小頭髮吹零亂，或者，搖着她屁股上面圍裙的帶子，彷彿小旗一樣翻捲。有一次，逢着解凍，院子樹木的皮往外滲水，房簷上的雪溶化。她站在門限；她去找來她的陽傘，把牠撐開。陽傘是緞做的，鴿子頸顏色，日光穿過，活動的返光照亮她臉上雪白的皮膚。她在底下迎着溫薰的空氣微笑；他們聽見水點一滴一滴打在綳緊的閃緞上面。

查理起初去拜爾斗的時候，少奶奶免不了打聽病人，甚至於，在她雙行的賬簿，給盧歐先生選了雪白一頁。但是，後來她曉得他有一個女兒，她就四下裏探聽；她知道盧歐小姐在虞徐林道院讀書，如人所云，受過『好教育』，自然她曉得跳舞，地理，繪畫，刺繡，彈琴，簡直



氣死人了！

她問自己道：

——那麼，他是爲了這個緣故，去看她了，才一臉光彩，穿上他的新背心，不怕雨淋壞？啊！  
這個女人！這個女人……

她本能地憎恨她。起初，她拿暗話試他。查理不懂；之後，她偶而來上幾句指摘，他怕引起暴風雨，置若罔聞；最後，她當面提出質問，他不曉得怎麼回答。——盧歐先生已經病好了，醫生又沒有付，他衝什麼還去拜爾斗？啊！因爲那邊有『一個人兒』，有一個人兒懂得聊天兒，一個會刺繡的人兒，一個俏皮人兒。他愛的人呀在那邊；他要城裏的小姐！她接着道：

——盧歐老爹的女兒，一位城裏的小姐，別丟她的人了！他們的祖父是放羊的，他們有一位親戚，跟人吵嘴，出手打人，差點兒喫官司。她用不着那樣瞎神氣。用不着禮拜天穿一件緞袍子上教堂，像一位伯爵夫人。再說，可憐的老頭子，不是去年的油菜，就沒有方法把賬料理清楚。

查理由於疲倦，不去拜爾斗了。艾腦伊絲設法叫他發誓不去，手放在做彌撒的聖書上面，哭了，吻了哭，愛情大大發作了一陣。他只好服從；然而他的欲望的強朝反抗他的行爲

的卑屈，他墮入一種天真的虛偽，把禁止看她的閻令看做一種他愛她的權利。而且，寡婦瘦；牙長；一整季披着一條小黑圍巾，尖頭垂在她的肩甲骨當中；身子又乾又硬，袍子太短，活像插在劍鞘裏面，露出她的踝骨，大鞋的帶子交挽在灰襪子上面。

查理的母親不時來看他們，但是，待不了幾天，媳婦彷彿把她磨了一個雪亮；於是，像兩把刀，你一言，我一語，她們拿他試手術。他不應該喫那麼多！爲什麼不管誰來，總拿東西給人喝，多死心眼兒，不要加一件法蘭絨！

就在開春，安古鎮一位證官，<sup>⑤</sup>掌管杜畢克寡婦的財產，趕着高潮上了船，捲走他事務所的全部現款。不錯，除去值六千佛郎的一隻船的股分以外，艾腦伊絲還有她聖福朗斯窪街的房子；可是，這全部財產吹了一個天花亂墜，出頭露面的也只是點兒傢具和一些衣飾。事情必須查問明白。笛耶浦的房子，連打地基的樁子，都抵押得一乾二淨；她在證官那邊存了些什麼，只有上帝知道；船的股票沒有多過一千艾居。<sup>⑥</sup>那麼，她撒謊來的，好娘兒們！公公一生氣，在磚地上面摔折了一張椅子，罵他女人害了他們的兒子，把他拴上這樣一匹老瘦馬，鞍鞅沒有馬皮值錢。他們來到道特。話說穿了，吵了起來。艾腦伊絲哭着，投入他丈夫的懷抱，求他幫她，對付他的父母。查理想替她說話。父母一生氣，走了。

然而『病根扎下』了。過了一星期，她在院子晾衣服，吐了一口血，第二天，查理轉過背去拉窗帘，她說：『啊！我的上帝！』嘆息一聲，暈過去了。她死了！真驚人！

公墓的事一完，查理回到家。他在底下沒有遇見一個人；他走上二樓，走進臥室，看見她的袍子依然掛在牀頭；於是，靠住書桌，他一直待到黃昏，惘惘然於一種痛苦的夢想。她愛過他，無論如何。

① 三王節：三王即新約裏面的博士 *Mages* 一月六日，耶穌獻聖給他們看的那一天，通常叫做三王節。

② 麥芮奴斯 *Mérinos*：西班牙種羊，這裏指毛織品而言。

③ 密迺爾茹 *Minerve*：古希臘的文藝女神。

④ 蛾特字母：*Goths* 應當音譯做高，三四世紀的野蠻民族，最初在歐洲北部，後來遷徙到東南一帶，分爲東高和西高，所謂蛾特字母，實際和蛾特人沒有多大關係。古體字的一種，十二世紀末葉代替羅馬字體，十五世紀又爲意大利字體所代替，如今僅僅德文保留着他的形態。

⑤ 虞徐林道院：虞徐林 *Ursulines* 是基督教女尼一派，得名於女聖虞徐勒 *Ursule*，一五零六年建立道院，專以服養貧病與教育幼女爲職志。一五四四年，得到教皇的允許，廣立道院，限於教育幼女。

⑥ 證官 *Notaire*：通常掌管契約一類的事務，爲人作中證明，具有正式法律的效力，近似律師，然而屬於

政府的官吏。

① 艾居 *As*: 古幣名，每枚值六佛耶或三佛耶，通常流行的是值三佛耶的一種。

② 公墓 *cimetière*: 基督教徒通常大都是埋在一箇地方，很少人家有自己的墳塋，如中國人者。



有一天早晨，盧歐老爹來付查理醫好傷腿的診費：七十五枚值四十蘇的佛郎，<sup>●</sup>和一隻火雞。他已經曉得他的不幸，盡他所有的力量勸解，打着他的肩膀道：

——我知道這是怎麼回子事，我從前跟你一樣，可不是我！我丟了我可憐的死鬼，我走到地裏，不要第二個人打吵；我倒在一棵樹的脚跟，我哭着，我喊着好上帝，我衝他說了好些渾話；我真願意跟我看見的樹枝子上面的鰓鼠一樣，肚子裏頭拱着好些蛆，一句話，完蛋了。我一想到別人，在這辰光，懷裏緊緊摟着他們嬌小的好女人，我拚命拿我的手杖在地上敲；我差不多瘋了，飯也不喫了；你也許不相信，一想到去咖啡館我就噁心。可是，就這麼慢慢地，一天趕走一天，一個春天接着一個冬天，一個秋天跟着一個夏天，這就一片又一片，一點又一點地流過去了；這去遠了，這離開了，這沈下去了，我的意思是說，因為你心裏頭總有點兒

東西留着，就像誰說來的……一塊石頭，這兒，在胸口上！不過，我們既然人人命裏有這麼一回，我們也就不該作踐自己，因為別人死了，也就想死……包法利先生，你應當打起精神；這會過去的。看我們來；你明白，我女兒一來就想到你，說你忘掉了她，她這麼說來的。眼看春天就要來了；我們陪你到林子裏打打兔子，算是幫你解解悶兒。

查理照他的話辦。他回到拜爾斗。他發見一切和往日一樣，這就是說，和五個月以前一樣。梨樹已然開花，盧歐老頭子，如今站直了，來來去去，給田莊添了更多的生氣。

因為醫生的遭遇悲苦，自己應當對他盡量客氣，他求他不必摘下帽子，同他低聲說話，就像他是病人，甚至於假裝生氣，因為別人沒有按照他的意思準備一點更為輕鬆的東西，好比小罐的乳酪，或者煮爛的熟梨。他講故事。查理想不到自己笑了；但是，忽然記起他女人，他鬱鬱不歡起來。咖啡端上，他不復往那上邊想了。

他越習慣於一個人過活，他越少往那上邊想。獨立的新歡儉不久就讓他覺得寂寞，可以忍受。他如今可以更換他用飯的時間，出入不必舉理由，要是十分疲倦，便四肢一伸，往牀上一挺。而且，他體恤自己，愛護自己，接受人家的安慰，再說，他女人逝世反而做成他的生意，因為一個月以來大家重複着：『可憐的年輕人！多不幸！』他的名子傳揚出去了，他的主顧

增加了；何況他去拜爾斗，隨他方便。他有了一種沒有目標的希望，一種茫漠的幸福；當着他的鏡子，刮着他的鬚，他覺得自己的臉可意多了。

有一天，他臨近三點鐘來，人都在地裏；他走進廚房，起初沒有瞥見愛瑪；窗板關着。太陽從木版的罅隙射到磚地，放成好些細長的光帶，在傢具的角落折斷，在天花板上而顫索着。桌子上面好些蒼蠅，沿着用過的杯蓋往上爬，淹在蓋底殘餘的蘋果酒裏面，轟轟在響。爐火那邊下來的光亮，把鐵板上面的烟層照成了天鵝絨，稍稍漂藍了冷灰。愛瑪在窗窺之間縫東西；她沒有披肩巾，光着的肩膀上面可以看見小小的汗粒。

依照鄉間的風氣，她向他提議喝點兒東西。他拒絕，她堅持，最後笑着，向他獻議同她飲一杯里格爾。於是她到碗櫥尋了一瓶苦辣瘦，拿下來兩隻小杯，一杯斟到邊，另一杯幾乎就沒有斟，碰過杯子，端到嘴邊。因為差不多是空的，她仰過身子去喝；頭往後，嘴唇向前，額子伸長，她笑自己什麼也沒有喝到，同時她的舌尖，穿過她的細牙，一點一點吮着杯底。

她重新坐下，拾起她的女紅，她在織補一隻白線襪子；她低着額頭縫紉；她不言語。查理也不言語。空氣從門底下進來，微微吹起磚地的塵土；他看着牠往遠裏揚，他僅僅聽見自己太陽穴的跳動，和遠遠一隻母雞在院子下蛋的鳴聲。愛瑪不時拿手心冰着自己的兩頰，手



心熱了，便放在柴架的鐵球上面再弄涼了。

她說自己從開夏以來就覺得頭暈；她問海水浴對她是否有用；她開始談起道院，查理談起他的學校，他們有了話說。他們走到樓上她的臥室。她讓他看她舊日的音樂簿，人家當獎品送她的畫畫書和扔在衣櫥緊底的橡葉冠。她還同他說到她母親，公墓，甚至於領他到花園看花畦，每月第一個星期五，她掐了花放在她的墳頭。但是他們的花匠就不懂這個；用人壞透了！她願意住在城市，至少冬季也好，雖說夏季晴天悠長，住在鄉間也許更要膩煩；——她的聲音隨着她說的話，一時清澈，一時尖銳，否則，忽然慵倦了，自言自語，拖着抑揚的腔調，臨了差不多成爲呢喃，——一會兒高興了，睜着天真的眼睛，然後眼簾閉攏一半，視線浸在膩煩裏面，思想恫恍着。

夜晚從那邊回來，查理一句一句拾起她說過的話，用力追想，補足牠們的意思，把認識她之前她那一段生活給自己織繪出來。然而他思想之中所看到的她，永遠和他第一次看見的沒有差別，不然的話，也就是他適才離開她的模樣。隨卽他問自己她會變成什麼樣子，她要是結婚的話，可是嫁給誰？唉！盧歐老爹很有錢，她呀……那麼美，然而愛瑪的面貌總在他的眼前出現，彷彿一隻地簧的嗡嗡的響聲，有什麼單調的聲音在他耳邊唧噥道：『可是

假如你結婚！假如你結婚！』夜晚，他睡不着，他的喉嚨發乾，他渴，他起來到水罐那邊喝水，然後打開窗戶，天上繡滿了星星，一陣熱風過來，狗遠遠吠着。他的頭轉向拜爾斗那邊。

查理一想，即使失敗，也沒有什麼損失，他答應自己遇見機會就去求婚；可是，每次機會一來，尋找不出適當字句的畏懼，膠住了他的嘴唇。

對於盧歐老爹，女兒在家沒有用處，別人把她弄走，他並不難受。他心裏原諒她，覺得她的才氣高，不宜於農耕，一種上天詛咒的職業，因為沒有人看見這裏出來過一位百萬富翁。不唯不發財，老爹年年賠錢；因為，他雖說精於交易，喜歡玩弄職業的詭計，相反，農耕本身與田莊內部的管理，特別和他不相宜。他不願意苦着自己的手，只要關乎他的生活，他決不省錢，要喫的好，要暖和，要睡的好。他愛老蘋果酒，帶血的羊腿，調勻的咖啡酒。他一個人，面對着火，在廚房用飯，小桌擺好了搬給他用，和在劇院一樣。

所以，看見查理靠近，女兒就顴骨發紅，表示有一天他會為她向他求親，他事先詳細考慮了一遍。他覺得他的身子有點兒瘦弱，不是他一向指望的一位姑爺；可是人家說他品行端正，節省，極有學問，不用說，他不會太為嫁裝爭吵。唯其現在，盧歐老爹欠泥瓦匠，鞍轡匠許多錢，壓榨器的大軸又得換，眼看他逼得就要賣掉他二十二阿克的『產業』。

他向自己道：

——他要是問我要她，我就把她給他。

在聖·米隴時期，查理來到拜爾斗住三天。末一天猶如前兩天逝去，一刻鐘一刻鐘地向後退着。盧歐老爹送他一程；他們走着一條陷下去的道路，就要分手了；是時辰了。查理盤算走到籬笆的角落再說，最後，走過了，他呢喃道：

——盧歐先生，我很想跟您說句話。

他們站住。查理不作聲。

盧歐老爹柔柔笑道：

——把你的事告訴我，難道我有不知道的！

查理結巴道：

——盧歐老爹……盧歐老爹……

田主繼續道：

——我呀，我覺得沒有比這再好的了。不用說，孩子跟我的心思一樣，不過也得問一下她的意思。你能；我先回家去。要是她肯的話，聽明白，你用不着回來，防人說閒話，再說，那也

太刺激她。不過，怕你心急，我把靠牆的窗版整個開開：你身子斜過籬笆，就可以從後面望見。他走開了。

查理把馬栓在樹上面。他跑去站在小徑；他等着。過了半點鐘，隨後他數錶數了十九分鐘。忽然靠牆有了響聲；窗版推開，鈎子直在顫動。

第二天，才九點鐘，他就到了田莊。他一進來，愛瑪臉紅了，勉強硬撐了一下，笑了一笑。盧歐老爹吻着他未來的女婿。銀錢事項留在以後談；再說，他們有的是時間，因為準情合禮，婚禮舉行總得遲到查理除服，那就是說，要到明年春天的光景。

冬季在這種期待之中過去。盧歐小姐忙着她的嫁粧。一部分在路昂定製，她自己依照借來的時裝圖樣做了些內衣睡帽。每逢查理來田莊看望，大家便談論婚禮的籌備，研究酒席擺在那一間大廳；大家想着一道一道應有的菜餚的數目，同時第一道菜又是什麼。

相反，愛瑪希望燃着蠟燭，在子夜結婚；但是，盧歐老爹絲毫不明白這種觀念。婚禮最後舉行了，到了四十三位客人，酒席用了十六小時，第二天重新開始，一連小規模繼續了好幾天。

- ① 蘇 Son: 銅質輔幣, 合五分, 等于一佛郎的二十分之一。
- ② 里格爾 Liqueur: 類似白蘭地, 主要成份是酒精的一種甜酒。
- ③ 苦辣瘦 Curacao: 里格爾的一種, 由橘皮泡成。
- ④ 阿克 Acre: 法蘭西從前測地的單位, 等于是五十二阿爾 Ares, 每阿爾約計一百方呎。
- ⑤ 聖·米噠 Saint Michel: 上帝的天使長, 節日為九月二十八。

#### 四

客人老早就坐車來了，一匹馬的喀芮奧勒，<sup>○</sup>兩個輪子的板凳車，沒有篷子的舊喀布芮奧萊，<sup>○</sup>皮帘子的搬運車，最近的村子的年輕人，一排一排，站在奔馳顛簸的貨車裏面，怕摔倒，手扶着一側的欄杆。有的遠從十里來，從高德鎮，腦爾芒鎮與喀尼來。兩家的親戚全邀請了，壞了交情的朋友也修好了，久不見面的故舊也通信了。

籬笆後邊不斷傳出鞭子響聲；柵欄隨即打開；進來一輛喀芮奧勒。牠一直奔向臺階第一級，驟然停住，傾出牠的乘客。他們搓着膝蓋，伸着胳膊，從四沿下來。婦女戴着帽子，穿着城市式樣的袍子，掛着金錶鍊，披着交挽在腰帶當中的風巾，或者披着有顏色的小圍巾，用一個別針在背上扣住，後邊露出她們的頸項。男孩子穿的全和爸爸一模一樣，新衣服，像很難受（有許多是這一天，穿他們有生以來的第一雙皮靴）他們旁邊，一聲不響，穿着第一次

聖體瞻禮的白袍，爲了這次作客也放長了，是一個十四歲或者十六歲的大姑娘，不用說，是他們的表姊或者他們的大姐姐，臉紅紅的，畏畏縮縮，頭髮塗滿了薔薇油膏，擔心弄髒了她的手套。因爲馬夫來不及卸所有的車，老爺們捲起袖子，親自動手。依照他們不同的社會位置，他們穿着燕尾服，大衣，便服，短禮服——考究的燕尾服，掛滿了闊闊的表徵，不逢佳節吉日，不從衣櫥拿出來；大衣，隨風飄揚的寬大的下擺，圓筒似的領子，提囊一樣大的口袋；粗呢便服，通常和帽簷滾銅的便帽做伴；非常短的短禮服，後背兩個鈕子像一雙眼睛聚在一起，下擺像是木匠一斧子劈成，有些人（這種人，自然要在末座用飯）穿着做客用的工裝，就是說，領子翻在肩膀上面，後背打了好些小褶，低低繫着一條腰帶。

胸口上面的背心，鎧甲一樣高高拱起！人人新理髮，耳朵和頭分開，鬚鬚剃得一乾二淨；有些人，天不亮起床，刮鬚鬚沒有看清楚，鼻子底下來了好些垂直的傷口，或者沿着兩顎，皮弄掉了，像一些值三佛郎的艾居那樣大小，路上遇着清冷的空氣發了炎，於是這些喜笑顏開的大白臉，全像雲石一樣掛着紅花紋。

公所離田莊有半里遠，去的時候步行，教堂行過禮回來，也是步行。一隊人起初排在一起，沿着綠油油的麥子的曲徑，彷彿一條彩色的披肩在田野蕩動，漸漸放長了，分成幾組，談

着話，慢條斯理地走着。樂師領頭走，提琴繞着繖帶；後面是一對新人，親戚朋友，零星散開，小孩子宕在末尾，摘下蕎麥的鈴鐺玩，或者不叫人看見，聚在一起遊戲。愛瑪的袍子太長，下擺在地上拖着，她不時站住把它曳起，然後用她戴手套的手，纖俏地丟掉野草和小薊刺，同時查理，兩手空空，等她完畢。盧歐老爹，頭上戴着一頂新緞帽，青燕尾服的袖飾蓋住他的手，一直蓋住了指甲，挽着包法利太太走。至於包法利老爺，心裏厭憎這羣人，來的時候，僅僅穿了一件軍人式的一排鈕子的大衣，向一個金黃色頭髮的年輕鄉下女人賣弄輕薄的慇懃。她鞠着躬，臉紅着，不知道怎麼回答才是。此外的賀客，談着自己的事，否則，老早就想尋開心，彼此在背後搗亂；同時，樂師一直在田野拉琴，唧哩唧哩地繼續在耳邊吵鬧。看見大家落遠了，他站住喘氣，慢慢地給琴上松香，好讓弦子響亮，然後他重新拾步向前，提琴柄一時舉高，一時放低，幫着自己打拍子。樂器的聲音遠遠驚飛了小鳥。

酒席擺在車棚底下。席上擺着四份牛腰肉，六盤炒子雞，煨小牛肉，三隻燒羊腿，當中一隻肥美的烤小豬，伴着四根酸模香腸。桌角的水晶瓶盛着燒酒。甘冽的蘋果酒圍住瓶塞冒沫子，玻璃盞早就斟滿了酒，快要溢出來了。大盤的黃酪，桌子一動就搖幌，光滑的浮面用糖粒曲曲折折呈出新婚夫婦名子的第一個字母。爲了餽兒餅和杏仁糕，特地從伊茹斗請來



一位點心師傅。他因為在當地頭一回露臉，所以加意小心從事；上果點的時候，他親自端出顛巍巍一盤東西，客人喊了起來。底層是一塊方形藍厚紙，形成一座有廊有柱的廟宇，四周神龕佈滿了金紙做的星宿，裏面塑着一尊一尊小像；二層是一座薩如瓦糕餅做的望樓，環繞在獨活，杏，乾葡萄和四分之一橘子做的小巧的碉堡當中；最後，上層的平臺鋪成一片綠原，有石，有櫃子船，一位小愛神在打鞦韆。鞦韆架子是巧克力做的，兩邊柱頭一邊一個真玫瑰花球。

大家一直喫到夜晚。坐的太累了，有人在院子散步，有人到穀倉玩一回瓶塞，然後回來再喫。將近散席的時候，有些人在這裏睡着了打呼。但是臨到咖啡端上來的時候，全醒了；有人唱歌，有人鬪心計，有人舉重，有人鑽拇指，有人把貨車抗上肩膀，有人說玩笑話，有人搜女人親嘴。夜晚動身的時候，馬喫蕎麥一直喫到鼻孔，說什麼也不肯套進車轅；牠們又是踢，又是跳，鞍鞅斷了，牠們的主子咒着，或者笑着；整整一夜，照着月亮，沿着四鄉的大路，有些車狂了一樣馳騁，在溝渠跳擲，跨越幾咪的石頭，在斜坡顛躓，女人嚇壞了，探出車帘來抓韁繩。

留在拜爾斗的人，到廚房飲酒消夜。小孩子在長凳底下睡熟了。

新娘子事先就求她父親免去鬧房的習俗。想不到有一個販海魚的親戚（僅僅帶了一對比目魚做賀儀，）口裏含着水，從鑰匙眼兒往裏噴水，正好盧歐老爹過來攔住，對他解釋，他女婿高貴的地位不便允許類似的取鬧。那位親戚好不容易才肯聽信這些道理。心裏面，他怪盧歐老爹傲慢，走到一個角落，和四五个客人聚在一起。這幾位偶然連着幾回喫的全是壞肉，覺得不爲人敬重，竊竊議論主人，暗暗用隱語希望他破敗。

包法利老太太一整天沒有開口。人家不會同她商量媳婦的衣飾，也不會同她商量酒席的安排；她很早就休息了。她丈夫不但不隨她，反而叫人到聖·維克道去買雪茄，吸到天亮，一邊拿櫻桃酒和檸檬酒攪在一起飲。在座沒有人曉得這種混合的方式，因而他覺得分外顯得他高貴。

查理生性不近諧謔，婚禮之中也就不會出人頭地。從上湯起，賀客當做一種責任朝他說俏皮話。同音語，雙關語，恭維話，猥褻話，他全平平庸庸地敷衍過去。

第二天，正相反，他像另變了一個人。人們簡直要把她當做昨天出嫁的處女，同時新娘子，一無表示，不容別人有所猜測。最狡黠的人也糊塗了，她從他們旁邊走過，他們看着她，緊張到了極點。然而查理什麼也不掩飾。他叫她「我太太，」「你，」「你」地喊着她，向人

人打聽她，四處尋找她，時常把她挽到院子，遠遠可以望見他在樹木中間拿胳膊攬着她的腰，走路總是身子一半斜向她，頭蹭着她的披巾。

婚後的第二天，新婚夫婦動身回去。查理爲了他的病人，不能夠離開太久。盧歐老爹用他的喀芮奧勒送他們走，親自陪他們陪到法松鎮。他在這裏最後吻了一次他女兒，跳下地，往回裏走。走了差不多一百步光景，他站住，看着喀芮奧勒往遠裏去，輪子在塵土裏面旋轉，他歎了一口長氣。於是 he 想起他的新婚，他的過去，他太太的第一次懷孕；他從岳父那邊把她領回家，當時他自己非常快活；馬在雪地走，她騎在他背後；因爲，當時是在聖誕節前後，田野一片白，她用一隻胳膊揪住他，另一隻拿着她的籃子；風吹動她高式頭飾的長紗，有時候飄到他的嘴上面；他一扭回頭，就看見她的小紅臉蛋貼住他的肩膀，在她帽子的金片底下，靜靜地微笑着。她要手指暖和不時把手插在他的胸脯。這都多長遠呀！他們的兒子現在也該三十歲了！他不由往背後看着，路上什麼也沒有。他覺得自己就和一所空房子一樣憂鬱；酒席的煙霧弄昏他的頭腦，溫馨的回憶在裏面和陰沈的思維揉成一片，他有一時真想到教堂那邊兜一個圈子。然而，他怕自己會因之更爲憂愁，於是一直回家去了。

將近六點鐘，查理夫婦來到道特。鄰居站在窗口，端相他們醫生的新夫人。

年老的女僕過來向他道喜，同時直爲晚飯沒有預備好道歉，請太太等一等，先認識認識她的住宅也好。

● 喀芮奧勒 Carriole 有篷的高輪小貨車。

● 喀布芮奧萊 Cabriolet 輕便的小馬車，兩座，通常有一個車篷。

● 薩如瓦 Savoie 法蘭西東南一帶通稱，和意大利接壤。

● 瓶塞：拿錢放在瓶塞上面，用種種條件做限制，看誰能夠把錢打下來。

● 鑽拇指：一種無聊的遊戲，拇指舉平，人似乎從底下鑽過去。

● 「你」「你」地喊着她：表示親暱，改換稱呼。法文的第二人稱有兩種，表示遠近，親疎，種種關係。



## 五

磚砌的前臉，正好沿街，或者不如說，沿路。大門後面掛着一件小領一口鐘，一付馬絡頭，一頂黑皮便帽；在一個角落，地上扔着一雙皮綁腿，上面還蓋着一層乾泥。右手是廳房，就是說，喫飯和起坐的房間。金絲雀黃的壁紙，上邊一道黯淡的花環，貼住下面不平的底子顫索；白洋布窗帘，鑲着一道紅滾條，沿窗絞在一起；壁爐的窄小的平板上面，熠耀着一座掛鐘，彫着希坡克辣特的頭，介乎兩枝包銀的蠟臺，覆在卵形的圓罩底下。走廊另一端是查理的診室，六步寬左右的小房間，有一張書桌，三張小椅，和一張公事房的扶手椅。醫學辭典，沒有裁開，然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販賣，早就不成了樣子，幾乎完全佔有一個松木書架的六層隔板。看病的時候，乳汁的氣味透過牆來，同樣，廚房可以聽見病人在小房間咳嗽，從頭到尾敘說他們的病況。然後，對着院子，也就是馬廄所在，正是一大間破爛的房屋，裏面有一個

大竈，現在在做柴房，堆房，庫房，充滿廢鐵，空桶，用不着的農具，和許多說不出用項，全是塵土的東西。

花園寬不及長，介乎兩堵蓋着成排杏子的土牆之間，一道荊棘籬笆把牠和田畝分開。當中有一個磚土座子的青石日規；四畦瘦損的月季花，兩兩相對，環繞着一塊方方有用的菜地。緊底一片樅樹底下，一位石膏牧師讀着他的禱告書。

愛瑪走上樓。第一間沒有傢具；第二間是寢室，有一張桃花心木牀，放在掛紅幔的深進去的地方。一個介殼盒裝點着五斗櫃；近窗的書架上，一個水晶瓶插着一把橘花，用白綾帶子紮在一起。這是一把新娘子的花捧，前一個人的花捧！她端着牠。查理發覺了，抓在手，把牠扔到鴿樓上去。同時，愛瑪坐在一張扶手椅（她的東西擺在她的四周，）想着她結婚的花捧，放在一個紙匣裏面，夢似地問着自己，假如她偶而死去，人家將怎樣處理牠。

起初幾天，她籌劃房間的改動。她去掉燭臺的圓罩，裱糊新壁紙，油漆樓梯，在花園安置了些長凳（圍着日規，）她甚至於打聽怎麼樣挖一個噴水的魚池。最後，她丈夫知道她喜歡乘馬車散心，弄來一輛廉價的包克，<sup>①</sup>加上新燈和防泥的花皮護帶，儼然就是一輛提玻璃。

所以，他快樂，在人世沒有任何憂慮。面對面用飯，黃昏在大路散步，她的手貼近頭髮的姿勢，她的草帽掛在窗戶的鐵梗，和許多查理夢想不到的愉快，如今組成他幸福的進行。早晨，在牀上，枕着枕頭，躺在她旁邊，他看陽光照着她姣豔的面頰的纖毛，一半讓她睡帽的扁帶遮住。他就近看，覺得她的眼睛變大了，特別是她醒過來一連眨好些眼皮的時候；在陰影裏是黑的，在太陽裏是深藍的，牠們好像具有變幻無窮的顏色，中心最厚，越往外越淺。他的眼睛沈入這些深度，他看見裏面有一個到肩為止的小我，包頭的手帕，和敞開一半的襯衫的上部。他起來了。她走到窗口看他動身；她披着她鬆散的寢衣，介乎兩盆菊花之間，胳膊拄着窗沿。在街上，查理蹬住界石，扣他的刺馬距；她在上面繼續和他說話，一邊用嘴咬下一片花葉，向他吹去，於是飛着，停住，鳥一樣在空中旋成若干半圓圈，落下去以前，飄在門口動也不動的老白牝馬的零亂的鬣毛上面。查理在門上飛給她一個吻；她點一點頭，關好窗戶，他就走了。然後，沿着飛塵鋪成一條長帶的大路，沿着樹木變成搖籃的坎坷的小道，沿着麥子沒膝的幽徑，太陽在肩膀上面，鼻孔吸着早晨的空氣，心裏充滿夜晚的歡愉，靈魂平靜，肉體滿足，他一邊走一邊咀嚼他的幸福，好像飯後回味着正在消化的口蘑的味道。

截到現在為止，他一生有什麼好說的？難道是他中學時期，關在高高的牆壁裏面，一個



人站在比他更有錢有氣力的同班學友當中，他的口音引他們發笑，他的服裝成爲他們的把柄，他們的母親來到會客室，皮手筒帶着點心，難道是他後來讀醫的時候，口袋癢癢的，不夠酬謝一個小女工跳舞用之後他和寡婦一同過活了十四個月，她的脚在牀上就和冰塊一樣冷。然而現在，他永生佔有這個他膜拜的標緻女子。對於他，宇宙不出她裙裾的綢幅；他責備自己不愛她，他一心就想再看見她；他迅忙轉回家，跑上樓梯，心跳着。愛瑪正在屋裏梳洗；他輕輕向前，吻着她的背，她叫了起來。

他忍不住總去摸弄一下她的篦梳，她的指環，她的圍巾；有時候，他張大嘴，用勁兒吻着她的面頰；否則，沿着她的光胳膊，輕輕吻下去，從手指尖一直吻到肩膀；她推開他，一半帶着微笑，一半是膩煩，好像大人對付一個跟在後面的小孩子。

結婚以前，她以爲自己有愛情；然而愛情應當賦得的幸福並不來，她想，錯的一定是自己。愛瑪很想明白人生所謂『鴻福，熱情和酩酊』這些字面究竟具有什麼意義，從前在書裏面她覺得那樣美。

- ① 醫學辭典：八開本，共六十冊，一八一二年問世，一八二二年出齊。
- ② 包克 Boc：二座馬車。
- ③ 提玻璃 Tibury：英吉利同名人發明的一種輕便小馬車，或有篷或無篷。
- ④ 鴻福 Felicité：這些字面常常見於宗教書籍，尤其是浪漫主義時代。指上帝的愛而言。



## 六

她讀過保羅與維吉妮，她夢想過小竹房子，黑人道曼高，狗忠心，尤其是一位仁德的小哥哥的溫情，爬到比鐘樓還要高的大樹給你摘紅果子，或者赤着脚在沙灘跑，給你抱來一個鳥窠。

十三歲那年，她父親親自把她帶進城，送她到道院上學。他們在聖·皆外區一家客店下車，喫飯的時候，看見菜盤上面畫着拉·法里耶小姐的故事。刀印兒切殘了的傳說，全在表揚宗教，情意的纏綿，宮庭的富麗。

開頭她在道院不但不覺得無聊，反而喜歡和仁慈的姆姆待在一起。怕她不開心，她們領她到禮拜堂玩，由飯廳穿過一道長廊進去。她休息的時間很少遊戲，瞭解教理問答，遇到難題總是她回答助理牧師先生。永遠活在教室溫暖的氣氛，四圍全是面色蒼白，掛着銅十

字架念珠的婦女，她漸漸沈湎於聖壇的馥郁，聖瓶的鮮烈和蠟炬的光耀所散發的神祕的慵逸。她不諦聽彌撒，看着書裏天藍鑲邊的聖畫，喜愛病了的綿羊，利箭穿過的聖心，<sup>⑤</sup>或者傾躓在十字架上的可憐的耶穌。她練習苦行，試着一整天不用飯。她在腦內搜尋願望來完成。

爲了多逗留一些辰光，她編造一些小小過失去懺悔，跪在陰影裏面，雙手合十，臉貼住柵欄，聽牧師呢喃。佈道時候常常說起的比喻，例如未婚夫，丈夫，上天的情人和永生的婚姻，在她靈魂的深處，掀起意想不到的甜美。

夜晚禱告以前，她們在書房上一課宗教研究。星期一到星期六是聖史節要或者福賴希怒斯方丈的講義，<sup>⑥</sup>星期日爲了休養，選讀基督教的真諦。<sup>⑦</sup>第一次聽見浪漫主義的憂鬱和人間和永生迴環在一起，她多入神呀！假如她的童年是在商業區的店舖的後進過掉，她也許會被大自然抒情的侵襲所吸引，而抒情的侵襲，通常又仰仗作家的詮釋來撼動我們。但是她太熟悉田野了；她曉得乳品，犁鋤，牛羊的鳴叫。習慣於靜謐的容顏，她轉向反面的激動。她愛海只爲牠的狂風暴雨，愛青草只因牠散在廢墟之間，她必須由事物提取一種切身的利益；凡不能夠直接養育她的情感的，她全看做無益扔掉，——正因爲氣質是感傷過

於藝術追尋的是情緒而不是風景。

有一個老姑娘，每月到道院來做一星期的女紅。因為是大革命毀壞的世家的後裔，大主教加以保護，她和仁慈的姆姆一同用飯，飯後可以同她們閒談一刻，再去工作。住堂的學生時常溜出書房來看她。她記得若干前世紀的情歌，一邊縫紉，一邊低聲唱着。她講故事，報告你一些新聞，到城市爲你跑腿，她圍襟的口袋經常有一本小說，私下裏借給大女孩子們看，而這位善心的老姑娘，工作之暇，自己也是一大章一大章往下吞咽。裏面說到的是愛情，情男，情女，暈倒在寂寞的亭榭的落難的命婦，每站遭害的驛夫，每頁倒斃的騏驎，陰沈的森林，心痛，誓言，嗚咽，淚與吻，月下的小艇，樹叢的夜鶯，『公子』勇敢如獅，溫柔如羔羊，道德非人所能，衣飾永遠修整，哭起來淚如泉湧。十五歲，足有半年，愛瑪在舊書借閱處的灰塵裏面弄污了手。後來讀到司各德，她醉心於歷史的事物，夢想着箱櫃，侍衛室和樂師。她真想住到一所古老的宅院，猶如那些身上長長的女堡主，在三葉形穹窿底下，消磨她們的歲月，胳膊拄着石頭，手托住下頷，望着遠遠從田野馳來一位黑馬白羽騎士。她當時崇拜瑪麗·司徒姆，熱烈地敬重有名或者遭際不幸的婦女。貞德，艾勞伊絲，阿涅絲·掃賴，鐵美人與克萊芒絲·伊掃，對於她好比夜空的彗星，而歷史上的聖·路易和他的橡樹，瀕死的巴雅

爾，路易十一的若干殘暴事蹟，一些些聖·巴代萊米，白阿人的羽翎，和頌揚路易十四的彩盤的回憶，這裏一閃，那裏一亮，不相關聯，遺失在陰暗之中。

她在音樂班上唱的歌，大都說到金翅膀的小天使，聖母，沼澤，貢道里耶，透過風格的愚蠢和音符的輕妄，平靜的製作使她隱約看到感傷的現實的動目幻象。有些同學把人家餽贈的優雅的書冊帶到道院。她們必須把牠們藏好，絕對不可洩露；她們留在寢室讀。愛瑪細心翻開牠們美麗的錦緞封面，目爲之眩，定定地看着不識的作家在作品底下的簽署，往往全是伯爵或者子爵。

她噓開板畫的絲紙，顫慄着，噓開一半，又捲了過去，輕輕落向書頁。一個年輕男子，披着一件短一口鐘，在一座陽臺的欄杆後面，擁住一個年輕女孩子，穿着一件白袍，腰帶垂着一個布施袋；或者是金黃髮的英吉利命婦的隱名畫像，戴着一頂圓草帽，晶明的大眼睛望着你。有些命婦躺在馬車裏面，馳過公園，前面跳躍一條獵犬，兩個穿白褲的小車夫駕着馬。有些命婦，靠近一封開口的信箋，在沙發上面夢想，望着月亮，黑窗帘遮了一半的窗戶敞開一半。心地單純的命婦，臉上掛着淚，隔着峨特鳥籠，吻着一隻斑鳩，或者，頭斜向肩膀微笑，摘下一朵菊花，十指尖尖，朝上捲起如波蘭鞋。你還看見吸長煙斗的蘇丹，在涼棚底下，倒

在巴雅黛<sup>①</sup>的胳膊裏面暈過去；吉阿屋<sup>②</sup>土耳其刀，希臘帽；尤其是詩之國的月白顏色的風景，時常使我們同時看見棕櫚，松柏，老虎在右，獅子在左，天邊有韃靼的尖塔，靠前是羅馬的廢墟，隨卽又是蹲伏的駱駝；——凡此種種，包入一座勻靜的處女森林；水面搖顫着一道垂直的陽光，然後遠遠在一片鋼似的灰顏色上面，一點又一點，彷彿脫下來的白皮，有天鵝在游泳。

牆上甘該的罩子<sup>③</sup>掛在愛瑪的頭上，照亮這些圖畫，一張一張在她眼前翻過，寢室靜靜的，馬路遠遠傳來什麼馬車遲遲其歸的鱗鱗的響聲。

她母親去世的時候，頭幾天她哭得很厲害。她用死者的頭髮畫了一幅殯葬圖，附一封信寄回拜爾斗，信裏儘是議論人生的憂傷的辭句，要求日後把她埋在同一墳墓。老頭子以爲她病了，趕來看她。這種黯淡的生存的希有理想，常人永遠達不到，愛瑪一下子就達到，內心當然感到滿足。於是她儘着自己沈湎在拉馬<sup>④</sup>子的蜿蜒細流，<sup>⑤</sup>諦聽着湖上的琴語，瀕死的天鵝的歌唱，樹葉的墜落，陸天的貞女，天父在壑谷宣道的聲音。她並不因而少所無聊，然而不肯承認，先是憑藉習慣的持續，繼而憑藉虛榮，最後發見自己平靜了，不再傷心，猶如額頭沒有皺紋，她爲之一驚。



仁慈的姆姆，起先對於她的成就很有把握，發見盧歐小姐似乎溜出她們的愛護，大爲驚異。說實話，她們盡量要她祈禱，靜修，九日經，教義，同時向她諄諄宣講對於先聖和殉教者應有的尊敬，再三同她譬解身體的卑下和靈魂的長生，然而她好像繯絡在握的馬，忽然站住，馬勒脫牙而出。她的心靈，感奮而又實事求是，愛教堂爲了牠的花卉，愛音樂爲了歌曲的字句，愛文學爲了牠熱情的刺激，反抗信仰的神祕，同時越來越厭憎規律，一種和她心性相反的東西。父親接她出去的時候，人家不會爲她的離別有所依依。住持甚至於覺得她後來並不敬重道院的共同生活。

愛瑪回到家，起先還高興管理僕役，隨即厭惡田野，思念她的道院。查理第一次到拜爾斗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十分幻滅，沒有什麼東西學習，也就不起什麼感受。

然而急於變換環境，或許激於他的存在，她自以爲她終於獲致這種不可思議的熱情，而這種熱情，截到現在爲止，彷彿一隻玫瑰羽翼的巨禽，翱翔在輝煌的詩天——她不能夠想像她今日的平靜生活，卽是她往日夢想的幸福。

著名小說，一七八七年問世，初期浪漫主義的代表作品。背景是非洲旁邊一個小島，作者第一次把異域的情調和景物帶進法蘭西文學。兩小無猜，保羅和維吉妮自幼相愛，他們的伴侶是道曼高和一條狗。維吉妮後來去了法蘭西，再度回到熱帶，船沉了死掉。

- ① 拉·法里耶小姐 *La Valière* 路易十四的寵姬，生於一六四四年，死於一七一零年。早年失父，母親把她帶到巴黎，一六六一年見幸於路易十四，生了四個孩子，留下一男一女，誥封公爵夫人。一個著名的美人，金黃頭髮，腿微微有些跛，但是善於跳舞。失愛之後，一六七四年，她退到一家道院，修行懺悔。

- ② 聖心 *Sacre Coeur* 天主教對於聖心具有特殊的信仰，象徵救主的愛。發揚這個運動的是一個女子阿拉考克 *Marie Alacoque*。一六七二年捨身宗教，說她曾經看到聖心，於一六八五年舉行第一次聖祭。
- ③ 福賴希怒斯 *Denis Fraysinous* 生於一七六五年，死於一八四一年。大革命時代，他在暗地佈道，開始他的講演，一八二五年收為一集，題做基督教辨 *Défense du Christianisme*。

- ④ 基督教的真諦 *Génie du Christianisme* 沙斗布芮昂 *Chateaubriand* 的成名之作，一八零二年問世，主要的目的是證明基督教是「最詩意，最人道，最保衛文藝與自由」的宗教。風景的描繪到了一個極端。他注重的是想像，情感，不是理論。承繼盧騷，啓迪後代，他是浪漫主義的中堅。真諦的影響十分深廣，但是由于理論不太可靠，道院並不看做正課。

- ⑤ 司各德 *Walter Scott* 蘇格蘭著名小說家，生於一七七一年，死於一八三二年。從他的歷史小說開始，中世紀成爲文壇一種時髦的趨向，人人想做一個司各德；巴爾扎克就這樣開始他的文學生涯。

瑪麗·司徒姆 Marie Stuart 蘇格蘭的女王，生於一五四二年，死於一五八七年，她一生的遭遇本身就是一部奇書。從小受的是法蘭西的宮庭的教育，她嫁到巴黎做王后，後來丈夫死了，她回到蘇格蘭做女王，嫁了兩次丈夫（第一個被第二個暗殺掉，據說和她有關係），加以宗教的不同，大失國民的愛護。一五六八年，她逃到英格蘭，被女王伊利沙白 Elisabeth 拘囚了將近二十年，判處死刑，她的兒子雅克一世已經二十一歲了，沒有能夠救她。

貞德 Jeanne D'Arc 法蘭西的女傑，生於一四一二年，死於一四三一年，一個農村的女孩子，在國勢艱危的時候，如得天示，執戈從軍，戰敗英吉利敵人，出賣給敵人，她在路昂遇害。她象徵法蘭西的愛國心。

艾勞伊絲 Héloïse 十二世紀著名學者阿拜納 Abelard 的情婦，生於一一零一年，死於一一六四年，她先是他的學生，後來有了身孕，私下和他結婚。她的長輩拆散他們的結合，艾勞伊絲進了道院。他們的書簡，拉丁文，充滿了熱情、虔敬和學究氣息，一直傳到現今。

阿涅絲·掃賴 Agnes Sorel 查理七世的情婦，生於一四二二年，死於一四五零年，法蘭西的命運，足有六七年，在她的掌握之中，她給查理七世生了四個女兒，相傳太子路易十一把她毒死。

鐵美人 La belle Ferronnière 福朗絲瓦一世 Francois Ier 的情婦，一五四零年左右去世。傳說她丈夫是國會一位議員，叫做拉·佛隆 La Ferron，字意是「鐵器商」，爲了報復起見，染上梅毒，預備經她傳給國王。

克萊芒絲·伊掃 Clémence Isauré 法蘭西南部杜路司 Toulouse 的一位貴婦人，傳說生

於十四世紀，創立歐洲最早的詩會Collège de la raie science，專門獎賞川南部語言寫成的詩歌。

● 聖·路易 Saint Louis 卽路易九世，生於一二一五年，死於一二七零年；他不僅是一位賢明君主，簡直是一位模範君主，教皇和英吉利國王有了爭執，請他做仲裁人，他喜歡坐在萬塞 Vincennes 樹林一棵橡樹底下審問民情。

巴雅爾 Bayard 一位法蘭西的模範騎士，生於一四七三年左右，死於一五二三年；仁慈，勇敢，忠實，身經千百戰，永遠以少勝多，不知道什麼叫做畏懼；晚年，遠征意大利，敵人拋來一塊石頭，打斷他的脊椎；他讓人把自己放在樹底下，面向敵軍，說：「我從來沒有背向過敵人，我死的時候也不想這樣做。」

路易十一：生於一四二三年，死於一四八三年，查理七世的兒子；陰狠，狡詐，失信，疑忌，殘暴；沒有卽位以前，傳說他毒死父王的情婦；卽位以後，他用手段處決了不少和他作對的大臣。

聖·巴代萊米 Saint-Barthelemy 指法蘭西屠殺耶穌教的教徒一事而言。聖·巴代萊米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節日是八月二十四。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查理九世逼於母命，政治和天主教的信仰，號令全國，不分男女老幼，屠殺耶穌教的教徒，促成第五次內戰，成爲法蘭西歷史的一大污點。

白阿 Béarn 法蘭西接壤西班牙的一個采邑，末一個子爵是一五八九年登基的英明豪放的國王亨利四世，所謂白阿人，通常就指他而言。由聖·巴代萊米事件而引起的內戰，他看着開始，終於在他的統治之下結束。一五九零年，他在作戰之前向士兵演說：「你們要是丟掉了你們的軍旗，你們就向我的白羽翎聚攏好了；你們永遠在榮譽的道路看見牠。」羽翎是他的帽飾。

路易十四的彩盤：參閱本章第二段與註二。

① 貢道里耶 *condoliers* 意思是船夫。貢道勒 *condole* 是威尼司的一種划子，當地把這種船的船夫叫做貢道里耶。

② 波蘭鞋 *Souliers à la polaine* 一種往上翹的長尖頭鞋，原自波蘭，十四世紀中葉流入法蘭西，不久就遭禁止了。

③ 蘇丹 *Sultan* 土耳其皇帝以及王公的稱號。

④ 巴雅黛 *bayadères* 印度的舞女，原來是娛神之用，住在廟宇裏面，另有一種奔走江湖，則形同歌伎了。

⑤ 吉阿屋 *djais* 波斯字，意思是「金牛人」，「邪教徒」，回教人這樣稱呼外教人，尤其是基督教人。拜倫有一首詩，題做吉阿屋。愛瑪弄不清楚牠的意思，以為是什麼東西了。

⑥ 甘該 *quinquet* 一種煤油燈，有兩個風眼，甘該原來是發明人的名子。

⑦ 拉馬丁 *Lamartine* 法蘭西十九世紀初葉浪漫主義時期的大詩人，生於一七九零年，死於一八六九年，他的內容並不新穎，僅僅是把沙斗布芮昂等人的散文，出以詩的形式罷了，但是他的感情是真摯的，他的音節是鏗鏘的，他早年的長詩短歌風覽了法蘭西數十年。本節的形容大都取自他的詩歌，一八二零年的思維集 *poésies*，一八二三年的新思維集 *nouvelles Méditations*，一八三零年的和音集 *Harmonies*，一八三六年的若思蘭 *Jocelyn* 等。

## 七

有時候她想，常人所謂蜜月，無論如何，是她一生最美的日月了。要想領略蜜月的甜蜜，不用說，必須遠走那些名子響朗的國度，●新婚夫婦才能夠得到最稱心的慵懶，坐在驛車裏面，上面是藍綢活動帘，一步一步登上峻嶒的道路，諦聽驛夫歌唱，在峯巒之間，和山羊的鈴鐺和瀑布的潺湲迴環做一片。夕陽西下，在海灣吸着檸檬樹的芬芳，隨後，到了夜晚，來到別墅的高臺上面，只有他們兩個人，手指交錯在一起，望着星宿，計劃未來。她以為某些地點應當出產幸福，猶如土裏一棵特殊植物，換一個地方就要生長不好。何以她就不能夠靠着瑞士小木房的陽臺，或者把她的憂愁關在一家蘇格蘭的茅舍，丈夫穿着一件長裾黑絨燕尾服，蹬着一雙軟靴，戴着一頂尖帽，袖口緣着花邊！

她也許希望把心事說給人聽。可是怎麼樣說一個捉摸無從的杌隉，雲一樣改變容顏，

風一樣旋轉，她缺乏字句，而且，缺乏機會，缺乏勇敢。

不過，假如查理有意，假如他猜到，假如他的視線有一次和她的思想遇在一起，她覺得她的心會立即湧出滔滔不絕的語言，好比手一搖樹，熟了的果子就墜落下來。然而，他們生命的連繫越是緊密，一種內在的隔離倒越是把她和他分開。

查理的談吐和街上的走道一樣平板，熙來攘往的是人人的觀念，不加修飾，刺激不起情緒，笑，或者夢想。他說，他住在路昂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劇院瞻仰一番巴黎的優伶。他不會游泳，不會舞劍，不會放槍，有一天她在小說裏面遇見一個騎馬的名詞，他就瞠目不知所對。

正相反，一個男子不應當無所不知，無所不精，把你誘往熱情的澎湃，生命的纖麗，一切而又一切的神祕。然而這個人呀，他什麼也教不出，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希望。他以為她快樂；她恨他那種穩如山石的平靜，那種心安理得的滯重，甚至於她賞給他的幸福她也恨。

她有時候畫畫，對於查理，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娛樂：直挺挺站在旁邊，看她俯向她的畫稿，眨動她的眼睛，細細研究她的作品，或者，她的拇指把麵包心團成小球。至於鋼琴，她的手指越往快裏動，他越驚異。她老練地打着琴鍵，不停手，由上到下撥弄全付鑰盤。這架走音的

舊樂器，被她一彈，村子末一家人（只要窗戶開開）都可以聽見，執達吏的見習生走過大路，光着頭，穿着平底鞋，時常站住諦聽；手裏拿着文件。

同時，愛瑪懂得治家。她把賬單送給病人，附在措詞婉轉的信裏面，顯不出索欠的痕迹。星期日有鄰人來用飯，她會端出一盤精緻的菜餚，葡萄葉上面高高積着青李，蜜餞罐倒擱在碟子裏面，她甚至於說到要買漱口杯，在上果點的時候使用。凡此種種，提高外人對於包法利的敬重。

娶到這樣一位太太，查理結局格外看重自己。她有兩小幅鉛筆速寫，他裝上十分寬大的鏡框，用長長的綠繩掛在廳房，傲形於色，請人欣賞。做完彌撒，大家看見他站在門口，穿着一雙織繡的漂亮便鞋。

他回家晚，十點鐘，有時候子夜。他要東西喫，女僕睡了，是愛瑪伺候他。他脫下大衣，舒舒服服用飯。他一個一個說起他遇見的人，他去的村莊，他開的藥方，滿意自己的作爲，喫完洋蔥燒肉，切開他的乾酪，咬着一隻蘋果，喝淨他的水晶瓶，然後倒向牀，臉朝上，打起鼾聲來了。

他從前戴慣了軟睡帽，所以如今包頭的手帕，總在耳朵旁邊挽不牢；臨到早晨，頭髮下來披了一臉，夜晚枕頭的帶子散開，鴨絨漂白了他零亂的頭髮。他永遠穿着一雙牢實的皮



靴，脚背有兩個厚褶子，斜向脚踝，同時靴筒筆直向上，緊綳綳的，活像裝着一隻木頭脚。他說：「這在鄉下很夠好的了。」

他母親贊成他這樣儉省；家裏起了激烈的爭鬧，她就和往日一樣來看他，然而老太太似乎對媳婦有成見。她覺得「她的作爲不襯他們的家境」；柴，糖和蠟燭「就像闊人家那樣糟蹋」；廚房的煤火夠燒二十五道菜！她替她理好衣櫥，叫她看好屠戶送肉。愛瑪接受這些功課；老太太偏偏有的是；一整天聽見「媽呀」「媳婦呀」喊叫，嘴唇微微顫索，話說出來甜甜的，聲音却顫悠悠的顯着有氣。

杜畢克夫人在世的時候，老太太覺得自己還佔上風；但是現在，她覺得查理對於愛瑪的恩情，是一種對於她的慈愛的捐棄，一種對於她的所有物的襲取；她以一種憂鬱的緘默觀望兒子的幸福，猶如一個人破了產，隔着玻璃窗，看別人坐在他的老家用飯。她回憶的模樣和他說起她的痛苦和她的犧牲，和愛瑪的輕忽相比，結論是這樣全心全意膜拜她，並不怎麼合理。

查理不知道怎麼樣回答；他尊敬他母親，他無限地愛他太太；他覺得前者的判斷不會錯誤，而後者也無可譴責。老太太走了以後，他把聽來的無關痛癢的指摘，斗膽用相同的辭

意試說兩句；愛瑪只一句話就證明他錯，打發他去看病人。

然而，根據她自以為良好的原則，她願意獻上愛情。月光之下，在花園裏面，她吟誦。所有她記得住的熱情的詩詞，在嗟嘆中唱些憂鬱的阿達嬌；不過，她隨即覺得自己和事前一樣平靜，查理並不因而多所愛慕，多所激動。

她這樣用火石敲打了一下她的心，沒有冒出一個火星，而且，不能夠瞭解她感覺不到的東西，猶如不能夠相信一切不以習見的形式表現的東西，她輕易易就看出查理的熱情沒有一點點激昂的地方。他有一定的時間吻她。一個習慣隨着又是一個習慣，就像用過單調的晚飯，預先知道要上一道果點。

查理醫好一個害肺炎的禁獵的田佚，他送了她一隻意大利種小獵犬；她帶着牠散步，因為她有時候出門，願意獨自待一個辰光，不要眼邊再是永生的花園和塵土飛揚的大路。她一直走到巴鎮的山毛櫸林，靠近田邊牆角的荒亭。溝裏面除去亂草以外，還有葉子銳利的高蘆葦。

她先向四外望望，看和上次有什麼改變的地方。她在同一地點找到毛地黃和野蘿蔔，蕁麻一束一束圍住大塊石頭，地衣一片一片沿着三個窗戶。百葉版永遠關閉，鐵杆生了銹，

灰塵往下落。她的思想，起初沒有目的，隨意流盪，好像她的獵犬，在田野兜圈子，跟着黃蝴蝶吠，追着地鼠跑，或者咬着麥田邊沿的美人草。她的觀念隨即漸漸凝定；她坐在草地，用她陽傘的尖端輕輕搜掘，三翻四覆向自己道。

——爲什麼，我的上帝，我要出嫁？

她問自己，有沒有方法安排什麼機緣，邂逅另外一個男子；她試着想像那些不會實現的事變的面貌，那種不同的生活，那位她不認識的丈夫。自然，全不像他。他應當美，聰明，文雅，吸引人，不用說，正如她道院的老同學所嫁的那些男子。她們現在怎麼樣了？住在城市，有街道的嘈雜，劇院的喧囂和跳舞廳的明暉，她們過着心花怒放的享樂的歲月。可是她呀，她的生活猶如天窗向北的鴿樓，無聊彷彿沈默的蜘蛛，在她心的每個陰暗的角落結網。她記起給獎的日子，她走上講壇去接受她的小花冠。梳着辮子，穿着白袍，開口的黑紋皮鞋，她的模樣才叫可愛；她回到座位的時候，男賓彎着腰向她賀喜；院子停滿喀萊實，<sup>①</sup>大家在車門同她話別，音樂教員挾着他的提琴匣，走過去了還鞠躬。多遠呀，這些！多遠呀！

她喊加里，抱在膝蓋中間，手指摸挲着牠柔滑的長頭，向牠道：

——來呀，沒憂沒愁的小東西，香香女當家的。

隨後，端相着輕盈的小犬的憂鬱的面孔，牠慢條斯理地打着呵欠，她心軟了，把牠比做自己，大聲和牠說話，彷彿安慰一個苦人。

有時候，忽然刮來一陣疾風，海風，一下子捲過高的高原，帶來一陣鹽水的清鮮，遠遠送到田畝裏面。燈心草伏在地面打胡哨，山毛櫸的葉子碎碎繚繚，連忙打冷戰，同時樹梢一直在搖擺，繼續着牠們偉大的呢喃。愛瑪站起，拉緊她的披肩。

葉子翳成綠顏色的陽光，照着林道的青苔，在她的腳底下輕輕響着。太陽往下落，樹枝之間的天是紅顏色，排成一條直線的相似的樹幹，彷彿一排棕色的圓柱，襯着一片金色的底子；她害怕了，喊着加里，急忙沿大路奔回道特，倒入一隻椅子裏，一整夜不開口。

但是，將近九月梢，一件大事平空落在她的生命；昂德維里耶侯爵請她到渥畢薩做客。侯爵在復辟時代是國務卿，<sup>②</sup>如今企圖回到政治生涯，很久就在籌備當選國會的議員。冬季，他贈送大捆的木柴，在參議會，他總是熱烈地爲本區要求道路。他在大夏天害口瘡，查理選好時間，只一竹葉刀，就奇蹟一樣治好了他。去道特送診費的管事，黃昏回來講，他在醫生的小花園看見上好的櫻桃。渥畢薩的櫻桃樹一點不發。侯爵向包法利討了一些接芽，按理應當親自道謝，於是看見愛瑪，覺得她身材窈窕，行禮也不像鄉下女人，他以爲把這一

對年輕夫婦請到堡子，並不超越謙易的界限，另一方面，不見得就會引起是非。

有一天星期三，下午三點鐘，包法利夫婦乘着他們的包克，去了渥畢薩。後面捆着一件大行李，護身前面放着一個帽盒。查理還在腿當中夾着一個紙匣子。

天黑的時候他們到了，正好有人在空場點油燈，給馬車打亮。

① 名子響朗的國度：指意大利南方等國；新婚之後到意大利渡蜜月，成了法蘭西中產以上人家的時尚。

② 阿達嬌 Adagio：意大利字，哀婉的歌調。

③ 喀萊實 Calèches：一種考究的馬車，敞開，四輪。

④ 復辟時代 Restauration：拿破崙流放之後，布爾崩 Bourbons 王室復位，從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零年，謂之復辟時代。

堡子是近代建築，意大利式，兩翼向前，三座臺階，座落在一片廣大的草坪的邊沿，有些母牛在草坪喫草，介乎一叢一叢排列整齊的大樹之間，同時綠簇簇一片，或大或小，一團一團的躑躅，石南，山梅和繡球，聚在蜿蜒的沙礫小道上，面橋底下流着一條小河；樹木覆着兩座山，平平陂斜下來，和牧場連成一片；隔着霧，隱約望見牧場有些零星散開的泥草房頂的建築，後面影影綽綽，沿着兩條平行的直線，是車房和馬廄，舊堡子圮毀以後殘餘的部分。

查理的包克當着中間的臺階停住；出來好些聽差；侯爵迎向前，臂獻給醫生太太，把她領到過廳。

大理石的花地，非常高，步聲和人聲在過廳就和在教堂一樣響亮。迎面是一座筆直的樓梯，左邊是一座面向花園的遊廊，通到彈子間，在門口就聽見象牙球碰來碰去的響聲。愛

瑪到客廳，穿過彈子間，看見幾位面孔嚴肅的男子，圍着球檯，下頷貼着高高的領結，全掛着勳章，一壁靜靜地微笑，一壁推動他們的球杆。在深沈的彫花板壁上，掛着一些鍍金的大框，下面是黑字寫出的名姓。她讀到：『約翰·安東·昂德維利耶·伊外崩維勒，渥畢薩伯爵，福賴迺男爵，一五八七年十月二十日，死於古特辣司之役。』◎另一個寫着：『約翰·安東·亨利·該·昂德維利耶·渥畢薩，法蘭西海軍總司令，聖·米曬級騎士，一六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受傷於虎格·聖·法之戰，一六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逝於渥畢薩。』◎再過去就辨別不大出來，因為燈光低低照着球檯的綠氈，留下一片陰影在房間蕩漾。燈光把垂直的畫幅照成棕顏色，順着油漆的裂紋，碎成精細的棱角。從這些金邊大黑方框，這裏那裏，突出若干畫面比較明亮的部分，一個蒼白的額頭，兩隻望着你的眼睛，一些假髮披散在紅燕尾服的撲了粉的肩膀，或者，靠圓腓上部的吊襪帶的釦子。

侯爵推開客廳門；一位貴婦人（侯爵夫人）站起來迎接愛瑪，請她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面，和她坐在一起，一團和氣地同她談話，好像早就認識她的樣子。這是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美好的肩膀，鷹嘴鼻子，拖曳的聲音，但是栗子顏色的頭髮上面，這天夜晚僅僅披着一條花邊頸巾，挽成三角形，垂在背後。一個金黃色頭髮的女孩子，坐在旁邊一張高背椅上。

面；幾位紳士，翻領的小孔插着一朵小花，圍着壁爐和貴婦人們談話。

七點鐘入席。男子比較多，在過廳第一桌飲宴；貴婦人們在飯廳第二桌，侯爵和侯爵夫人做陪。

愛瑪進去，覺得一陣熱氣包住了她，一種花香和潔白的桌布，肉味和口蘑的芬芳混合的氣息。蠟燭的火焰在銀罩上面延長；玲瓏多面的水晶，蒙着一層厚汽，射出灰白的光線；花捧沿着桌面，列成一條長線；飯巾摺成主教帽子的式樣，放在寬邊的盤子，摺口捧着一小塊蛋形麵包。龍蝦的紅爪伸在盤子外面，敞口盤子鋪着青苔，上面一層一層全是水果；鶉鶉不拔羽毛，熱汽往上騰；總管穿着絲襪，短褲，挽着白領結，襯衫有花邊翻口，神情如法官嚴肅，在賓客肩膀之間端上切好的菜，用調匙一下子就把你選好的東西送給你。小銅柱的大磁爐，上面立着一個女像，紗披到下領，動也不動，望着一屋的男女。

包法利夫人注意到好幾位貴婦人，不會把手套放在杯蓋裏面。

同時，在酒席的上座，獨自坐在這些婦女中間，伏在他滿滿的盤子上面，飯巾結在背後，彷彿一個小兒，口角流着一滴一滴的湯汁，是一個老頭子喫飯。眼睛充滿紅絲，戴着一條小假辮，繫着一條黑帶。他是侯爵的岳父，拉外笛耶老公爵，阿爾杜窪伯爵的舊寵，在渥得伊狩



獵時期，在貢夫朗侯爵府邸，據說，曾經是王后瑪麗·昂杜瓦迺特的情人，介乎古瓦尼先生和樓染先生之間。他一辈子荒唐胡鬧，充滿了決鬥，賭柱，搶劫婦女，花光他的財產，嚇壞他的全家大小。他期期艾艾地指着菜餚，一個男僕站在椅後高聲向他耳邊解釋；愛瑪的眼睛不斷轉向這嘴唇下垂的老年人，好像觀看什麼了不起的莊嚴的東西。他在宮庭待過，在嬪妃的牀榻睡過！

斟着刨冰香檳酒。愛瑪嚐到這股子冷，不由全身寒戰。她從來沒有見過石榴，喫過波羅蜜。她甚至於覺得沙糖也比別的地方細白。

隨後，貴婦人們回到各自的房間，等待跳舞開始。

愛瑪細心裝梳，彷彿一個女伶初次登臺。她照着理髮師的建議梳理頭髮，穿好攤在牀上的巴賴吉袍。查理嫌褲腰緊。

他道：

——鞋底下的帶子怕要礙我跳舞。

愛瑪回答：

——跳舞？

——是呀！

她發話道：

——你發癡啦！人家要笑話死你了！待着好啦！再說，一個醫生只有這樣才相宜。

查理不言語了。他走來走去，等愛瑪穿好衣服。

他看着她的後背，在鏡子裏面，介乎兩枝燭臺之間。她的黑眼睛似乎更黑了。兩鬢的頭髮，在耳邊稍稍凸起，發出一道藍彩；髻上一朵玫瑰，在一個搖動的枝頭顫索，葉尖凝着人造的露珠。她穿着一件暗鬱金香袍，下擺鑲着三捧玫瑰的花葉。

查理過來吻她的肩膀。

她說：

——走開！你弄皺了我的衣服。

他們聽見提琴的響奏和一隻喇叭的聲音。她走下樓梯，就欠跑了。

喀墜葉已經開始了。人直來。大家擁擠着。她坐在門旁邊一張長板凳上面。

對舞完畢，男人一羣一羣站着說話，有肩章的聽差端着大盤子穿來穿去。沿婦女坐的那一排，畫扇搖動着，花捧遮住一半臉上的微笑。金塞子的鼻煙壺旋轉在鬆鬆攤開的手心，

白手套顯出指甲的形態，在手腕緊緊把肉扣住。花邊的綴飾，金剛石的別針，彫琢的鐲子，在內衣上綵繡，在胸脯上閃爍，在赤裸的臂膊響動。頭髮牢牢貼在前額，在後頭挽成結，插着琉璃草，茉莉花，石榴花，麥穗或者失車菊，有王冠樣子，有花簇樣子，有杈枒樣子。母親們安安詳詳坐着，雙眉緊鎖，裹着紅包頭巾。

愛瑪的心微微跳動，她的騎士用指尖把她擁住，她過去站好了，等候音樂開始。然而情緒不久就消失了；她隨着樂隊的節奏搖曳，向前滑動，頸項微微擺動。有時候別的樂器停住，提琴獨自鳴奏，她聽到巧妙的地方，嘴唇顯出微笑的模樣；金路易<sup>①</sup>傾洩在隔壁的桌氈上面，發出清亮的響聲；隨後，樂器全響了，小喇叭吹出一種洪朗的音調，腳回到節奏，裙裾膨脹了，捱蹭着，手握了握又分開，眼睛在你面前低下去，又仰起來對準你的眼睛。

有些男人（十五位左右）二十歲到四十歲，在跳舞的人們中間散開，或者在門道談話，無論年齡，衣著或者面貌怎麼樣不同，一望而知是世家子弟，和羣衆有別。

他們的服裝，縫工考究，料子也像更柔；他們的頭髮，一環一環繞向太陽穴，亮晶晶的，抹着更好的生髮油。他們的膚色是富人的細白膚色，而磁器的蒼白，錦緞的閃光，上等木器的油漆，襯得膚色還要細白，同時一種縝密的衛生之道，以精緻的食品，經常在維持牠的美好。

頸項在低領結上面旋轉自如；長髯垂在翻領上面；他們拭嘴唇用的手帕，繡着大大的名姓的第一字母，散出一股馥郁的氣味。往老裏走的人們透出年輕的神情，而年輕人的臉上有什麼成熟的東西舒展。他們冷漠的視線裏面，漂浮着日日得到滿足的平靜；隔着溫文爾雅的舉止，流露出玩弄種馬，交結不良婦女，以及統制半難半易的事物（力爲之消耗，虛榮以之排遣）的那種特殊的野蠻風度。

離愛瑪三步遠，一位穿藍燕尾服的騎士，和一位戴着一件珍珠首飾的蒼白的年輕女子談着意大利。他們頌揚聖·彼得的柱子的粗大，地渥里，外徐茹，喀司泰拉馬爾，喀席，皆奴瓦的玫瑰，月光下的高里塞。愛瑪用另一耳朵聽着一種談話，全是她不瞭解的字句。大家圍着一個年紀輕輕的人，他在上星期戰敗阿辣拜勒小姐和羅穆盧斯，在英吉利跳一道溝，贏了兩千路易。一位埋怨他賽跑的馬長膘；另一位埋怨錯印了他的馬的名子。

跳舞廳的空氣是沉重的；燈也黯澹了。人往彈子房去。一個聽差踏上一張椅子，砸掉兩塊玻璃；聽見玻璃碎裂，包法利夫人回過頭，看見花園裏面有鄉下人拿臉貼住窗戶往裏張望。她不由想起了拜爾斗。她重新看見田莊，泥濘的沼澤，她父親穿着工服在蘋果樹底下，同時重新看見自己，和從前一樣，在牛奶棚用手指揭掉陶土盆的乳皮。然而，現時魔住了她，她

過去的生涯一直非常清切，如今全部消滅，她幾乎不相信她這樣經過。她在跳舞廳；四周有的也就是陰影，翳住此外一切。她左手握着一隻鍍銀介殼，喫掉裏面的櫻桃酒刨冰，閉住一半眼睛，調匙噙在牙當中。

她旁邊有一位貴婦人，落下她的扇子。一位跳舞的男子正好走過。

貴婦人道：

——先生，煩勞您拾起我的扇子就在這張沙發後面。

那位先生彎下腰，就在他向前伸出胳膊的時候，愛瑪看見那位少婦的手，往他的帽子扔進一點白東西，摺成三角形。那位先生拾起扇子，獻給貴婦人，一付尊敬的模樣；她點點頭，謝謝他，開始嗅着她的花捧。

消夜有許多西班牙和萊茵酒，蝦漿和杏仁湯，塔法喀布丁。和各地的冷肉，四圍是凍子，在盤子裏面顫索。用過消夜，馬車一輛一輛開始走動。掀起紗帘的角落，可以看見車燈的光亮在陰影裏面閃逝。長板凳空了；有些賭徒還沒有走；樂師用舌頭舔涼他們手指的尖端；查理背靠住一扇門，快睡着了。

早晨三點鐘，高地雍開始了。愛瑪不會迴旋舞。人人跳着迴旋舞，侯爵夫人，甚至於昂

德維利耶小姐也跳着迴旋舞；這裏只有留宿的賓客，十二三位光景。

有一位跳迴旋舞的，大家親切地喊他「子爵」，背心的開口很寬，似乎就胸剪成，第二次來邀包法利夫人跳舞，請她放心，他會指導她，她會跳得好的。

他們起始慢慢的，漸漸快了起來。他們旋轉着：一切圍着他們旋轉，燈，木器，板壁，地板，活像圓盤在一根軸子上面旋轉。走過門邊，愛瑪袍子的下擺輕輕蹭着他的褲管；他們的腿交錯着；他向下看着她，她向上看着他；她麻痺了，只好站住。他們重新開始，動作更快了，子爵牽着她，和她一直轉到畫廊的末端，她喘着，幾乎要倒下去，有一時拿頭枕住他的胸脯。隨後，永遠旋轉，但是放慢了好些，他帶她回到她的座位；她靠住牆往上一仰，拿手蓋住眼睛。

她睜開眼睛，看見一位貴婦人，坐在客廳當中一張小凳上面，前邊跪着三位跳迴旋舞的男子。她選擇子爵，提琴又奏了起來。

大家看着他們。他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她身子不動，仰着下頷，他也總是一種姿勢，身子像一張弓，胳膊圓圓的，嘴向前。她會跳迴旋舞，她！他們一直在跳，人人倦了，他們還在跳。

大家又談了一會兒話，然後說過再會，或者不如說是早安，賓客這才散去安息。

查理一步一步拖到樓梯，「膝蓋頭進了身子。」他一連五小時，站在桌子前面，看人家

門牌，自己一竅不通。所以他脫靴子的時候，大嘆了一口舒坦氣。

愛瑪披了一條肩巾，打開窗戶，拄着胳膊。

黑夜。落着微雨。她吸着濕潤潤的風，風吹醒她的眼簾。跳舞會的音樂依然在她的耳邊鳴響，她掙扎着不睡，盡力延長這種驕奢的生活的幻覺，回頭她必須割棄。

天破曉了。她望着堡子的窗戶，長而久，試着猜測她昨天夜晚注意的人們的房間。她真想知道他們的生涯，鑽進去，融在裏面。

不過，她直打冷戰。她脫掉衣服，鑽進被窩，貼住睡熟了的查理。

午飯費了十分鐘，用的人很多；沒有酒，引起醫生的驚奇。隨後，昂德維利耶小姐從一個小籃子抓起一把糕點碎屑，扔給水池的天鵝；大家到花房散步，罕見的植物長滿了毛，<sup>①</sup>一層一層擺成了金字塔，上面懸着一些花盆，彷彿太滿的蛇洞，沿邊垂下交揉在一起的長綠帶。橘林在另一端，密密扎扎，通到堡子的廐廚。侯爵要取悅這位少婦，帶她去看馬廐。在籃形的馬槽上空，有些磁板用黑字寫着馬的名子。人走過馬旁，馬就捲啞舌頭，在槽當中亂動。馬具間的地板照耀眼睛，猶如客廳的花地。馬車的鞍轡靠住中間兩根旋轉的柱子堆着，馬勒，馬鞭，馬鐙，馬嚼鐵，沿牆一條線放着。

同時，查理請一位聽差駕好他的包克。車叻到臺階前面，包裹統統擡進去，包法利夫婦向侯爵夫婦道謝辭行，然後向道特出發。

愛瑪靜靜的，看着輪子旋轉。查理坐在長凳靠外的邊沿，伸開兩隻胳膊，吆喝着。小馬在車轅（對於牠是太寬了）當中輕輕快快地奔着。韁繩沾着汗，鬆鬆地搭在馬屁股，箱子用細繩捆在包克後面，和車身經常撞在一起響動。

他們上到提布鎮的坡頭，忽然有些騎士在他們前面經過，笑着，噙着雪茄。愛瑪相信認出裏面有子爵；她回過頭，僅僅瞥見天邊人頭，依照奔馳的快慢，忽高忽低，搖動而已。走了四分之一哩路，他們必須停住，拿繩子接好斷了的韁繩。

查理最後檢查馬具，看見馬腿當中，地上有什麼東西；他檢起一隻雪茄盒，四邊鑲着綠緞，中間繡着徽章，猶如富貴人家馬車的車門。

他道：

——裏頭還有兩枝雪茄；喫過晚飯正好抽。

她問：

——你也抽煙？



——有時候，機緣湊巧的話。

他把尋到的東西放進口袋，抽動小馬。

回到家，晚飯沒有預備好。太太生了氣。納絲達西無規無矩地回答。

愛瑪道：

——滾！你忘了你幹什麼了，給我滾！

晚飯是葱湯和一塊酸模小牛肉。查理坐在愛瑪對面，搓着手，一付快樂的神氣，道：

——出門一里，不如屋裏！

他們聽見納絲達西在廚房哭。他有點兒愛這可憐的女孩子。從前他繃居無聊的時候，

她好些黃昏陪他消磨。她是他第一個病人，他在當地最先認識的人。

他終於問道：

——你當真打發她走？

她答道：

——可不是。誰攔着我不成？

隨後，他們到廚房取暖，等臥室收拾好。查理開始抽煙。嘴唇向前，他不時唾痰，吐一口煙，

吸一口氣。

她蔑視道：

——你要把你自己弄病了。

他放下他的雪茄，跑到龍頭前面喝了一口冷水。愛瑪抓起雪茄盒，一下子扔到衣櫥緊底。

第二天，日子好不悠長。她在她的小花園散步，在同一的小徑徘徊。在花畦前面站住，在成排的杏樹前面站住，在石膏牧師前面站住，一臉驚奇，端詳着熟識的這一切東西。她覺得跳舞會已經是老遠老遠的了！是誰把前天早晨和今天黃昏分開，距離如此遙遙？她的渥畢薩之行，在她的生命裏面穿了一個洞，就像那些大縫子，一陣狂風暴雨，有時候只一夜工夫，就把山掘成這樣子。然而她忍耐着，把她美好的衣著，甚至於她的緞鞋，鞋跟已經在花地光溜溜的蠟上面磨黃，全都神而聖之放在五斗櫃。她的心正如牠們：和財富捱蹭過一次，上面就添了點兒消滅不掉的東西。

所以，對於愛瑪，這次跳舞會的回憶，成了她的心事。每逢星期三到，她就醒過來對自己講：「啊！一星期以前……兩星期以前……三星期以前，我在那邊！」漸漸，容貌在她的記憶

之中混殺，她忘記對舞的拍子，她不再那樣清清楚楚地看見肩章和房間；若干細節溜了，然而遺憾爲她留了下來。

● 古特辣司 Coutras 地當法蘭西西南，一五八七年十月二十日，亨利四世（時未即位）在這裏戰敗日瓦亞斯 Joyeuse 公爵統率的天主教軍隊。

● 聖·米曬級騎士 Chevalier de l'ordre de Saint-Michel 路易十一於一四六九年八月一日頒布的勳章，中間的圖案是聖·米曬踩着一條龍。

虎格·聖·法 Hougue-Saint-Vaast 法蘭西西部的海灣，一六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路易十四的海軍在這裏敗於英吉利·荷蘭的聯合艦隊。

● 銀罩 Cloches 蓋在菜盤上面，保熱之用。

● 阿爾杜窪 Artois 伯爵路易十五的幼孫，一七五七年受封，後即位爲查理十世（一八二四年登基，一八三零年被迫遜位，結束了布爾崩王室的復辟時期。）

瑪麗·昂杜瓦酒特 Marie-Antoinette 路易十六的王后，風流奢靡，失去民心，和丈夫一同死在斷頭臺上。

● 巴黎吉 barège 一種細呢料。

⑥ 鞋底下的帶子 *sous-pied* 鐘管的帶子，穿過鞋底下，回來扣住褲管，太緊了，所以查理才擔心妨害他跳舞。

⑦ 喀堡葉 *quadrille* 卽下文的對舞 *contredance*，亦卽雙人舞。

⑧ 路易 *Louis* 古代的金幣，值二十四佛郎，路易十三朝開始通用。

⑨ 聖·彼得 *Saint-Pierre* 天主教最大的禮拜堂在羅馬聖城，前面是一個廣場，廣場兩側是莊嚴的遊廊，二百八十四根大圓柱，上端是一百九十二座彫像，白厄尼 *Bernini* 設計。

地濕里 *Tivoli* 在羅馬東北，以瀑布著名。

外徐茹 *Vesuve* 意大利著名的火山，在拿波里 *Naples* 南郊。

喀司泰拉馬爾 *Castellamare* 位於拿波里海灣，以溫泉聞名。

喀席 *Cassines* 翡冷翠 *Florence* 的有名的林道，在西郊河濱。

皆奴瓦 *Genes* 意大利北部的大城，位於地中海東岸。

高里塞 *Colisée* 羅馬最宏大的古代劇院，容十萬觀眾，現今已經成爲廢墟。

⑩ 阿勒拜勒小姐和羅穆盧斯：兩匹馬的名子。

⑪ 塔法路 *Trafalgar* 西班牙西南的山岬，英吉利的海軍曾經在這裏戰敗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聯合艦隊。

⑫ 高地雍 *cotton* 大跳舞會最後的一個節目，由一男一女領導，參以種種遊戲，化裝，並分贈紀念物品。

⑬ 甚至於昂德維利耶小姐也跳着迴旋舞：女孩子們向例不應當跳這種舞。如今是一個例外。

④ 罕見的植物：指仙人掌一類熱帶植物而言。

⑤ 原文應當譯做：「還是家裏開心！」

## 九

每逢查理出門，她時常從衣櫥取出綠緞雪茄盒，介乎布帛之間，她先前扔進去的地方。她端詳了又端詳，打開了又打開，甚至于嗅着牠夾裏的氣味，馬鞭草和煙草的氣味。這是誰的？……子爵的。或許是他情婦送他的一件禮物。想必是什麼紅木綉子繡出來的，可愛的小擺設，平日藏起來不給人看，柔軟的髮鬢垂在上面，做女紅的想着心事，在這上面費掉好些鐘點。一片愛情的噓息穿過線孔；每針在這裏扎牢一種希望或者一種回憶，同時這些絲線，交織在一起，全只是同一緘默的熱情的持續。之後，有一早晨，子爵帶走了牠，把牠放在壁爐寬大的架子上面，介乎花瓶和彭巴都爾掛鐘之間。●他們那時候談些什麼？她在道特。他呀，他如今在巴黎；多遠呀！巴黎是什麼樣子？多大的名氣！她爲了尋樂，低聲向自己重複牠；牠在她的耳邊響動，猶如禮拜堂的鐘聲；牠在她的眼前熠耀，一直熠耀到她生髮油瓶的標

記。

夜晚，賣海魚的駕着貨車，唱着牛至草，<sup>①</sup>在她的窗戶底下經過，把她驚醒；聽着鐵輪的聲音，一出村莊，就很快在土地失去了響聲，她向自己道：

——他們明天就到那兒了！

她精神上尾隨着他們，上山下坡，穿越村莊，在星光之下，沿大路行走。經過一段捉摸不定的距離，總有一個她的綺夢消滅的模糊的地點。

她買了一張巴黎地圖，隨着指尖，遊覽地圖上面的京城。她走到大街，在每個角落，介乎街巷之間，在表示房屋的白方方面站住。最後，眼睛疲倦了，她閉住眼簾，看見煤氣燈在黑暗中隨風搖曳，同時車凳，光郎一聲，當着劇院的迴廊放下。

她訂閱花籃，一種婦女刊物，又訂了一份沙龍的席芙。<sup>②</sup>她一字不遺，讀着所有獻演，賽馬以及茶會的報告文章，關心一個女歌人初露頭角，一家店舖開張大吉。她知道新花樣，上等裁縫的地址，樹林和歌劇院的日程。<sup>③</sup>她從歐皆·徐的小說研究傢具；她讀巴爾扎克和喬治桑的著作，<sup>④</sup>爲她本人的貪婪尋找一些想像的歷足。甚至于用飯的時候，她帶着她的書，翻開了看，同時查理一邊喫飯，一邊和她談話。她一讀書總要想到子爵。她拿他和創造的

人物比較。但是，以他爲中心的圓圈，漸漸在他的四周擴大，他賦有的圓光也離開他的臉，向更遠的地方延展，照亮別的梦想。

巴黎比洋還要浩瀚，隔着一層朱紅的氣氛，映得愛瑪眼花繚亂。騷動於激流之中的衆生相，又在這裏形成若干部別，分爲不同的畫幅。愛瑪僅僅看到其中兩三種，代表全部人生，遮住此外一切。大使社會行走在亮晶晶的花地，在嵌着鏡子的客廳，圍着金縫絨氈的卵形桌。這裏是後擺尖長的袍子，深厚的隱秘，出以微笑的愁苦。其次是公爵夫人社會：人在這裏是蒼白的；四點鐘起牀；婦女們，可憐的天使！裙子下擺滾着英吉利花邊；男子們，外表輕浮，有才而不爲人所知，騎死了馬去尋樂，在巴德消夏，最後，將近四十歲，娶上一位女承繼人。在酒館的房間，照着燭光，有一羣五顏六色的文人和女戲子喧笑，在午夜之後用飯。他們揮霍如帝王，充滿了懸空的野心和奇怪的狂妄。這是一種優異的存在，介乎天地之間，於狂風暴雨之中，有其華嚴者在。此外就全不存在了，在人世沒有明確的地位，也就不在她的心上。而且東西越鄰近，她的思想也就越望望然去之。賦人的鄉野，愚蠢的小產人物，平庸的生活，她四周的一切，她覺得正是人生一個例外，一種特殊的機緣，恰好把她囚在當中，同時一望無垠，外邊展開幸福和熱情的廣大的地域。在她的欲望之中，她把奢華的享受和心靈的歡



儉混而爲一，把習慣的高雅和情感的精微混而爲一。愛情猶如印度的植物，難道不應當有牠相宜的土地，特殊的氣候？所以，月光之下的嗟嘆，長久的擁抱，流在隨人握的手上的眼淚，一切肉的寒熱和恩情的慵倦，離不開充滿閒暇的太堡子的陽臺，鋪厚氈掛活動簾的內室，豐盈的花盆，架在高壇的牀榻，寶石的閃爍和肩章的纓綫。

郵政局的夥計，蹬着他的大木屐，穿過走廊，每天早晨來洗刷牝馬；他的工裝有窟窿，光腳穿一雙布鞋。這就是她穿短褲的馬僮，她應當知足！做完活，他這一天就不再來了；因爲查理回來的時候，親自把馬領到馬房，卸掉馬鞍，解開絡頭，同時女僕抱着一捆草，用盡氣力扔進馬槽。

愛瑪找了一個十四歲的姑娘，面貌柔和的孤女，替代納絲達西（她終於離開道特，眼淚像河水一樣直淌。）她不許她戴軟睡帽，教她必須用第三人稱同你應對，拿盤子端一杯水，進來之前叩門，燙衣服，漿衣服，伺候她穿衣服，一心要把她練成她的隨身丫環。新女人聽話，不埋怨，唯恐被人辭掉；太太經常把鑰匙留在碗櫥，全福每天夜晚偷一小包糖，祈禱之後，一個人在牀上喫。

下午，有時候，她到對面和驛夫談天。太太在樓上自己的房間。

她穿一件敞口的便服，在肩巾壓邊之間，露出有三粒金釦的打摺子的襯衫。束腰是一條大流蘇縴帶；石榴顏色的小拖鞋，脚面散開一簇寬帶子。她給自己買了一本吸墨紙，一匣信紙，一個筆架和好些信封，雖說她就沒有什麼人好寫信；她拂淨架子的灰塵，照照鏡子，拾起一本書，隨即，在字句之間夢想着，由牠落在她的膝頭。她盼望旅行，或者回到道院過活。她希冀死，同時也希冀住到巴黎。

雪也好，雨也好，查理在四鄉奔波。他在田舍的飯桌喫炒雞蛋，把胳膊伸進潮濕的牀榻，臉上濺着射出來的熱血，諦聽喘哮，檢查面盆，撩起數不清的醜陋的布帛；但是，每天黃昏，他看到一爐旺火，飯桌擺好，柔軟的座椅，一位衣著考究的女人，秀媚，一股清香，就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這種氣味，說不定是她的皮膚薰香了她的襯衫。

她精細的措置把他魔住；有時候，她給蠟燭剪一個新紙盤的花樣，給她的袍子換一道新壓邊，或者給一盤簡單的饌餚起一個非常的名目，女用人燒壞了，但是查理歡歡喜喜，吞到最後一口。她在路昂看見有些貴婦人的手錶鑲着一串小玩藝；她照樣買了一些。她要壁爐上面放兩隻大藍玻璃瓶，過些時，又是一個象牙小盒，一枚鍍銀頂針。查理越不懂這些講究，越感到引誘。牠們增高他官感的快適和他家室的溫馨。彷彿金沙，一路灑遍了他生命的

小徑。

身子康健，氣色好；他的名譽扎下了根。鄉下人愛惜他，因為他並不驕傲。他撫孳兒童，從來不進酒店，再說，他的品行令人信服。他的特長是感冒和肺病。唯恐危害病人，查理開出來的方子只是一些止痛劑，不時添一付嘔吐劑，洗腳或者放血。他並不害怕外科；他放起血來，簡直拿人當馬看，拔起牙來，『腕子勁兒邪門兒大。』

最後，『趕上潮流，』他長年訂閱醫林，一種新刊物，他曾經收到廣告。他飯後讀一點點，不過，房間熱，加上消化作用，沒有五分鐘，他就睡熟了；於是他睡在那裏，兩手支住下頷，頭髮彷彿鬢毛，一直披散到燈座。愛瑪看着他，聳聳肩膀。她怎麼就那樣一位丈夫也嫁不到，沈默而有熱情，夜晚埋頭著述，最後六十歲，到了風寒症的年齡，一串勳章掛在他們不合身的青燕尾服上面。她巴不得她這個包法利的姓，赫赫有名，看見牠在書店陳列，在報紙重複，震撼全法蘭西。然而查理絲毫沒有野心！伊茹斗一個醫生，新近和他在一起診病，就在病人牀邊，當着聚攏的親族，稍稍凌辱了他一番。查理黃昏把這件事講給愛瑪聽，她大罵他的同業。查理大是感動，帶淚吻着她的額頭。但是，她又氣忿又慚愧，恨不得打他一頓才好。她到走廊打開窗戶，吸着新鮮空氣，恢復她的平靜。

她咬着嘴唇，低聲道：

——有這種人！有這種人！

而且，他越來越惹她心煩。年歲一大，他的行動也笨重了；用果點的時候，他切着空瓶的塞子；喫過東西，他拿舌頭舔牙；喝湯的時候，他喝一口就谷地響一聲；同時，他開始發胖，眼睛原本就小，虛腫的顴骨好像把牠們擠向太陽穴了。

有時候，愛瑪把他毛線衣的紅邊擡在背心裏面，理好他的領結，或者扔掉他還想戴的褪色的手套；這不是爲了他，如他所想；這是爲了她自己，由於唯我精神的擴張，神經方面的刺激。有時候，她也同他談起她讀到的東西，例如一節小說，一齣新戲，或者副刊記載的『上流社會』的逸事；因爲，說到臨了，查理總算是一個人，一隻永遠張開的耳朵，一種永遠現成的附合。她拿好些心腹話對她的小狗講，就是對鐘擺和壁爐的木柴講，她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其實，在她靈魂的緊底，她期待一件事情發生。猶如船沈了的水手，她拿失望的眼睛掃向她生命的寂寞，在天邊的霧裏面，遠遠尋找有沒有什麼白帆。她不知道這個機會將是什麼樣子，將有什麼風把牠吹向她，牠又把牠帶到什麼岸邊，牠是划子還是三層甲板的大船，

載的是滿滿一船的憂患還是鴻福。但是，每天早晨醒來，她希望牠當天會來，諦聽所有的響聲，一躍而起，奇怪牠居然不來；隨後，夕陽西下，永遠更爲憂鬱，希望活在明天。

春季回來了。梨樹開花的時候，風暖日麗，她反而氣悶。

從七月初，她就用手指計算還有多少星期才到十月，心想昂德維利耶侯爵或許仍然會在渥畢薩開跳舞會。然而整個九月過去了，不見請帖，也不見有人拜訪。

經過這次失望的痛苦，她的心重新變成空白，於是同樣的歲月又在一天一天開始。

現在一天一天，可真要這樣下去了，永遠相仿，數不清，什麼也帶不進來！別人的生活，不管多平多板，至少還有機會發生一件事情。一件奇遇有時候牽動無限的遭際，背景同時也在變換。然而對於她，什麼也不來，上帝有意和她爲難！未來是一個黑穿堂，緊底的門牢牢關住。

她放棄音樂。彈琴做什麼？有誰聽？她既然永遠不能夠穿短袖絲絨袍，在音樂會一架艾辣鋼琴前面，用她輕俏的手指彈動象牙鍵，感到四周醞酑的呢喃如一陣微風流動，不值得去費神學習。她把她的畫簿和繡貨丟到衣櫥。有什麼用？有什麼用？縫紉惹她心煩。

她向自己道：

——書呀，我全讀啦。

於是一無所爲，她燒紅鐵鉗，或者看下雨。

星期日，晚課鐘響的時候，<sup>①</sup>她多憂鬱呀！她駭駭呆呆地用心諦聽龜裂的鐘一下一下在響。房頂有什麼貓，慢悠悠地走動，朝着黯澹的陽光弓起背。風在大路揚起一陣一陣的塵土。有時候，遠遠一隻狗吠叫；鐘則繼續以均勻的拍子單調地響着，在田野散失。

人們走出教堂。婦女蹬着打蠟的木屐，鄉下人穿着新工裝，小孩子光着頭在他們前面蹦跳，全回到各自的家。五六個男人，永遠是那幾個人，當着客店的大門，玩瓶塞一直玩到天黑。

冬季是寒沍的。每天早晨，玻璃窗凝着一層霜，透進來的淺白的陽光，好像穿過毛玻璃，有時候，整天不見變化。從下午四點鐘起，必須燃燈。

遇到晴天，她來到花園。露水在白菜上面留下一片銀紗，還有晶明的長線。從這一棵白菜引到另一棵白菜。聽不見鳥鳴，一切彷彿入眠，草覆着一排杏樹，葡萄活像一條害病的巨蛇，盤在牆簷底下，走近了，可以看見爬着好些多足的濕生蟲子。在樅樹裏面，靠近籬笆，戴三角帽的牧師讀着他的禱告書，失掉他的右腳，甚至於石膏的外皮也凍掉了，臉上結出好些

白癖。

隨後，她回到房間，關好門，加上炭，火熱熱的，人軟軟的，覺得無聊落在身上，越發重了。下去和女用人談談話也好，不過，難爲情，她不肯這樣做。

每天在同一時間，戴青緞小帽的校長打開他住宅的窗版，禁獵的田伏走過，刀掛在工裝上面。黃昏和早晨，驛站的馬三四匹走過街，到池塘去飲水。一家酒館的門不時牽動門鈴響；有風的日子，理髮師的小銅盆，用做舖子的標記，唧唧嘹嘹，在兩根鐵柱上面轉動。舖子的裝飾有一幀舊時裝畫，貼在一塊玻璃上面，還有一座黃頭髮女人的半身蠟像。理髮師同樣在哀悼他停頓的事業，他頹圯的未來，夢想在大城市開一家店面，例如路昂，在碼頭劇院附近；他一整天走來走去，從公所走到教堂，陰沈沈的，等候主顧光臨。包法利夫人舉起眼睛，總看見他在那邊，彷彿一個值班的巡哨，耳朵上一頂希臘小帽，身上一件羊毛呢衣服。

下午，有時候，廳房的窗戶外邊露出一個男人的頭，太陽曬黃的頭，黑繞鬚鬚，慢悠悠地笑着，一種柔和的寬大的微笑，露出他的白牙。迴旋舞立即開始，旋轉，旋轉在一架風琴上面，在一間小客廳裏面，在兒子椅子沙發之間，重複在一小塊一小塊的鏡子（一道一道金紙在犄角把鏡子貼牢，）是手指一樣高的舞俑，玫瑰色包頭巾的婦女，穿背心的地羅人，

穿青燕尾服的猴子，穿短褲的紳士。走江湖的轉着他的搖手，左看看，右看看，向窗戶張望。他不時向界石唾出一口棕色的痰液，樂器的硬皮帶勞累他的肩膀，他拿膝蓋往上頂頂樂器。一隻曲折的銅爪底下，掛着一幅玫瑰色塔夫塔幔子，裏面發出一陣音響，一時優柔而迂徐，一時欣快而湍急。這是別處劇院彈奏的調子，客廳歌唱的調子，夜晚燭光之下跳舞的調子，和愛瑪一息相連的社會的回聲。無終無止的薩辣邦德，在她腦子裏面攤開，她的思想彷彿一位巴雅黛在地氈的花卉上面，隨着音符跳躍，從夢想盪到夢想，從憂鬱盪到憂鬱。走江湖的拿便帽歛完了錢，拉下一幅舊藍呢蓋頭，把風琴扔在背後，以一種沈重的步子走開。她看着他往遠裏去。

特別是用飯的時候，在樓下這間小小的廳房，爐子冒着煙，門吱扎響，牆滲着水。地板發潮，她最忍受不了；她覺得人生所有的苦辣托在她的盤子，嗅到菜湯的肉香，她靈魂緊底似乎勾出別的平淡的氣味。查理用飯的時間很長；她細細嚼着榧子，否則，拄着胳膊，拿刀尖在漆布上面劃道道兒玩。

家裏事她現在完全不介意，她婆婆在四旬齋，來到道特住幾天，非常驚奇於這種變化。從前她那樣當心，那樣細心，如今整天不換衣裳，穿一雙灰布襪，用蠟燭照亮。她一來就說



他們不闊，應當節省，又說她非常滿意，非常快樂，她十分喜歡道特，和一些別的新調調兒，封住了老太太的口。而且，愛瑪似乎不再願意遵循她的規勸；甚至於有一回，老太太以為主子應當留意用人的宗教，她的回答是一付怒相，一臉冷笑，老太太再也不要提起了。

愛瑪一時一個主意，越來越難伺候。她點菜給自己，嗜也不嗜一口，今天只飲純牛奶，明天就是十二多杯的茶。她時常一死兒不要出門，隨即氣悶，打開窗戶，穿上一件薄薄的袍子。假如她粗聲粗氣地罵了她的女用人，她就送她一些禮物，或者差她到鄰居散心，正如她有時候把錢袋的銀幣全都丟給窮人，雖說她沒有絲毫慈悲的意思，同時也不容易接近別人的情緒，好像大多數鄉野出身的紳士，靈魂永遠保留着父親手上一部分的胼胝。

臨到二月梢，盧歐老爹想到他的痊癒，親自給他女婿送來一隻肥大的火雞，在道特住了三天。查理每每照料病人，只有愛瑪陪他。他在屋裏吸煙，痰吐在火篋上面，談着稼穡，小牛，母牛，家禽和縣議會；談到後來，他走的時候，她把門一關，出了一口舒坦氣，自己也驚奇了。而且，她不再隱瞞她對任何人任何事的憎惡；有時候，她故意表示獨特的意見，人家贊成的她反駁，她贊成的全是邪惡或者不道德的事物；她丈夫睜大了眼睛。

難道這個苦難就永遠繼續下去？她就沒有跳出的那一天？然而她有什麼地方不如任何

快樂的女人！她在渥畢薩看見幾位公爵夫人，腰只有粗，舉止只有平常，她憎恨上帝不公平；她拿頭靠住牆哭，她羨慕騷亂的生涯，戴假面具的夜晚，逾常的歡悅，一切她不會經見而又應當享樂的荒唐行徑。

她蒼白了，常常心跳。查理讓她服獨活，用樟腦水洗澡。一切嘗試只有增加她的心煩。

有些日子，她滔滔不絕地談話，和害寒熱症一樣；一陣激昂之後，立即陷入麻痺，她不作聲，也不走動。要她有生氣，只有往胳膊上面倒一瓶高勞涅香水。

因為她一直挑剔道特，查理以為她得病的原因，不用說，是受了當地什麼影響，心裏有了這個念頭，他認真思索搬到別的地方行醫。

從這時候起，她喝醋要自己瘦，招了點兒乾咳，完全失掉食慾。

在道特住了四年，『好不容易熬出了頭，』查理離開這裏太不合算。可是，假如有此必要，又好怎麼樣！他帶她到路昂去看他舊日的先生。這是一種神經病：應當給她換換空氣。

各方面打聽之後，查理聽說在勒沙泰一縣，有一個大鎮，叫做永鎮寺，醫生是一個波蘭難民，<sup>①</sup>新近在上禮拜遷走。於是，他寫信給當地的藥劑師，詢問人口的數目，最近的同業的距離，前任每年收入幾何，等等；看見答覆滿意，他決定快到春季的時候搬家，假如愛瑪的健

康並不見好的話。

有一天，預備動身，她歸理一個抽屜，有什麼東西扎了她的手指。原來是她結婚花捧的一根鉛絲。橘花的膏菜已經塵黃，銀滾條的緞帶已經沿邊綻了線。她把牠扔到火裏面。牠燒起來比一根乾草還要快。隨後，牠在灰裏面紅紅的像一叢小樹，慢慢地蝕化。她看着牠燒。小的紙果裂開，銅絲絞在一起，縫子溶掉；紙花瓣烤硬了，黑蝴蝶一樣沿着壁爐舞動，最後由煙囪飛出去了。

三月離開道特的時候，包法利夫人有了身孕。

● 彭巴都爾 Pompadour 路易十五的寵姬，生於一七二一年，死於一七六四年；她在宮府的權勢可以

說是從受封爲侯爵夫人起始，一七四五年直到她去世爲止。她在政治上的影響是惡劣的，但是，她知道保護文藝，提倡工藝，興築宮堡，搜集珍寶。這時代的風格是纖巧，柔麗，後人稱之爲彭巴都爾藝術。

● 牛至草 Marjolaine 民歌，未詳。

● 沙龍的席美 Symphe des Salons 沙龍即客廳，但是他的意義早已超過了牠的字面。牠是法蘭西特

有的一種傳統，一位女主人指定一個時日，接見她的賓客——一種入選的賓客，各方面的人才，往往一言一舉會在社會上引起絕大的波瀾或者風氣，尤其是文藝的沙龍。席美是男性仙子。

⑤ 樹林專指布勞涅樹林 Bois de Boulogne 而言，在巴黎西郊，有湖泊，有瀑布，有宮殿，有公園，舉行音樂會，成爲仕女時髦的遊息所在。

⑥ 歐岑·徐 Eugène Sue 法蘭西的通俗小說家，生於一八零四年，死於一八五七年，著名的作品有巴黎的神祕 Mystères de Paris，流亡的猶太人 Juif errant 等；但是，包法利夫人所讀的小說，應當屬於未曾轉向以前的作品，大都以上流社會爲對象，如阿杜 Arthur 萊陶尚耶侯爵 Le Marquis de la Létorière 等皆是，約當一八三九年左右。

巴爾扎克 Balzac 法蘭西十九世紀的大小說家，以人曲 La Comédie Humaine 聞名於世。  
喬治·桑 George Sand 法蘭西的名女小說家，生於一八零三年，死於一八七六年，和巴爾扎克分享當時小說的榮譽。包法利夫人讀到的應當是一九三九年問世的萊莉亞 Lélia 之流的小說。  
巴德·巴德 Bade 德意志的城市，吡壤黑林 Forêt Noire，十九世紀初葉以來，成爲仕女避暑的一個時髦所在。

⑦ 第三人稱用「他」代替「你」，稱呼位尊勢盛的貴人，猶如中國書信裏面常用的「足下」「閣下」，雖遠實敬。

⑧ 晚課 vepres 教堂的祈禱，尋常在下午二時或三時。

⑨ 地羅人 Tyroliens 阿普司 Alpes 山的居民，屬於奧地利，擅長歌舞。

⑩ 塔夫塔 taffetas 一種蘆蓆花紋的衣料，最早由中國傳入歐洲，在意大利織造。

① 薩辣邦德 *Sarabandes* 十七八世紀盛行的貴族跳舞與音樂。一種雙人舞，源自西班牙，十八世紀末葉可以說是完全消失了。

② 四旬齋 *carême*：復活節前的四十天的齋戒。

③ 高勞涅 *Cologne*：德意志的城市，以香水聞名於世，創製者為法茵納 *Farina*，在十八世紀初葉。

④ 波蘭維民：一八三零年，波蘭人民反抗俄羅斯的統治，失敗之後，大都亡命法蘭西（傳統的友邦）等待恢復祖國的時機。

中  
卷



永鎮寺（其所以如此稱呼，是由於一座方濟各舊寺，●其實就是遺址也不存在了）是一個離路昂八哩遠的村鎮，在阿布鎮和包外兩條大路之間，在一座山谷緊底，一條芮鵝勒小河穿過山谷，在入口附近推動三座水磨旋轉，然後流到昂代勒裏面，偶而游着一些梭子魚，孩子們在星期日釣着玩。

在布瓦希耶離開大路，繼續走去，一直走上勒的山頭，山谷就在望了。河在中間流過，分成兩塊不同的地形：左手全是草原，右手全是農田。草地在一串丘陵之下展開，遠遠和布賴地方的牧場連接，同時在東邊，平原漸漸向上，越擴越大，呈出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的麥田。水流過草岸，以一條白線分開草原的顏色和阡陌的顏色，所以這塊土地活似一件攤開的大斗篷，鑲着一條銀縫走邊的綠絨領子。



天邊的盡處，走近了看，眼前是阿爾格伊森林的橡樹，和聖·約翰山的峻嶒，自上而下，劃着大小不等的紅紅的長線，這是雨水的痕迹，至於那些磚似的色調，加在灰灰的山石上面，一小格，一小格，分外觸目，來自許多流往附近的含有鐵質的泉源。

這裏是腦爾芒底，皮喀爾底和法蘭西島接壤所在，●一個私生子地帶，語言沒有高低，正如風景沒有性格。勒沙泰全縣的乾酪，這個地方做得最壞；另一方面，稼穡費錢，因為這些可耕的土地充滿沙石，需要大量的肥料下種。

直到一八三五年，沒有便路通到永鎮；然而就在這時期，修了一條『岔道』，把阿布鎮的大路和阿眠的大路連在一起，有時候供送貨的車夫從路昂到福朗德去。●雖說有了『新出路』，永鎮寺依然如故。田畝不改良，仍舊死心眼兒守着草地，不管價值低到什麼程度，同時懶惰的村鎮，遠離平原，自然就盡量向河邊擴展。你遠遠就望見牠，合身臥在岸旁，彷彿一個放牛的，躺在水畔睡午覺。

過了橋，山底下展開一條高路，種着幼小的白楊，筆直把你領到本鄉最先入目的人家。房屋在院子當中，外邊是一圈籬笆，裏面擡滿零碎的建築，釀酒間，車棚，蒸溜間，在濃密的樹木下面散開，杈枒之間掛着梯子，竿子或者鐮刀。草泥房頂，猶如皮帽拉到眼邊，低低的，差不

多和三分之一的矮窗相平，玻璃粗而且凸，彷彿瓶底，中心多一個結。黑顏色的大梁成爲對角線，穿過石灰牆，有時候，一棵瘦損的梨樹貼在上面；樓底下靠門有一個小活柵，阻擋小雞進來；牠們奔到門限前面，啄着泡過蘋果酒的黑麵包屑。但是，院子越來越窄，房屋櫛比，籬笆不見了；窗戶底下，掃帚柄的末端，搖擺着一束石葦。④先是一家鐵舖，隨卽是一家車廠，兩三輛新車停在外面，霸佔着大路。之後，穿過一方空場，一個小愛神，手指放在嘴上面，點綴着一塊圓草坪；再過去，就顯出一家白房子；一對銅瓶放在臺階的兩端；盾章在門上輝耀。⑤這是證官的住宅，本鄉最美的住宅了。

教堂在街的另一邊，二十步開外，廣場的入口。四周是小小的公墓，圍着一道短垣，裏面的墳塚一個挨一個，地面的舊碑連成一幅不斷的石地，青草在中間形成一方一方整齊的綠畦。查理十世在位的末年，⑥教堂全部翻修一過，木穹窿開始在頂尖腐朽，藍顏色有些地方也露出了黑洞。門上面攔風琴的地方是一座男人用的廂樓，一道樓梯盤旋而上，木屐一蹬就響。

陽光穿過素淨的花玻璃窗，斜斜照亮沿牆排列的長凳。若干長凳鋪着草墊，釘子揪牢，下面寫着幾個大字：『某先生之凳。』再往遠去，在內部狹隘的地方，對着懺悔間，有一尊聖

母小像，穿着一件緞袍，頭上蒙着一塊銀星綢紗，紅額骨，活似一座夏威夷羣島的神像，最後一本耶蘇之家，『內政部部长頌』，主有四枝燭臺之間的聖壇，在緊底集中視線。合唱隊的座椅是松木做的，沒有上漆。

菜場，這就是說，二十來根柱子支着的瓦棚，本身佔有永鎮廣場將近大半的空地。公所，『巴黎一位建築師打的圖樣』，彷彿一坐希臘神廟，在藥房旁邊，形成一個銳角。樓底下是三根伊奧尼柱子，第一層樓是一個半圓穹窿的畫廊，同時穹窿的頂尖，畫着一隻高盧公雞，一個爪子拄着約法，一個爪子握着正義的天秤。

然而最惹眼的，乃是金獅客店對面郝麥先生的藥房！特別是夜晚，甘該燃亮了，裝璜鋪面的紅綠瓶子遠遠向地面投出兩道長長的有色的光亮，於是隔着光亮，好像隔着邦加的焰火，閃爍着伏几而坐的藥劑師的影子。他的住宅，由上到下，貼着廣告，右斜字體，圓字體，印刷字體：『維實水，塞磁水，巴賴吉水，清血汁，辣斯巴伊藥水，亞拉伯人辣喀糊，達塞糖，羅紐漿，綳布，沐浴香粒，衛生巧克力，等等。』招牌和舖面同樣寬，金字寫着：『郝麥，藥劑師。』在舖底裝在櫃臺的大天秤後面，一扇玻璃門上面展開『實驗室』幾個字；在門一半高的地方，金字，黑底，又重複一次『郝麥。』

永鎮此外也就沒有什麼好看的。那條街（僅有的一條街）長有一槍彈之遙，兩邊幾家店舖，在大路轉彎的地方悄然收煞。走出這條街往左拐，沿聖·約翰山脚，不久就到了公墓。

虎疫流行的時候，爲了擴大大公墓，一道牆拆掉，在近旁買了三畝地；但是，整個這塊新地差不多就沒有人用，和從前一樣，墳塚依然向大門堆集。看門的，同時是挖墳的，又是教堂的執事（因而從教區的死屍上面弄到兩筆收入），利用這塊空地種蕃薯。但是，年復一年，他的小小田畝只在往窄裏縮，遇到傳染病發生的時候，他不知道爲了死人多開心好，還是爲了墳地多難受好。

牧師有一天終於向他道：

——萊斯提布都瓦，你拿死人過活啊！

聽了這句陰沈的話，他思維了思維；他中止了若干時日；然而，今日，他繼續殖他的地下根，甚至於忝着臉說，牠們是天生的。

自從我們要敘說的事情發生以來，永鎮實際沒有什麼變更。洋鐵皮的三色旗永遠在教堂鐘樓的頂尖旋轉；時裝店的兩條印花招子依然隨風飄盪；藥劑師陳列的胎胞，彷彿一

包一包白火絨，在渾濁的火酒裏面，越來越腐爛，客店大門上面的老金獅子，雨淋褪了顏色，永遠向行人露出牠毛毛狗似的鬚毛。

包法利夫婦要來永鎮的那天黃昏，勒福朗絲兀寡婦，客店的女東家，好不忙碌，一邊燒菜，一邊大粒汗在出。明天正好是鎮上趕集的日子。她必須事前切好肉，剝好小雞，煮好湯，熬好咖啡。此外還有包飯的，醫生夫婦和他們女用人的飯，彈子房發出洪朗的笑聲；三個磨麵粉的，在小客間喊人給他們拿酒；柴冒着焰，炭唧噥在響，同時廚房長桌上，一塊一塊生羊肉中間，碗碟高高疊起，隨着砧板（有人切菠菜）的震動而搖頭。後院家禽在鳴叫，女用人追着要扭斷牠們的頸子。

一位穿綠皮便鞋的男子，有些碎小麻子，戴一頂金縫小絨帽，背向壁爐取暖。除去自我的滿意以外，他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神氣好像掛在他頭上柳籠的黃鶯，生活同樣平靜：他就是藥劑師。

客店的女東家喊着：

——阿代米絲！劈柴，裝水晶瓶，拿酒，快呀！你等的那些客人呀，我要是知道用什麼果點就好了！好天爺！那些搬場伙又在彈子房鬧起來啦！他們的車還停在大門底下，『燕子』一

到，會把牠撞壞的！喊一下包里特，把車放好……說說看，郝麥先生，從早晨起，他們差不多打了十五盤球，喝了八罇蘋果酒……可不是，他們要弄壞我的氈子了！

她拿着撒沫的杓子，遠遠望着他們。

麥郝先生答道：

——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再買一張新的。

寡婦叫了起來：

——再買一張檯子！

——誰叫這張不靈光來的，勒福朗絲瓦太太，你聽我講，你錯！你大錯而特錯！再說，現在打彈子的人，全喜歡窄口袋，重竿子。人家不玩兒彈子了，全變啦！我們必須跟世紀走！看泰里耶，寧可……

女東家臉都氣紅了。藥劑師添話道：

——他的檯子，你說什麼也白搭，比你的有味道多了！譬方說，他就想得出花樣爲波蘭人，爲里昂遭水災的人募愛國捐……

女東家聳着她的大肩膀，插話道：

——像他那種叫化子，別想吓得了誰！得啦！得啦！郝麥先生，金獅開一天，人來一夫。我們呀，我們底子厚着哪！你看罷，法蘭西咖啡館遲早有一天要關門，窗版上面要加封條的……（她繼續向自己說下去）——換掉我的檯子，給我攔攔洗衣服有多方便！到了打獵的時候，上邊我好讓六個客人睡……伊外這個慢腳貨還不來！

藥劑師問道：

——你等他給客人開飯？

——等他畢耐先生先不成！六點鐘一敲，你看好啦，他一準進來，世上像他那樣守時間的人，沒有第二個。坐嚙還是永遠要在客間！他死也不要換地方用飯！喫東西又那麼厭氣！喝蘋果酒又那麼挑剔，一點兒不像賴翁先生；人家呀，有時候七點鐘來，七點半鐘的時候也有；有什麼喫什麼！看也不看一眼。年輕輕的，可好着哪，從來說話，沒有一句比別人聲音高。

——這呀，你明白，就是一個受教育的人和一個收稅的老兵的區別。

六點鐘響了。畢耐進來。

他披着一件藍大衣，筆挺挺地裹着他瘦削的身體；他的皮便帽，用繩子在頭頂挽一個結，在向上翻的帽簷底下，露出一個禿額頭，因為常戴鋼盔，壓平了。他穿一件青呢背心，一條

鬣毛硬領，一條灰褲，一年四季永遠是一雙油亮的皮靴，因為拇趾高，並排凸起兩塊。金黃繞顯鬚鬚，沒有一根出線，彷彿一道花畦的邊沿，把他黯澹的長臉（小眼睛，勾鼻子）鑲在中間。玩的一手好牌，寫的一手好字，精於狩獵，家裏有一架車牀，他旋飯巾環消遣，堆滿他的住宅，具有一位藝術家的妬忌和一個中產人的自私。

他走向小客間；但是，必須先調遣三位磨麵粉的出來；畢耐等候人家給他擺刀叉，靜靜在爐竈旁邊一站；隨後，他關上門，摘掉便帽，和平日一樣。

剩下藥劑師和女東家在一起，他道：

——他的舌頭要是爛的話，不會是因為他說禮行話！

她答道：

——他從來不多說一句話；上星期，這兒來了兩個販布的，挺機靈的孩子，天黑的時候講了好些笑話，簡直要笑死人了；可是他呀，坐在那邊，跟一條鱒魚一樣，不說一句話。

藥劑師道：

——是呀，沒有想像，沒有機智；沒有一點點『社會人』的成分！

女東家駁道：



——人家可說，他有才分。

郝麥先生答道：

——才分！他才分？

他用一種比較平靜的語調接下去道：

——在他那一行，也許。

他繼續道：

——啊！一位場面大的商人，一位法學家，一位醫生，一位藥劑師，心用得專，為人怪，甚至於爲人粗野，那我懂；歷史上有這種事例！不過，至少，是他們想着點兒什麼東西。就拿我來說罷，有多少回，爲了寫一句廣告，我在書桌尋找我的鋼筆，臨了兒發見夾在我的耳朵旁邊！

但是，勒福朗絲瓦太太走到門限那邊，看『燕子』到了沒有。她顫慄着。一個一身黑的男子忽然走進廚房。藉着黃昏的殘光，看出他有一張紅潤潤的臉，一個運動家的身體。

——牧師先生，您有事要我做嗎？

客店的女東家一邊問，一邊走向壁爐，去拿和蠟燭並排擺着的銅燭臺：

——您用點兒什麼東西嗎？一小鍾黑鈴鑲酒？一杯葡萄酒？

教士極有禮貌地謝絕了。他來尋找他的雨傘，前一天他忘在艾恩蒙寺院，託勒福朗絲太太派人取來，夜晚給他送到住宅。教堂晚禱的鐘聲直響，他就辭出了。

藥劑師聽見他的皮鞋不再在廣場響了，就說他方才的行徑十分欠禮。他以為拒絕飲一口提神的東西，是虛偽之中最可憎的虛偽；牧師個個瞞住人大喫大喝，就是什一稅的日子也直想扳回來。

女主人替她的牧師辯護：

——再說，像你這樣的男人，他膝蓋頭可以頂四個。去年他幫我們用人收麥糶子，才叫壯實，一次好抗六捆！

藥劑師道：

——可好啦！打發你們女兒向那種結實小伙子懺悔去好啦！我呀，我要是政府的話，我真還想一個月抽牧師一次血。是的，勒福朗絲太太，每一個月，好好兒放一次血，爲了警察和風化的緣故！

——你就少說一句罷，郝麥先生！你就不敬神！你就沒有宗教！

藥劑師還口道：

——我有一種宗教，我的宗教，他們儘管會裝算，會騙人，我比他們合起來全多！正相反，我膜拜上帝！我相信最高的存在，我相信創造者，無論他是什麼，我全不在乎，他把我們放在人世間，就為我們盡我們公民和家長的義務；然而我用不着進教堂，吻銀盤子，拿我口袋的錢填肥一堆飲食比我們考究的小丑！因為什麼地方也可以禮拜上帝，在樹林，在田地，或者就跟古人一樣，望着蔚藍的穹蒼。我的上帝，我真正的上帝，就是蘇格拉底的上帝，富蘭克林的上帝，渥爾泰的上帝，白朗翟的上帝！我擁戴薩茹窪副主教的信仰宣言和一七八九年的不朽原則！<sup>⑤</sup>所以，我不承認一個大好老上帝，拄着手杖在他的花壇散步，把他的朋友打發到鯨魚肚子居住，叫喚一聲死掉，三天之後又活過來。<sup>⑥</sup>本身滑稽，而且，完全和物理學所有的原理相反；這幫我們證明，我們不妨這麼說說，牧師永遠沈淪在一種淫穢的愚昧境地，結局也就是把衆生一道兒捲入泥淖。

他住了口，拿眼睛向四外尋找聽衆，因為，興奮之下，藥劑師一時以為置身於縣參議會大會。不過，客店的女東家已經不在聽他了：她伸長耳朵聽着遠遠有東西滾動。她聽出一輛馬車的響聲，攙有馬蹄鬆活的鐵掌打地的響聲，『燕子』最後在門前停住。

這是一隻黃箱，兩個大輪托着。牠們和車棚一樣高，阻擋旅客張望大路，把泥土丟給他

們的肩膀。車箱一關，窄窗格的小玻璃就在櫃子當中震顫；上面蒙着一層灰塵；這裏那裏帶着好些泥點子，即使傾盆大雨也不就洗得掉。駕着三匹馬，第一匹領頭在前；下山的時候，車顛簸着，和地碰在一起。

永鎮若干居民來到廣場；他們同時說話，問消息，要解釋，要籃子；伊外不知道回答誰是。他替本鄉進城辦貨。他到各色店舖，給鞋匠帶回成捆的皮，給鐵匠帶回廢鐵，給他的主婦帶回一桶黃花魚，給帽商帶回帽子，給理髮師帶回假髮；回來沿路，他一包一包分好，隔着院牆扔過去，站在車座，大聲呼喊，同時馬由性兒走動。

出了一件事，車回來遲了；包法利夫人的小狗在田野不見了。大家喊了牠足足一刻鐘。伊外甚至於把車倒回半哩，時時以為望見牠；但是，必須趕路。愛瑪哭着，生着氣；她埋怨查理。勸樂先生，布帛商人，和她全在車裏面，舉了許多例來安慰她。犬遺失了，過了好些年，照樣認識牠們的主人。他說，人家講起一條狗，從君士旦丁回到巴黎。另外有一條狗，直直跋涉了五十哩路，遊過四條河；他父親就有一條毛毛狗，不見了十二年，有一天黃昏，正要進城用飯，在街上，忽然跳上他的後背。

② 方濟各 Capucins 屬於聖·方濟各 Saint-François d'Assise 教派，創始於意大利，十六世紀初葉，得教皇允許，以苦修為職志，一五七三年傳入法蘭西。因為教士的風帽又寬又尖，所以通常稱為『風帽教士』Capucins。

③ 諾爾芒底 Normandie 往日法蘭西的一省，省會即路昂 Rouen，據有賽納河 Seine 下游，河之南為下·諾爾芒底 Basse-Normandie，河之北為上·諾爾芒底 Haute Normandie。北部又可分為三區，一即高 Caux，屬於沿海一帶；二即布賴 Bray，以勃沙泰 Neufchâtel 為中心城市，故事發生的地點永鎮（作者意擬，真名當是芮 Ry）就在本區的南境而又鄰近路昂者也；本文所說的布瓦希耶 Boisliers，真名應當是馬丹鎮 Martainville，那條芮 鵝勒 Rieuie 小河，真名應當是克勤風 Crevon，三為外克散 Vexin，介乎昂代勒 Andelle 與艾浦特 Epte 兩河之間的瘠地。

皮喀爾底 Picardie 更在諾爾芒底之北，舊法蘭西的一省，省會即本文所說的阿眠 Amiens。法蘭西島 Ile-de-France 法蘭西的發祥地，舊日一省，以巴黎為中心，雄踞賽納河之中游，其所以名為島者，因為賽納河有島，古時以法蘭西為名，居巴黎之中央也。

④ 福朗德 Flandres 法蘭西北部濱海和比利時全部以及荷蘭一部的地帶的統稱。在政治上分為三區，在語言上，民族上以及風習上，應作一個單位看。

⑤ 曬乾了，預備生火。

⑥ 盾章 Panonceaux 盾形的徽章，表示世家與身份，或鑲在矛柄，或在其他物件，公家大門上面最常見。

① 查理十世：即阿爾杜窪伯爵，一八二四年登基，一八三零年下野。

② 伊奧尼 Ionie：小亞細亞地帶的古稱，希臘人殖民地，在建築上，尤其是柱子，自成一格。

③ 高盧 Gaulle：中世紀之前佔領法蘭西的野蠻民族，也就是法蘭西的土著。高盧公雞是法蘭西的國徽之一，大革命時代標在軍旗上面，一八三零年代替百合花（王國的國徽），其後拿破崙三世加以廢止。

④ 約法 Charte：一八一四年，路易十八復辟，和人民相約數事。後來因為不能夠實行，形成一八三零年革命的主因。一八三零年，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即位，宣誓遵守約法，而稍稍加以修改，如教育自由，廢除檢查，天主教不必即是回教等等。

⑤ 邦加 Bengale：印度東北瀕海一帶地域。邦加焰火具有各種顏色。

⑥ 維實水 Eau de Vichy：維實是法蘭西一個著名的城市，以礦泉（有三十餘個）聞名於世，或冷，或溫，或熱，用來醫治種種疾病。

塞磁水 Seltz：塞磁或塞特 Selters 是德意志的一個城市，以礦水知名。應市的實皆人工汽水。

巴賴吉水 Bareges：巴賴吉是法蘭西南部鄰近西班牙的一個村鎮，出礦水醫治各種皮膚病。

辣斯巴伊 Raspail：法蘭西的化學家，生於一七九四年，死於一八七八年。

辣喀糊 Racahout：若干粉漿混合而成的甜劑。

達塞 Darcei：法蘭西的化學家兼醫生，生於一七二五年，死於一八零一年，他兒子也是一位有名的化學家。

羅紐 Regnault 法蘭西的物理學家兼化學家，生於一八一零年，死於一八七八年。

③ 黑鈴鑄覆盆子。

④ 晚禱 Angelus 實際應當直譯：「昂皆呂司」，一篇禱告的首一個字，早午晚分三次舉行，並不僅限於晚禱。

⑤ 什一稅 Dime 原來是猶太人的一種稅賦制度，把十分之一的收穫獻給政治或宗教的統治者，舊約曾有記載。黑暗世紀以來教會當政，人民表示忠虔，以十分之一的收入獻與教堂。當然，不一定就正好是十分之一的數目，但是直到大革命時代，才明令廢除。

⑥ 蘇格辣底 Socrate 希臘大哲學家，約當紀元前五世紀，他的罪識是他崇信他自己的神，因而判決死刑。

富蘭克林 Franklin 美利堅的開國元勳，生於一七零六年，死於一七九零年，郝麥舉出他的名字，大約因為他是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著名的學者。

渥爾泰 Voltaire 法蘭西的大作家，生於一六九四年，死於一七七八年；思想自由，文筆犀利，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驅，教會視如蛇蝎。

白朗聖：他有一部分詩歌諷刺教士，甚至於教皇，例如天堂的鑰匙 Clefs du Paradis 等。

薩茹窪副主教的宣言：見於法蘭西大作家盧騷，Rousseau（生於一七一二年，死於一七七八年）所作愛爾勒 Emile（一七六二年）的第四卷。副主教是一位意擬的人物，實際就是作者對於

宗教的見解。自然和情感是他的宗教的基石，擺脫一切物質的存在。

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發的一年，所謂「原則」大都包含在當時的人權宣言，共總十七條，其中第十條：「意見，甚至於宗教的意見，不應當遭受干涉，除非妨害公共治安。」表示信教自由。

● 鯨魚：見於舊約約拿書 *Jonah* 的第一節：「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愛瑪第一個下車，接着是全福，勒樂先生，一個奶媽；他們不得不喊醒查理，因為他一入夜，就在他的角落睡熟了。

郝麥近上前；他向夫人致意，向先生致敬，說他能夠為他們稍盡棉薄；於心甚得，並以熱誠的姿態，說他不揣冒昧，擅自同餐，況且他太太又不在家。

包法利夫人來到廚房，走近壁爐。她用兩個手指的尖梢在膝蓋的地方提起袍子，這樣提到腳踝，就把穿黑皮鞋的一隻腳伸向爐火，下面是烤來烤去的羊腿。火焰照亮她的全身，一道強烈的光穿過她袍子的經緯，她白皮膚的勻淨的汗毛孔，甚至於她不時眨動的眼簾。門半開着，依照吹進來的風，一大片紅在她身上移動。

一個金黃頭髮的年輕人，在壁爐另一端，靜靜地看着她。

賴翁·杜皮伊先生；居由曼證官的見習生，因為在永鎮十分無聊，時常（他就是金獅第二個喫包飯的客人）把用飯的時間往後移，希望客店來什麼旅客談一黃昏。工作完了的日子，不知道怎麼樣消遣，他只好照準時間來，從湯到酪，必須忍受畢迺的晤談，所以女主人提議和新客一同用飯，他就興興頭頭接受了。他們走進大飯廳，勒福朗絲瓦太太爲了炫耀，早就擺好四份刀叉。

郝麥請大家允許他戴希臘小帽，因為他怕感冒。然後，轉向他的女鄰居：

——您想必有點兒累罷？我們的『燕子』會把人顛死！

愛瑪答道：

——是的；不過，我總以爲搬家好玩；我喜歡換換地方。

見習生呻吟道：

——老在一個地方過活，膩死人了！

查理道：

——你要是跟我一樣，時時得騎馬……

賴翁轉向包法利夫人：

——不過，我以為，沒有比這再開心的了。（他添一句）只要辦得到。

### 藥劑師道：

——其實，在我們這地方，行醫並不困難；因為道路平整，好走，喀布芮奧萊，同時就一般而論，農人富裕，診費相當良好。根據醫學報告，除去腸炎，氣管炎，肝火，等等尋常的疾病，我們有時候也就是收穫期間害點兒瘧疾，不過，大概而論，情態既不嚴重，更無特殊可言，除非是愛生瘰癧，這個，不用說，由於我們鄉下人的居室不講衛生的緣故。啊！包法利先生，你會發見種種偏見需要克服；種種習慣上的頑固見解，天天會和你科學上所有的努力衝突；因為，人們寧可去求九日經，去求聖骨，去求牧師，不就自自然然投奔醫生或者藥劑師。然而，氣候，說實話，並不壞；我們這一區就有九十歲的人。寒暑表（我曾經觀察來的）在冬季降到四度，在最熱的天氣降到二十五度，三十度頂高了，列氏表最多也就是二十四度，也就是華氏表（英吉利人的算法）五十四度，不會再多了！——實際，我們一方面有阿爾格伊森林抵擋北風，另一方面又有聖·約翰山抵擋西風；而這種熱，由河水和草地大量牲畜發出來的水汽，你們知道，牠們呼出許多阿蒙尼亞化合物，那就是淡氣，輕氣，養氣（不僅僅是淡氣和輕氣）吸收土地的腐爛植物，把所有不同的發散成分混在一起，我們不妨說，捆成一束。空

氣裏面要是電的話，本身再同電化合，好比熱帶地域，最後就會發生不衛生的瘴氣；——這種熱，我說，能夠減低，全看牠來的方向，其實不如說做牠應當來的方向，這就是說，南方要減低，必須仰仗東南風，吹過賽納河的時候，已經就清潔了；有時候，這種東南風忽然光臨，就像俄羅斯的微風。

包法利夫人繼續向年輕人道：

——附近應該有些散步的地方罷？

他回答：

——噢！很少。有一個地方，大家喊做『牧場』，在山頂，緊靠森林。有時候，星期日，我到那邊去，帶一本書，看夕陽西下。

她道：

——我想，世上沒有像落日好看的了，尤其是海邊。

賴翁道：

——噢！我膜拜海。

包法利夫人答道：

——對着這無邊無涯的汪洋，靈魂崇高，觀念嚮往無限，理想，同時，精神在上面馳騁，也更其自由，你不覺得嗎？

賴翁道：

——同樣是山景。我有一位表兄，去年在瑞士旅行，對我講，你就想像不出湖泊的詩意，瀑布的綺麗，冰河的驚心動魄。你看見其大無比的松樹穿過激流，小房子掛在絕巖上面，在你底下一千步以外，雲半開開，露出整個的山谷。着了這種風景，人一定激起熱情，想祈禱，飄飄然不知所在！所以那位著名的音樂家，爲了刺激他的想像，經常到攝人心魂的景致前面彈鋼琴，我也不以爲奇了。

她問道：

——你搞音樂嗎？

他答道：

——不，可是我很愛好。

郝麥俯向他的盤子，打斷道。

——啊！別聽他的，包法利太太——什麼，我親愛的！那天，你在你的房間唱守護的天使，

才叫動聽。我在實驗室聽見你唱；你唱來就跟一位演員一樣。

賴翁的確住在藥劑師那邊，二樓一間小屋，面對廣場。房東的恭維讓他紅了臉；不過，郝麥已經轉向醫生，一個又一個對他敘說永鎮主要的居民。他講些逸事，有所指示。人家不大清楚證官的財產，『還有杜法實那一家子，』一來就擺虛架子。

愛瑪繼續道：

——你喜歡什麼音樂？

——噢！德意志音樂，引人夢想的音樂。

——你聽過意大利歌劇嗎？

——還沒有；不過，下年我要去巴黎把法科讀完，我會去看的。

藥劑師道：

——方才談起那個逃走的可憐的亞怒達，我正在跟你丈夫說明；多謝他瞎花錢，你們住的那所房子是永鎮最舒服的一所。對於一位醫生特別有用的，是小巷那邊開着一扇門，出來進去，不會叫人看見。再說，要什麼有什麼！洗衣間，廚房附帶上菜間，客廳，水果間，等等。這小子花錢就不放在心上！他在花園盡頭近水的地方，搭了一座花棚，就為夏季喝喝啤酒，假

如您喜歡搞搞花園的話，這倒可以……

查理道：

——我太太不大理會這個；憑你怎麼勸她活動，她總愛待在她的房間，讀書。

賴翁道：

——跟我一樣，說實話，風打着玻璃窗，燈點着，黃昏坐在有火的角落，拿着一本書，有什麼比得上的？……

她睜大了她的大黑眼睛，看着他道：

——可不是？

他繼續道：

——你什麼也不想，時間過去了。動也不動，你就在你以為你看到的地方散步，同時你的思想，和小說打成一片，遊戲於枝節之間，或者，追尋故事的輪廓。你的思想混在人物裏面，好像是你穿着他們的衣服行動。

她說：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



賴翁接下去道：

——你有時候是否覺得，你在一本書裏而遇見你迷漠的觀念，遠遠奔來的模糊的形象，彷彿你最微妙的感情也全部陳列出來？

她答道：

——這我覺得的。

他說：

——所以我特別喜愛詩人。我覺得詩比散文溫柔，比較容易感人下淚。

愛瑪道：

——不過，讀多了也起膩；現在，正相反，我膜拜一口氣連下去的故事，叫人害怕的故事。

我憎恨平庸的主人公，中和的感情，和自然裏面一模一樣。

見習生解釋道：

——可不是，這類作品抓不住心，我覺得，也就離開了藝術真正的鵠的。人生無常，能夠假想些高貴的性格，純潔的情緒，幸福的場合，活下去才有味道。至於我，住在這個地方，索居獨處，讀書是我唯一的消遣；不過，在永鎮就難得找到什麼書看！

愛瑪道：

——還用說，跟道特一樣，所以我總是向一家借閱處預定。

藥劑師聽見末了這幾個字道：

——您要是肯賞光借，我倒有一架子書，全是最好的作家：渥爾泰，盧騷，德里勒，瓦特，司各德，副刊之聲，等等，而且，我收到各種不同的期刊，其中路昂烽火，就天天送來，因為我是畢實，佛吉，勒沙泰，永鎮一帶的通信員。

他們足足用了兩小時半的晚飯；因為女用人阿代米絲滿不在心，在石地拖着她的破布鞋，一個盤子一個盤子端着。樣樣忘記，事事不懂，彈子間的房門不斷敞開一半，門鉤子直打牆響。

賴翁一邊說話，一邊不自覺，把腳放在包法利夫人座椅的一根小棍上面。她挽着一個藍緞小領帶，彷彿一個花縫，綳直一條熨成圓褶的蘇沙領子，依照她頭動的姿態，她的下頷就輕輕陷在衣服裏面，或者露在衣服外面。查理和藥劑師一邊說着話，他們就這樣靠在一起，汎汎而談，或東或西，永遠回到一種共鳴的同情的堅牢的中心。巴黎的戲劇，小說的題目，新興的喀墜葉，和他們不熟悉的社會。她住過的道特，他們現在住的永鎮，他們檢查一切，談

論一切，直到用完晚飯才住口。

上咖啡的時候，全福到新宅去布置房間，客人們不久也就辭了席。勒福朗絲瓦太太在爐火旁邊睡着了，馬廐的夥計提着一盞燈，等候包法利夫婦送他們回去。他的紅頭髮沾着好些草桿，他的左腿癱着。等他左手拿好了牧師的雨傘，大家就向外走出。

全鎮入睡。菜場的柱子投出高大的影子。地是灰的，彷彿是在夏夜。

但是，醫生的住宅離客店五十步遠近，大家差不多立刻就道晚安分手。

愛馬才到走廊，就覺得石灰的寒冷，彷彿一塊濕布，落在她的肩頭。牆是新刷的，木梯噠噠在響。走進第一層的房間，一道淺淺的白光穿過沒有帘子的窗戶。隱約可以望見樹梢，再遠就是草原，一半沈在霧裏面。霧隨着河道，在月光之下，往上陞起。房間當中，亂七八糟，椅子上面放着五斗櫃的抽屜，瓶子，帳竿，鍍金棍，蓆子，地板上面放着面盆——搬家具的兩個男人，隨隨便便，把東西全丟在這裏。

這是第四次她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第一次是她進道院那天，第二次是她到道特那天，第三次是在渥畢薩，第四次就是這裏；在她生命之中，一次有一次的成就，彷彿一個新局面的開始。她不相信在不同的地方，事物會老是一種樣子，活過的一部分如若壞，餘下不會

消耗的當然是要好多了。

● 九日經 *Neuvaine*：求神保佑，一連祈禱九日。

● 獸糞含有阿蒙尼亞化合物，但是分量之小，太不足以左右空氣了；而且同電化合成爲瘴氣，是一種可笑的不合科學的理論。

● 守護的天使 *Angel Gardien*：一首流行的小曲，用「演員」兩個字恭維，未免過火。

● 德李勒 *Delille*：法蘭西的詩人，生於一七三八年，死於一八一三年，材料類似拉馬爾丁的材料，但是缺乏他的真誠，所以雖然有名一時，終於沒有留下什麼東西。



第二天，醒過來，她望見那位見習生在廣場。她穿着睡衣。他仰起頭向她致敬。她急忙點了一下頭，關好窗戶。

賴翁一天就盼下午六點鐘到；然而，走進客廳，他僅僅發見畢耐在座。

昨天的晚餐在他是一件大事；他以前從沒有一連兩小時和一位「夫人」談話。往常他說不好的一大堆事，怎麼就會用那樣一種語言談來頭頭是道？他習於怯弱，具有羞澀和虛偽交織的謹慎態度。永鎮人以爲他「有家教。」他諦聽成人討論，似乎並不熱中政治，這在一個年輕人可以說是特別了。而且，他有才分，他畫水彩畫，會讀音譜，飯後不鬥牌的時候，歡喜談談文學。郝麥敬重他受過教育；郝麥夫人愛他爲人謙和，因爲他時常在花園陪伴小郝麥們，永遠醒醒的小東西，縱壞了，又如他們的母親，有一點憂鬱成性。料理他們的，除去女

僕，還有玉斯旦，藥房的學徒，郝麥一個遠房的表親，以慈善的名義收留下來，同時當做用人使喚。

藥劑師表示他是最好的鄰居。他指點包法利夫人要那些商人供應，特意喊來他的蘋果酒販，親自嚐過，監視酒桶在地窖擺好；他又指示怎麼樣弄到便宜的牛油，同教堂的管事萊斯提布都瓦訂了一個約。後者除去他司鐸和殯葬的職務，還照料永鎮主要的花園，按時間或者按年計算，依照東家的愛好。

藥劑師如此懇勸熱切，不僅僅由於關懷別人的需要，其中還有一番心計。

共和國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的法律，第一條，禁止一切沒有領執照的人行醫，郝麥恰好觸犯；經人祕密告發，檢查官把他傳到路昂，在他本人的辦公室候訊。法官穿着袍子，肩膀披着一條白黝皮，頭上一頂瓜皮帽，站着傳見他。這在早晨開庭以前。過道傳來憲警沈重的靴子，彷彿遠遠還有一陣大鎖落鎖的聲音。藥劑師的耳朵轟轟然，以為自己要中風；他恍惚看見地牢幽深的地方，妻子號啕，藥房出售，瓶瓶罐罐亂成一片；他不得不走進一家咖啡館，飲一杯甘蔗酒和塞磁水，振作振作精神。

訓斥的回憶漸漸淡了，和往日一樣，他繼續在後間為人小小診治。然而鎮長恨他，同業

妬忌，必須當心才是；以禮貌聯絡包法利先生，即是獲取他的感激，防止他日後宣講，假如他看出了點兒什麼。所以，每天早晨，郝麥送日報給他看，下午時常離開一下藥房，到醫生那邊閒聊。

查理直在發愁：病人不來。他一坐就是好幾小時，不言語，在診病室睡覺，或者去看他太太縫紉。爲了消遣，他在家裏像苦力一樣工作，甚至於想用油漆匠留下的一點顏色，他打算油漆一下鴿樓。然而銀錢使他煩悶。他爲道特的修葺，太太的衣飾和搬家花了許多錢，三千多艾居的嫁資，兩年之中全花光了。此外，從道特運東西運到永鎮，損失了多少東西！還不算牧師石膏像，有一次顛得太厲害，在甘岡浦瓦的石路面上，從車裏滾了下來，摔成千百碎塊。

一種比較適意的憂慮分開他的心，就是他太太懷妊。分娩期間越近，他越疼她。這形成又一肉鏈，彷彿一種更其複雜的結合的經久的感情。他遠遠看見她懶揚揚地走動，她不穿抹胸的身子軟軟地在她的臀上旋轉，或者，面對面，他安閒地端詳她，她坐在扶手椅裏面，一付慵倦的姿態，於是他的幸福收斂不住了；他站起來，擁住她，手摸着她的臉，叫她小媽媽，想抱她跳舞，一半笑，一半哭，說着他想得起來的種種溫存的玩笑話。生孩子的觀念使他開心。他如今什麼也不短少。他認識到全部的人生，於是悠然自得，盡情享受。



愛瑪起初感到一大陣驚奇，隨後急於分娩，想知道做母親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不能夠依照她的意思用錢，弄一隻玫瑰色綢帳和繡花帳頂的搖籃，她一氣悶，什麼也不預備，一骨腦兒交給村子一個女工，無所選擇，無所是非。所以，母親們未雨綢繆的柔情蜜意，她並不感到興會，她的愛情或許從一開始就缺欠什麼東西。

然而，因為查理頓頓飯談到小孩子，她不久也就老往這方面想下去。

她希望生一個兒子，強壯，棕色皮膚，名子叫喬治；這種生一個男孩子的觀念，冥冥之中彷彿報復，抵補她過去所有的軟弱。一個男人少說是自由的；他能夠流覽熱情和國度，跨越嶮巖，領受最遙遠的幸福。可是一個女人，不斷遭逢阻撓。遲鈍，柔荏，她有膚肉的軟弱和法律的依賴同自己作對。她的意志，彷彿她的帽紗（一條繩子挽住，）隨風飄揚，永遠有什麼欲望在引動，有什麼禮防在制止。

一個星期日，將近六點鐘，太陽出來的時候，她分娩了。

查理道：

——是一個女孩子！

她轉開頭，暈了過去。

郝麥夫人差不多立刻跑來吻她，還有金獅的勒福朗絲瓦太太。藥劑師，知書識禮，僅僅在門縫向她說了一些臨時賀喜的話。他想看看小孩子，覺得長相不錯。

坐月子中間，她用心給她女兒尋找一個名子。她先考慮一切有意大利字尾的名子，例如克拉辣，路易莎，阿芒達，阿達娜；他相當喜歡嘉徐安德，更其喜歡伊色或者萊奧卡第。查理願意孩子叫她母親的名子，愛瑪反對。他們從頭到尾翻檢曆書，向外人請教。

藥劑師道：

——賴翁先生，有一天和我談起，奇怪你們爲什麼不叫瑪德蘭，現下時髦的不得了。

但是包法利老太太非常反對這有罪的女人的名子。①至於郝麥先生，凡足以喚起一位大人物，一件光榮事蹟，一個仁厚觀念的名子，他全偏愛；他以這種理論給他四個孩子取名子。所以拿破崙代表光榮，富蘭克林代表自由；伊爾瑪或許是對於浪漫主義的一種讓步；然而阿達梨，却是對於法蘭西戲劇最不朽的傑作的一種臣禮。②因爲他哲學的信仰並不妨害他藝術的賞鑑；思想家之於他，並不啻靈感覺銳敏的人；他知道加以區別，想像和迷信各有各的分量。譬如這齣悲劇，他指摘觀念，然而讚美風格；他詛咒全部的孕育，然而譽揚所有的枝節，厭惡人物，喜愛他們的語言。讀着偉大的段落，他爲之熱狂；然而想到傳教士利用

了去吹牛，未免悲傷；萬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他同時想以雙手爲辣辛加冕，同時想和他討論一刻鐘。

最後，愛瑪記起，她在渥畢薩堡子聽見侯爵夫人叫一個年輕女人白特，就選定了這個名子；因爲盧歐老爹不能夠來，他們就請郝麥先生做教父。他拿他藥房的出品送禮，例如六匣黑棗，一整罐辣喀糊，三筒木槿糕，另外在壁櫥尋到六根冰糖柱。行禮的那天黃昏，擺下一桌盛宴；牧師在座，全很興奮。將近飲酒的時候，郝麥先生哼唧好人的上帝，賴翁唱了一隻船夫曲，包法利老太太是教母，唱了一隻帝國時代流行的短歌；最後，老包法利要求把孩子抱下來，拿一杯香檳酒行洗禮，從高處澆到她的頭上。這種取笑第一件聖事的行爲，惹惱了布尼賢方丈；老包法利的回答是引證衆神之戰，牧師要走；太太們央求着；郝麥在中間解勸；大家好容易留住教士坐下。他端起茶托，心平氣靜，喝着，他喝了一半的咖啡。

老包法利在永鎮住了一個月，早晨戴着一頂奪目的銀線警帽，在廣場抽着煙斗，招惹居民注意。他習慣飲大量燒酒，時常打發女用人到金獅給他買一瓶，記他兒子的賬；爲了他的圍巾香，他用掉他兒媳所有的高勞涅水。

她倒歡喜同他在一起。他越歷豐富；他說起柏林，維也納，司塔司堡，他作軍官的時代，他

有過的情婦，他請過的盛宴，並且舉止可愛，甚至於有時候，無論是在樓梯或者是在花園，他攬住她的腰喊道：

——查理，你當心呀！

於是包法利老太太爲她兒子的幸福擔心了，唯恐她丈夫的不道德的觀念會有一天影響年輕的兒媳，她提前動身。她也許有更嚴重的顧慮。包法利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

有一天，愛瑪忽然起了看她小女兒的心，她老早把她交給木匠的女人乳養。愛瑪也不看看曆書上面聖母的六星期過了沒有，就走向羅萊的家，在山脚村子盡頭，介乎大路和草原之間。

上午，家家關着百葉窗，青石房頂在碧藍天的強光之下燦耀，彷彿和山牆的頂尖在一起敲出火花。一陣沈鬱的風吹來，愛瑪走路感覺軟弱；行人道的石子折磨她；她決不定折回去好，還是進誰家坐坐好。

就在這時候，賴翁先生走出一家鄰近的大門，胳膊底下夾着一束紙。他過來問好，立在陰涼地方，勒樂商舖前面撐開的灰幔子底下。

包法利夫人說她去看她的孩子，不過，她開始感覺疲倦。

——可否……

賴翁囁嚅了一句，不敢繼續下去了。

她問他道：

——你有貴幹嗎？

見習生說沒有，她求他伴她一程。臨到黃昏，永鎮全知道了，杜法實夫人，鎮長太太，當着她的女用人講，『包法利太太在害自己。』

到奶媽家，走出街，必須向左手轉，就和去公墓一樣，在若干小人家和院落之間，穿過一條兩邊是香附子的小徑。牠們開着花，同樣是水苦買，月季花，蕁麻和荆棘叢中拋頭露面的輕俏的止蘿。隔着籬笆的窟窿，可以望進『茅草房子，』豬爬在糞堆上面，或者捆肚帶的母牛，拿犄角蹭樹身子。他們兩個人，一平排，慢條斯理地走着，她倚住他，他照着她的快慢放鬆步子；一羣蒼蠅在他們前面飛來飛去，在熱空氣之中嚙嚙作響。

看見一棵老胡桃樹，橫下來遮住一所房子，他們知道了。低低的，覆着棕瓦，鴿樓的天窗底下，外邊掛着一串胡葱。小柴枝子直挺挺靠住荆棘籬笆，圍着一畦生菜，幾尺矮香草，和架子撐着的一些開花的豌豆。穢水在草上面流濺，四周扔着好些不成形的破衣爛褲，編結

的襪子；一件紅印花女襖，籬笆上面搭着一條寬大的厚帆布。聽見柵欄響，奶媽抱着一個喫奶的孩子出來。她另一隻手牽着一個可憐的瘦弱的孩子，一臉的瘰癧，路昂一個帽商的兒子，父母忙生意，把孩子丟在鄉下。

她說：

——進來好啦，您小姐在那兒睡着了。

樓底下的房間，僅有的一間，靠裏緊貼牆，放着一張沒有幔帳的大牀，同時沿窗擺着麵盆，有一塊玻璃窗還補了一張藍紙。門後的角落，在洗臉地方的石板下面，靠近一個滿滿是油的瓶子（瓶口插着一根羽毛），排着幾雙發亮的釘子皮鞋；一本馬太·朗斯拜，扔在全是灰塵的壁爐上面，和火石，蠟燭頭，火絨碎片雜在一起。這間房屋最多餘的奢侈品，是一尊吹喇叭的名譽女神，不用說，是從香料店什麼廣告畫剪下來的，用六個木屐釘子釘在牆上。

愛瑪的小孩子睡在地上，一個柳條搖籃裏面。她連人連被抱起，搖着自己的身子，低低唱着。

賴翁在房間踱來踱去；看着這位穿南京布袍的美麗夫人站在貧苦之中，他覺得不倫

不類。包法利夫人紅了臉，他轉開身子，心想他的眼睛也許露出什麼無禮的神情。小孩子吐了她一領子，她隨即把她放下。奶媽連忙過來揩乾淨，說不會有印子的。

她說：

——她一來就吐，我淨剩下洗她了！您好不好吩咐雜貨店喀穆一聲，我缺胰子的時候，許我拿點兒胰子？這對您也方便多了，我往後不必打攪您了。

愛瑪道：

——好好！再見啦，羅萊嫂子！

她走出來，在門限揩揩腳。

羅萊嫂子一直陪她走到院子盡頭，儘管說着她夜晚起牀的苦處。

——我有時候睏極了，坐在椅子上也會睡着了；所以呀，您頂不怎麼也應該給我一磅磨好的咖啡，夠我一個月用的，早晌我好跟牛奶一道兒喝。

包法利夫人聽完她的感謝，急忙走開；她已經在小徑走了一程，聽見一陣木屐的響聲，她回頭一看，原來又是奶媽。

——什麼事？

於是鄉下女人把她揪到一旁榆樹後邊，開始同她談起她丈夫，那行子生意，一年六佛郎，隊長……

愛瑪道：

——快說呀！

奶媽說一個字嘆一口氣：

——是呀，我怕他會傷心的，看見我一個人用咖啡，您知道，男人家……

愛瑪重複道：

——我給你，少不了你的……你煩死人了！

——唉！我可憐的好太太，他因為從前受的傷，胸口一來就抽搐。他簡直講，蘋果酒也不濟事。

——羅萊嫂子，你快說罷！

這位嫂子行了一個大禮道：

——所以呀，您要是不嫌太幹麼的話……（她又行了一次禮）隨您的意……（她的視線籲求着，終於說出了口）一罈子燒酒，我也好措措您小姐的腳巴鴨兒，嫩的就跟舌



頭一樣。

打發掉奶媽，愛瑪重新握住賴翁先生的胳膊。她快步走了一時；然後，她放慢步子，拿眼睛掃向當前，看到年輕人的肩膀，他的大衣有一條黑絨領子。他棕色的頭髮垂在上面，平整，梳得好好的。她注意他的指甲，比永鎮什麼人也長。把牠們養長，是見習生最經心的一件事。他的文具匣裏有一把特別小刀充這個用。

他們順着河岸回到永鎮。臨到暖熱的季候，堤放寬了，一直把園牆露到牆根，一道幾級的臺階向下通到水邊。水靜靜地流動，迅疾，眼裏看去寒冷；瘦長的草聚在一起，水往前一湧，就彎下身子，好像扔掉的綠頭髮，在清澄的水面攤開。有時候，在燈心草的尖端，或者荷花的葉子上面，一隻細腳蟲走動或者休息。陽光細絲一樣穿過波浪的小藍球，裂開了，向前推湧；枝條折斷的老柳，在水裏面映照牠們的灰皮；往遠裏去，四外的草原似乎是空的。這是田家用飯的時辰，少婦和她的伴侶走路的時候，僅僅聽見他們踏着小徑的步伐，他們的語言，愛瑪的袍子在四周綽繚的響聲。

園牆有暖室窗戶的玻璃一般溫熱；牆頭裝着碎瓶子。磚縫長着一些野蘿蔔，包法利夫人走過去，陽傘因為撐開，沿邊碰到牠們將謝的花，有一點發黃，塵土似地落下來，或者是碰

到什麼倒懸的金銀花和鐵線蓮的枝子，同繖子勾在一起，有一時在緞幅上面曳着。

他們談到一家西班牙跳舞班，不久就來路昂的劇院獻演。

她問道：

——你去嗎？

他回道：

——只要能夠。

難道他們就沒有別的話要說嗎？然而他們的眼睛汪洋着一種更爲嚴重的語言；每逢他們努力尋找無聊的字句的時候，他們感到一種相同的慵懶的心情侵襲他們兩個人；這彷彿一陣靈魂的呢喃，深沉，持續，主有聲音的呢喃。新穎的快感使他們驚奇，然而他們沒有想到說破牠的感受或者揭發牠的原因。未來的幸福，猶如熱帶的河畔，把牠們天生的綿軟，向當前的浩瀚放出，形成一陣香風。一個人盡情享受這種酩酊，說什麼也不會把望不見的天邊放在心頭。

有些土地被牲畜踏成了坑；他們必須踩住泥淖裏面擺好的大綠石頭走路。她時常止住一分鐘看看，或者蹬穩她的腳，——在顫動的石頭上面搖擺着，胳膊伸在半空，身子向前，

眼睛猶疑，唯恐跌進水坑，她笑了起來。

他們走到她的花園前面，包法利夫人推開小柵欄，奔上臺階，消失了。

賴翁回到公事房。上司不在，他望了一眼案卷，隨即修了一管羽筆，最後拿起他的帽子溜掉。

他走向牧場，阿爾格伊山頭，森林的入口；他躺在松樹底下，隔着手指望天。

他向自己道：

——我多無聊呀！我多無聊呀！

他覺得自己住在這個村子可憐，郝麥是朋友，居由曼是師傅。後者一心全在事務，戴着一付金腿眼鏡，紅纒顯鬚鬚，白領帶，絲毫不懂精神的雅緻，雖說裝出一付剛強的英吉利派頭，起初倒也唬住了見習生。至於藥劑師的女人，要算腦爾芒底最賢惠的太太，綿羊一般溫柔，寶貝她的子女，她的父母，她的親戚，為別人的憂患哭泣，忙亂一家大小，憎恨抹胸——然而行動迂緩，語言乏味，面貌平常，談吐簡略，雖說她三十歲，他二十歲，門對門睡覺，他每天同她說話，他從來沒有想到她對於誰會是一個婦人；她所有的女性也就是那件袍子。

此外，還有什麼？畢耐，若干商人，兩三個開酒店的，牧師，最後，鎮長杜法實先生，還有他兩

位少爺，闊綽，粗暴，蠢笨，親自耕種他們的田地，在家裏大喫大喝，而且，虔心信教，簡直不是人受的。

可是，在所有的面貌當中，在這相同的背景上，愛瑪的臉遠遠離開，還要遙遠；因為他感覺她和他之間，彷彿有迷漠的深淵存在。

起始，他有好幾次和藥劑師一同到她這邊來。查理並不見其十二分歡迎他，賴翁不知道如何是好，一面害怕自己冒昧，一面企圖和人家親近，然而親近，他覺得差不多就不可能。

● 共和國指大革命時代的第一次共和國而言，共和國有自己的年曆，六月應當直譯為「風月」，時在二三月之間。

● 有罪的女人：瑪德蘭 *Madeleine* 或譯做味大拉，應當是地名，瑪麗才是她的名子，後來沿用做人名了。參閱路加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耶穌曾說從她身上趕出七個鬼。

● 伊爾瑪 *Irma* 未詳。

阿達梨 *Athalie* 法蘭西十七世紀大悲劇作家辣辛 *Racine* 創造的人物，*渥爾泰* 把這同名的悲劇看做人類精神的傑作。

● 好人的上帝 *Le Dieu des Bonnes Gens* 白朗聖的作品，在當時盛行於民間，每節彙句是「酒杯

在手，我快快活活地信託好人的上帝。」

⑤ 衆神之戰 *La Guerre des dieux* 巴尼·帕尼 (一七五三—一八一四) 的詩，一七九九年發表，敘述基督教戰勝邪教，侮辱宗教，態度輕薄。

⑥ 馬太·朗斯拜 *Mathieu Laensberg*：這是一本類似皇曆的曆書，從一六三六年起，盛行於民間，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被另一種曆書代替。幾乎是一種百寶箱，預言，醫藥，應有盡有。相傳馬太·朗斯拜是牠的作者，當係筆名。

#### 四

天一入涼，愛瑪離開她的臥室，住到廳房，又低又長的房間，壁爐上面對着鏡子，擺着一簇珊瑚。她坐在她窗邊的扶手椅，看着村人在行人道走過。

賴翁每天從他辦公的地方去金獅兩次，愛瑪遠遠聽見他來，她向前俯着諦聽，年輕人溜過窗帘，不回頭，永遠是那一身衣著。但是，臨到黃昏，繡貨丟在膝頭，看見這個影子忽然溜來，她常常就顫慄起來。她站起來，吩咐女用人開飯。

郝麥先生往往在用飯的時候過來，手裏拿着希臘小帽，他怕驚吵人，潛手潛脚地進來，總是同樣一句話：『諸君晚安！』然後，靠住桌子，在他們夫婦之間，他照老樣兒站好了，向醫生打聽他病人的消息，同時醫生和他商確將來謝金的多寡。他們繼而談着『報紙上』的新聞。郝麥這時候差不多全啃下來了，他一字不遺，述說着記者的議論，國內或者國外發生

的個人的禍殃。不過，話也有說完的時候，他立刻轉過話鋒，議論他眼前的菜餚。有時候，站起一半，他經心經意地指給女主人最嫩的一塊肉，或者轉向女僕，教她燒肉的方法和調味的衛生；他說起香料，味精，肉汁和髓膠，神氣十足。而且，腦髓裝滿方子，比他藥房的瓶子還要多，郝麥精於釀造大量的蜜餞，醋和甜酒，他又知道輕便飯鍋所有的發明，以及保存乾酪和醫治病酒的技术。

八點鐘，玉斯旦來找他下藥房的門。於是，郝麥先生以一付奸詐的眼睛看着他，特別逢全福在的時候，以為他的學徒喜歡醫生的住宅。

他道：

——這小子在想心事哪，我拿穩他愛上了你們的丫頭！

然而一個更其嚴重的過失，他所責備於他的，就是繼續聽人談話。譬方說，星期日，孩子們在沙發裏面睡着了，背皮把太寬的椅套拖了下來，郝麥夫人喊他進來抱他們，你就沒有方法叫他走出客廳。

沒有多少人到藥劑師家消夜，他的誹謗和他政治的見解陸續幫他驅走各色的仕紳。見習生當然在這裏。一聽見門鈴響，他就跑去迎接包法利夫人，拿下她的肩巾，假如落雪，她

鞋外面筒着一雙大布套鞋，他就接過來放在藥房的櫃臺底下。

最初，大家鬥幾回三十一；●隨後，郝麥先生和愛瑪在一旁鬥牌；賴翁在她後面指點。他站直了，手搭在她的椅背，看着她的梳子咬進她的髮髻。她每一出牌，她袍子的右幅就向高一提。一片棕顏色，由她翻上去的頭髮，流到她的背上，越來越淺，漸漸在陰影之中消失。她的衣服隨即落向座椅兩側，虛虛凸起，全是褶紋，一直攤到地面。賴翁有時候覺得鞋底踩在上面，就像踩着人，趕緊把腳移開。

牌鬥完了，藥劑師和醫生玩着道米奴，愛瑪換了座位，拄着胳膊，伏在桌子上面翻着畫報。●她事先帶來她的時裝刊物。賴翁立在她一旁；他們一同看畫，看完一頁，互相等着。她時常求他給她讀詩；賴翁拖長聲音朗誦，逢到愛情的段落，就加意在收煞上面當心。然而道米奴的響聲攪擾他的聲音；郝麥先生會玩牌，一來就贏查理雙六。隨後，來完三百，他們在爐火前面伸長身子，不久就睡熟了。火在灰燼之中熄滅；茶壺空了；賴翁依然在讀，愛瑪聽着，機械地轉着燈罩，紗罩畫着一些乘車的小丑和拿平衡桿子的走索姑娘。賴翁停住，指着他睡熟了聽衆；於是他們低聲談話，而談話因為沒有別人聽見，他們覺得分外甜蜜。

他們中間就這樣有了一種聯合，有了一種書籍小說不斷的往來；包法利先生不妬忌，



並不奇怪。

生日那天，他收到一個關於腦相學的美好的頭顱，塗成藍顏色，直到胸口全寫着字。這是見習生的盛情。盛情殷殷，甚至於爲他到路昂奔波；一位小說家的書把肉質植物<sup>①</sup>的嗜好弄時髦了，賴翁爲醫生太太買了來，捧在膝頭，在「燕子」裏面，牠們的硬刺扎破他的手指。

她叫人緊靠窗戶裝了一個有欄杆的小架，托她的小花盆。見習生也有他懸空的小花園；他們望見彼此在窗口料理他們的花。

在村子的窗戶之中，有一個經常還要冗忙：因爲星期日，從早晨到夜晚，假如天氣晴和，每天下午，可以從一家鴿樓的天窗看見畢迺先生瘦削的側面，俯向他的車牀。車牀單調的響聲就是金獅也聽得見。

有一天黃昏，賴翁回來，看見屋內有一條絨氈，暗澹的底子繡着葉子。他呼喚郝麥夫人，郝麥先生，玉斯旦，孩子們，女廚子；他講給他的師傅聽，人人想瞻仰瞻仰這條氈子；爲什麼醫生太太要送見習生「人情」？未免可笑，大家相信她一定是「他的好朋友。」

他也使人這樣相信，不斷談起她的姣好和她的才情，有一回畢耐粗聲粗氣地回他道：

——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又不跟她來往

他苦苦尋思用什麼方法向她『表白他的愛情』他總是踟躕不決，害怕她不歡喜，慚愧自己卑怯，失望和慾望全讓他哭。他隨後下了決心，他寫了信，他撕掉，延緩的日期再往後推。時常他跋步而前，不顧一切，躍躍欲試；然而當着愛瑪，這種決心很快就丟下他溜掉。查理忽然來了，邀他去乘他的包克，一同到附近看一下病人，他立即接受，向女主人一躬辭出。她丈夫，不就是她的什麼嗎？

至於愛瑪，她沒有意思要知道她是否愛他。她以為，愛情應當猝然而至，燁燁然，震震然，——如九霄狂飈，席捲生命，葉子一般抓起意志，把整個的心帶往沈淵。她不知道，承雷堵塞之後，淫雨可以把家園的望臺下成湖泊。她這樣置身於安全之所，但是，忽然她在牆上發見了一條裂縫。

● 三十一：一種紙牌，雙方以骰法達到三十一點為勝負。

● 畫報 L'illustration 一種周刊，一八四三年創於巴黎，以圖畫說明當時的政事，風習與文藝等。



## 五

這是二月一個星期日，一個落雪的下午。

他們全去，包法利夫婦，郝麥和賴翁先生，參觀一家設在山谷的紡織廠，離永鎮半哩遠。藥劑師帶着拿破崙和阿達梨，要他們運動運動，玉斯旦陪着他們，肩頭抗着雨傘。

其實，沒有什麼可看的。一個大空場，圍着一所開許多小窗戶的長方建築，空場當中是一堆一堆的沙石，亂七八糟地扔着一些生鏽的齒輪。房子不會蓋好，隔着房頂的棟梁可以看見天空。一捧雜有麥穗的乾草，紮在山牆的梁頭，迎風虎虎地搖動牠三色的縹帶。

郝麥說着。他向衆人解釋這家公司未來的重要，計算地板的力量，牆的厚薄，極其懊惱沒有米突尺，如畢耐先生，就有一管以備不時之需。

愛瑪挽着他的胳膊，微微倚住他的肩膀；她看日盤遠遠在霧裏放射出黯澹的光采；但

是她轉回頭看見了查理，他的便帽深深扣住眉頭，兩片厚嘴唇微微顫動，給他的臉添了些類似愚蠢的東西；甚至於他的背，他平靜的背，看上去也討厭，她發見大衣上面攤開人物全部的平凡。

她端詳他的時候，她在煩激之中，嚐到一種變質的快感，也就是同時，賴翁向前走了一步。寒冷讓他蒼白，似乎給他的臉添上一種更其柔和的慵倦；領帶和頸項之間，襯衣的領子有一點鬆，露出他的皮膚；耳梢伸在一束頭髮外面，大藍眼睛向雲仰起，愛瑪覺得比山裏那些映照天日的沼澤還要清，還要美。

藥劑師忽然喊道：

——糟糕！

他兒子正好投在一堆石灰裏面，把鞋塗白他跑了過去，他一申斥拿破崙號啕大哭，同時玉斯旦拿一捆泥草給他揩鞋。但是需要一把刀子，查理獻上他的刀子。

她向自己道：

——啊！他口袋帶一把刀子，像一個莊稼人！

霜降了，他們走向永鎮。

包法利夫人當夜沒有去鄰居家，查理一走，她覺得就是自己了，兩個人的比較重新開始，有近乎直接感受的清切，有回憶賦與事物的透視的遠長。她從牀上望着燃燒的明亮的火，依然看見賴翁站直，和在那邊一樣，一手曲着他的手杖，一手領着阿達梨，她靜靜地吮着一根冰棒。她覺得他可愛；她不能夠把他丟開；她記起他別的日子別的姿態，他說的話，他的聲音，他整個的人；她重複着，伸出嘴唇，好像等人來吻：

——是的，可愛！可愛……（她問自己道）……他有意中人嗎？是誰？……是我呀！

全部證據同時攤開，她的心跳了起來。爐火放出一道愉快的亮光，在天花板上顫動；她背向牀，伸出胳膊。

於是開始永生的哀悼，「噢！只要上天願意就好！為什麼不有誰攔着……」

查理半夜回來，她裝出才醒的樣子，他脫衣服有響聲，她訴說她頭痛；隨後不在意的模樣，問他夜晚怎麼過的。

他說：

——賴翁先生老早就上樓了。

她止不住微笑起來；她睡着了，靈魂充滿新的歡悅。

第二天，將黑的辰光，時裝商人勒樂來拜望她。這位掌櫃才叫能幹。

生在喀司高涅，然而做了腦爾芒底人，他給南方的辯才添上高的狡猾。他沒有鬚鬚的虛胖臉，好像塗着甘草熬出來的亮晶晶的汁子，他的白頭髮把他小黑眼睛的光采襯得更其明敏。人不清楚他的底細：有人說是走販，又有人說是在盧斗開錢莊的。可靠的是，工於心計，就是畢迺也怕他。多禮到了諂諛的地步，他永遠把腰彎下一半，樣子好像鞠躬，又好像邀請。

他把綴着一道紗的氈帽放在門邊，然後把一個綠匣攔在桌子上面，溫文爾雅，開始向太太訴說，他到今天沒有得到她的信託。像他那樣一個小舖子，就吸不來一位「高貴」女子；他加重這個字眼兒。其實她只要吩咐一聲，他就會設法供給她的需求，無論是飾物也好，布帛也好，帽子或者新奇貨色也好；因為他每月經常進城四次。他和最大的商家全有來往。在三兄弟，在金鬚，或者在大野人，你可以談起他；掌櫃和他熟識，就和他們的口袋一樣熟，所以今天路過，他給太太看一眼，他帶來的各樣貨色，一個真正難得的機會。他從盒子取出半打續領。

包法利夫人仔細看了看她說：

——我用不着什麼。

於是勒樂先生小心翼翼，翻出三條阿勒皆芮披肩，幾匣英吉利針，一雙草鞋，最後，四隻煮蛋用的椰子小杯（囚犯費許多日子彫出來的。）隨即，兩手放在桌子上面，伸長頸子，身子向前，嘴張開，他隨着愛瑪的視線，猶疑不定地流覽這些貨物。彷彿拂去塵土，他不時用指甲擦一下全幅攤開的披肩；牠們綵綵縹縹地輕輕響動，藉着黃昏淺綠的光，經緯的金粒，小星星一樣熠熠閃耀。

——這賣多少錢？

他道：

——小意思，小意思；用不着給現；隨您方便；我們不是猶太人！她想了一時，結局仍舊謝絕了勒樂先生。他滿不在乎地答道：

——好！我們隨後會成交的；我和太太們總好商量，可是，我太太不在裏頭！

愛瑪微笑了。

說笑之後，他裝出一付老實人的模樣繼續道：

——我是對您說，我不在乎錢……您用錢的話，我幫您錢也成。



她做出驚奇的手勢。

他急忙低聲道：

——啊！我用不着到老遠的地方給您弄錢；您相信我好了！

他開始打聽泰里耶老爹的消息，法蘭西咖啡館的東家，包法利先生正在診治。

——他到底怎麼的啦，泰里耶老爹？……他一咳嗽，全個兒房子震動，我倒怕他缺的是松板外壁，不是法蘭絨衣服！年輕時候他拚命荒唐！這種人呀，太太，就甭想有一點點規律！一天就知道喝酒！不過，眼睜睜看着一個相識的人死，說起來，總歸難受。

他一邊扣牢他的紙匣，一邊這樣議論醫生的病人。他皺起眉頭看着磚地道：

——不用說，時令不正，人就生病。我呀，我就不頂舒服；我背上有一塊地方疼，說不定有一天要找先生看看。說到臨了，再會，包法利太太；您儘管吩咐好了；我一定當心！

於是他輕輕把門關住。

愛瑪叫人把飯開在她的臥室，爐火旁邊，一個盤子上面；她慢悠悠地用飯；她樣樣滿意。想到披肩，她向自己道：

——我多乖呀！

她聽見樓梯有脚步響，賴翁來了。她站起來，五斗櫃上面有一堆要滾邊的抹布，她拿起上面的頭一條。他進來的時候，她似乎非常忙碌。

談話沒有生氣，包法利夫人不時停頓，他本人也像杌隉不安。他坐在壁爐近旁一張矮椅，手指旋轉着象牙針匣；她引着針線，或者不時用指甲壓着布的摺印。她不言語；他緘默着；她的沈靜猶如她的語言，同樣使他憎服。

她想着可憐的孩子！

他問自己：我什麼地方不惹她歡喜？

最後，賴翁打破沈寂，說他最近有一天，要到路昂辦理一件業務。

——你訂的音樂滿期了，要不要我續下去？

她回道：

——不要。

——爲什麼？

——因爲……

她閉攏嘴唇，慢忽忽地抽出一針長長的灰線。

這件女紅刺激賴翁。愛瑪的指尖彷彿一針一針地磨掉了皮；他想起一句漂亮話，但是他不敢說。

他道：

——你不搞牠啦？

——什麼？（她急忙道：）音樂啊！我的上帝，是的！我不有家要管，丈夫要照料，成千成萬的事，總之，好些責任，先得考慮？

她望望鐘。查理回遲了。她於是擔了心思。她重複了兩三回：

——他人那樣好！

見習生喜歡包法利先生。但是這種對於丈夫的恩愛，未免令他驚奇，不愉快；不過，他繼續恭維他，他說，他聽見人人這樣講，特別是藥劑師。

愛瑪道：

——啊！他是一個好人。

見習生道：

——當然。

於是他說起郝麥夫人，平時說起她不修邊幅，他們就笑。

愛瑪打斷道：

——那有什麼關係？做慈母想不到打扮自己。

她隨即又不言語了。

一連幾天都是這種情形，她的談吐，她的態度，全變了。大家看見她一心用在家務，按時去做禮拜，管女僕也比較嚴厲了。

她從奶媽那邊接回白特。全福帶她回來的時候，家裏正好有客人，包法利夫人脫掉她的衣服，看看她的四肢。她宣說她膜拜兒童；這是她的安慰，她的歡樂，她的熱情所在；她的疼愛伴有抒情的流露。除去永鎮人，別人一定會想起巴黎聖母院的小蘇袋。

查理回來，看見他的拖鞋放在爐火旁邊烘暖，現在，他的背心不再短少夾裏，他的襯衣不再短少鈕釦，甚至於所有的睡帽，一頂一頂，在衣櫥齊齊排好，使他心花怒放。她不再像從前到花園轉轉就發脾氣；他有所提議，她永遠贊成，雖說她並不猜測她百依百順的意向是些什麼，——但是賴翁看見他，坐在爐火旁邊，喫飽了飯，兩隻手搭在肚子，兩隻腳蹬住火篋子，兩頰由於消化紅盈盈的，眼睛因為幸福濕潤潤的，孩子匍匐在地氈上面，而這位細腰女

人，在椅背上面吻着他的額頭。

賴翁向自己道：

——簡直胡鬧！可是怎麼接近她呀？

他覺得她十分端淑，不可逼近，一切希望，甚至於最渺茫的希望，也扔下了他。

然而，唯其放棄，他高高把她供起。無所得於肉的成分，他以為她不具肉的成分；在他的心裏，她一直上升，越離他越遠，好像成了仙，氣象萬千，冉冉而逝。有些純潔的感情，不妨害生命的運用，因為希少，所以珍貴。佔據之後的享受大不如喪失之後的痛苦，賴翁正是這種情形。

愛瑪瘦了，兩頰蒼白了，臉也長了。烏黑的髮辮，大眼睛，直鼻子，行動如鳥，現在永遠沈默，難道她不像走過生存，又差不多沒有碰到生存，額頭彷彿嵌着什麼崇高的使命？她憂鬱而又平靜，同時溫柔而又寡言，彷彿在教堂對着攪有大理石的陰涼的花香，人在旁邊感到一種冰似的魔力侵襲。別人甚至於並不逃避這種誘惑。藥劑師就說：

——她是一個有大才分的女人，擱在縣府也沒有什麼。

主婦們讚美她的節省，病人讚美她的禮貌，窮人讚美她的仁慈。

然而她充滿了貪婪，忿怒，憎恨。褶子平正的袍子藏着一顆凌亂的心，端懿的嘴唇並不說破牠的苦楚。她愛賴翁，她追尋寂寞，爲了更能夠安安逸逸地欣賞他的形象。當着真人思維的快感反而淆亂。愛瑪聽見他的脚步就心跳；隨卽，在他面前，感情往下一沈，最後留給她的只是一陣廣大的驚奇，臨了變成憂鬱。

賴翁懷着失望走出她的家，就不知道她在後面站起，看他在街上行走。她關切他的舉止；她窺伺他的面貌；爲了尋找拜訪他的房間的口實，她編排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藥劑師的女人住在同一房頂之下，她以爲她應當十分快樂；她的思想一直停在這家住宅，就像金獅的鴿子，飛過來在承露裏面，沾濕牠們的紅爪子和牠們的白翅膀。然而，愛瑪越看出她的愛情，她越壓抑，要牠低減，怕牠露到外面。她真還願意賴翁猜破，她想像了好些機會，好些場合來成全。攔阻她的，不用說，是慵惰，或者恐懼，還有羞恥之心。她想她太把他推遠了，時機不再，一切無望。於是驕傲，歡悅，可以向自己說：『我真節，』可以向鏡子照照自己，做出忍讓的姿態，——稍稍慰藉住她以爲她盡了的犧牲。

於是，肉慾的需求，銀錢的貪婪和熱情的憂鬱，全溶入同一的痛苦；——她不唯不把思想移開，反而格外依戀，痛苦使她興奮，到處追尋機會。茶燒壞了，或者門開了一半，她就心煩；

絲絨沒有，幸福缺乏，夢想太高，居室太窄，她就呻吟。

讓她氣悶的是，查理就像沒有想到她在受罪。他使她快樂的信心，她覺得是一種愚蠢的侮辱；他在這方面的安全正是忘恩負義。她爲誰這樣賢惠？難道他不就是一切福祉的障礙，一切災患的原因，好像複雜的皮帶的尖鉤，四面八方把她扣牢？

因之，她把無聊形成的許多憎恨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她努力減少憎恨，得到的只是增加。因爲這種心力，沒有用，和其他缺望的動機加在一起，越發造成隔膜。她自己的溫柔使她發生反感。家庭的平庸驅她思慕奢華，夫婦的恩愛驅她想望奸淫，她倒願意查理打她，好更有理由恨他，好更有理由報復。她有時候奇怪，她忽然會朝殘暴方面假想；她必須繼續微笑，聽人一來就說她快樂，假裝快樂，叫人相信快樂！

不過，她厭惡這種虛僞。她直想和賴翁私奔，隨便什麼地方，遠遠的，嘗試一個新的命運，可是她的靈魂立即呈出一個茫漠的深淵，充滿了黑暗。

她想到：

——再說，他不愛我了；怎麼辦？指望什麼解救，什麼安慰，什麼慰藉？  
她心碎了，喘吁，麻木，低聲嗚咽，直淌眼淚。

女用人有時候進來看見，問她道：

——爲什麼不說給老爺聽？

愛瑪回道：

——這是腦子裏面的毛病；別告訴他，你會讓他難受的。

全福道：

——啊！是呀，您就跟小蓋蘭一樣，蓋蘭老爹的女兒，包萊的打魚的，沒有來您家以前，我在狄耶浦就認識她呀，就是憂愁，就是憂愁，看見她在門檻一站，那樣子就像一條死人的裹布鋪在門口。她害的病，看起來像是腦髓裏頭起了霧，大夫治不了，神父也不成。病一厲害，她就一個人走到海邊去，海關上巡邏的人，時常看見她臉衝下，躺在沙灘哭。嫁了人以後，人家講，她就好啦。

愛瑪道：

——可是，我呀，我是嫁了人以後才得的。

● 喀司高涅 Casconne：法蘭西從前的一省，鄰接西班牙。



● 阿勒普西 Algerie 北非洲的法蘭西殖民地。

● 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雨果的小說，一八三一年問世，所謂鐘樓怪人者即是。小麻袋 Sachette 是一個瘋女人的外號，故事見於第六卷第三章，年輕時候，行爲失檢，後來有了一個小孩子，「她親自餵奶，她拿她僅有的被單給她做尿布，現在她不覺得冷也不覺得餓。」

## 六

有一天黃昏，窗戶開着，她坐在窗口，先還看見教堂的執事萊斯提布都瓦在修剪黃楊樹，忽然就聽見晚禱的鐘聲響了起來。

正當四月初旬，蓮馨花開放；一陣溫煦的風捲過掘好的花畦，花園猶如婦女，似乎爲了夏節全在打扮。隔着棚柱，往遠裏看去，河在草原流着，在草上勾成蜿蜒的線路。黃昏的霧氣在枯落的白楊之間漂浮，用紫顏色描出牠們的輪廓，比掛在樹枝的輕紗還要蒼白，還要透明。遠遠有牲畜走動；聽不見牠們的脚步，也聽不見牠們的嗚吼；鐘一直在響，在空裏繼續着和平的啼哭。

聽着鐘聲來回在響，少婦的思想失落在她幼年和學塾的陳老的回憶。她記起高大的燭臺，比聖壇的花瓶和小柱神龕全高。她真願意和往常一樣，依舊在長列的白面網當中廝

混，姆姆伏在她們的跪凳上面，僵硬的帽子或遠或近形成好些烏黑的點子。星期日做彌撒的時候，她一擡頭，就望見聖母和藹的臉，四周繚繞着淺藍的香雲。她感動了：她覺得自己軟弱，搖搖無主，猶如一根鳥羽在狂風暴雨之中迴旋；於是不由自己，她走向教堂，只要她的靈魂可以附著上去，全部生存在裏面消失，任何信仰她也承受。

她在廣場遇見萊斯提布都瓦由教堂回來；因為，不願意減少一天的任務，他只有放下活計回頭再做，所以晚禱的鐘也就隨他的方便去敲。而且，鐘敲的早一些，正好警告頑童到了教理問答的時辰。

有些孩子已經到了，在公墓的石地玩彈子。有的馬跨在牆頭，搖着腿，用他們的木屐割着長在小空地和新墳之間的高大的苧麻。這是唯一的綠地；此外全是石頭，教堂的掃帚雖說慇懃，永遠蓋着一層細塵。

孩子們穿着布鞋，在裏頭跑來跑去，倒像特意為他們鋪好的一塊地板。在隆隆的鐘聲之外，可以聽見他們的嘻笑。一根粗繩子從掛鐘的地方高高下來，垂在地面。鐘聲和牠的搖擺一同減小。有些燕子過去，尖聲啁啾，劃空逝去，迅即飛回牠們簷瓦底下的黃巢。教堂緊裏，燃着一盞燈，這就是說，一根燈芯子放在一隻懸掛的玻璃盞裏面。牠的光亮，遠遠望去，彷彿

一個淺白的點子，在油上顛慄。一道悠長的陽光穿過教堂中部，襯得耳房和角隅越發陰沈。

小柵的窟窿太鬆了，一個小孩子搖着牠玩。包法利夫人問他道：

——牧師在什麼地方？

他回道：

——他就來啦。

可不是，牧師住宅的門響動，布尼賢方丈出現了，孩子們亂轟轟逃到教堂裏面。

教士呢喃道：

——這些小渾蟲！總是這樣子！

腳碰到一本襤褸的教理問答，他拾起來：

——什麼也不敬重！

然而，一瞥見包法利夫人，他就說：

——對不住，我沒有認出是你。

他把教理問答攥進口袋，站住，繼續在兩個手指中間搖擺着庫房沈重的鑰匙。

夕陽正好射着他的全臉，他的黑毛布道袍（靠肘子的地方發亮，下擺綻了線）也映

灰了。沿着他寬大胸脯前面的小鈕釦，全是油漬和煙漬，越離頸布遠，也就越多；紅皮膚有許多肉褶子搭着頸布，好些黃點子散在皮膚上面，消失在發灰的鬍鬚的硬毛裏面。他才用過飯，粗聲粗氣地呼吸。

他說：

——你好呀？

愛瑪答道：

——不好；我難受。

教士接住道：

——啊！我也是。這些日子天一熱，人怪沒有氣力，不是嗎？可是，你要怎麼着！聖保羅說的好，我們是爲受罪生下來的。不過，包法利先生，他覺得你怎麼樣？

她做了一個輕蔑的手勢道：

——他呀！

老實人大驚道：

——怎麼！他不給你配點兒藥喫嗎？

愛瑪道：

——啊！我要的不是人世的藥。

但是牧師，不時往教堂裏面張望，頑童全跪着，彼此用肩膀推搡，彷彿一排紙剪的修士，一倒就全倒了下去。

她接下去道：

——我很想知道……

教士用一種發怒的聲音喊道：

——等等，等等，芮布代，看我不打你耳刮子的，搗蛋鬼！

然後轉向愛瑪：

——他是木匠布代的兒子；父母有錢，儘他胡鬧。不過，他有的是聰明，只有他用功，他學得挺快。我有時候，開玩笑，我就叫他芮布代（去馬羅穆的山，就這麼稱呼，）我還說：我的芮布代。啊！山·芮布代！那一天，我把這話講給主教聽，他也笑了……他居然賞我臉，也笑了。——倒說，包法利先生，他好嗎？

她彷彿沒有聽見。他繼續道：

——不用說，總是忙？我們倆，他跟我，實在是這一區頂事多的兩個人了。不過他呀，他是身體的醫生（他大笑着接下去道，）我呀，我是靈魂的醫生！

她眼睛定定地看着牧師，籲求道：

——是呀……您解除一切苦難。

——啊！包法利太太，可別說啦！就是今天早晨，我不得不爲一條『鬧毛病』的母牛去下。狄歐鎮一過，他們以爲是招了邪。他們條條母牛，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對不住！龍格馬爾！布代傢活！你們就鬧個沒有完啦！

他一步跳進教堂。

於是頑童，擁擠擠，圍住大書桌，爬上歌隊領班的凳子，打開彌撒書；有些頑童，潛着步，斗起膽，眼看就要走到懺悔間。但是牧師，忽然照準大家賞來一陣巴掌。他抓住他們的衣領，從地上舉起，罰他們跪在合唱班的石地，使勁兒一捺，像要把他們栽了進去。

他回到愛瑪旁邊，攤開他的大印花布手帕，拿一個犄角放在他的牙當中，接下去道：

——可不是，莊稼人是真可憐！

她答道：

——別的人也值得可憐。

——當然！警方說，城裏的工人。

——不是他們……

——對不住！我在那邊認識好些窮人家的母親，全是賢惠女人，你聽我說，真正的女聖人，麵包都沒有得喫。

愛瑪一邊絞動嘴角，一邊說話：

——不過有些人，牧師先生，有些人有麵包，沒有……

牧師道：

——冬天沒有火。

——哎！那有什麼關係？

——怎麼有什麼關係！我覺得，單拿我來說，一個人有爐火，喫得飽……因為，說到臨了

……  
她呻吟道：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他往前露出一付關切的模樣：

——你覺得難受？不用說，是不消化？包法利太太，你應當回家，喝一點茶，你就有神了，要不然，喝一杯新鮮水，放點兒糖。

——爲什麼？

她的神情好像一個人從夢中醒出。

——因爲你拿手攔在額頭。我以爲你頭暈。

然後，想了想：

——你不是要問我什麼話嗎？到底是什麼，我不記得了。

愛瑪重複道：

——我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她的視線朝四外看着，慢慢地落在穿道袍的老頭子。他們面對面，不言語，互相打量。  
他最後道：

——那麼，包法利太太，你得原諒，你知道，職責所在，我得發落我那些寶貝東西。眼看聖體瞻禮就要到了，我還真怕，我們落在後頭了！所以，從昇天節起，我要他們每個星期三多讀

一小時，決不通融。這些可憐的孩子！早點兒領他們走上我主的大道，不會有差池的，而且，他不就用他聖子的口這樣吩咐我們來的……身體好，包法利太太；向你丈夫包法利先生致敬。

他走進教堂，在門口先來了一個下跪的姿勢。

愛瑪看着他在雙行凳子之間消失，脚步沈重，頭有一點傾向肩膀；兩手攤開一半搭在背後。

她隨後移動腳踵，硬殭殭地，就像一座彫像順着軸子轉，走着回家的路。但是牧師粗大的聲音，頑童嘹亮的聲音，依然傳到她的耳邊，繼續在她後邊響着：

——你是基督徒嗎？

——是的，我是基督徒。

——什麼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是，領了洗……領……領……

她踏上她的樓梯，扶住欄杆，進了房間，一下子倒進一張扶手椅。

玻璃窗淺白的光亮，在波動之中，漸漸下落。木器在老地方似乎越發顯得不動了，淪入

陰影，就像墜在一座黑水洋裏面。壁爐熄滅，鐘永遠在響，愛瑪茫然驚於事物的靜謐，同時她的心，又那樣零亂。但是，白特站在窗戶和女紅桌之間，穿着編結的小靴，搖搖擺擺，打算走到母親跟前，抓住她圍襟帶子的一端。

後者拿手把她撥開，道：

——走開！

不久，小女孩子回來，越發貼近她的膝蓋；她拿胳膊挂在上面，向她仰起她的大藍眼睛，同時一道乾淨的口水流到綢圍巾上面。

少婦嫌煩，重複道：

——走開！

她的臉嚇住小孩子，哭了起來。

她拿肘子推開她道：

——哎！走開呀！

白特摔在五斗櫃前面，正好碰着銅環；面頰劃破，血流着。包法利夫人撲過去扶起她，揪斷了叫鈴的繩子，用盡氣力呼喚女僕，她正要詛咒自己，查理露了面。是用飯的時候，他回家

來。

愛瑪放平聲音向他道：

——看呀，親愛的朋友，看這孩子呀，玩着玩着，就在地上摔破了臉。

查理叫她放心，情形並不嚴重；他去尋找橡皮膏。

包法利夫人沒有下去用飯；她願意一個人看守她的孩子。於是，看着她睡熟了，她的杞慮漸漸散開，她覺得自己又傻又好，方才會爲這麼一點小事亂成那種樣子。真的，白特已經不哭了。她的呼吸如今不知不覺在掀動棉被。晶圓的淚珠停在半掩的眼簾的犄角，睫毛之間露出兩顆蒼白深陷的眼腫；貼住面頰的膏藥，往斜裏抽起緊綳綳的嫩皮。

愛瑪想道：

——可也怪，這孩子真醜！

夜裏十一點鐘，查理從藥房（他飯後去還多餘的橡皮膏）回來，看見他太太站在搖籃旁邊。

他吻她的前額道：

——我不是告訴你來的，沒有什麼要緊；可憐的心肝兒，別找罪受，你要病的！

原來他在藥劑師那邊停了很久。他雖說不顯得太怎麼驚動，郝麥先生努力安慰他，要他『振作』。於是他們談到種種威嚇兒童的危險和僕役的粗浮。郝麥太太嚐過這味道，從前有一個女廚子拿一碟子炭翻在她的圍嘴上面，胸口一直還有疤痕。所以這兩位慈愛的父母加意小心。刀子從來不磨快，地板從來不打蠟。窗戶裝着鐵柵欄，壁爐裝着結實的棍子。小郝麥們雖說自由，動一動就有人在後面監視；稍微一傷風，父親就拿藥丸填他們，直到四歲多，不加憐恤，綁着厚實的頭罩子。不錯，這是郝麥太太的怪主意；她丈夫心裏委曲，唯恐理智器官遭受壓軋，招致可能的後果，他甚至於向她道：

——你真要他們變成喀辣伊布，或者包陶居道斯？

其實查理曾經有好幾次想打斷談話。

見習生在他前面樓梯走，他低聲在他耳邊道：

——我有意同你談談。

賴翁問自己道：

——他起了疑心嗎？

心跳了，他胡亂猜測。

最後，查理關好門，求他到路昂打聽一下做一張好銅圖的價錢；這是一種多情的驚嚇，一種細貼的表示，他打算拿他的黑禮服肖像送他的太太。但是他願意事先「曉得開消多犬」，這種事不至於麻煩賴翁先生，因為他差不多每星期全進城的。

進城做什麼？郝麥以為其中難免「年輕人什麼把戲」，一種陰謀。但是他錯了；賴翁並不浮浪。他比往日還要憂鬱，勒福朗絲瓦太太非常清楚，他盤子裏面留下來的菜餚如今是更多了。她想知道底細，問稅吏；畢耐用一種滑頭腔調回她，說他「沒有受巡警的錢。」

然而他的伴侶，他覺得十分古怪；因為賴翁時常攤開胳膊，往椅背一倒，含含糊糊地抱怨生存。

稅吏道：

——那是因為你消遣不夠。

——什麼消遣？

——我呀，要是你，我弄一張車牀！

見習生答道：

——可我不懂得呀！

——噢！那倒是！

稅吏摸着下頷，輕蔑之中帶着滿足。

愛下去沒有結果，賴翁疲倦；沒有任何興趣領導沒有任何希望撐持生活千篇一律他開始感到苦悶。他厭煩永鎮和永鎮人，有些人，有些房子，簡直不堪忍受；藥劑師人再好，他完全沒有方法容耐。然而一個新環境，引誘他，可也遙遙把他嚇住。

這種憂慮很快就變成煩躁，於是巴黎在遠處向他奏起化裝跳舞會的鑼鼓，年輕女工的笑聲。他既然要去那邊讀完法科，他爲什麼不動身？誰攔着他？他開始歸理；他事先安排好他那邊的生活。他在腦子裏面給自己布置房間。他過一種藝術家的生涯！他學六絃琴！他弄一件睡衣，一頂巴司克小帽，一雙藍絨拖鞋！他甚至於已然在欣賞他壁爐上面兩把交插的鈍劍，再往高裏是一個死人腦磕和一架六絃琴。

困難在他母親答應；然而看來沒有更其合理的了。甚至於他的上司也勸他另進一家事務所，向上發展。於是採取折中辦法，賴翁在路昂物色一個二等見習生的位置，沒有謀到，他最後給他母親寫了一封詳細的長信，述說他立刻住到巴黎的理由。她應允他去。

他並不急。足足一個月的工夫，伊外每天爲他在路昂和永鎮之間運送箱子，行李，包裹；

賴翁理好他的衣著，填好他的三隻扶手椅，買了一匣領帶，總而言之，周遊「次世界」也用不了的東西，但是他一星期又一星期往後推，推到後來，母親來了第二封信，催他動身，既然他希望放假以前通過他的考試。

臨到吻別的時候，郝麥太太哭了起來；玉斯旦嗚咽着，郝麥爲人硬掙，掩飾住他的感情；他要親自把朋友的大衣送到證官門口。證官用他的車送賴翁到路昂。賴翁的時間正好夠向包法利先生辭行。

走到樓梯上面，他收住步，覺得自己好不氣喘。他一進來，包法利夫人連忙站起。

賴翁道：

——還是我！

——我曉得是你！

她咬住嘴唇，一股血在皮膚底下流動，完全變成了紅顏色，從頭髮根一直紅到領口。她站直了，肩膀靠住板壁。

他繼續道：

——先生不在家？



——他出去了。

她重複着：

——他出去了。

於是一陣沈默。他們彼此望着；他們的思想，揉雜在同一痛苦之中，緊緊擁在一起，猶如兩顆跳躍的心。

賴翁道：

——我想吻一下白特。

愛瑪走下幾級樓梯，呼喚全福。

他迅速向四外掃了一眼，牆壁，擱架，壁爐，像要鑽進一切，帶走一切。

但是她回來了，女僕帶來白特。白特捏着一架風車，頭向下，拴在一根繩子的末端。

賴翁吻了好幾次她的頸項。

——再見，可憐的孩子！再見，小親親；再見！

他把她牽給她母親。她母親說：

——帶她下去。

就剩下他們兩個人。

包法利夫人，轉過背，拿臉貼住一塊玻璃；賴翁握着他的便帽，輕輕拿牠沿着他的屁股打。

愛瑪道：

——要下雨啦。

他回道：

——我有雨衣。

——啊！

她轉回身，低着下頷，額頭向前。光映在上面，彷彿映着一塊大理石，一直映到彎彎的眉毛，沒有人知道愛瑪望天邊望些什麼，也沒有人知道她心裏想些什麼。

他嘆息道：

——好，再見！

她猛然把頭仰起：

——是呀，再見……走罷！

他們各自向前走動；他伸出手，她遲疑了一下。

——就照英吉利規矩罷。

她說着，伸出手，勉強做出好笑的樣子。

賴翁覺得他握住她的手，他全部生命的體質集中到這濕潤潤的手心。

他隨即打開手；他們的眼睛重新遇在一起，他走開了。

走到菜場，他收住步，藏在一根柱子後面，最後端詳一眼這所白房子和牠的四扇綠百葉窗。他相信看見房間有一個影子在窗戶後面；但是帘子，沿着掛杆舒開，似乎不經人挽曳，慢慢擺動牠的斜長褶子，一下子就全攤開，直直的，比一堵石灰牆還要分紋不動。賴翁跑開。

他遠遠望見路上他的上司的喀布芮奧萊，一個挽着粗布圍巾的男子在一旁牽着馬。

郝麥和居由曼在一起談話，大家在等他。

藥劑師眼裏掛着淚，道：

——吻吻我。這是你的大衣，我的好朋友，當心招涼！保重照料好！

證官道：

好啦，賴翁，上車！

郝麥俯向泥遮板，聲音夾着哭泣，吐出這四個憂鬱的字：

——一路平安！

居由曼答道：

——晚安！放開馬！

他們動身了，郝麥往回走。

包法利夫人打開花園那邊窗戶，望着雲空。

雲在路昂那邊日落的地方聚斂，黑的波濤急急滾動，然而一道一道寬大的陽光，由後面趕過，彷彿懸掛的一堆兵器之中的金箭；此外的天，空空的，透出磁器的白。一陣狂風吹彎了白楊，雨忽然降下，打着綠葉子響。隨即太陽又出來，母雞叫着，麻雀在濕淋淋的小樹叢搨動翅膀，沙地的水灘流去，帶走絨花樹的紅花。

她想到：

——啊！他已經遠啦！

郝麥先生，猶如往昔，在六點鐘用飯的時候過來。

他坐下道：

——好！我們今天算是把我們的年輕人打發走啦！

醫生答道：

——像是！

隨後，在椅子上面轉動：

——家裏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了不起。也就是我太太，今天下午有點兒激動。你知道，女人呀，一點點兒沒有影子的事也攪合她們！特別是我那位！我們反對，錯的倒是我們，她們的神經組織原來就比我們脆癢。

查理道：

——可憐的賴翁！他在巴黎怎麼過……他過得慣嗎？

包法利夫人嘆了一口氣。

藥劑師響動舌頭道：

——怎麼不飯館子喫着鬧着！化裝跳舞會！香檳酒！你聽我講，樣樣兒有份！

包法利駁道：

——我不信他會胡來。

郝麥先生急忙接下去道：

——我也不是怕人當耶穌會教士看，他不得不學旁人的榜樣。你不曉得這羣荒唐鬼，在拉丁區，跟女戲子過的生活！而且，學生在巴黎挺有地位。只要他們拿得出一點點兒玩藝，上等社會就歡迎他們，甚至於聖·日耳曼關廂的貴夫人也愛他們，他們自然而然的撈到了締結良緣的機會。

醫生道：

——可是！我怕他……在那邊……

藥劑師打斷道：

——你說的對，毛病就在這上頭！你不得不老拿手壓住口袋。所以，你在一家公園，我這麼假定說；就有一個人來了，衣著考究，掛着勳章，你真許以為他是一位外交官；他走到你跟前；跟你閒談，用話打動你，請你吸一撮鼻煙，或者幫你拾起你的帽子。兩個人混熟了；他把你帶到咖啡館，把你請到他鄉下的房子，兩杯酒之下，把各色人等介紹給你，但是大部分時間，

不過是搶你的錢口袋，要不然呀，帶你去幹些見不得人的壞事。

查理答道：

——話是對的；不過我擔心的倒是病呀，譬方說，傷寒呀，外省去的學生就愛害這個。

愛瑪顫慄了。

藥劑師繼續道：

——還不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一般經濟紊亂的結果。再說，巴黎的水，你知道的！飯館子的菜，什麼東西全加作料，喫下去把你的血弄得滾熱，其實隨你怎麼說，不及一盆子好菜肉湯。至於我呀，我向來贊成家常菜：衛生多了！所以，我在路昂學配藥的時候，我在一家宿舍寄宿；我跟先生們一道兒用飯。

於是他繼續陳述他一般的見解，他個人的愛好，直到玉斯旦來找他，去做一碗牛奶蛋黃。

他喊了起來。

——就沒有一分鐘的休息！永遠忙！我就不能夠走開一分鐘！跟耕田的馬一樣，累死了也得做到頭只有苦！

隨後，走到門口，他說：

——倒說，你曉得新聞嗎？

——什麼新聞？

郝麥豎直眉毛，顯出一付極其嚴重的臉，接下去道：

——下·賽納<sup>①</sup>的農產改進競賽會今年很有可能在永鎮寺舉行。至少大家這麼傳說。今天早晌，報紙還這麼提了一句。這對於我們本地太重要了！不過，我們改天談罷。我看得見，謝謝你啦，玉斯旦有燈。

① 紙剪的修士兒童的玩具，擺成一行，推倒一個，就全倒了下去。

② 我的芮布代：在法文裏面，我的 Mon 和 山 Mont 是同音字，牧師把芮布代的人名當做山名叫，自以為好玩。

③ 「鬧毛病」原文是 Étite，當堯善一類的甲蟲解釋，牲畜吞了下去，腸腹絞痛。

④ 喀辣伊布 Carabes：西印度羣島的土著，現今幾乎沒有後裔，多也不過是幾千人，徙到聖·道曼格 Saint-Dominque 和聖·萬桑 Saint-Vincent 兩座小島。矮小，短頸，寬肩，淺紅皮膚，生活迄如古

青野蠻人種。



包陶居道斯 Botocudos 住在巴西的印第安人種，中等身材，四肢瘦小，身體壯健，棕色皮膚。

⑤ 巴司克 Basque 散居西班牙與法蘭西邊疆一帶的山民，歐洲的土著之一，短小精悍，擅戰爭，自有語言文化，平日男子均戴一項小帽，如流行於中國商埠學童間者然。

⑥ 耶穌會教士 Jesuite 借做偽君子的意思。

⑦ 拉丁區 Quartier Latin 巴黎的學府區，包含第五區與第六區，重要的教育機關幾乎全在本區。

聖·日耳曼爾廂 Faubourg Saint-Germain 在拉丁區的西邊，貴族宅居的地方，高樓大廈，闊闊所在，所謂「貴族爾廂」者是。

⑧ 下·賽納 Seine-Inférieure 賽納河入海的下游，為一行政省分，省會即路昂。

## 七

第二天對於愛瑪，成了一個出喪的日子。她覺得一片黑黝黝的氣氛，混混沌沌，流過事物的表皮，席捲一切，而苦惱沉入她的靈魂，發出輕微的嗥叫，好像冬季的風吹過荒棄的宮堡。這是一去不復返的往事的緬想，完成每件事以後應有的疲沓，更是一切習慣動作中斷，一種延長的波動忽然停止而起的痛苦。

彷彿由渥畢薩回來，腦子裏面有喀墜伊旋轉，她起了一陣陰沈的憂鬱，一陣瘖啞的缺望。賴翁重新出現，更高，更美，更溫柔，也更影影忽忽；雖說和她分開，他就沒有離開她，在那裏，四壁好像留住他的身影。她看不厭他走過的地氈，他坐過的空椅子。河總在流，沿着光滑的堤岸，慢悠悠推動牠的微瀾。他們在那邊散步過好些次，在覆着青苔的石子上面，聽着同一波浪的呢喃。太陽多好呀！下午多好呀！就是他們兩個人，在花園緊底，陰涼地方。他高聲朗

誦，光着頭，坐在一張硬棍子做的槌子上面；草原的清風吹動書頁和棚上面的旱金蓮。啊！他走了，她生命唯一的愛好，福祉唯一的可能的希望！他在的時候，她怎麼就會不抓住這個幸福！他想走的時候，爲什麼她不雙膝下跪，伸出兩手攔阻？她詛咒自己不會戀愛賴翁；她渴想他的嘴唇。她恨不得追上他，投在他的懷抱，向他說：『是我，我是你的！』但是，困難讓愛瑪退縮，而欲望，悔不當初，日滋夜長，變得只有更爲活動。

從這時候起，賴翁的回憶好像成了她百無聊賴的中心；他在當中熠熠作光，就是俄羅斯荒原旅客留在雪地的火，也不及他亮。她奔向他，貼住他，細心攪動這將熄的火，在四周尋找一切能夠把火弄旺的東西；於是最遠的回憶猶如最近的機緣，她感覺到的和她想像出的，她散失的奢欲，她枯樹枝一樣隨風響動的幸福的計劃，她徒勞的道德，她落空的希望，家庭的晤談，她揀起一切，拾起一切，用一切來溫暖她的憂鬱。

然而，不知道是積蓄涸竭，還是堆聚太多，火焰平靜下來。愛情漸漸由於別離熄滅，習慣窒息懊悔；這道映紫了她的蒼白的天的火光，蒙上更多的影子，越來越淡。她的知覺慵懈了，她把厭憎丈夫的心情看做想望情人的熱衷，恨的燒傷看成了愛的重溫；然而，因爲狂風暴雨一直沒有息止，熱情消耗到了灰燼，任何援救不來，任何太陽不出，四周全是黑夜，她沈入

一種澈骨的寒冷。

於是道特的壞日子重新開始。她覺得自己如今越發不幸了，因為她有了苦惱的經驗，清楚這沒有完結的一日。

一個女人以這樣大的犧牲給自己承負，有些嗜癮算不了什麼。她給自己買了一隻祈禱用的峨特跪凳，她一個月花十四佛郎的檸檬來洗指甲；她寫信給路昂，要一件藍呢袍；她到勒樂那邊選去最好的肩巾；她拿牠當腰束在睡衣外邊；然後，放下窗版，拾起一本書，這樣一身打扮，躺在一張沙發裏面。

她時常更改她的頭飾：她梳成中國式，雲髮，結辮，鬢角留出一道紋路，如同一個男子，頭髮由下面盤過去。

她要學意大利文：她買了些字典，一本文法，許多白紙。她嘗試嚴肅的書籍，歷史和哲學。有時候，查理夜晚驚醒，以為有人找他去看病，唧噥道：

——我就來。

其實是愛瑪搽響一根火柴，重新把燈點亮。不過，她這些書猶如她的繡貨，開一個頭，就全堆進了她的衣櫥；她拿起來，丟開，去讀別的。

性子一起，她很容易逾分。她有一天同她丈夫打賭，她可以喝滿滿半杯燒酒，湊巧查理發昏激她，她一口氣喝光燒酒。

神情雖說輕狂（永鎮的太太們這樣說她），愛瑪並不欣快；那種使老姑娘和失敗的野心家的臉抽搐的呆呆的線條，她經常留在她的嘴角。她處處蒼白，布一樣白；鼻子的皮向鼻孔抽搐，眼睛射出一種茫漠的視線。鬢角發見三根灰頭髮，她說她老了。

她時常暈倒。有一天，她簡直唾血，查理忙亂了，顯出他的焦急，她答道：  
——得啦！這有什麼關係？

查理避到他的診室；他哭着，胳膊抵住桌面，坐在他書桌的扶手椅，在腦相學的頭顱下面。

於是他寫信給他母親求她來；關於愛瑪，他們在一起商量了好久。  
怎麼做才是？她拒絕任何治療，怎麼辦？

包法利老太太道：

——你知道你女人要什麼嗎？把她的心佔住，給她活兒做！只要她跟別人一樣，不得不自掙自喫，她也就不會這樣任性了。那呀，就因為她空着手不做事，腦子裏攪滿了古怪念頭。

查理道：

——可是她的心不開。

——啊！她心不開！不開些什麼？唸唸小說，一些壞書，全反對宗教，那裏頭呀，也就是引些渥爾泰的話，譏笑牧師。事情不止這個，我可憐的孩子，沒有宗教的人臨了兒總會變壞的。

於是，他們決定阻止愛瑪看小說。進行似乎並不容易。老太太應了下來，她路過路昂的時候，她親自到租書的地方，就說愛瑪不續下去了。書局要是堅持的話，誤人子弟，難道不好稟告警察辦理？

婆媳的分別是冷澀的。她們在一起待了三星期，沒有交過四句話，除去飯時和寢前的問候和恭維。

包法利老太太星期三動身，正逢永鎮有集。

從早晨起，廣場就堆滿了一排貨車，兩脚朝天，沿家挨戶，一直由教堂排到客店。另一邊，搭着好些帆布攤，賣布，賣被褥，賣羊毛襪，馬絡頭，還有成捆的藍帶，露出一頭隨風飄揚。高高的雞蛋乾酪，筐子，夾着黏黏的草，中間地上攤着粗糙的銅鐵器皿；靠近打麥機，雞在矮平的籠子咕咕叫喚，頭伸在棍子外面。人擁在一個地方，誰也不想走開，有時候簡直要擠破藥房。

的門面。星期三，藥房一整天不空，人擠進去，郝麥先生在四鄉名氣大，買藥的大不如問病的多。他堅確的口吻迷住了鄉下佬。他們把他看做最偉大的醫生，比任何醫生偉大。

愛瑪靠住窗戶（她時常倚住窗戶；窗戶在外省代替劇院與散步）看着鄉下佬你擁我擠，正在有趣，就見一位紳士，穿着一件綠絨大衣，戴着一雙黃手套，雖說綁着厚實的護腿，走向醫生住宅，後面隨着一個莊稼人，低下頭，一付思維的模樣。

玉斯旦在門限和全福談話。紳士問他道：

——我好看醫生嗎？

同時把他當做醫生的男僕：

——對他說，住在徐曬特的羅道夫·布朗皆先生看他。

新來的人不是由於土地的虛榮纔把地名放在名姓上面，不過是叫人更好認識而已。

徐曬特是永鎮附近一座產業，他新近買下堡子，還有兩個田場，雖說親自耕種，並不太為自己添麻煩。他過獨身生涯，據說有『起碼一萬五千佛郎收入』

查理走進廳房。布朗皆先生向他介紹他的田伙；他要放放血，因為他覺得『全身癢癢』

他拒絕一切理論：

——放放血，我會乾淨的。

包法利只好取出一付綁帶和一隻盤子，叫玉斯旦端住。然後，轉向臉色已經灰白的鄉

下人：

——不要害怕。

鄉下人回道：

——不，不，你動手好了！

於是，神氣十足，他伸出他的粗胳膊。竹葉刀只一刺，血就冒出來，濺到鏡子上面。

查理喊道：

——盆子端近些！

田伏道：

——傢活，簡直是一道小泉水在流嚙！我的血多紅！這表示好，不是嗎？

醫生接下去道：

——有時候，人在開頭不覺得怎麼樣，隨後可暈了過去，特別是身體結實的人，像這傢



活就是。

鄉下佬聽見這話，針筒在手指之間旋轉，落了下去。他的肩膀驟然一動，椅背啵啵在響。他的帽子跌了下來。

包法利拿手指捺住血管道：

——我說什麼來的。

盤子開始在玉斯旦的手心顫索：他的膝蓋蹣跚了，他的面色蒼白了。

查理喊道：

——太太！太太！

她一步跳下樓梯。

他嚷着：

——拿醋來啊！我的上帝，一下子兩個人！

他一激動，往緊裏壓的藥布幾乎放不上去了。

布朗皆先生抱起玉斯旦，神色十分安詳道：

——沒有事。

他讓他背靠牆坐在桌子上面。

包法利夫人開始抽掉他的領帶。襯衫的繩子挽着一個結；她纖纖的手指有好幾分鐘在年輕孩子的頸項摸索；隨後她拿醋倒在麻紗手帕；她用濕手帕輕輕拍着他的太陽穴，同時輕輕向太陽穴噓氣過去。

車夫醒過來；但是玉斯旦依然暈倒，他的瞳仁消失在蒼白的眼膜之中，猶如藍花消失在牛乳之中。

查理道：

——我們得瞞着他。

包法利夫人拿起盆子，放在桌子底下；她這樣一彎腰，她的袍子（一件四幅拚成的夏季袍子，黃顏色，長腰身，寬下擺，）她的袍子在磚地上向四外裂開——愛瑪彎下去，伸開胳膊，不免有一點搖幌，衣服順着身子的曲線縮進去又綳了出來。隨後，她過去取了一水晶瓶的水，融化了幾塊糖，就在這時候，藥劑師來了。女僕在亂闖闖之中把他找了來；看見他的學徒張開眼睛，他出了一口長氣。然後由上到下，他圍着他看。他道：

——蠢！真的，小蠢東西！一個字，蠢！說到臨了，放血又算得了什麼大事！一個天不怕地不

怕的快活人！你們看呀，這就是那個松鼠，不怕頭昏眼花，爬到樹梢，搖核桃下來。啊！是的，說呀，吹呀！這可好啦，趕明兒還配藥哪；碰着嚴重的情形，人家就許把你叫了去，當堂點醒點醒法官的良心；那時候你就得放冷靜，講道理，像一個人樣兒，不然的話，也只好做做傻瓜！

玉斯旦不回答。藥劑師繼續道：

——誰請你來的？你總在吵鬧醫生和醫生太太！再說，星期三，你就不好走開！家裏現在有二十個人。我全丟開來了，因為我關心你。好啦，滾！等着我，看好瓶子！

玉斯旦穿好衣服走了以後，大家談了一下暈倒的情形。包法利夫人從來沒有暈過。

布朗皆先生道：

——一位女的能不暈，可真不易！倒說，有些人非常脆弱。有一回跟人決鬪，我看見一位見證人，僅僅聽見手槍的響聲，就失了知覺。

藥劑師道：

——我呀，看別人流血，就當沒有這回子事；可是只要一想到我自己流血，一想得太厲害，我就一定暈倒。

布朗皆先生打發開他的僕人，叫他把心放定，好在已經照他的意思放過了血。他接下

去道：

——這幫我得到認識你們的機會。

他看着愛瑪說這句話。

隨後，他在桌角放下三個佛郎，隨隨便便鞠了一個躬走掉。

不久他就到了河的對岸（這是他回徐曬特的路）愛瑪望見他在草原白楊樹下面行走，步子不時放慢，好像一個人在想心事。

他向自己道：

——她很可愛！她很可愛，醫生，這位太太！牙齒美，眼睛黑，脚俏皮，模樣倒像一個巴黎女人。像活她打那兒鑽出來的？這粗小子他打那兒找來的？

羅道夫·布朗皆先生是三十四歲，性情粗野，思悟明敏，而且常和婦女往來，鑿輪老手。他覺得這個女人標緻，他想着她和她丈夫。

——我想他一定很蠢。不用問，她厭倦他。指甲長，三天不刮鬍子。他出去忙他的病人，她留下來補綴襪子。她無聊！她想住到城市，每天夜晚跳波蘭舞！可憐的小女人！她眼巴巴望着愛情，就像一條鯉魚在案板上望着水！只要三句俏皮話，她就會膜拜你，我拿得穩！她一定溫

柔！一定可愛……是的，不過事後怎麼摔掉？

於是尋樂的障礙，遙遙在望，不由他不打回票，想起她的情婦。他是他在路昂貼養的一個女優；這個女人，就是回憶起來，他也感到饜足，所以他想：

——啊！包法利夫人比她漂亮多了，特別是新鮮多了。維爾吉妮，簡直是越過越胖了她。那些玩藝兒只有招人膩。再說，好喫斑節蝦！

田野荒涼，四周一無所有，羅道夫僅僅聽見草打着他的鞋經常在響，蟋蟀遠遠藏在燕麥下面叫喚；他重新看見愛瑪在廳房，穿着如他方才所看到的，她在脫掉她的衣服。他掄起手杖，一下子敲碎前面一塊土，喊道：

——噢！我要把她弄到手！

他立即考慮進行的政治部分。他問自己道：

——在什麼地方相會？用什麼方法？孩子會一死兒釘着你，女僕，鄰居，丈夫，各式各樣的麻煩。算啦！時間荒廢太多！

隨後他又想道：

——可是她那雙眼睛就跟鑽子一樣往你心裏剮。那蒼白的面色……我呀，膜拜面色

蒼白的婦女！

上到阿爾格伊山頭，他下了決心。

——全看尋找機會。好啦！我隨時路過他們的門口，我送他們些野味，家禽；必要的話，我去放放血；我們變成朋友，我請他們來我家……啊！妙呀！改進競賽會就要舉行了；她會來的，我會看見她的。說下手就下手，放大膽子，管保成功。



## 八

這有名的改進競賽會的確到了！從舉行大典的那天早晨起，居民就在門口談論籌劃的種種；公所的前臉懸繞着長春籐；草地搭好一個帳棚擺筵席；廣場當中，教堂前面，停着一架老礮，宣告知府駕到和得獎的農人的名姓。筆實的國民軍（永鎮沒有）開來參加畢耐隊長的消防隊。他這一天戴了一根領子，比平日還要高；制服緊緊扣住，上身直挺挺的，動也不動，他全身的力量似乎下來聚在兩條腿裏面。牠們以同一動作舉起，配合節奏，威武而有勁。因為稅吏和中尉之間存有競爭的心思，彼此顯示才能，分開訓練他們的人員。大家看見紅肩章和黑護胸輪流地過來過去，川流不息，沒有一個了結！這樣顯赫的儀仗從來沒有見過！好些人家，從那天起，就洗淨他們的住宅；三色旗掛在半開的窗戶；家家酒店客滿；天氣晴和，打漿的帽子，金十字架，有色的圍巾，映着明暉的陽光，似乎比雪還要白，同時五顏六色，零



星散開，顯得大衣和藍襖分外單調陰沈。四村農家的婦女，下馬的時候，解開大別針；她們害怕泥點子，袍子擦在腰圍，所以要用別針別住。丈夫正好相反，害怕帽子落地，用手帕兜住，拿牙咬着一角。

人從村子兩頭湧到大街。小巷，小徑，住宅，直往外傾入，門環不時聽見在響，戴線手套的婦女走出大門，去看熱鬧。特別爲人稱道的，是兩個長三角架，掛滿了油燈，立在一座要人聚會的講壇兩側。另外，緊靠公所的四根柱子，豎起四種竿子，各自挑着一面淺綠的小小布旗，用金字綴着成語。一面是『獻與商業』；一面是『獻與農業』；第三面是『獻與工業』；第四面是『獻與美藝』。

但是喜笑顏開，倒彷彿加重了女店東勒福朗絲瓦太太的陰霾。她站在廚房的臺階，唧唧噥噥，自言自語道：

——簡直胡鬧！帆布攤子，簡直胡鬧！難道他們還想知府會高興到那邊用飯，在一座帳棚底下，像一個跑江湖的？這些礙手礙腳的東西，虧他們也叫做對本鄉有利！所以呀，到勒沙泰去找一個糟廚子，才犯不上爲誰？爲些放牛的叫化子……

藥劑師走過。他穿着一件黑衣服，一條南京布褲子，獺皮鞋，希罕的是，一頂帽子——一

頂短筒帽子。他道：

——你好！原諒我，我很忙。

胖寡婦問他到什麼地方去：

——你覺得我怪，是不是？我一直關在我的實驗室，比好好先生的老鼠關在他的乾酪裏面還長久。

女店東問道：

——什麼乾酪？

郝麥道：

——沒有，沒有什麼！什麼也不是！勒福朗絲瓦太太，我不過想對你講，我平常總在家裏。可是今天，情形不同，不得不……

她一付輕蔑的神氣道：

——啊！你到那邊去？

藥劑師驚訝了，答道：

——是的，我到那邊去，難道我不是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勒福朗絲瓦太太打量了他幾分鐘，最後微笑道：

——那就另是一回事了！不過種田跟你有什麼關係？難道你也懂得這個？

——當然嘍，我懂這個，因為我是藥劑師，這就是說，化學家！而化學，勒福朗絲瓦太太，對象就是認識一切自然物體的相互之間和分子之間的作用。農業自然就在牠的範圍！實際，肥料的組合，流質的發酵，煤汽的分析，穢氣的影響，我問你，假如不是純粹的單純的化學，又是什麼？

女店東一句話也不回答。郝麥繼續道：

——難道你相信，做一位農學家，還得自己耕田餵家禽嗎？他首先應當認識清楚的，倒是成爲問題的物質的組織，地質的層次，大氣的作用，土地、礦石和水源的性質，各種物體和牠們毛細管現象的密度。多着哪！必須完全瞭解一切衛生的原則，才好指導，批評房屋的構造，牲畜的管理，僕役的飲食！勒福朗絲瓦太太，還必須瞭解植物學；才能夠鑑別植物。你明白嗎？什麼對於健康有益，什麼對於健康無益；什麼不生產，什麼有滋養；是否這裏把牠們拔掉，改到那裏種；是否繁殖這幾樣，芟除那幾種；一言以蔽之，必須迎頭趕上科學潮流，讀小冊子，讀報紙，永遠研討，指出改良……

女店東的眼睛就沒有離開法蘭西咖啡館的門。藥劑師說下去道：

——上帝！我們的農夫成了化學家，或者至少多聽一聽科學的勸告，那就好了！所以，我呀，我新近寫了一本了不起的冊子，一本七十二頁之多的論文，題目是蘋果酒釀造與效用，附有新解，我送到路昂的農學會裏看到，請我做會員，農學組，果學類；可不，我的作品要是公之於世……

然而藥劑師收住口，勒福朗絲瓦太太另有心事。她道：

——看他們呀！我真不懂是怎麼回事！那種喫飯地方！

她一聳肩膀，毛線衣在胸口繃緊了。她用兩手指着她的對頭酒店，裏面傳出歌唱的聲音，接下去道：

——反正久不了，不出一星期，全完。

郝麥驚呆了，往後退縮。她走下她的三層臺階，在他的耳邊道：

——怎麼！你不知道這個？這個禮拜就要查封了。勒樂出賣了他。他拿發票殺死他的。

——會有這種事！太可怕了！

藥劑師嚷了起來。他對於任何可以想像的環境，總有合適的詞句。

於是女店東爲他說起這個故事。她是聽居由曼的聽差戴奧道講的，雖說憎惡泰里耶，她怪罪勒樂。他是一個騙子，一個小人。

她道：

——啊！你看，他在菜場；他在衝包法利太太鞠躬。她戴一頂綠帽子。可不，她跨着布朗皆的胳膊。

郝麥道：

——包法利太太！我得趕過去，向她致意。她也許高興在廊子底下弄一個座位。

勒福朗絲瓦太太喊他回來聽她講下去，藥劑師不聽，快步走開，嘴唇露出微笑，腿彎子挺直，左一躬，右一躬，黑衣服的大下擺在他後面隨風飄盪，佔據了不少空間。

羅道夫遠遠望見他，往快裏走；但是包法利夫人喘了上來；他只好放慢步子，微笑着，向她粗聲粗氣道：

——我是爲了避那個胖子；你知道，藥劑師。

她拿胳膊筒了他一下子。

他問自己道：這是什麼意思？

他一邊向前走，一邊從眼角打量她。

她的側臉十分平靜，沒有什麼好測猜。蒼白的帽帶彷彿葦葉，橢圓的帽子包住她的臉，在陽光裏面，神采分外奕奕。睫毛長而彎，眼睛望着前面，雖說睜開，因為血在她細膩的皮膚底下輕輕跳動，倒像太陽穴隱隱加以控制。一道紅顏色穿過她的鼻梁。頭歪向肩膀，嘴唇之間露出她珠子一般白牙的尖端。

羅道夫想，難道她是取笑我？

愛瑪的手勢實際只是一種警告；因為勒樂先生伴着他們，不時同他們搭訕，像要插進他們的談話。

——可趕着好日子啦！人人在外頭，是東風。

包法利夫人，猶如羅道夫，並不管理他，然而他們隨便一動，他就湊近道：『什麼，請問？』舉起他的帽子。

來到鐵舖前面，羅道夫不沿大路走向柵欄，忽然揪住包法利夫人，閃進一條小徑；他嚷道：

——晚安，勒樂先生！請便！

她笑道：

——你怎麼好這樣打發他！

他答道：

——爲什麼他硬要打到別人隊裏？再說，今天，我有福氣同你在一起……

愛瑪臉紅了。他沒有說完話。他反而說起天氣晴和，草上行走的愉快。有些野菊花重新長出。

他道：

——這兒有好看的小菊花，夠四鄉女孩子預言愛情用的。

他添一句道：

——我要是摘一朵，你想是什麼意思？

她微微咳嗽道：

——你愛着什麼人嗎？

羅道夫答道：

——哎！哎！誰知道？

草地開始人多了，主婦帶着她們的大雨傘。她們的籃子和她們的孩子，同你擠撞在一起。時常必須閃避長列的鄉下婆，使女，藍襪子，平底鞋，銀戒指，走近了，發出牛奶氣味。她們手牽手走路，從白楊樹那條線起，到酒席的帳棚爲止，散在全部的田野。然而，到了審查的時間，農夫一個隨一個，走進一個跑馬場一樣的地方，柱子上面架着一條長繩。

牲畜拴在這裏，鼻子對着繩子，屁股或大或小，亂紛紛排成一片。打盹的豬拿嘴擱着地，牛犢叫着；羊犢嘔着；母牛，曲着一條腿彎子，肚子攤向草地，慢悠悠地嚼草，翻動牠們沈重的眼皮，蒼蠅圍着牠們嗡嗡在飛。有些車夫光着胳膊，揪住蹄子的種馬的絡頭；牠們在母馬旁邊，鼻孔張開，嘶鳴着。母馬靜靜的，伸長頭，鬃毛下垂，小馬躺在牠們的陰影，或者有時候過來吮奶。這些牲畜聚在一起，長長一片起伏，浪一樣隨風揚起白鬃，露出尖尖的犄角和奔馳的男子的頭顱。一百步開外，在圍場之外，另有一隻大黑雄牛，套着口罩，鼻孔繫着一個鐵環，彷彿一隻銅獸，動也不動。一個衣服襤褸的小孩子揪住一根牽牠的繩子。

同時，大人先生，以一種沈重的步伐，在兩列當中，向前移動，檢查每隻牲畜，隨即聲音相當低，互相討論。其中一位，似乎地位更高，一邊走，一邊往小簿子記些東西。他是評判委員會的主席：邦鎮的德羅日賴先生。他一看見羅道夫，急忙向前，和顏悅色，向他微笑道：



——怎麼，布朗先生，你丟下我們不管？

羅道夫說他一定來。但是主席一走開，他就道：

——我的天，不，我才不去哪！同你在一起比同他在一起好多了。

一邊嘲笑改進競賽會，一邊爲了穿來穿去方便，羅道夫拿他的藍帖子給憲兵看，甚至於有時候，當着一條好牲口站住。包法利夫人絲毫不感興趣。他看出來，於是開始就永鎮貴婦人的衣飾，加以取笑；繼而爲他自己衣飾的隨便，請求原宥。他的衣飾隨和而又講究。這種不相調合的情形，平常落在俗人眼裏，就以爲看出一種古怪的生活的揭示，感情的零亂，藝術的專橫，若干對於社會風習的永遠的憎惡。凡此一切，使俗人感到誘惑或者鬱悶。所以他的摺袖麻布襯衫，在他灰色古帝背心開口的地方，一遇見風就臃漲起來；同時寬道褲子，在脚踝露出他的南京布靴子，筒子下半是紋皮。皮亮極了，草映在上面。靴子踩着馬糞，一隻手插在衣袋，草帽斜在一側。

他接下去道：

——再說，住在鄉下……

愛瑪道：

——什麼也是白費。

羅道夫答道：

——可不是想想看，這些人呀，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瞭解，別的不說，一件衣服的樣式！於是他們談起外省的庸俗，被牠噎窒了的存在，在這裏面毀掉了的幻覺。

羅道夫道：

——所以我呀，深深陷入憂鬱……

她驚道：

——你！可是我直以為你挺快活！

——啊！是的，外表，因為在社會裏面，我知道往臉上戴一付喜笑怒罵的面具；可是有多少回，看到一座公墓，在月光之下，我問自己，好不好也陪那些長眠的人一道兒長眠……

她說：

——噢！你那些朋友呢？你不往這上頭想？

——我那些朋友？誰呀？我有嗎？誰關心我？

他由嘴唇吹出一陣胡哨，陪伴這末一句話。

但是一個人在他們後面抗了高高一堆椅子過來，他們不得不彼此分開。他抗了過多的椅子，看見的僅僅是他木屐的尖頭，和兩隻伸開的胳膊的末端。這是萊斯提布都瓦，掘墳的，把教堂的椅子搬到人羣。心眼兒靈活，時時想到他的利益，他發見了這個利用改進黨會的方法。他的念頭成功了，因為他就不知道聽誰的呼喚才是。說實話，鄉下人曬熱了，爲了這些座椅在吵鬧。座椅的草發出香料的氣息，寬厚的椅背全被蠟油弄污了，他們靠在上面，恭而且敬。

包法利夫人重新挽起羅道夫的胳膊；他彷彿繼續同自己說話：

——是的！我缺許許多多東西！永遠孤獨啊！只要我活着有一個目的，只要我感覺到一種愛情，只要我找得到一個……噢！我會使用我全付力量，我有的是力量，我會戰勝一切，破壞一切！

愛瑪道：

——不過，我覺得你並不可憐。

羅道夫道：

——啊！你覺得？

她接下去道：

——因為說到臨了……你自由。

她遲疑了一下：

——你有錢。

他回道：

——你不要拿我開玩笑。

就在她發誓她不是取笑的時候，轟然發出一聲礮響，立刻亂闐闐，人往村子擁擠。警告錯誤。知府沒有來；評判委員全很杌隉，不知道應當入席，還是等下去好。

終於在廣場末端，來了一輛租賃的大朗斗，<sup>⊙</sup>駕着兩匹瘦馬，一個戴白帽子的車夫掄起胳膊鞭打畢耐的時間只夠喊：『舉槍！』中尉的時間只夠學他。大家奔向槍位。人人往前衝。有些人簡直忘了領圈。但是知府的馬車似乎猜到這種困難局面，轅裏兩匹驚駘，搖着牠們的小鏈子，小步來到公所的廊子前面，正好趕上國民軍和消防隊敲着鼓，踏着步，擺開隊伍。

畢耐喊着：

——換步！

中尉喊着：

——立正！向左轉！

槍舉起，扳開閘，唳哩唳察地響了一陣，活像一隻銅鍋從樓梯滾下來。敬禮已畢，槍全放下。

於是就見由馬車走下一位老爺，穿着一件繡銀短禮服，禿額，後腦梢垂着一簇頭髮，月青的臉，外表十二分和靚。他絕大的兩隻眼睛，蓋着厚眼皮，閉了一半打量羣衆，同時仰起他的尖鼻子，他讓他陷下去的嘴微微笑着。他從肩飾認出鎮長，向他解說知府不能夠來。他本人是府裏的參議；他隨即添了幾句道歉的話。杜法實的回答是頌揚，對方再三不敢承當；他們這樣站着，面對面，額頭幾乎碰在一起，四周是評判委員，縣議員，搢紳，國民軍和羣衆。參議大人，小三角黑帽放在他的胸口，一再鞠躬，同時杜法實，彎下去像一張弓，也是微笑着，結結巴巴，尋找詞句，保證自己盡忠王室，永鎮受到的榮譽。

伊包里特，客店的夥計，過來牽住馬絡頭，一邊跛着，一邊把馬牽到金獅的走廊底下。許多鄉下人聚在一起研究馬車。鼓敲着，礮響着，大人先生排好了，走上講壇坐下。雨泰寶紅絨

扶手椅，<sup>②</sup>向杜法實夫人借的。

這些人全相似。他們柔軟的漂亮面孔，太陽有一點曬黑了，呈出甜蘋果酒的顏色；白領帶挽着平整的領花，撐住高大的硬領；他們的繞頸鬚，鼓蓬蓬的，露在硬領外面。背心全是絨的，寬壓邊；錶的長帶子的末端全繫着一顆橢圓瑪瑙印章，兩隻手搭在兩臂，他們小心翼翼分開褲當，褲料不會打去光澤，比厚韌的靴子的皮還要燦耀。

夫人小姐坐在後面，柱間入口的地方，羣衆眨在對面站立，或者坐在椅子上面。說實話，萊斯提布都瓦把草地的椅子全移過來，而且時時跑到教堂去找椅子。他做交易倒是小事，礙手礙腳，別人就不要想走近講壇的小梯。

勒樂向藥劑師（走向他的座位）道：

——我呀，我以為應當豎兩根威尼司旗竿，<sup>③</sup>掛着點兒富麗堂皇的新鮮玩藝兒，看上去也特別順眼。

郝麥回道：

——當然嘍。可是，你要怎麼着！鎮長自己出的主意。他的眼力就不高，這可憐的杜法實，他簡直就完全缺乏所謂藝術的天才嘍！

同時，羅道夫陪着包法利夫人，上到公所第一層樓的「會議廳」，看見闌無一人，他就說這裏看熱鬧看得更爲盡性。他從國王半身像底下橢圓桌子四周取了三張凳子，擺在一個窗口，彼此挨近了坐下。

講壇起了一陣騷動，長久的耳語和商確。參議大人終於起立。大家現在曉得他姓劉萬，人羣之中一個向一個重複他的名姓。他取出幾張紙，比照了一下，眼睛湊近看了看，然後開始道：

「諸君，在未談今天這個聚會的目的之前，先允許兄弟（這種感情，兄弟相信，各位全感到了的）兄弟說，允許兄弟表揚一番最高當局，政府，國王，我們的皇上，萬民愛戴的人君。伏維皇上，對於公私繁榮，念茲在茲，目明睿而手剛毅，於怒海狂濤之中，導國家入正軌，一方面知道講求和平，一方面也知道重視戰爭，工業，商業，農業和美術。」

羅道夫道：

——我應當往後退退。

愛瑪道：

——爲什麼？

但是，這時候，參議的聲音分外高了起來。他宣示道：

「諸君，現在已經不是血染市衢的內戰時期；地主、商人，甚至於工人，夜晚好夢方酣，亂鐘忽鳴，驚懼不知所云，而邪說橫行，社稷爲之顛覆……」

羅道夫道：

——我怕下邊有人看見我，那樣一來，我足足要道兩個星期的歉，我的名譽原來就壞

愛瑪道：

——噢！你諛謗你自己。

——不，不，壞透了，我告訴你。



參議繼續道：

「但是，諸君，兄弟假如從回憶趕出這些陰霾，流覽一下我們可愛的祖國的現狀：兄弟看見了些什麼？處處商業繁盛，藝術發達；處處新的道路，像國家新的命脈那樣多，爲國家豎起新的關聯；我們偉大的工業中心恢復活躍；宗教更見強固，法光普照；我們的碼頭堆滿貨物，信心重生，法蘭西終於有了前途……」

羅道夫道：

——其實，就一般社會而論，他們也許有道理。

她道：

——這怎麼說？

他道：

——什麼！你就不知道有些心靈不斷在痛苦嗎？牠們一時需要夢想，一時需要行動，最純潔的熱情，最狂暴的享受，人就這樣，投入形形色色的荒唐怪誕的生活。

於是，好像看着一個走過奇境異域的旅客，她端詳他道：

——我們這些可憐的女人，就是這種消遣也沒有！

——可憐的消遣，因為你在這裏就找不到幸福。

她問道：

——難道就永遠找不到嗎？

他回道：

——是的，會有一天遇見。

參議道：

「兄弟的意思，各位明白；各位，農人，田野的工人，各位，文化工作的和平的先驅！各位，進步和道德的象徵！各位明白，兄弟說，政治的衝突要比空氣的騷亂可怕多了……」

羅道夫重複道：

——會有一天遇見，會有一天，冷不防，正當你萬念俱灰的時候。於是，碧天在望，就像有一個聲音在喊：『那不是！』你覺得你有把生命交給這個人的必要，給他一切，爲他犧牲一切！彼此不用解釋，一見如故。彼此似會在夢中相晤。（他看着她）總之，他在那邊，這尋來尋去的珍寶，在那邊，在你前面，明光萬道，火星四射。然而你還是懷疑，不敢相信；像從黑暗來到光明，你眼花繚亂。

結束這幾句話的時候，他比着手勢。他把手放在臉上，好像一個人頭暈；隨後，他把手落在愛瑪的手上，她抽出她的手。

但是參議總在讀着：

『諸君，這不足爲奇。僅僅盲目，僅僅迷戀（我這樣說，並不畏懼）僅僅迷戀於前一世紀的偏見的人，依然蔑視農民的精神。說實話，勇於愛國，忠於公衆的福利，一言以蔽之，智慧超特：到什麼地方尋找這些東西，假如不是到田野？諸君，我所謂的智慧不是虛有其表，遊手好閒的裝璜；我所謂的智慧是深沈而有節制，專心致志，追逐實用的目

標，完成個人的福利，公衆的改善，國家的支援。我所謂的智慧，是敬重法律和盡心責任的結果……」

羅道夫道：

——啊！又是這個。永遠是責任，我聽也聽膩了。他們是一堆穿法蘭絨背心的老廢物，一堆離不開腳爐念珠的老太婆，不斷在我們耳邊嚷嚷：『責任！責任！』哎！傢伙！責任呀，是體會偉大，愛護美，不是接受社會一切習俗，隨便由牠侮辱。

包法利夫人駁道：

——可是……可是……

——哎！不爲什麼攻擊熱情？熱情不是人世唯一的好東西，英勇，熱心，詩歌，音樂，藝術以及一切的泉源？

愛瑪道：

——不過也得依順一點人世的意見，服從牠的教訓。

他答道：

——啊！教訓有兩種。渺小的，衆口同聲的，人與人的教訓，時時變動，牛吹得老大，手之足之，見識淺陋，就跟你看見的這羣蠢東西一樣。但是另一種教訓，永生的教訓，在我們四周，也在我們上邊，就像環繞我們的風景，照亮我們的藍天。

劉萬先生用手帕拭拭嘴，繼續道：

「兄弟有什麼本領，諸君，敢在這裏爲各位指出農業的功用？請問，誰接濟我們的需要？請問，誰供給我們的營養？難道不是農人？諸君，農人辛辛苦苦把種子下在肥沃的田野，長成麥子，磨碎了，用巧妙的機器研成細粉，然後以麵粉的名目，運往城市，由麵包店製成一種食品，供窮人也供富人食用。爲了我們的衣著，難道不又是農人在牧場飼養大量的牲畜？沒有農人，我們穿什麼？我們穿什麼？諸君，難道還要兄弟從遠處尋找實例？那馴順的動物，點綴在我們的院落，供給蛋，供給柔軟的枕褥，也供給可口的饌餅，誰不時常想到牠的重要？大地好比一位慈母，慣縱牠的子女，假如一樣一樣舉出牠的出產，兄弟永遠不會結束。這裏種着葡萄；那裏長着蘋果樹；遠處，菜，再往遠處，乾酪；還有蘇，

諸君，我們不要忘記！近年產量大增，兄弟特別要求各位注意。」

他用不着要求；因為羣衆全張開口，像要把他的話飲進去。杜法實在旁邊瞪直了眼睛聽他；德羅日賴先生不時微微閉攏眼皮；再過去，藥劑師（他的兒子拿破崙夾在他的腿當中）拿手張在他的耳朵邊，不想丟掉一個字音。其他評判委員，表示贊同，慢條斯理，搖動他們背心裏面的下頷。消防隊在講壇底下，倚住他們的刺刀，畢耐動也不動，肘子向外，刀尖指着上空。他或許在聽，但是他一定什麼也看不見，他的帽簷一直低到他的鼻子。他的副將，杜法實先生的小兒子，還要誇大他的帽簷，因為他戴了一頂奇大的制帽，在頭上幌來幌去，露出他的印花頸巾的一端。他在制帽底下，孩提一般甜甜地微笑，他蒼白的小臉，流着汗，呈出一種愉快、疲倦和睡眠的表情。

廣場直到住家，擠滿了人。家家窗戶有人靠，家家門口有人站，玉斯旦站在藥房店面前邊，似乎看楞了，不見任何動靜。靜雖說靜，劉萬先生的聲音在空裏散掉。句子零零碎碎傳到耳朵，椅子在人羣移來移去，這裏響，那裏響，打斷句子；隨即忽然聽見背後傳來一聲悠長的牛鳴，或者散在街角的羊犢叫喚。說實話，放牛的和放羊的把牲畜一直趕到前面，不時嘶鳴，

拿舌頭捲着掛在臉上的什麼破葉子。

羅道夫挨近愛瑪，快快地低聲道：

——人世的陰謀你不起反感？有什麼感情不受牠譴責嗎？最高貴的本能，最純潔的同情，免不了凌辱，誹謗，萬一有兩個可憐人，千里相逢，一切組織好了，不許他們相會。但是他們試試看，搗動翅膀，遙相呼喚。噢！遲早有什麼關係，半年，十年，他們總會結合，總會相愛，因為命運早就安排定當，他們生下來就是你爲我，我爲你。

他把胳膊交插在他的膝頭，臉仰向愛瑪，湊近了死盯着她。她由他的眼睛辨出好些纖細的金光，向四周的黑眼簾散開，她甚至於聞到他亮晶晶的頭油的芳香。她不由感到一陣軟弱，她記起在渥畢薩陪她跳迴旋舞的子爵，他的鬚鬚猶如這些頭髮，散出這種蘭紫和檸檬的馥郁；她機械地半掩着眼簾，爲了更好吸牠。然而，她這樣往後向椅子一靠，望見『燕子』那輛舊驛車，慢悠悠地走下勒的山坡，後面長長揚起一片灰塵。就是乘着這輛黃車，賴翁時常回到她身邊；也就是由這條路，他一去不返！她相信她看見他在對面窗戶，隨即一切混淆，飄過好些浮雲；她覺得她依然在跳迴旋舞，在掛燈底下，扶着子爵的胳膊，同時賴翁並不遠，就要回來……可是她總覺得羅道夫的頭就在旁邊。這種溫馨的感覺滲透她往日的欲望，

彷彿一陣風吹起沙粒，欲望在香味的氤氳之中旋轉，而香味散在她的心頭。她好幾次張開鼻孔，用力吸着柱頭清鮮的長春籐。她摘下手套，拭拭手；然後，她拿起手帕扇着臉，同時隔着太陽穴的跳動，她聽見羣衆的呢喃和參議抑揚其辭的聲音：

他說着：

「繼續下去！堅持下去！不要聽日常習慣的提示，也不要聽冒失鬼經驗主義的急燥的勸告！特別注意土地的改良，優良的肥料，馬種，牛種，羊種和豬種的進步！對於各位，競賽會好比和平的校場，勝者出場，握敗者之手，友愛如兄弟，希望得到更好的成功！各位厚德是修，安於微賤，克勤克勞，政府素所重視！默然操作，各位正應接受報酬！自今而後，兄弟可以說，國家傾心注目，激勵保障，償所願，允所求，力之所及，各位辛苦犧牲之擔負，必當有所解除！」

劉萬先生於是坐下，德羅日賴先生起立，開始另一篇演說。他的演說或許不及參議的



演說有聲有色；但是他有一種特徵，風格比較切實，這就是說，認識比較專門，考慮比較遠大。所以，政府的頌揚佔去較小的地位，宗教和農業分到更多的地位。這裏看到二者的關聯，怎麼樣一直有所協力於文化。羅道夫和包法利夫人談着夢，預感，磁力。演說家回到社會的搖籃，形容人在樹林深處喫橡樹果實的野蠻時期。其後人怎麼樣扔去獸皮，穿上布帛，耕田，種植葡萄。這算得了福利？這種發見是否害多於利？德羅日賴先生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羅道夫由磁力漸漸談到愛力。主席先生引證犁地的泰齊納屠斯，種白菜的狄奧克萊賢，以播種立春的中國皇帝，同時羅道夫向少婦解釋這些抵抗不了的吸引，由於前生的因緣。

他道：

——所以，我們，爲什麼我們互相認識？由於什麼機緣？不用說，這像兩條河，流來流去，流在一起。我們特殊的心性，不願相隔多遠，把你推向我，把我推向你。

他握住她的手；她沒有抽掉。

主席嚷着：『全農獎！』

——譬方說，方才我到你府上……

『甘剛浦瓦的畢塞先生。』

——我知道我會陪伴你嗎？

「七十佛郎！」

——一百回我想走開，可是我跟你住，待了下來。

「肥料獎。」

——我今天夜晚待下去，明天，別的天，一輩子！

「阿爾格伊的喀隆先生，金章！」

——因為我和人在一起，從來沒有感到這樣大的魔力。

「吉茹芮·聖·馬丁的班先生！」

——所以，我呀，我會記住你的！

「爲一隻西班牙種公羊……」

——可是你要忘記我的，我會像一個影子過去的！

「聖母……白勞先生……」

——噢！我會留在你的思想，留在你的生命的，不是嗎？

「豬種，同獎，勒艾芮塞和居朗布爾先生，六十佛郎！」

羅道夫握住她的手，他覺得她溫暖顫索，彷彿一隻捕獲的斑鳩，想重新振翅而飛；然而，不知道是她企圖把手抽回，還是答覆這種壓抑，她動了一動手指；他喊道：

——噢！謝謝！你沒有推開我！你真好！你明白我是你的！讓我看着你，讓我望着你！

一陣風穿過窗戶，弄皺了桌氈，同時下面廣場，農婦的大帽子全吹了起來，彷彿白蝴蝶的翅膀煽動。

主席繼續道：『荳餅的使用。』他加快道：『福朗德肥料，——蘇的種植，——排水，——長期租賃，——家庭服務。』

羅道夫不再言語。兩個人互相望着。一種強烈的欲望讓他們發乾的嘴唇顫慄；他們的手指，軟軟地，不用力，就揉混在一起。

『薩司陶·拉·該芮耶爾的喀德琳·妮該絲·依利莎白·勒魯，在同一田莊服務五十四年，銀章一枚——值二十五佛郎！』

『她在什麼地方，喀德琳·勒魯？』參議重複着。

她不見出來，聽見好些聲音竊竊道：

——去呀！

——不。

——左邊走！

——不要怕！

——啊！看她多蠢！

杜法實喊道：

——她到底在不在？

——在……那不是！

——那麼叫她到前邊來呀！

於是就見一個矮小的老婦人，好像和她襤褸的衣服襤褸在一起，畏畏縮縮，向前走上講壇。脚上提踏着一雙大木鞋，沿屁股繫着一條大藍圍裙。一頂不鑲邊的包頭圍住她瘦瘦的臉，皺紋比乾了的壞蘋果還要多；兩隻長手伸出紅襖的短袖，結子似的疙裏疙瘩的骨節。穀倉的灰塵，胰子水的鹼分，羊毛的油分，把手弄得又起繭，又脫線，又發僵，雖說用淨水洗了又洗，似乎還是骯髒；因為過分操勞，指節發硬，閣不攏，本身就是多年辛苦的微賤的見證。臉上的表情具有修士的酷澀。傷心或者動心，黯淡的目光永遠黯淡。常和牲畜相處，她學到牠

們的瘖啞，牠們的平靜。這是第一次，她看見自己在這樣一大羣人中間；當着旗鼓，當着穿黑禮服的大人先生，當着參議的榮譽十字章，她楞了，心裏既疑且懼，不知道應該往前去，還是逃開，也不知道爲什麼羣衆推她，爲什麼審查員向她微笑。就是這樣，在這些滿面春風的紳士前面，僵僵着這半世紀的服役。

參議先生由主席手裏取過中獎的名單，然後道：

——到前面來，年老可敬的喀德琳·妮該絲·伊利莎白·勒魯！

他看一下那張紙，看一下那老婦人，用一種慈長的聲調重複道：

——到前面來！到前面來！

杜法實在他的扶手椅上面跳着道：

——你聾了嗎？

他過去在她的耳邊喊道：

——五十四年服務！銀章一枚，二十五佛郎！是給你的。

隨後，拿到獎章，她看着牠發呆。於是一種幸福的微笑在她的臉上散開，大家聽見她一

邊走開一邊唧噥道：

——我把這送給我們村的牧師，煩他給我唸唸彌撒。

藥劑師斜向證官，嚷道：

——多迷信！

會開完了，羣衆散了；如今，演詞讀過，人人回到本位，一切照舊：主子辱罵奴僕，奴僕鞭打牲畜，於是漠不關心的勝利者，回到廐棚，犄角掛着一頂綠冠。

同時，國民軍上到公所的第一層樓，刺刀扎着一串布芮奧實，他們的鼓手提着一籃的瓶子。包法利夫人跨着羅道夫的胳膊；他送她回家；他們在門前分手；隨後他獨自在田野散步，等候入席的時間。

酒席時間長，喧囂，服侍不周到；擠滿了人，肘子動也動不得，窄窄的木板用做凳子，賓客的重量差不多要壓破了牠。他們大喫特喫，因為錢歸自己出。個個額頭掛着汗，一種淺白的水汽，彷彿秋天早晨河面的氤氳，飄浮在桌子上面懸掛的甘該之間。羅道夫拿背靠住布帳，一心在想愛瑪；什麼也沒有聽見。好些聽差在他背後草地堆積醜惡的盤子；他的鄰居談着話，他不答理他們；有人給他斟滿酒；喧嘩越來越大，但是他的思想凝成一片靜默。他想着她說過的話和她嘴唇的形態；好像照着一面魔鏡，她的臉在軍帽的銅片上面燦耀；她袍子的

褶幅沿着牆往下落；愛情的日月，無涯無涘，在未來的境界展開。

放煙火的時候，他又看見她；但是她和她丈夫，郝麥夫婦在一起。藥劑師非常擔心火花亂射的危險，他不時離開同伴，過去關照畢耐幾句。

送給杜法實先生的煙火，過分小心，鎖在他的地窖；所以，火藥受了潮，根本就燃不着，而主要的煙火，象形一條龍咬着自己的尾巴，完全失敗。一隻可憐的羅馬蠟燭不時射出，於是張着嘴的羣衆，發出一陣叫囂，夾着婦女在暗裏被人摸了腰的呼喊。愛瑪，靜靜的，輕輕倚着查理的肩膀；隨後，她仰起下頷，望着黑天發亮的火花。羅道夫藉着燈光望她。

燈漸漸滅掉。星宿亮了起來。有些雨點子落下來。她拿圍巾包住她的頭。

參議的馬車這時走出客店。他的車夫喝醉了，忽然睜了，大家遠遠望見他，在車篷上面，兩盞油燈當中，依着皮帶前後的顛簸，身體向左向右搖擺。

藥劑師道：

——說實話，大家應當嚴格反對喝醉酒！我希望每星期在公所大門，專掛一塊牌，寫出一星期喝燒酒喝醉了的人的名姓。再說，有了統計的報告，就像什麼年鑑，遇到需要，可以參考……對不住。

他又奔向隊長。

後者正要回家看一眼他的車牀。

郝麥向他道：

——你不好打發你手下一個人，要不然你親自去……

稅吏回他道：

——反正沒有事，你還是讓我安靜安靜罷！

藥劑師回到他朋友旁邊道：

——放心好啦，畢耐先生告訴我，全防備好了。火花不會落下來的。水龍有的是水。我們

好睡啦。

郝麥夫人大打其呵欠道：

——可不是，我就想睡！不過，沒有關係，今天我們的節過得好極了。

羅道夫，視線柔柔的，低聲重複道：

——噢！是的，好極了！

行過禮，大家把背轉開。



兩天以後，路昂烽火登出一篇關於改進競賽會的鴻文。郝麥在第二天一揮而就：

「爲什麼要紮花結綵？這羣人好像怒海的波濤，在一顆拿熱散給我們的田野的熱帶的太陽的湍流之下，往什麼地方跑？」

他接下去說起農民的狀況。當然，政府盡了許多心力，但是還不夠！他向政府呼籲道：「勇敢！諸廢待興，應當改良的還很多。」隨後，說起參議駕到，他沒有忘記「我們軍伍的武士氣概，」沒有忘記「我們輕盈的村女，」也沒有忘記禿頭的老年人，「彷彿古昔的族長，岸然而立，有些人還是我們不朽的士兵的殘餘，聽見雄壯的鼓聲，覺得心還在跳。」他把自己列入首要的評判委員，甚至於在註裏面提醒藥劑師郝麥先生曾經向農學會送去一篇關於蘋果酒的論文。說到分配獎賞，他用抒情的筆法描繪得獎人的喜悅。「父吻子，兄吻弟，夫吻妻。無不做形於色，指着他卑微的獎章，回到家，在他賢妻近旁，不用說；他一邊哭，一邊把牠掛在茅屋的默默無言的牆壁。」

「將近六點鐘的光景，李艾加先生的草地大張酒宴，把當天的主要人物聚在一起。最大的熱誠一直貫注到底。中間不時舉杯慶祝：劉萬先生慶祝國王，杜法實先生慶祝知府，德羅日賴先生慶祝農業，郝麥先生慶祝工業和美術；一雙姊妹！勒浦里先生慶祝改良！入夜，

熠熠的煙火忽然照耀天空。這簡直成了一個真正的萬花筒，一種真實的歌劇的布景，有一時，我們小小的村落真還自信置身在天方夜譚的一個夢境。

「我們可以說，沒有任何不幸的事故擾亂這次家庭的集會。」

他加一句話道：

「只有教士不露面，引人注意。不用說，教會對於進步，別具隻眼。各行其是，勞雅拉的信徒！」<sup>①</sup>

① 好好先生指十七世紀著名的寓言詩人拉·風丹 La Fontaine 而言。他有一篇寓言說一個年老的

老鼠歸隱，鑽進一塊乾酪，露出一個頭，向他的同夥告別：「我的朋友，人間事和我無關。」

② 古帝 Coutil 一種緊密的細布。

③ 朗斗 Landau 一種四輪馬車，有活動車篷。

④ 雨泰實 Utrecht 雨泰實是荷蘭的省會，十七世紀末葉，一個法蘭西人移在這裏居住，發明一種廉價呢絨，用山羊毛織成，代替絲絨，風行全球，用做沙發面。

⑤ 威尼司 Venise 意大利著名的都市，旗竿尖端掛着燈籠。

⑥ 秦齊納屠斯 Cincinnatus 以生活嚴肅質樸聞名於世的羅馬政治家。紀元前四六零年，當選為執政，

官員往迎，看見他正在田畝耕地。

狄奧克萊賢 *Diocletian*：羅馬帝國的皇帝，六十歲的時候，厭倦軍政，於三零五年退隱，相傳臣

請他復位，他以種植生菜 *Laitues* 爲樂，置若罔聞。並非如參議所云，種植白菜 *Choux*。

① 布芮奧實 *brioche*：一種相當酥烤的糕點。

② 勞雅拉 *Loyola*：耶穌會的創辦人，生於一四九一年，死於一五五六年，西班牙人。

## 九

六個星期過去了。羅道夫沒有再來。最後有一天黃昏，他出現了。

——不要去早了，反而壞事了。

臨到星期的未尾，他動身打獵去了。

打獵之後，他一想又太晚了，隨即他這樣理論道：

——不過，假如第一天她就愛我，急於再看見我，她應當更愛我才是。所以，繼續下去！  
走進廳房，望見愛瑪臉色變白，他明白他的計算收效。

只有她一個人。天快黑了。沿窗的小紗帘加深黃昏，一道陽光射着風雨表的鍍金，火一樣映在珊瑚杖杪之間的鏡子裏面。

羅道夫站着；愛瑪差不多就沒有回答他的問候。

他說：

——我，我有事。我病來的。

她嚷道：

——病重嗎？

羅道夫坐向她旁邊一張凳子道：

——哎！不重……不過，我不願意來就是了。

——爲什麼？

——你猜不出？

他又看了她一眼，神情非常暴烈，她低下頭，臉紅了。他繼續道：

——愛瑪……

她閃開一些道：

——先生！

他用一種憂鬱的聲音答道：

——啊！你看，我不願意來挺有道理；因爲這個名子，這個名子充滿了我的靈魂，脫口而

出，偏偏你不許！包法利太太……！哎！人人這樣稱呼你……！其實，這不是你的名子；這是別人的姓！

他重複着：

——別人的姓！

他把臉藏在兩手當中。

——是的，我一直全在想你……！想到你，我就失望啊！對不住……！我離開你……！再見！……！我要走得遠遠的……！非常遠，你不會再聽見人家說起我來的！可是……！今天……！我就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又把我推到你這邊！因為人鬪不過天，人抵抗不了天使的微笑！人不由自主就跟着美麗，可喜，可愛的東西走！

愛瑪第一次聽見人說這些話，彷彿一個人在浴室休息，她的驕傲，軟綿綿地，合身舒展在語言的溫熱上面。

他繼續道：

——可是，假如我不來，假如我不能夠來看你本人，啊！至少我仔細打量過你四圍的東西。西夜晚，每天夜晚，我爬起牀，我一直走到這裏，我望着你的房屋，月亮下面發亮的房頂，在你

窗邊搖曳的花園的樹木，還有一盞小燈，一道亮光，在影子裏面，隔着玻璃閃爍。啊！你就不知道有一個可憐蟲在那兒，這麼近又這麼遠……

她轉向他，嗚咽道：

——噢！你真好！

——不！我愛你就是了！告訴我，你相信我！一句話！只一句話！

羅道夫不知不覺，由凳子溜到地面；但是廚房傳來一片木屐的響聲，同時他瞥見廳房的門不會關好。他站起來繼續道：

——我有一個怪念頭，你就發發慈悲，滿足一下罷！

這是參觀她的住宅；他想見識一下；包法利夫人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兩個人站起來的時候，查理正好進來。

羅道夫向他道：

——好呀，博士！

意想不到這種稱呼，醫生直獻慇懃，另一位就利用時間定了定心。

他道：

——尊夫人和我談起她的健康……

查理打斷他說實話，他非常擔憂他女人新近又呼吸艱難了。於是羅道夫問，騎馬有沒  
有益處。

——當然好極了，太好了……好建議！你應當照辦才是。

她說困難是沒有馬，羅道夫先生獻她一匹；她謝絕了；他不堅持；隨後，為他的拜望尋找  
一個動機，他說他的車夫，放血的那個人，一直覺得頭暈。

包法利道：

——我看看去。

——不，不，我差他來；我們來，你方便多了。

——啊！很好。我謝謝你。

就剩下他們夫婦：

——你為什麼不接受布朗皆先生的好意？

她做出撇嘴的樣子，說了許多藉口，最後宣稱：「這也許惹人笑話。」

查理打了一個轉身道：



——啊！我才不放在心上！健康第一！那你就錯啦！

——哎！我就沒有騎馬的衣服，你叫我怎麼樣騎馬呀？

他回道：

——你做一身好了！

騎馬的衣服決定了她。

衣服預備好，查理寫信給布朗皆先生，說他接受他的盛情，他太太隨時全好騎馬。

第二天中午，羅道夫帶了兩匹全付鞍韉的馬，來到查理的門前。一匹的耳朵拴着玫瑰色絨球，搭着一付鹿皮女鞍。

羅道夫穿着長筒軟靴，向自己說，她一定沒有見過這種東西；說實話，穿着寬大的絲絨禮服，編結的白褲，他站在馬凳上面，愛瑪顯然傾倒。

玉斯旦溜出藥房來看她，藥劑師也驚動了。他供獻布朗皆先生好些意見。

——意外說來就來！當心呀！你的馬也許逞兇！

她聽見頭上有響聲：原來全福敲着玻璃在哄小白特。小孩子遠遠送來一個吻；她母親搖搖鞭子回答。

郝麥先生喊道：

——一路好走！小心呀！千萬！小心呀！

他搖着他的報紙，看他們走遠了。

一到大地，愛瑪的馬放開蹄子。羅道夫的馬在旁邊馳騁。他們偶而交一句話。臉微微向下，手仰起，右臂伸開，她隨着鞍韌的節奏搖動。

來在山脚，羅道夫放鬆韁繩；他們一同一躍而前；隨後到了山頭，馬忽然停住，她的大藍面網又落了下來。

十月初旬。田野有霧。水汽在天邊延長，貼住峯巒的輪廓；有的裂開，升上去，消散了。有時，雲破日出，遠遠望見永鎮的房頂，水邊的花園，院落，牆壁和教堂的鐘樓。愛瑪半攏眼簾，想認出她的房屋；她住的這個可憐的村落，她覺得從來沒有這樣小過。站在高處，整個山谷彷彿一座蒼白的大湖，在半空化成水汽。遠遠近近，成堆的樹，好像黑的巉巖，突在外面；白楊比霧還要高，猶如大風搖撼的沙灘。

在另一面，松樹中間的草地；一道棕色的光在溫暖的空氣裏面流動。土地像煙屑一樣又黃又紅，走上去聽不見脚步聲音；馬向前走，鐵掌踢着落下來的松實。

羅道夫和愛瑪就這樣繞着樹林的邊沿。她不時轉開，逃避他的視線，於是她僅僅看見一排一排的松樹幹，繼續不斷，有些讓她頭暈。馬喘着，鞍鞅的皮響着。

他們進森林的時候，太陽正好出來。

羅道夫道：

——上帝保佑我們！

她道：

——你相信？

他接下去道：

——往前走！往前走！

他捲舌頭響。兩匹馬奔着。

路邊的石葦一來就絞進愛瑪的脚蹬。羅道夫一邊信馬而行，一邊斜過身子依次把牠們抽掉。有時候，他靠近她推開樹枝，愛瑪覺得他的膝蓋輕輕蹭着她的腿。天變成蔚藍。草不動了。有些空曠地方長滿了開花的亂草；一片一片的紫蘿蘭和雜亂的樹木交錯。依照枝葉不同的情形，樹木或是灰色，或是褐色，或是金黃色。樹叢下面時常有翅膀輕輕搨動的響聲，

或者烏鴉在橡樹之間飛來飛去，發出沙啞的柔緩的叫聲。

他們下了馬。羅道夫把馬繫好。她向前在青苔上面行走，兩邊是車轍。

但是袍子太長，雖說掠起下擺，她仍然不好走路；羅道夫隨在後面，打量着她介乎黑衣黑靴之間的白襪的勻適，活像是她赤裸的身體的一部分。

她停住道：

——我累了。

他道：

——不成，再走幾步！勇敢些！

隨後，走了一百來步，她重新停住；她的面網由她男式的帽子依斜飄向她的兩臂；一片透明的淺碧映照着她的容顏，好像她在天藍的波浪下面游泳。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他不回答。她的呼吸不均勻了。羅道夫向四外掃了一眼，咬住他的髭。

他們來到一個比較寬大的地點，好些樹全讓斫掉了。他們坐在一個放倒的樹身，羅道夫開始同她談起他的愛情。

他不先用恭維來驚嚇她。他是平靜的，嚴肅的，憂鬱的。

愛瑪低下頭聽他講，同時用脚尖翻動地上的鉤花。

但是，聽到這句話：

——我們的命運現在豈不相同嗎？

她回道：

——哎！不！你明白。這不可能。

她站起來要走。他挽住她的手腕。她站住。隨後，眼睛濕潤潤的，多情的樣子，她端詳了他

幾分鐘，急忙道：

——啊！好啦，別說下去啦……馬在什麼地方？回去好了。

他做出忿怒和無聊的姿勢。她重複着：

——馬在什麼地方？馬在什麼地方？

於是笑着一種奇怪的微笑，瞳孔定定的，牙咬緊，他伸開他的胳膊。她顫索了，往後退着。

她結結巴巴道：

——噢！你讓我怕！你叫我難受！走好啦。

他換了臉色道：

——既然如此……

他立即又變成了敬重，溫存，畏怯。她把胳膊給他。他們往回裏走。他道：

——你怎麼啦？爲什麼？我不懂。不用說，你誤會了。你在我的靈魂，就像一位聖母在一個座子，在一個又高，又堅固，又潔淨的地方。不過我活着得有~~你~~！我需要你的眼睛，你的聲音，你的思想。做我的朋友，我的妹妹，我的天使！

他伸長胳膊，兜住她的腰。她試着柔柔地掙脫。他一邊走，一邊這樣撐着她。

但是他們聽見兩匹馬在喫草。

羅道夫道：

——噢！再停一停。別就走！待一待！

他把她帶到更遠的地方，圍着一座小池塘，浮萍染綠了粼粼的水紋。蘆葦之間有些殘荷，動也不動。青蛙聽見他們草裏的步聲，跳開藏了起來。

她道：

——我錯了，我錯了。我不該聽你。

——爲什麼？……愛瑪！愛瑪！

少婦倚住他的肩膀，慢悠悠地道：

——噢！羅道夫……

她的呢袍勾住他的絨禮服，她仰起她雪白的頸項，頸項因爲嘆息漲圓了，於是荏弱，流着眼淚，長長一陣顫索，她藏起她的臉，由他擺布。

黃昏的影子往下走；天邊的太陽，穿過樹枝，照耀她的眼睛。四周遠遠近近，樹葉或者地面，有些發亮的點子顫抖，好像蜂雀，一邊飛，一邊散落牠們的羽毛。一片沈靜；彷彿有什麼溫馨的東西由樹木流出；她覺得她的心重新跳動，血在她的皮膚下面蜿蜒，彷彿一條乳河。於是，樹林外邊，峯巒之間，她遠遠聽見一種曖昧而又悠長的呼喚，一種拖曳的聲音，她靜靜地聽着，彷彿一種音樂，和她神經最後的顫動混成一片。羅道夫含着雪茄煙，用小刀修理一條斷了的馬絡頭。

他們由原路回到永鎮。他們重新看見他們的馬在泥上面留下的並排的蹄印；他們看見同一的小樹，草裏面同一的石子。他們四周什麼也沒有變更；然而對於她，似乎起了絕大的變化，活像山移了地位。羅道夫不時斜過去，舉起她的手吻着。

她在馬上才叫可愛！直挺挺的，細腰，膝蓋曲在馬鬣上面，黃昏紅紅的，新鮮的空氣輕輕給她的臉敷了一層顏色。

進永鎮的時候，馬蹄在石路上面得得地響。

大家在窗口望她。

用晚飯的時候，她丈夫覺得她氣色好；但是問她散步的情形，她做出沒有聽見他的模樣；她把胳膊放在盤子旁邊，介乎兩支燃着的蠟燭。

他道：

——愛瑪！

——什麼？

——你聽呀，今天下午我在亞力山大先生那邊過的，他有一匹小母馬，老是老，還挺好，看，就是膝蓋頭有點兒毛病，我相信，只要一百艾居，就好買下來……

他續下去道：

——我想你會喜歡的，所以我就留下了……我就買下了……我錯不錯？你說說呀！她點點頭，表示贊成；然後，過了一刻鐘，她問道：



——你今天夜晚出門？

——出門。你爲什麼問？

——噢！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的朋友。

——查理打發開，她上樓把自己關在房間。

起初，這彷彿一陣暈眩；她看見樹木，小徑，溝渠，羅道夫，她依然感到他的擁抱，同時樹葉在搖擺，燈心草在打呼哨。

然而，一照鏡子，她的臉使她驚奇。她從來沒有看見她的眼睛這樣大，這樣黑，這樣深。一種什麼微妙的東西撒在她身上，把她變美了。

她向自己重複：『我有了一個情人！一個情人！』她喜愛這個觀念，就像另有一個青春忽然光臨。她終於得到愛情的歡愉，她癡想不到的幸福的寒熱。她走進一種神怪的境界，這裏一切是熱情，酩酊，昏迷；一片淺碧的浩瀚環繞着她，感情的峯巔在她的思想下面熠熠作光，庸常的生存僅僅在這些峯巔的空當出現，遙遠，低衍，落在陰影裏面。

於是她記起她讀過的那些書的女主人公，這些抒情的淫婦開始在她的記憶歌唱，姊妹一般的聲音迷誘她。她自己似乎變成這些想像的真正的一部分，實現了她少女時代的

長夢，她所妬嫉的典型的情婦她也有了份。而且，愛瑪感到一種報復的滿足。難道她沒有受夠罪！但是現在她勝利了，抑制了好久的愛情，往外湧濺欣快的沸騰的泡沫。她細細領會愛情，不疚心，不擔心，不心亂。

第二天在新的甜蜜之中過掉。他們立了好些誓。她同他說起她的抑鬱。羅道夫用吻打斷她；她半攏眼簾，端詳着他，一再要他呼喚她的小名，重來複去說他愛她。和昨天一樣，在森林裏面，在一個木屐匠的茅舍。草牆，房頂低低的，必須彎腰。他們坐在一張乾樹葉牀，互相倚偎着。

從這一天起，他們每天夜晚經常通信。愛瑪把信放在河邊花園緊底望臺的一道裂縫裏面。羅道夫取信的時候，另換一封進去。她總嫌他的信太短。

有一早晨，查理天沒有大亮就出門，她忽然起了立刻會見羅道夫的奇怪的念頭。她可以趕到徐曬特，停一點鐘，回到永鎮，人人還在睡覺。想着這個，她爲貪切而喘呼了；她不久就來到草原，快步攢趕，不向後看。

天開始亮。愛瑪遠遠認出她情人的宅第，兩個燕尾似的風標，黑黑的，迎着蒼白的晨曦。

過了田莊的院子，便是一排正房，該是堡子了。她走進去，那些牆看見她來，似乎裂成兩半。一座筆直的大樓梯通到過道。愛瑪轉開一扇門的扶手，忽然就見房間緊底睡着一個人。正是羅道夫。她叫了一聲。

他重複道：

——你在這兒！你在這兒！你怎麼會來的？……啊！你的袍子也濕了！

她拿胳膊圍住他的頸項，答道：

——我愛你！

第一次冒險成功，現在，查理每次早出門，愛瑪就趕快穿好衣服，悄悄走下河邊的臺階。但是，牛走的板子抽掉，必須沿着河邊的橋走；堤是滑的；她怕摔下去，拿手抓住成捧殘了的野蘿蔔。隨後，她踩過耕好的田，腳踏進去，傾趺了，拔不出她的小靴。她的圍巾挽在頭上，在草原隨風飄舞；她又怕牛，看見了就跑；好容易到了，她喘着氣，紅着頰，全身散出一種樹液，青草和空氣的清新的馥郁。羅道夫這時候還在睡覺。她就和春天的早晨一樣，走進了他的房間。

沿窗的黃帘慢慢放進一道沈重的發白的陽光。愛瑪眨着眼睛摸索進來，露珠掛在她

的髮辮，彷彿一圈黃玉的圓光，環繞着她的臉。羅道夫笑着，把她拉到身邊，抱在心口。

然後，她檢查房間，打開抽屜，用他的梳子梳頭，用他刮鬍子的鏡子照臉。睡几上面擺着一些檸檬和方糖，靠近一個水晶水瓶，放着一管大煙斗，她會時常噙在牙中間。

分手足足要一刻鐘。於是，愛瑪哭了；她簡直永遠不想離開羅道夫。有什麼更强的東西把她推向他，所以有一天，看見她不期然而來，他皺起眉頭，好像有誰和他搗亂。

她道：

——你怎麼啦？難過？告訴我呀！

終於一付嚴肅的神情，他說出她看望他過於大意，她在禍害自己。



十

羅道夫的恐懼漸漸過給她。起先沈醉於愛情，除此以外，她什麼也不想。但是，現在她的生命缺少不了他，她唯恐失掉他什麼東西，或者甚至於使他不安。由他那邊回來，她提心吊膽向四外窺望，留意天邊走過的每個形態，村落可以瞥見她的每個天窗。她用心諦聽脚步，呼喚，犁的聲音；她收住步，比她頭上搖曳的白楊葉子還要蒼白，還要顫慄。

有一早晨她這樣回來，她忽然覺得一枝短槍的長管對準了她要放。一隻小木桶有一半埋在溝邊草地，槍正好由裏面伸出。愛瑪嚇是嚇壞了，還是朝前走；桶裏爬出一個人來，就像盒子緊底跳起的彈簧人。他的綁腿一直綁到膝蓋，便帽壓着眼睛，嘴唇發抖，鼻子通紅。原來是畢耐隊長，偵伺野鴨。

他喊道：

——你應當遠遠就開口才是！看見槍，總該警告一聲。

稅吏想拿這話遮掩他適才的驚恐；因為，知府有命令禁止在船舶以外的地方獵鴨，畢耐雖說敬重法律，明白自己違法。所以他每分鐘相信聽見禁獵的田伏走來。然而這種憂慮，攪擾他的愉快，所以一個人縮在他的木桶，他頌揚他的幸福和他的狡詰。

看見是愛瑪，一塊大石落地，他放了心，立即搭訕起來。

——天不熱，怪扎人的幌！

愛瑪不作聲。他繼續道：

——你這麼早出門？

她結結巴巴道：

——是呀，我才打我孩子的奶媽那邊來。

——啊！好極了！好極了！至於我，你看見我的，天沒有亮，我就在這兒；不過天氣壞透了，除

非鳥正對着槍口……

她打斷他，轉開脚跟：

——再見，畢耐先生！

他用一種枯澀的聲調道：

——太太，走好。

他回到他的木桶。

愛瑪後悔這樣急離開稅吏。不用說，他要起不利的猜測。

奶媽的說法是最壞的藉口，永鎮上人人清楚包法利的女孩子接回家已經有一年了。再說，四周就沒有住家；這條小路只通徐曠特；所以畢耐猜得出她的來路，他不會不說的，他一定亂張揚出去！直到黃昏，她苦自尋思一切想像得到的謊話，眼邊不斷閃着那掛着獵囊的渾蛋。

查理飯後看見她愁眉不展，帶她到藥劑師家消遣消遣；她在藥房遇見的第一個人又是他，稅吏！他站在櫃臺前面，映着紅瓶子的光亮。他說：

——請你給我半兩硫酸。

藥劑師喊道：

——玉斯旦，拿硫酸來。

愛瑪想上樓去看郝麥夫人。他攔住道：



——用不着，在這兒好了，她就下來。你烤烤火等她……對不住……好呀，醫生（因為藥劑師很喜歡說『醫生』這個名詞，彷彿稱呼別人，就有光彩反照到自己身上）……當心別弄翻了碾子！還是到小房間去找椅子；你知道，客廳的扶手椅不好亂搬的。

畢耐問他要半兩糖酸的時候，郝麥奔出櫃臺，去把他的扶手椅放好。

藥劑師蔑視道：

——糖酸？我不知道，我沒有聽說！你也許是要蓆酸？是蓆酸，對不對？

畢耐解釋，他需要一種腐劑，親自配成銅水，拭掉行獵用具的鐵銹。愛瑪顫慄起來。藥劑

師道：

——其實天濕，打獵並不相宜。

稅吏帶着一種奸詐的神情道：

——可是有人就不嫌。

她噎窒了。

——再給我……

她想：他簡直死磨着不走了！

——半兩松香和樹膠，四兩黃蠟，對不住，一兩半骨炭，搽亮我軍裝的漆皮。

藥劑師開始切蠟的時候，郝麥夫人出現了，胳膊裏面是伊爾瑪，旁邊是拿破崙，後面隨着阿達梨。她坐在近窗的絨凳，男孩子猴在一隻小凳，他大姊圍着她父親旁邊的棗盒轉悠。後者傾注漏斗，封瓶口，貼標記，打紙包。大家在他四周全不言語，僅僅不時聽見平秤的砵碼響。藥劑師低聲吩咐他的學徒。

郝麥夫人忽然問道：

——你的小姑娘好嗎？

她丈夫在流水簿上面寫賬，喊道：

——靜靜！

她放低聲音又道：

——你爲什麼不帶她來呀？

愛瑪指着藥劑師道：

——噤！

但是畢耐一心看賬，或許什麼也沒有聽見。他終於出去。於是，愛瑪寬適了，出了一口大

氣。

郝麥夫人道：

——看你出氣出得多粗！

她回道：

——啊！是因爲天熱呀。

所以第二天，他們重新計劃他們的幽會；愛瑪想賄賂她的使女；不過最好是在永鎮尋覓一所穩當的房屋。

一整冬天，一星期三四次，他在夜晚來到花園。愛瑪故意去掉柵欄的鑰匙，查理以爲遺失了。

爲了警告她，羅道夫抓起一把沙子丟向百葉窗。她一躍而起；但是有時候他必須等待，因爲查理喜好圍爐閒談，一談就沒有了一個完結。

她萬分情急；假如她的眼睛能夠的話，牠們會叫他跳窗而入。最後，她開始卸裝；隨後，她拿起一本書，十分安詳地繼續讀書，似乎津津有味。但是牀上的查理，喚她去睡。

他說：

——來呀，是時候了。

她答道：

——好，我來了！

不過，蠟燭耀眼，他轉向牆，睡熟了。她溜出去，屏住氣，微笑着，喘吁着，不穿衣服。

羅道夫披着一件寬大的一口鐘；他把她全身裹住，胳膊圍着她的腰，不言語，把她挽到花園緊底。

他們來到棚底下，坐在那張舊板條長凳，從前夏天夜晚，賴翁在這裏情意切切地望着她。她現在一點也不想念他了。

星宿隔着茉莉的枯枝燦耀。他們聽見河在背後流，堤上不時有枯葦絆纏。或遠或近，一叢黑影在暗地凸出，有時候一同打着冷戰，直了起來，搖搖擺擺，彷彿黑的巨浪，要來淹沒他們。夜寒使他們格外摟緊；他們嘴唇的呻吟，他們覺得更沈重了；他們的眼睛，他們差不多就看不見，他們覺得更大了；在寂靜之中，有些話低低說出，落在他們的靈魂，發出一種水晶的響聲，上下盪動，迴旋不止。

夜晚如若落雨，他們避到車棚馬廄之間的診室。她燃起廚房一枝燭臺，藏在書後。羅道

夫坐下去，和在家裏一樣。書架，書桌，總之，整個房間，激起他的欣忭；他止不住儘拿查理取笑，愛瑪的窘迫就不必說了。她願意看見他嚴肅，甚至於緊張，例如有一次，她相信聽見小巷有脚步往近裏來。

她道：

——有人來！

他吹熄燈。

——你帶手槍了沒有？

——做什麼用？

愛瑪道：

——可是……保護你自己。

——你是說你丈夫啊！可憐的孩子！

羅道夫在這句話的結尾，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我手指一彈，他就完了。』

她雖說懾怵於他的勇敢，却也感到一種天真的狂妄和粗野，究竟不大像話。

羅道夫想了許久手槍這件事。她的話萬一當真，他覺得這太可笑了，甚至於可憎，因為

他沒有任何理由憎恨忠厚的查理，根本就不感到所謂妬嫉；——關於這一點，愛瑪曾經向他賭過大誓，他也不覺得怎麼樣雅緻。

而且，她變得非常感情用事。從前是，必須交換小像，交割一撮頭髮；現在，她要一枚戒指，一枚真正的結婚戒指，表示永生的結合。她時常同他說起晚鐘或者『自然的聲音』。隨後，她同他談起她的母親，他的母親。羅道夫失去母親已經二十年了。愛瑪依然用些甜希希的話安慰他，彷彿安慰一個棄兒，甚至於有時候望着月亮對他說：

——我相信，兩位老人家在天上，贊成我們要好。

但是她那樣標緻！他弄到手的女人，絕少這樣坦白！對於他，愛而不淫，是一樁新鮮事，從容易的習慣把他提出，既滋潤他的驕傲，又滋潤他的肉慾。他的中產者的常識輕視愛瑪的興奮，但是心裏面，他覺得她的興奮可愛，因為這是對他本人而發。所以，相信她一定愛他，他不經心，他的態度也不知不覺就改變了。

那些叫她哭的甜言蜜語，那些叫她瘋的熱吻輕撫，他不像從前，全沒有了；到了後來，淹沒她的偉大的愛情，似乎在她下面減退，彷彿河水在河牀乾落，她窺見了泥滓。她不肯相信，她加倍溫存，羅道夫漸漸不大掩藏他的冷澹。

她不知道她是否後悔依順他，或者正相反，是否不再希望寶貴他。怯弱的感覺使她慚愧，慚愧變成怨恨，肉慾減輕怨恨的分量。這不是依戀，這像一種永久的誘惑。他制服她。她差不多有所畏懼了。

羅道夫依照他的幻想，順利領導奸淫，如今比任何時期，表面上更爲平靜了；過了半年，春天到了，他們面對面，猶如一對夫婦，安安逸逸地持續着家庭的火焰。

就是這時期，盧歐老爹記念他看好了的腿，送來『他的』火雞。禮物來的時候，總附着一封信。愛瑪剪掉筐子上面拴信的繩子，讀到下面的詞句：

『我親愛的子女：

『我希望信到的時候你們健康，和往常信到的時候一樣；因爲我覺得自己有一點點更軟弱，假如我敢這樣說，也更笨重了。不過，下一次，換換花樣，我想送你們一隻公雞，除非你們還是喜歡火雞。請你們把籃子送還我，還有兩個舊的。我碰到一件倒楣事，有一夜大風，車棚的蓋子刮到樹裏面去了。收成也不怎麼太好。總而言之，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去看你們。我現在太難離開家了，自從留下我一個人以來，我可憐的愛瑪！』

這裏在兩行之間，留下一個空當，好像老頭子放下筆，沈思了一時。

「至於我，身體很好，不算那天我到伊茹斗趕集，招了涼。我的放羊的，嘴太文雅，叫我辭掉了，我去伊茹斗又找了一個。人就沒有辦法對付這些強盜！而且，那傢活也不老實。」

「有一個販子，去年冬天路過你們那地方，拔掉一個牙，講給我聽，包法利一直辛苦。我不奇怪；他拿牙給我看；我們在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我問他看見你了沒有，他說沒有；不過，他看見槽頭有兩匹牲口，聽了這話，我一想，生意準是蒸蒸日上。那就好，我親愛的子女，但願上帝把人間應有的幸福全賜給你們。」

「我直到如今沒有認識我心疼的外孫女白特·包法利，我覺得難過。我爲她在花園你的房間外邊栽了一棵結燕麥李子的李樹，我不許別人碰牠，除非是將來給她做蜜餞。那我也要給她留在樹裏面，等她來了喫。」

「再見；我親愛的子女。我吻你，我的女兒，也吻你，我的女婿，還有小東西，吻兩邊的



臉。

「即頌安好。

你們的慈父，戴奧道·盧歐。」

她有好幾分鐘夾着這張粗紙。錯字一個連着一個，愛瑪追尋字裏行間的溫煦的思想，好像一隻母雞，半個身子藏在荆棘籬笆下面啼叫。墨瀋是爐灰灑乾的，因為信上有灰顏色的塵屑滑到她的袍子上面；她相信她差不多望見她父親俯向竈頭去拿火鉗。她在他旁邊，坐在壁爐角落的小凳，拿一根柴就着海草的熊熊的旺火燒着；她有多久不這樣了啊……她記起夏天絢爛的黃昏。有人路過，小馬嘶着，奔着，奔着……她的窗戶外邊有一個蜂房，蜜蜂有時候在陽光裏面盤旋，叩着玻璃，好像金球一樣在跳擲。那時候多幸福！多自由！多有希望！多富於幻覺！如今全不在了！她把牠們消耗在她靈魂所有的奇遇，前後所有的變遷，童貞，婚姻和愛情之中——就這樣沿着她的生命，繼續把牠們遺失，彷彿一位旅客，在道旁家家小店留下若干他的富裕。

可是請問，誰讓她這樣不快樂的？那摧毀她的惡運又在什麼地方？她仰起頭，望望四周，

好像搜尋她所以喫苦受罪的原因。

一道四月的陽光照着架子上面的磁器；爐火燃着；她感到拖鞋下面地氈的溫軟；天晴氣和，她聽見她的孩子縱聲大笑。

說實話，人在草地翻草，女孩子正在裏面打滾。臉朝下，她躺在一堆草上。她的女僕揪住她的下擺。萊斯提布都瓦在旁邊割草，每次他往前湊近，她就舞起兩隻胳膊在空裏亂打。

——把她領給我！

她母親說着，奔過去吻她。

——我多愛你，我可憐的孩子！我多愛你！

隨後，發見她的耳梢有一點髒，她連忙歛鈴，叫人拿熱水給他洗，給她換衣服，換襪子，換鞋，一次又一次地動問她的身子，就像出了一趟遠門才回來，最後，又吻了她一回，忍不住哭了，把她還給女僕。當着這種過度的慈愛，女僕簡直驚呆了。

羅道夫當夜覺得她比平常嚴肅多了。

他推測道：

——這是在裏一轉，過一轉子就好了。

他一連爽約三次。他再來的時候，她的神情冷峻，差不多一付輕蔑的樣子。

——啊！你在糟蹋時候，我的心肝……

他裝做不注意她憂鬱的嘆息，她取出來的手帕。

原來是愛瑪悔改了！

她甚至於問自己，她爲什麼厭惡查理，是否設法愛他最好。但是，他並不理會這些感情的轉變，她正在爲她犧牲的意志十分感到机隍，藥劑師過來獻給她一個機會。



利雙收，她要多麼滿足？她指望依靠的，只是比愛情更爲堅固的東西。

藥劑師和她這樣一要求，查理也就依從了。他叫人由路昂取來都法醫生那本書，每  
天夜晚，手夾着頭，沈下心讀。

他研究艾幹型，法品型，法居型，這就是說，足部斯太否喀陶，斯太方道，斯太率克掃（或者，說明白些，脚的種種歪扭，向下的，向裏的，或者向外的，）還有斯太分包，斯太法鬧（意思是：向下扭，向上拱，）同時郝麥先生以種種理由，激勵客店的夥計施行手術。

——你簡直一點點痛也許覺不到；好比放一次血，只一扎就成，比去脚臉子好受多了。

伊包里特轉動愚蠢的眼睛，有所考慮。

藥劑師接下去道：

——其實，這不關我事！這是爲你好！完全是人道！你平日一癩一跛，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腰部搖來搖去，憑你怎麼說，做起事來一定很不方便，我的朋友，我真願意看見你好好的。

於是郝麥向他譬解，他以後有多快活，有多輕靈，甚至於讓他明白，他博女人歡心也要容易許多。馬伏蠢蠢地微笑着。隨後他拿虛榮來遊說他：

——傢活，難道你不是男子漢，大丈夫？萬一到了必要的時候，你怎麼好去爲國家打仗？

……  
啊！伊包里特！

郝麥走開，對人講，他不瞭解這種拒絕科學恩澤的執拗和盲目的心情。

可憐蟲依順了，因為這類似一種陰謀。從來不過問外人的事的畢耐，勒福朗絲瓦太太，阿黛米絲，鄰居，甚至於鎮長杜法實先生，人人勸他，說他，羞他；但是，最後決定他的，是『這不要花他什麼錢。』包法利自告奮勇，供給手術機器。是愛瑪先起這種慷慨的念頭，查理同意，心下對自己說，他太太是一位天使。

他聽從藥劑師的意見，做了三回，還有鎖匠幫忙，才叫木匠做成了一種大約八磅重的盒子，鐵，木，皮，鉛皮，螺釘和螺釘帽，件件不缺。

然而，爲了知道伊包里特要割那一條筋，必須先弄明白他屬於那一類跛腳。

他有一隻腳差不多和腿形成一條直線，但是擋不住腳往裏轉，所以這是一種艾幹型，附帶一點法品型，或者是一種輕法品型，具有重艾幹型。這種艾幹型，真還和馬掌一樣大，皮有高有低，筋又乾又硬，腳指又粗又大，鐵釘一樣的黑指甲，但是跛子從早到晚，活蹦亂跳，彷彿一隻公鹿。人看見他總在廣場忙活，圍着貨車跳躍！一拐一歪地拿腿朝前扔。這條腿甚至於比那條好腿還要得力。這條腿做慣苦活，似乎通達忍耐和堅毅的人性，要是誰給他點

兒重東西抗，他反而歡喜借重牠。

那麼，既然是艾幹型，必須割掉小腿後面的粗筋，至於醫治法品型，只好隨後再動後脛筋。因為醫生不敢一下子動兩次手術，其實他已經在顫慄了，唯恐傷到什麼他不清楚的重要部位。

自從塞耳斯以來中間經過十五世紀昂布瓦斯·巴賴第一次接合一條動脈，杜卑談隔着一厚灘腦髓，去開一個膿瘍，讓蘇第一次移去上顎骨。他們全不像包法利，手指夾住剪刀，走到伊包里特前面，心那樣跳，手那樣抖，頭腦那樣緊張。和在醫院一樣，旁邊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堆布幅，蠟線，許多紗布，高高一疊紗布，藥房所有的紗布。郝麥先生由早晨起就在籌劃一切，固然是爲了唬人，也是爲了炫耀。查理刺破皮，就聽見唳唳一聲乾響，大筋割斷了，手術完了。伊包里特就不覺得驚懼，他把身子彎向包法利，迸命吻着他的手。

藥劑師道：

——好啦，放安靜，以後再感謝你的恩人罷！

院子站着五六個好奇的人，以爲伊包里特要筆直走出來。藥劑師把結果講給他們聽。查理用機器包好病人，回到家，愛瑪正在門口焦憂急慮地等他。她跳過去攔住他的頸項，他

們開始用飯，他喫的很多，臨到果點，他甚至於要一杯咖啡喝，只有星期日人多的時候，他才許自己這樣荒唐。

可愛的夜晚，話是多的，夢是相同的。他們談起他們未來的財富，家中應有的改良；他看見他的地位開擴，生活趨於安定，太太永遠愛他；她覺得自己快樂，浸潤在一種更健康也更美好的新感情，終於對這可憐人起了些微的恩情。她有一時想起羅道夫；但是她的眼睛轉向查理；她注意到他的牙齒並不難看，爲之一驚。

他們還在牀上，郝麥先生不願女僕攔阻，忽然走進房間，捏着一張才寫好的稿紙。這是他寫給路昂烽火的宣傳。他帶來給他們。

包法利說：

——你自己唸好了。

他讀道：

——『偏見雖說像一張網，蓋住大部分歐洲的土地，光明開始深入我們的鄉野。就是星期二，我們永鎮這小地方居然變成一座舞臺，搬演一齣又是外科實驗，又是高尚的人道的戲劇。包法利先生，我們最著名的一位手術專家……』



情感噎窒查理，他說：

——啊！太那個啦！太那個啦！

——才不！一點也不！這算得了什麼……『割治一個癩子……』我沒有用科學名詞，因為你知道，在報紙上……一般人也許看不懂；羣衆必須……

包法利道：

——當然。你唸好了。

藥劑師道：

——我唸下去。『包法利先生，我們最著名的一位手術專家，割治一個叫做伊包里特·頭旦的癩子，在金獅旅館（勒福朗絲夫人主持，開設在耀武廣場）做了二十五年的馬僮。由於嘗試新穎，關切病人，來了廣大的人羣，完全梗住旅館的門道。同時，施手術猶如祭仙法，皮膚上面就沒有幾滴血冒出，就像要說，強項的大筋終於在藝術的努力之下降服。奇怪是病人決不喊痛（我們目覩，可資證明。）截到現在為止，他的情形異常順利，相信他短期就會復元。誰知道，鎮上下次過節，我們不看見我們的好伊包里特，在一羣快活的同伴當中，跳着巴苦斯舞，與會淋漓，步伐輕盈，向人人證明他完全痊癒？仁慈的學者，光榮是他們

的勤勞的心靈，犧牲自己的夜晚，改良或者安慰他們的同胞，光榮是他們的！光榮！三倍的光榮！難道這不和瞎子看見，聾子聽見，跛子行走，同樣值得驚奇？可是，往日迷信許給牠的選民的，現在科學居然為大眾完成了！我們將隨時向我們的讀者報告這次非常的治療的進展。」

這擋不住五天以後，勒福朗絲太太太驚惶失措，走來喊道：

——救人呀！他要死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查理奔往金獅藥劑師，瞥見他走過廣場，不戴帽子，就跑出了藥房。喘着氣，臉通紅，擔着心思，他也出現了，直問所有上樓的人：

——我們的癩子到底怎麼啦？

癩子呀，他發瘋地抽搖，扭動，拴在他腿上的機器簡直要把牆砸破了。

他們小心翼翼，不動腿的部位，解開盒子，看到一種可怕的現象。腳的模樣不見了，一片浮腫，全部皮膚似乎就要破裂，上面蓋滿了那著名機器弄出來的血斑。伊包里特老早就說難受；沒有人注意；後來他們不得不承認他並不完全錯誤，給了他幾小時的自由。但是腫才消了一點點，兩位學者就以為應當把腿放回機器，為的促進治療，更捆緊了些。最後，過了三

天，伊包里特支持不住，他們又取下一次機器，非常驚異於他們看見的結果。腿腫成了一片鉛皮，起着好些水泡，流着一種黑水。情形顯然嚴重了。伊包里特開始不耐煩了，勒福朗絲瓦太太把他安插在靠近廚房的小間，好歹讓他有些分心。

但是稅吏，天天來喫飯，怨天怨地，直抱怨有這樣一個鄰居。於是伊包里特又移到彈子間。

他躺在那裏，蓋着他的厚被窩，臉色蒼白，鬚鬚長長的，眼睛陷進去，呻吟着，不時把他出汗的頭在骯髒的枕頭轉動，枕頭上面落着蒼蠅。包法利夫人來看他，給他帶來敷藥的布，安慰他，鼓勵他。其實，他不缺少伴侶，尤其是趕集的日子，鄉下人圍着他打彈子，用杆子比劍，吸煙，飲酒，唱歌，叫囂。

他們打着他的肩膀道：

——你好？啊！看樣子，你不怎麼神氣嚟！可是，這是你錯。你應當這麼做，那麼做。

他們告訴他，人家不用他的法子，用旁的法子全醫好了；然後，安慰的模樣，他們添話道：

——因為呀，你太相信人了！站起來呀！你簡直跟皇上一樣嬌養啊！老傢活別的是假的，你難受可是真的！

說實話，膿瘡越來越往上印。包法利自己都要病了。他每小時來，無時不來。伊包里特看着他，滿眼的恐怖，嗚咽着，口吃着：

——什麼時候我才能好？……啊！救救我！……我多難受呀！我多難受呀！

醫生臨走的時候，總叫他少喫東西。

勒福朗絲瓦太太却說：

——好孩子，別聽他的；他們已經害你害夠了！你還會弱下去的。好！咽下這個！

她給他端來上好的肉湯，成片的羊腿，大塊的肥肉，有時候幾小杯燒酒，可惜他沒有勇氣端到嘴唇喝。

布尼賢方丈聽說他的情形轉壞，要來看他。起始他可憐他的病，同時宣稱他應當喜悅，因為這是救主的意思，應當趕快利用機會和上天修好。

教士以一種慈愛的聲調道：

——因為你不大拿你的本分攔在心上；我就很少看見你做聖事；你有多少年沒有到聖壇跟前來啦？我明白你活兒忙，人事忙得你連福也顧不到修了。不過，現在是三思的時候了。你也犯不上缺望；我曉得有些犯大罪的人，快到上帝面前受審了（我知道，你還沒有到

這一步，苦苦求他憐恤，當然心平氣靜地好好兒死掉。讓我們希望，你和他們一樣，給我們做做好榜樣！所以，爲了預防起見，誰又攔着你早晨晚晌唸一遍『尊敬瑪麗，慈悲爲懷』和一遍『我們在天之父』來的？是的，唸罷，爲了我，爲了討我好。這又費你什麼？……你答應我？

可憐的小子答應了。牧師一連幾天全來。他和女店東閒談，甚至於講些故事，攙着些伊包里特聽不懂的玩笑話，雙關語。然後，環境許可，他就換一付相宜的面孔，回到宗教的事宜。他的熱心似乎成功了；因爲癩子不久就表示，他病好了，他願意到普濟上香去。⑤布尼

賢方丈回答，他看不出有什麼不方便；兩樣預防總比一樣好。『沒有壞處的。』

藥劑師生了氣，把這叫做『牧師的把戲』；他以為這妨害伊包里特復元，再三向勒福朗絲瓦太太道：

——別吵他！別吵他！你的神祕論擾亂他的心情！

但是這位慈心的太太不要再聽他講。他是『禍根。』表示作對，她偏偏在病人的牀頭掛了一個滿滿的聖水瓶，插着一枝黃楊。

然而宗教猶如外科，似乎並不濟事，而征服不了的腐爛，一直由四肢向腹部蔓延。白換湯藥，白敷藥膏，肌肉一天一天解脫，最後，勒福朗絲瓦太太問查理，她好不好盡人事，把勒沙

泰的喀尼外先生請來，他是一位名醫，查理的回答是點點頭，表示同意。

醫學博士，五十歲，地位好，有自信心，這位同行發見腿一直爛到膝蓋，不由發出蔑視的笑聲。他乾而又脆地說了一句腿得割掉，就走到藥房，痛罵那些蠢驢，把一個不幸的人弄到這步田地。他搖着郝麥先生大衣的鈕釦，在藥房喊罵道：

——這就是巴黎的發明！這就是京城大人先生們的高見！這跟正眼術，麻醉藥，膀胱石的掃除機一樣，荒謬絕倫，政府應當禁止才對！可是人家自作聰明，不問結果如何，亂想法子調理你。我們呀，我們沒有那種本事；我們不是學者，不是漂亮小伙子，不是花花公子；我們是醫生，我們給人看病；我們不貪圖給什麼好人開刀！讓癩子不癩，誰能夠讓癩子不癩嗎？這簡直就像，警方說，叫駝背的不駝嘛！

郝麥一邊聽這篇演說，一邊直難受；他用一種臣子的微笑掩飾他的杌隉，因為他需要攏絡喀尼外先生，永鎮有時候也有他的藥方出現；所以他不替包法利辯護，甚至於一言不發，放棄他的原則，犧牲他的尊嚴，爲了他營業上更嚴重的利益。

喀尼外醫生割腿轟動了全村！這一天，人人一清早就起牀，然而大街，雖說擁滿了人，彷彿有死刑要執行，顯出一種陰慘的景象。大家在雜貨舖討論伊包里特的病；商店不賣貨了，

杜法實夫人，這長太太，在窗口動也不動，急著要看開刀的人來。

他來了，親自吹着他的喀布芮奧萊。但是，馬車一邊走，一邊微微有些歪斜，因為右側的彈簧支不住他的肥重，日子一久，就陷了下去，另一個車墊上面，靠近他，就見放着一個蒙紅皮的大盒子，三枚亮晶晶的銅鈕傲然在望。

醫生一陣風走進金獅的門洞，高聲呼喊，叫人卸下他的馬，然後走進馬廄，看牠是不是好好兒在喫蕎麥；因為到了病人家裏，他先關心他的母馬和他的喀布芮奧萊。大家提起這個就說：『啊！喀尼外先生呀，是一個怪人！』這種不可撼動的冷靜，分外使人敬重他。宇宙毀滅到末一個人，他也不會取消他最小的習慣。

赫麥出現了。

醫生道：

——我等你來。全齊備了罷？開步走！

但是藥劑師，紅着臉，說他太敏感，不敢看這種手術。

他說：

——一個人僅僅在旁邊看，印象，您知道，才叫深！再說，我的神經組織是……

喀尼外打斷道：

——得啦！我看你呀，正相反，容易中風。其實，這不足爲奇，因爲，你們藥劑師先生們呀，你們一直鑽在廚房，待久了，你們的性情當然要改。你不妨看我：我每天四點鐘起牀，我用冷水刮鬍子（我從來沒有招過涼），我不穿法蘭絨，我沒有得到任何感冒，體子挺好！我——這樣過活，一時那樣過活，有什麼喫什麼，就不纏在心上。所以，我才不像你們那樣嬌脆。所以對於我呀，殺人就跟宰隨便一隻飛禽一樣，初無二致。聽了這個，你們也許說：習慣……習慣！

然後，絲毫不問伊包里特多憂懼，在妓窩裏面多出汗，兩位先生大談特談；藥劑師拿將軍的冷靜來和外科醫生的冷靜相比；喀尼外喜歡這個比較，滔滔不絕地發揮他醫道的要求。誰說庸醫好辱，他把醫道看做一種非聖事業。最後，他想起病人，檢查那反帶來的紗布，也就是這反帶的紗布，要人爲他請看那反帶。大家去尋那反帶，有那反帶來，於是喀尼外先生這反帶，這反帶子，用那反帶的紗布，反帶那反帶子。反帶那反帶子，反帶那反帶子。

夏多里斯六……  
……  
……  
……



用來的。命裏注定要出岔子。有什麼辦法？萬一伊包里特往後死了，倒是他殺死他的。再說，有什麼人要是看病問起他來，他拿什麼理由解說？或許他真有什麼地方弄錯了嗎？他尋找，尋找不出。可是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也往往錯誤。偏偏人就從來不肯相信！正相反，人要笑，要吠！這要一直傳到佛爾吉！傳到勒沙泰！傳到路昂，天涯海角！誰知道同行不寫些文章罵他？一場筆戰引出來了，必須在報紙上面回答。伊包里特簡直可以告他。他看見自己丟人，破產，毀滅！於是他的想像，受盡一羣假定的攻擊，在中間簸動，彷彿一個空桶，捲進大海，在波濤上面翻滾。

愛瑪在對面望着他；她沒有感到他的羞辱，她感到的是另一種：她想：這種人會配什麼東西，好像她就不會一連二十次看破他的平凡。

查理在房間來回走動。他的靴子打着地響。

她道：

——坐下，你煩死人啦！

他重新坐下。

她怎麼會（她那樣聰明的人）又錯了一次？而且，她怎麼就那樣發瘋，那樣可憐，把她

的生命在不斷的犧牲之中毀掉；她記起她所有的奢華的本能，所有的靈魂的剝削，婚姻和家庭的微賤，她的綺夢如受傷的燕子跌在泥淖，一切她所希望的，一切她所拒絕的，一切她可能得到的！爲什麼？爲什麼？

村中一片沈靜，一聲撕碎人心的呼叫破空而起。包法利險些暈過去，臉色蒼白了。她皺起眉頭，做了一個激煩的手勢，繼續皺着眉頭。然而全是爲了他，爲了這個人，爲了這位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感覺的先生！因爲他在眼前，安安靜靜，簡直就不明白，從今以後，他可笑的姓氏讓她和他一樣醜陋。她曾經努力愛他，她曾經哭泣，悔恨失身給另一個人。

包法利思索着，忽然喊道：

——難道這也許是法居型？

這句話冷不防落入她的思想，彷彿一枚鉛球落入一隻銀盤，愛瑪顫慄着，仰起頭，猜測他想說什麼；他們互相望着，靜靜地，然而彼此內心離得那樣遠，你看見我，我看見你，差不多驚呆了。查理端詳她，視線好似醉鬼一般模糊，一邊動也不動，聆取割腿的人最後的呼喊，一聲又一聲，拉長腔調，中間驟然夾雜尖銳的嘶叫，好像什麼被屠的走獸遠遠嗥鳴。愛瑪咬住她灰白的嘴唇，手指之間滾着她弄折的一個珊瑚枝子，死盯着查理，瞳仁亮晶晶的，彷彿兩

枝火箭就要射出。現在他是什麼也刺激她。他的臉。他的衣服。他的緘默。他的全個身子。一言以蔽之，他的存在。好像是一種罪過。她悔恨她過去的婦德，而殘餘的婦德，在她的驕傲的狂抽亂打之下，也就傾圮了。奸淫勝利了，她喜愛牠所有的玩世的罪行。她想到她的情夫，五顏六色的記憶引誘她；一種新的熱情把她的靈魂送給這個意象，她不由傾心相與；她覺得查理退出她的生命，永遠走開，不回來，不存在，就像他要死，在她的眼邊咽了氣。

走道起了一陣步聲。查理望着穿過放下的百葉窗，他瞥見喀尼外醫生在菜場旁邊，大太陽底下，用他的手帕拭着前額。郝麥在他後面，捧着一個大紅盒子。兩個人全朝藥房那邊走。

於是，止不住一陣動情和失望，查理轉向他太太道：

——好人，吻吻我！

她氣紅了臉道：

——走開！

他驚呆了，重複道：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靜靜看，想想看！你知道我愛你……來呀！

她顯出一種可怖的神情嚷道：

——夠了！

愛瑪溜出廳房，用力把門一關，牆上的風雨表震下來，在地上碎了。

查理倒進他的扶手椅，七上八下，尋思她所以這樣的緣故，以為她神經上有了病，哭着，迷迷漠漠，覺得有什麼不可理解的悲慘的東西在他的四周流動。

羅道夫夜晚來到花園，發見他的情婦在臺階下面第一級等他。他們撲做一團，他們所有的怨恨，像雪一般，在熱吻之下融化了。

● 都法 Duval 這裏應當是篤桑·都法 Vincent Duval 生於一七九六年，死於一八七六年，生平以

研究畸形矯正術著名，著述有跛足研究 *Traité pratique du pied bot* (一八三九年) 人體主

要畸形一覽 (一八三九年) 等。此處『那本書』即指前者而言。

● 艾幹型 *equin* 這個名詞原來是拉丁文的「馬」的意思，在醫學上，形容脚尖向下，借重腳趾行走的病子。因為馬足是這樣子，所以用做跛腳的類別。

● 塞耳斯 *Celse* 羅馬帝國初年的大醫學家，最著名的著述有醫道 *De Arte medica* 材料醫類，文筆清暢，被稱為『醫學的西塞隆 *Cicéron*』他在書中詳細指示外科與施行手術的種種知識。

昂布瓦斯·巴賴 Ambroise Paré 法蘭西著名的外科醫生，生於一五一七年，死於一五九零年，因為塞耳斯約生於一世紀，所以本文才說「經過十五世紀。」他是近代外科醫學之父，留有著作極多，影響亦極大。

杜卑談 Dupuytren 法蘭西的外科醫生，生於一七七七年，死於一八三五年，以施行危險手術聞名於世。

讓蘇 Gensoul 法蘭西的外科醫生，生於一七九七年，死於一八五八年，在醫學上，第一次移去上顎骨而成功的就是他。

⑤ 巴苦斯 Bacchus 羅馬的酒神。

⑥ 瞎子看見……選民這些例證見於聖經。那麥遇見機會，就要擡出科學來壓倒宗教。

⑦ 普濟 Bon-Secours 這裏不是指教會而言，乃是指路昂西南的普濟山 Coline de Bon-Secours 上面的普濟教堂 Eglise de Bon-Secours，建於一八四零年，於一八四二年落成。

十二

他們的恩愛重新開始。愛瑪時常在白天忽然寫信給他，隨後，隔着玻璃窗，做手勢給玉斯旦，後者急忙解開他的圍襟，飛向徐曬特；羅道夫來了，就為告訴他她無聊，她丈夫可憎，生存可怕！

他有一天不耐煩了，喊道：

——我有什麼用嗎？

——啊！只要你肯……

她坐在地上，在他的兩膝之間，辮子散開，視線茫然。

羅道夫道：

——肯什麼？

她嘆氣道：

——我們到別的地方過活……隨便什麼地方……

他笑道：

——真的，你瘋了！這可能嗎？

她一來就談這個；他裝出不懂的模樣，另換話講。他不明白的是，愛情這樣簡單的一件東西，會這樣混亂。她的依戀有一個動機，一個理由，彷彿一個助手。

說實話，由於厭惡丈夫，這種恩情每天只有滋長。她越愛那一個人，她越恨這一個人；她和羅道夫幽會之後，她和查理在一起，她覺得他分外討厭，手指特別粗，才情特別笨，態度特別俗。所以，一邊裝正經，做賢妻，她一想起她的情夫她就火熱；黑頭髮一鬆又一鬆，捲向太陽曬成褐色的前額；身體是又強壯，又文雅；總之，他這個人，議論時富有經驗，愛起來又那樣發狂！爲了他，她以首飾匠的細心修剪指甲，皮膚上的冷霜永遠嫌少，手絹裏的巴樹永遠不夠。

◎她戴鐲子，戒指，項圈。他要來了，她給一對大藍玻璃瓶插滿了花，布置房間，上下打扮，就像一個妓女等候一位貴人。女僕不得不時時洗滌衣服；全福一整天離不開廚房，小玉斯旦常來陪伴她，看着她做活。

胳膊靠住她燙衣服的長板，他貪婪地望着這些女人的東西，攤在他的四周，條紋布的裙裾，頸巾，衣領，有繩子的打摺褲子，屁股大大的，腿管小小的。

小夥計把手放在布幅或者鈎鈕上面，問道：

——這做什麼用？

全福笑着回道：

——你就從來沒有見過？倒像你女東家郝麥太太不穿這個。

——穿這個！郝麥太太！

他用思索的聲調續下去道：

——她就不是太太那樣的女人。

但是，看見他這樣兜着她轉，全福不耐煩了。她比他大六歲，居由曼先生的聽差開始向她求愛。

她移開她的漿糊缸道：

——別攪我！你倒不如搗杏子去；你總是在女人旁邊胡搞；你要想插進女人羣呀，小壞蛋，等你下巴有了鬍子再說。



——得啦，別生氣，我去替你擦乾淨她的鞋。

她馬上到架子那邊拿起愛瑪的皮鞋，沾滿了泥——幽會的泥，——他的手指一碰，就變成粉屑脫落下來，他看牠們輕輕在—道陽光中間浮升。

女僕道：

——你多怕弄壞鞋呀！

她自己擦鞋的時候，並不這樣當心，因為太太一看料子不新鮮，就丟給她穿。

愛瑪的衣櫥放着許多鞋，她一雙一雙糟蹋，查理從來沒有說過一句閒話。

同樣，他花三百佛郎買了一條木腿，她以為應當做爲禮物送給伊包里特。

木腿的包頭是軟木，關節裝着彈簧，一件複雜的機器，罩着一條黑褲，靠底下是一隻漆皮靴。伊包里特不敢天天使用一條這樣美麗的腿，哀求法利夫人給他另來一條比較方便的。自然又是醫生出錢買。

所以，馬僮漸漸又開始做事了。大家看見他和從前一樣在村子跑，查理遠遠聽見石地上他木腿乾硬的響聲，趕快另繞一條路走。

接受這種定貨的，是自告奮勇的生意人勒樂先生；這給他帶來會晤愛瑪的機會。他同

她談起巴黎的新出品，種種婦女的飾物，態度極其和悅，從來不開口要錢。因為容易滿足，愛瑪由性兒買他的貨物。所以，路昂一家傘莊有一條考究的馬鞭，她就想買了送給羅道夫。一星期以後，勒樂先生帶來放在她的桌子上面。

但是，第二天，他給她送來一份賬單，二百七十佛郎，不算尾數。愛瑪十分窘：書桌的抽屜全是空的；他們還欠萊斯提布都瓦半個月的工錢，女僕半年的工錢，有許多還不算在內；包法利直盼德羅日賴送錢來，依照舊例，他每年將近聖·彼得節付清診費。

起初她好歹打發掉勒樂；後來，他失了耐性，有人逼他，他缺少現款，他要是收不回一點現款，他就不得不取回她所有買去的貨物。

愛瑪道：

——取回去好了！

他答道：

——噢！我是說笑的！其實，我也就是捨不得馬鞭子。可不，我問先生要好了。

她道：

——不！不！

勒樂想道：我可抓住你的短處了！

拿穩了他的發見，吹着他習慣的低低的胡哨，他一邊往外走，一邊輕輕重複道：

——好啦！看着辦！看着辦！

她正在思索怎麼樣還賬，女僕進來，把一捆藍紙放在壁爐上面：「德羅日賴先生送來的。」愛瑪奔過去打開。裏面是十五拿破崙。這是診費。她聽見查理上樓；她把錢鎖在抽屜緊裏，藏起鑰匙。

三天以後，勒樂又來了。

他說：

——我想出一個辦法，你看怎麼樣；假如，講好的數目不算，你另外……

她往他手裏攔了十四拿破崙道：

——這不是！

商人驚呆了。於是掩飾他的失望，他連聲道歉，請她光顧。她全拒絕了。隨後，手伸進圍襟的口袋，她好幾分鐘，摸着，他找還她的兩枚五佛郎，決心節省，將來好還……

她想道：

——算了罷！他才不往這上頭想哪。

除去鍍銀柄的馬鞭，羅道夫收下一個印章，刻着這句格言：『心心相印』。另外，一方做圍巾的綢幅，最後是一個雪茄盒，和從前查理在路上拾到，愛瑪留起來的子爵的雪茄盒完全相同。然而，這些禮物使他難堪。他拒絕了幾件禮物。她堅持，羅道夫臨了兒只好服從，覺得她專橫，太過分。

而且，她儘是怪念頭：

——一到半夜，你要想着我！

假如他說他沒有想她，就是一片責備的話，結尾總是這句永生的話：

——你愛我嗎？

他答道：

——是呀，我愛你。

——愛得厲害？

——當然！

——你沒有愛過別的女人，嗯？

他笑着嚷道：

——你以為我要我的時候我是童男嗎？

愛瑪哭了，他努力安慰她，拿雙關語裝璜他的保證。

她續下去道：

——噢！因為我愛你呀我愛你愛到離不開你，你可知道？有時候，愛情的怒火簡直撕爛了我，我恨不得馬上見到你。我問我自己：『他在什麼地方？他也許在跟別的女人說話？』她們向他微笑，他走上前去……『噢！不，你全不喜歡，是不是？好看的有的是；不過，我呀，我更知道愛！我是你的奴才，你的姘頭！你是我的王爺爺，我的天爺爺！你好！你美！你聰明！你壯實！

這種話他聽了不知道多少次，對於他並不新鮮。愛瑪類似所有的情婦，好像一件衣服，新穎的魔力漸漸脫落，露出熱情的永生的單調。熱情的形態和語言永遠相同。這位先生有的是經驗，就分不出同一表現之下感情的差異。因為淫蕩或者賣錢的嘴唇向他呢喃過相同的詞句，他也就不大相信她詞句的誠懇；他想，誇張的演講隱藏平庸的愛情，應當大打折扣；好像靈魂漲滿了，有時候連最空的比喻也不往外溢出一句；唯其沒有人拿得穩他的需

要，他的理解，他的痛苦；唯其人類的語言，彷彿一隻龜裂的小鍋，我們希望感動星宿的時候，就敲出狗熊跳舞的音節。

不過，一個人事事退縮，才有這種卓越的見解；羅道夫就以這種見解，發覺還有別的享樂可以由這種愛情掘發出來。他嫌一切廉恥掣肘。他沒有禮貌待她。他要她又溫柔又敗壞。這是一種癡情，洋溢着他的讚美，她的快感，一種使她麻痺的福祉；她的靈魂陷入這種酩酊，沈在裏面，皺成一團，彷彿克拉朗斯公爵，泡在他的馬茹瓦席酒桶當中。

由於愛情的習慣，包法利夫人改了姿態。她的視線更大膽了，她的談吐更隨便了；她甚至於冒瀆禮法，和羅道夫先生散步，啃着一根香煙，『好像對世俗挑釁。』最後，懷疑的人也不懷疑了，有一天看見她走下『燕子』，彷彿男人，穿着一件緊背心。包法利的母親，和丈夫大吵大鬧了一場，避到兒子家住，一百二十分地不舒服。她有許多事不歡喜：第一，查理沒有聽她的勸告，禁止看小說；其次，她厭惡這種『理家之道。』她不免指摘了幾句，特別有一回，說到全福，大家鬧翻了。

頭一天黃昏，老太太穿過過道，發見她和一個男人在一起，棕色領帶，四十歲左右，聽見她的脚步，急忙溜出了廚房。於是愛瑪笑將起來；但是，老太太生了氣，說，一個人不是蔑視禮

法，就應當監視奴僕的行爲。

——您怎麼長大的？

兒媳說話的時候，目光非常無禮，老太太問她：是不是爲她自己的事辯護。  
少婦一躍而起：

——滾出去！

查理勸她們和好，嚷道：

——愛瑪！……媽！……

但是，兩個人一生氣，全走開了。愛瑪踩着腳，重複道：

——啊！什麼規矩！簡直是鄉下人！

他奔向他母親；她氣糊塗了，結結巴巴道：

——一個混賬女人！一個輕狂女人！也許還要壞！

她要立刻動身，假如兒媳不來賠罪。查理回到太太身邊，求她屈服；他跪下來；她最後答

道：

——好！我去！

其實，她把手伸給她婆婆，具有一種侯爵夫人的尊嚴，向她道：

——媽，原諒我。

然後，走上樓，愛瑪合身倒向牀，臉朝下，頭擡進枕頭，活像一個小孩子哭着。

她和羅道夫約好了，逢到重要事情，她在百葉窗拴一小塊白紙，萬一他在永鎮，他就跑到房後的小巷。愛瑪掛出記號；她等了三刻鐘之久，忽然望見羅道夫在菜場犄角。她直想打開窗戶喊他；但是，他已經不見了。她倒下去，缺了望。

但是，不久，她覺得有人在走道行走。不用問，是他；她跑下樓梯，穿過院子。他在外面。她投入他的懷抱。

他說：

——當心。

她回道：

——啊！你要是知道就好了！

她開始向他述說，急急忙忙，下句不接上句，誇張事實，又捏造了一些事實，加了不少按語，說到後來，他一句也聽不懂。



——好啦，我可憐的天使，勇敢，看開，忍耐！

——可是，我已經忍耐，已經受苦了四年了……像我們的愛情，攤給老天爺看也沒有什麼！他們折磨死我了。我受不下去了！救救我！

她貼緊羅道夫。她的眼睛掛滿了眼淚，像火焰在水浪底下燦耀；她的咽喉一直在抽動；

他從來沒有這樣愛過她，他失了張支，向她道：

——應當怎麼辦呢？你要怎麼着？

她喊道：

——帶我走！搶我走……噢！我求求你！

她撲向他的嘴，彷彿要在這裏捉住那意想不到的同意。一個吻代替了同意。

羅道夫接下去道：

——不過……

——什麼？

——你女兒呢？

她想了幾分鐘，然後答道：

——活該！我們帶她走！

他看着她走遠，向自己道：什麼樣兒女人！

聽見有人喊她，她溜進了花園。

後來幾天，兒媳轉變了，老太太非常驚奇。說實話，愛瑪柔和多了，甚至於低聲下氣，向她請教腌黃瓜的法子。

難道是爲了更好欺哄他們母子？還是要分手了，她想以一種愉快的修道的精神，更深地感受辛酸？但是，正相反，根本她就不往這上面想：她一心一意，在領略她的即將來臨的幸福。她和羅道夫談的永遠是這件事。她倚住他的肩膀，呢喃道：

——「噫！我們一上郵車就好了……你想到這上面嗎？可能嗎？我覺得車動的時候，就和我們駕了氣球一樣，我們就像往雲裏走。你知道我在數着日子嗎……你呢？」

包法利夫人從來沒有像這時期那樣美麗；她這種無以形容的美麗，是喜悅，熱情，勝利的結果，同時也只是性情和環境的諧調。她的貪婪，她的苦惱，歡樂的經驗和她永遠少艾的幻覺，逐漸發展她，彷彿風，雨，陽光和肥料之於花卉，她終於怒放，她的本性終於到了圓適的境界。瞳仁消失在她悠長的多情的目光裏面，她的眼簾就像專爲這種目光修削出來的。嘴

唇上面影影綽綽罩着一層黑毛，同時一口重氣分開她玲瓏的鼻孔，吊起她豐盈的嘴角。她的頭髮盤在她的後頭，你真還以為是一位精明的藝術家放在上面；牠們漫不經意地繞成一堆，而幽會每天又隨時打散。她的聲音現在發出更柔和的抑揚，她的身段也呈出更柔和的曲折；甚至於她的袍幅和她的脚面，也有什麼微妙的東西鑽進你的心靈。查理和新婚一樣，覺得她香甜可口，不可抗拒。

半夜回來，他不敢驚醒她。磁油燈在天花板上聚攏一圈搖曳的光亮；搖籃的帳子放下來，彷彿一個雪白的茅屋，在牀邊陰影裏面突出。查理望着帳子。他相信聽見孩子細微的呼吸。她如今正往大裏長，每季帶來迅速的進步。他已然看見她在日落的時候放學回來，笑着，衣服染着墨水點子，胳膊掛着她的書包；以後還得讓她寄宿，這要花許多錢的，怎麼辦？於是他思維着。他想到在附近租一所小田莊，每天早晨看病人的時候，親自監視。他節用田地的進項，存到儲蓄銀行；然後他買些股票，隨便什麼地方的股票全成；再說，病人會增加的；他有信心，因為他要白特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才分，學鋼琴。啊！將來長到十五歲，她會好看的，長相兒像她母親。夏天和她一樣戴着大草帽！人會遠遠把她們看做姊妹。他想像她夜晚在燈光底下，在他們旁邊工作；她給他編睡鞋；她管家；全家洋溢着她的嬌態和她的歡欣。最後，他們

也得拿鏈子去。勒樂已經把鏈子放進口袋，往外走，她喊他回來。

——你全放在你舖子裏。至於一口鐘（她現在思索的樣子，）也不必送來；你只要把裁縫的住址給我，做好隨時通知我一聲就成了。

他們要在下月逃走。她離開永鎮，像要到路昂買東西的模樣。羅道夫定座位，辦護照，甚至於寫信給巴黎，把行李一直運到馬賽，然後他們在那邊買一輛喀萊實，一直不停，奔向皆奴瓦。她必須小心在意把行李送到勒樂那邊，一直裝上「燕子」，好不起人疑心；她這樣安排，就沒有安排她的孩子。羅道夫避而不談，她也許沒有想到這上面。

有些事情要結束，他需要兩個星期安排；隨後過了一個星期，他再要兩個星期，隨後說他病了；結着他要出一次門；八月過去了，經過種種延宕，他們決定在九月四日，星期一，不再改期。

星期六，前兩天，終於到了。

羅道夫黃昏來看她，比平時早些。

她問他：

——全齊備了？

——是的。

於是他們順着一個花畦繞了一匝，走到望臺旁邊，坐在牆頭。

愛瑪說：

——你有心事。

——不爲什麼？

但是他怪樣兒看着她，一付溫存的樣子。

她問道：

——是爲上遠路嗎？是爲離開你眼前的東西，你的生活啊！我明白……不過，我呀，我在世上什麼也沒有！你就是我的一切。所以我也要是你的一切，你的家庭，你的祖國：我照護你，我管你。

他摟住她道：

——你真可愛！

她發出一陣快樂的笑聲道：

——當真你愛我嗎？發誓看！

——我愛不愛你！愛不愛你！可是我崇拜你，我的心肝！

月亮圓圓的，紫顏色，在草原盡頭的地平升起，很快就升到白楊樹的杈杈當中，這些杈彷彿一個破了的黑網，或遠或近地擋住牠。隨後，牠出現了，晶白顏色，照亮冷清的天空；於是牠放慢步子，往河面扔下一個大點子，萬千的星宿在中間閃爍；這道銀光活像一條鱗甲燁燁的無頭蛇，一直盤向河牀，又好像一枝巨大的燭臺，一片金鋼石的點滴上上下下流滾。溫馨的夜晚在他們的四周展開；樹葉滿是密密紮紮的影子。愛瑪闔住一半眼睛，長聲嘆息，往裏吸進徐徐的清風。他們不言語，完全沈入他們的夢想的狂濫。過去的恩情重新回到他們的心田，像流着的河那樣滿，那樣靜，又像山梅花的馥郁那樣醉人，往他們的回憶投下影子，比草地動也不動的柳樹的長長的影子還要大，還要憂鬱。時常有些夜間的動物，刺猬或者黃鼠狼，追逐什麼東西，攪動樹葉，否則就聽見一隻熟了的桃子，有時候獨自從架子落了下來。

羅道夫道：

——啊！好美的夜晚！

愛瑪道：

——我們將來有的是！

於是好像自言自語：

——是的，旅行好……不過，爲什麼我的心是憂悒悒的？難道是怕生……拋棄習慣的結果……或是另有原因？……不是幸福過多的緣故！我太軟弱，不是嗎？原諒我！

他喊道：

——還來得及！你想想看，你也許要後悔的。

她暴烈地道：

——決不！

隨即挨近他：

——還有什麼不幸好同我爲難？沙漠，懸巖，大洋，我沒有不隨你走的。我們越在一起活下去，也就越像摟在一起，一天比一天緊，一天比一天美滿！沒有東西能夠擾亂我們，無憂無愁，也不怕困難！我們是孤獨的，一切是我們的，永久不渝……說話呀，回答我呀。

他在一定的期間回答道：『是的……是的……』她把手放在他的頭髮裏面，眼淚雖說一大顆一大顆在流，用小孩子的聲音重複道：

——羅道夫！羅道夫！……啊！羅道夫，親愛的小羅道夫！

子夜的鐘聲響了。

她道：

——半夜了！好啦，明天還有一天！

他站起來預備走；他這一動就像他們逃走的記號，愛瑪忽然換成一付輕快的神情：

——你弄好了護照嗎？

——弄好了。

——你沒有忘記什麼？

——沒有。

——你沒有錯？

——當然。

——是在浦羅忘司旅館，你等我，對不對？……正上午？

他點了一下頭。

愛瑪最後吻了他一下：



——好，明天！

她看着他走開。

他不回頭。她追過去，在水邊荆棘叢中，向前斜着身子喊道：

——明天見！

他已經到了對岸，急急忙忙走進草原。

過了幾分鐘，羅道夫停住；看見她的白衣服鬼一樣逐漸在影子裏面消失，心跳的了不得，他怕倒下去，只好靠住一株樹。

——我真蠢！

他發了一句大咒，接下去道：

——無論如何，她是一個漂亮的情婦！

於是愛瑪的美麗，所有這種愛情的歡樂，立即回到他的心頭。起初，他心軟，繼而他反抗了，手之足之，嚷道：

——因為，說到臨了，我不能夠遠走高飛，還擔負一個小女孩子。

爲了加強他的堅毅，他向自己提起這些事：

——再說，糾紛，開消……啊！不，不，一千個不簡直太胡鬧了！

① 巴樹 Patchouli：一種類以薄荷的植物，產於亞洲熱帶各地，其枝葉分泌一種香油，漸漸凝成顆粒，有如樟腦。

② 聖彼得節：六月二十九日。

③ 拿破崙：二十佛耶的金幣。

④ 「心心相印」：原文是意大利文 Amor Ne Cur。

⑤ 克拉斯斯 Clarence 公爵：英吉利王愛德華四世的兄弟，生於一四四九年，死於一四七八年。兄弟失和，愛德華四世加以拘禁，宣處死刑，相傳問他要怎樣死，他願意泡在馬茹瓦席酒桶淹死。

馬茹瓦席 malvoisie：是一種希臘葡萄酒，甘而冽，以產地馬茹瓦席或馬法席亞 Malvasia 得名。

⑥ 貢道勒 Gondole：威尼司特有的一種游艇。

⑦ 皆奴瓦 Genes：意大利西北沿海地中海的大商埠，鄰近法蘭西。



### 十三

羅道夫一回到家，就急急坐到他的書桌前面，對着牆上勝利品似的公鹿頭。但是，筆夾在手指中間，他什麼也想不出。他拉着兩肘，開始思索。他覺得愛瑪退在一個遙遠的過去，就像他方才的決心忽然在他們中間形成一道鴻溝。

爲了收回一些她的印象，他到牀頭衣櫥裏面找出一個舊藥司餅乾匣，平常他用來盛女人的信，裏面發出一種枯玫瑰和濕土的氣味。他先看見一條手絹，上面全是黯澹的斑點。手絹是她的，有一回散步，她流鼻血用的；他已經不記得了。旁邊是愛瑪送給他的小像，四角全敲掉了，他覺得她的衣飾非分，她的「媚眼」極其噁心；隨後，端詳肖像，想着愛瑪本人，她的容貌漸漸在他的記憶裏面混亂了，彷彿活的臉和畫的臉，一個搓一個，就這麼互相磨搓掉了。最後，他讀着她的信，全是解說他們的旅行的，簡短，專門，催促，倒像生意條子。他想看

看從前的長信；他到匣底尋找，弄亂了所有的信；他機械地搜索這堆紙張東西，亂七八糟，翻出了好些花棒，一隻襪帶，一個黑面具，別針和頭髮——頭髮棕顏色的，金黃顏色的，有些頭髮甚至於掛在匣子的鐵皮上面，打開的時候就絞斷了。

他這樣躑躅在他的回憶之中，檢查書信的字體和風格，簡直和她們的拚法一樣繁複。溫柔，輕快，諧謔，憂鬱，有的要求愛情，有的要求銀錢。一個字讓他想起面貌，姿態，聲音；然而有時候，他什麼也記不起來。

說實話，這些女人同時跑進他的思想，你妨害我，我妨害你，彷彿在愛情的同一水平之下，彼此平等，全變小了。於是他拿起一把弄亂了的書信，從右手傾到左手，好幾分鐘像瀑布一樣扔着玩。最後，膩了，倦了，羅道夫把匣子放進衣櫥，向自己道：

——全是廢料……

這句話總括他的意見；因為歡樂猶如學童在校園玩耍，踩久了他的心，什麼綠東西也長不出來，同時穿過他的心的東西，比孩子們還要浮躁，甚至於不如他們，連名姓也不刻到牆上。

他向自己道：

——得啦！寫罷！

他寫道：

「勇敢，愛瑪！勇敢！我不願意毀壞你的一生……」

羅道夫想着：「其實，話是對的；我是爲她設想；我爲人忠厚。」

「你真就不加思索下了決心？可憐的天使，你知道我拖你進去的深淵嗎？不知道，是不是你一腔熱誠，相信幸福，未來……啊！我們真是不幸！也真是胡鬧！」

羅道夫停住筆，尋找一些漂亮的藉口。

——我告訴她，我破產了，好不好？……啊！不再說，這攔不住她的。過些日子，又要來這麼一套，這樣的女人也能夠通情達理？

他想了想，續下去道：

『我不會忘記你的，相信我，我要永遠對你忠心；但是，遲早有一天，不用說，這種熱情（這就是人間的命運）要消滅的！我們要感到疲倦，誰知道我不痛苦，看見你疚心，自己也感到疚心，因為我是你疚心的原因。愛瑪，我只要一想到你難受，我就痛苦！忘掉我！爲什麼我會認識你？爲什麼你那樣美？這是我的過錯？噢，我的上帝！不要怨，只有怨命！』

他向自己道：『命這個字永遠感動人。』

『啊，你要是那種常見的水性揚花的女子，當然嘍，我不妨自私一下，另選一條不帶給你危險的路走。但是你動人的激越，做成你的魔力和你的痛苦，同時也妨害你明白我們將來的地位的虛縲，你這可愛的女子。我也一樣：起初沒有往這上面想，休息在這種理想的幸福的陰影，彷彿休息在芒司尼耶的陰影，並不預計後來的結果。』

——她也許以爲我不借逃由於吝嗇……啊！管牠哪！活該，總得有一個了結！

『人世是酷虐的，愛瑪。隨便我們走到什麼地方，牠追到什麼地方。你必須忍受盤問，譏諷，蔑視；或許還有侮辱。侮辱你！噢……可是我呀，要你坐在寶座上面！我呀！帶着你的思想，就像帶着一張護符！因爲我以放逐來懲罰自己，爲了我給你的一切的罪過！我走什麼地方？我不知道，我瘋了！再見！願你永遠賢良！想着喪失你的不幸的人。把我的名字教給你的孩子，祈禱的時候她好說起我。』

兩枝蠟燈的蕊子顫慄着。羅道夫站起來，過去把窗戶關住。他重新坐下：

——我看這也就夠了。啊！添這麼兩句話，免得她再來跟我麻煩：

『你讀這封憂鬱的信的時候，我已經去遠了；因爲我要儘快逃走，避開再去看你的誘惑。硬掙些！我會回來的，也許以後，我們可以一同非常冷靜地談着我們往日的愛情。再見！』



最後這句『再見』兩個字離得開開的：『再——見！』他覺得這樣分開非常在情。他向自己道：

——現在，我簽什麼名好？你的忠心的……不。你的朋友……是的，就是牠。

『你的朋友。』

他重新讀了一遍他的信。他覺得好。他軟下心腸想道：

——可憐的小女人！她以為我比石頭還要無情無義；上邊必須撒點兒眼淚；不過，我呀，我就哭不出來；這不是我的錯。

於是羅道夫倒了一杯水，沾濕手指，從空裏落下一大滴水，滲開了墨水；隨後，他尋東西封信，遇到『心心相印』的印章。

——這太煞風景了……啊！算啦！有什麼關係！

然後吸了三管煙，他睡覺去了。

第二天，羅道夫起牀（將近兩點鐘的光景，他睡遲了，）叫人摘了一籃的杏子。他把信放在緊底，蓋着葡萄葉子，立即吩咐他的犁夫吉辣爾，加小心送給包法利夫人。他平時就用這個方法和她通信，依照季節，送她水果或者禽獸。

他吩咐道：

——她要是問起我的消息，你就回答，我出遠門了。籃子要交給她，當面……去罷，當心呀！

吉辣爾穿上他的新工裝，拿他的手帕圍住杏子打了一個結，穿上他的包鐵的大木底鞋，步子又大又重，平心靜氣地走上永鎮的道路。

他到了的時候，包法利夫人正和全福在廚房桌子整理一包衣服。

佃夫道：

——這是我們東家送給您的。

她起了疑心，一邊在衣袋摸索銅錢，一邊焦切地看着他。同時他看着她，也驚了起來，不明白這樣一件禮物會這樣感動人。他終於走掉。全福留在廚房。愛瑪耐不住了，跑到廳房，像是要放下杏子。她倒翻籃子，抓去葉子，尋着信，打開，好像她背後起了大火，愛瑪立即奔向她。

的房間，驚惶萬分。

查理在房間，她瞥見他；他同她說話，她什麼也沒有聽見，急忙再往上跑，喘着氣，醉薰薰的，瘋狂的樣子，一直捏着那張可怕的信紙，像一張鐵皮在手指中間綽繚響着。跑到二樓，她在關着的閣樓前面停住。

於是她想叫自己靜靜；她記起那封信；她必須讀完，然而她不敢。而且，到什麼地方讀？怎麼讀？人家會看見她的。

她想到：『啊！不在這兒，這兒就好。』

愛瑪推開門，進去。一股子悶熱由青石版筆直落下，壓緊她的太陽穴，噎窒她；她硬走到關嚴的天窗，拔出窗門，耀眼的陽光一下子射了進來。

對面房頂之外，豐穎的田野一望無垠。她底下的廣場是空的；走道的石子閃爍着，房頂的風標一動也不動；街角一家二樓傳出一種尖銳的音響。畢耐在樹叢巾環。

她靠住天窗的窗口，重新讀着書信，發出忿怒的冷笑。但是她越集中注意，她的觀念越紊亂。她看見他，聽見他，用兩隻胳膊圍住她；她的心在胸口像一隻公羊，砰砰地往上跳，一次緊似一次，高低也沒有一定，她向四外掃了一眼，恨不得地陷下去。爲什麼不死？誰攔着她？她

是自由的。她走前一步，望着石地，向自己道：

——好罷！好罷！

亮光由下面直射上來，把她的身體往深淵拖。她覺得搖曳的地面高到牆頭，地板有一邊傾側下去，彷彿船在顛簸。她站在邊沿，差不多懸在半空，一片大空地環繞住她。天空的蔚藍襲有她，空氣在她空洞的頭顱裏面流動，她只要順從，只要束手待縛就成；隆隆的颯颯不停在響，活像一個狂怒的聲音呼喚她。

查理喊着：

——太太！太太！

她收住步。

——你在什麼地方來呀！

想到她方才死裏逃生，她差不多驚厥了過去；她閉住眼睛；隨後，一隻手碰着她的袖管，她不由哆嗦起來；原來是全福。

——太太，老爺等着您；湯端上了。

必須下樓！必須用飯！

她試着喫東西。東西堵住她的喉嚨。於是她攤開她的飯巾，像是要檢點補綴的地方，而且真是想把心用在上面，數數布幅的經緯。忽然，她想起那封信。難道她把牠丟了？到什麼地方尋找？但是，她精神上感覺十分疲沓，就捏造不出一個離席的藉口。隨後，她變怯弱了；她怕查理；一定的，他會知道說實話，他講這幾句話，樣子怪怪的：

——看起來，我們眼前看不到羅道夫先生了。

她打哆嗦道：

——誰告訴你的？

她的急驟的聲調有些令他驚奇：

——誰告訴我的，是吉辣爾，我方才在法蘭西咖啡館的門口遇到他出遠門了，不然呀，就是要出遠門了。

她止不住抽噎。

——這你有什麼好驚的？他時常到外面玩兒去，說實話！我贊成！人要是有錢，又是單身漢……再說，他就愛玩兒樂，我們的朋友！放蕩慣了。朗格勞瓦先生告訴我……

他收住口，怕不相宜，因為女僕進來了。

後者把散在擱架的杏子擺回籃子；查理沒有注意他太太臉紅，叫她拿過來，取了一個咬着。

他說：

——噢！真好喫！你看，嚐嚐。

他把籃子端過去，她輕輕推開。

他拿牠在她鼻子底下過了好幾回：

——聞聞看：多香！

她一躍而起，喊道：

——我噎死了！

但是，她一使力，這陣抽搐過去了；隨後，她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是我神經作怪！你坐下，喫你的！

因為她怕人盤問她，照料她，不離開她。

查理聽她話，重新坐下，把杏核睡在手心，隨後放到他的盤子。

廣場忽然馳過一輛藍顏色的提玻璃。愛瑪喊了一聲，向後一仰，倒在地上僵直了。

說實話，羅道夫想了又想，決定到路昂去。不過，從徐曠特到畢實，除去永鎮這條路，就沒有別的路，他只好穿過村子。彷彿一道電閃，燈光衝破黃昏。愛瑪憑藉燈光認出是他。

聽見醫生那邊亂嘈嘈一片，藥劑師奔了過去。桌子連帶所有的盤碟翻了；醬油，肉，刀子，鹽瓶，油瓶，扔了一屋；查理喊人救；白特嚇壞了，亂哭亂叫；全福給太太解衣服，手直顫索。愛瑪全身在抽動。

藥劑師道：

——我跑到我的實驗室找一點香醋來。

隨後，看見她閉着小醋瓶，睜開了眼睛，他道：

——我拿穩啦，就是死人也一聞就醒。

查理道：

——說話呀；說話呀！醒醒！是我，愛你的查理！你認得我嗎？看呀，這是你的小女兒；親親她罷！

小孩子向母親伸出胳膊，懸掛在她的頸項。但是，愛瑪轉過頭，煩急道：

——不，不……什麼人也不要！

她又暈了過去。大家把她擡到她的牀上。

她躺在那邊，嘴張開，眼簾閉攏，手放平，動也不動，蠟像一樣白。她的眼睛慢慢流下兩道眼淚，流向枕頭。

查理站在牀位靠裏的空當，藥劑師挨近他，保持一種思維的靜默，遇見嚴重的人事應當有的神情。

他推了一下他的胳膊道：

——放心好了，我想危險過去了。

查理看她睡着，答道：

——是的，她現在好了點兒！可憐的人！——可憐的人……她又病了！

於是郝麥問起前後的原委。查理回答，他正在嗅杏子，病就忽然發作了。

藥劑師道：

——這就怪了……說不定就是杏子惹她昏厥過去！有些人呀，對於某種氣味，天生敏感！就病理學和生理學而言，這很值得研究。牧師就懂得牠的重要，他們的禮節一來就攪香料。這呀，也就是麻醉理智，刺激感情，其實女性比男性脆弱，很容易達到這種效果。人家引證，



有人聞見燒過的鹿角，新鮮麵包的氣味，就會暈過去的……

包法利低聲道：

——當心吵醒她！

齋藥師繼續道：

——不單只有人有這種不正常現象，就是走獸也這樣子。所以，你不是不知道，*nepets* *cataria*，俗名兒叫做小薄荷，對於貓類的動物，具有奇特的激發春情的效果；另一方面，舉一個我保證確實的例子，布芮都（我一位老同學，如今住在馬巴呂街）有一條狗，人一拿鼻煙匣給牠聞，牠就渾身抽搐。他有時候甚至當着朋友做實驗，在他居由穆樹林的別墅。誰會相信打打噴嚏，就可以這樣蹂躪一個四足獸的組織？真是奇怪極了，不是嗎？

——是的。

查理沒有用心聽，隨口應着。另一位帶着一種煦和的自足的神情，微笑道：

——這幫我們證明神經組織的數不清的不規則現象。關於嫂夫人，我承認，我自來就覺得她敏感。所以，我的好朋友，我絕不勸你用什麼邪方子，說起來對症下藥，其實倒傷了體氣。不，別隨便用藥！少喫東西，頂要緊！止痛，減減輕，多放糖。倒說，你看，也許她的想像需要調

理調理？

包法利道；

——用什麼調理？怎麼調理？

——啊！問題就在這上面！真正的問題就是這個：That is the question, 像我新近在報紙讀到的這句話。

但是愛瑪，醒過來，嚷道：

——信呢？信呢？

大家以為她嚙語；從半夜起，她果真嚙語了：她得了腦病。

查理四十三天沒有離開她。他丟開他所有的病人，睡也不睡，不斷給她摸脈，貼芥子膏藥，絞冷水布。他派玉司旦到勒沙泰去尋冰；冰在路上就化掉了；他打發他再去。他請喀尼外先生共同診治；他從路昂請來老師拉芮維耶醫生；他急死了。他最愛懼的是愛瑪萎靡不振；因為她不言語，什麼也聽不見，甚至於也不像痛苦，——彷彿她的身體和她的靈魂一同停止牠們的騷動。

將近十月中旬，她可以靠住枕頭在牀上坐起來了。看見她第一次喫蜜餞糕，查理哭了。

她恢復了力量；下午她起來幾點鐘，有一天她覺得很好，他試着讓她跨住他的胳膊，在花園散步。小徑的沙子覆着一層枯葉；她拖着便鞋，一步一步走着，肩膀緊緊貼住查理，不斷在微笑。

他們這樣走到緊底，靠近望臺的地方。她慢慢直起身子，手放在眼前瞭望；她往遠裏看，遙遠的地方看；但是天邊有的也就是山頭燃燒的大草堆在冒煙。

包法利道：

——我的好人，你要累了。

他輕輕推她走近棚架底下：

——你坐在這條板凳上：你會舒服的。

她軟聲軟氣道：

——噢！不要坐到那兒，那兒！

她覺得頭昏眼花。從黃昏起，她的病又起來了，捉摸不定，徵候更複雜了。她一時心難受，一時胸，一時頭，一時四肢；她忽然嘔吐，查理以爲這是癌腫最初的徵象。

除此之外，可憐人還發愁錢不夠用！

① 萊司 Reims: 法蘭西東部的一個省會，以糕點與毛織品著名。

② 芒司尼耶 Mancenillier: 屬於大戟科，與楸楠相近，雌雄異花，果實可食，但樹漿有毒，多產於西印度羣島，土人用以塗箭。

③ 提破芮 Tibury: 一種英吉利式的兩輪輕便馬車。

④ 一句著名的英文，見於莎士比亞的漢穆萊特，意思也只是「這是問題。」



## 十四

第一，由郝麥先生那邊取來的所有的藥，他就不知道怎麼樣酬謝才好；雖說他可以因為醫生的身份不付錢，然而想到這種恩情，他未免有些臉紅。其次，女僕管家，開消大得驚人；賬單接二連三地來；店舖唧噥，勒樂先生特別不放鬆他。說實話，愛瑪病危的時候，他利用機會多開賬，急忙送過來一口鐘，旅行袋，兩隻箱子（原來一隻），以及其他許多東西。查理白說他用不着，商人蠻橫地回答，這些貨色是定的，他不好再帶好回去；再說，太太正在復元，不好拂意；先生考慮考慮；總之，他甯可起訴，也不放棄他的權利，收回他的貨物。他走了以後，查理吩咐把東西送回他的商店；全福忘記送去，他忙着別的事，沒有再想到這上面；勒樂先生又來討賬，一時恐嚇，一時呻吟，鬧到最後，包法利只好簽了一張半年的期據。但是沒有簽完這張字據，他忽然起了一個大膽的念頭：向勒樂先生借一千佛郎。於是帶着一付窘相，他問

有沒有方法弄這麼一個數目，又說一年歸還，利息隨便。勒樂跑回商店，帶來一千佛郎，要他另寫一張字據，包法利在上面寫着明年九月一日付清一千七十佛郎；加上先前議定的一百八十佛郎，正好是一千二百五十佛郎。所以，六分利，外加四分之一的佣金，貨物起碼給他三分之一的贏餘，一年下來，就有一百三十佛郎好貪；他的希望不止於此，包法利到時付不出，延期待，於是他可憐的錢，在醫生那邊，好比在一家療養院，足喫足喝，有一天回到他的身邊，又肥又胖，撐破了他的錢袋。

而且，他無往而不順利。他是勒沙泰醫院蘋果酒的法定供給人，居由曼先生答應他有格呂穆尼的泥炭礦的股票，他夢想在阿爾格伊和路昂之間，另添一班公共馬車，走得更快，價錢更低，載更多的行李，這樣一來，永鎮的商業完全落入他的掌握，自然金獅的破車不久也就要毀了。

查理好幾次問自己，明年他用什麼方法籌許多錢還債；他思索，他想像了好些下策，例如請他父親幫忙，或者賣掉什麼東西。但是，他父親不會睬理；他自己又沒有東西好賣。於是感到事情棘手，他趕快扔開這個不愉快的題目，不去想牠。他責備自己忘掉愛瑪；他的思想好像完全屬於這個女人，假如不繼續在她身上用心，等於他偷掉她什麼東西。

冬季過得才叫苦。太太慢悠悠地復元。天氣晴和，她的扶手椅推到窗口，望出廣場，因為她現在憎惡花園，靠那邊的百葉窗一直關住。她要人賣掉馬，從前她喜愛，如今她嫌棄。她的心思似乎完全用在照顧自己。她坐在牀上用點心，撒鈴叫女僕來，問她的湯藥煎好了沒有，要不然就和她閒談解悶。先是菜場頂棚的的雪往屋裏扔來一片動也不動的白光，隨卽是雨在落着。到時候一定重複的瑣碎事，愛瑪每天也在焦心等着，其實和她沒有關係。最重要的事是「燕子」到了。於是女店東喊着，別的聲音應着，同時伊包里特的手提燈，彷彿黑暗之中一顆星星，照着他在車上尋找箱籠。查理正午回來，隨後又出去了，於是他喝一碗羹，臨到五點鐘日落的時際，孩子們放課回家，在走道拖着他們的木屐，拿他們的尺一個又一個打着窗版的響環。

就在這時候，布尼賢牧師過來看她。他問候她的健康，同她講些新聞，勸她崇信宗教，娓娓而談，話甜甜的，倒也動聽。看見他的道袍，她覺得心安。

有一天，病非常危急，她以為她要去世，要求牧師頌與聖體。大家在她的房間佈置聖事，堆滿了藥瓶的五斗櫃改成聖壇，全福往地板撒着天竺牡丹，愛瑪覺得有什麼強烈的東西掠過她，爲她解除她的痛苦，一切知覺，一切情緒。她的輕適的血肉不再思索，另一生命開始



了；她覺得她向上帝那邊升，眼看就要在這種愛情之中消散，彷彿書燒着了，化成了氣。聖水灑着牀褥；牧師由聖符取出白的聖餅；她伸出嘴唇去接救主的身體，因為歡悅過度，柔在無力。她的牀帷雲一樣圍着她柔柔飄起；五斗櫃上面的兩枝燭光，對於她恍若萬道金光。於是她倒下頭，自以為聽見四空有仙琴鳴奏，同時聽見碧霄黃金寶座上面，在持綠羽的聖者當中，坐着威儀萬千的天父。他做了一個手勢，就見好些火焰一樣翅膀的天使下到地面，拿胳膊把她捧走。

這莊嚴的景象留在她的記憶，彷彿可能夢想的最美麗的東西：現在她努力追尋當時的感覺，繼續雖說繼續，美好的情境同樣深厚，但是，並不那樣能夠完全吸有她。她的靈魂，困於驕傲，終於在基督教的謙遜之中得到休息。愛瑪嚐到爲人在弱的快樂，體會她的意志在內心摧毀；沒有意志作梗，上天的慈悲自然而然就好源源而來了。所以在幸福之外，還有更大的福祉存在，一種凌駕一切愛情的愛情，不間斷，無終結，永遠在增加！在她幻想的種種希望之中，她隱約看見一種純潔的境界，在半空飄浮，和天融成一片：她指望她活在裏面。她願意變成一位聖者。她買念珠，她戴符號，她希望牀頭掛一隻鑲翡翠的的寶匣，裏面盛着先聖的遺物，她好每天黃昏吻着。

牧師驚異於這些傾向，雖說愛瑪的宗教，他覺得由於熱烈，結局很有沾染邪端，甚至於陷入狂妄的危險。但是，自己對於這類事不大嫻習，所以情形稍稍逾分，他就寫信給主教的書商布拉先生，給他寄些『可以為一女性用者，而此女性又極其聰慧者也。』書商漫不在意，好像給黑奴寄銅鐵器皿，亂七八糟，把當時流行的善書，全打包送來。牠們是問答的手冊，模倣德·麥斯特先生的風格的語氣傲慢的佈道小冊，和若干紅硬封面的小說，文字俗惡，若非修道院低班學生詩人的手筆，就是悔罪的閨秀文豪的把戲。其中有三復斯言，聖母腳邊的上流人，德……先生（會得各項獎章）作，謬哉渥爾泰，少年讀物，等等。

包法利夫人不能夠隨便什麼東西全看，她的理智還沒有十分恢復；再說，她看書也看得太急促了。她嫌教條苛細，她厭惡筆戰的文字，自命不凡，絲毫不放鬆那些她不認識的人，宣揚宗教的俗家故事，她看起來，完全和人世隔膜，不知不覺讓她離開真理，本來她在等待真理有實例給她看。然而她堅持下去，於是書由手中脫落，一個純潔的靈魂所有的天主教的最優美的憂鬱，她相信自己也感到了。

至於羅道夫的回憶，她把牠埋在心的深處；牠停在這裏，比地道一個木乃伊國王還要尊嚴，還要呆定。這薰了香的偉大的愛情放出一股氣味，滲透一切，情意殷殷，又薰香了她願

意在裏面過活的潔淨的空氣。她跪在她的峨特小凳上面，從前她在奸淫的熱烈之中和情人呢喃的甘美的語言，如今照樣講給天主。她這樣做爲了取得信仰；但是，任何歡悅沒有自天下降；她仰起頭，四肢疲倦，隱隱約約感到廣大的欺騙。她想，苦心向道，上天應當爲她多記一功；愛瑪的虔篤讓她驕傲，她拿自己和過去的命婦相比（從前對着一張拉·法里耶的畫像，她曾經夢想她們的榮譽）心受夠了生活的折磨，她們曳着她們長袍的鑲邊的下擺，一付莊嚴的模樣，退到孤寂的內堂，眼淚全流到基督的腳邊。

於是她大行善事。她爲窮人縫衣服；她送柴給產婦；查理有一天回來，發見廚房裏坐着三個無賴喝湯。她生病的期間，她丈夫把女兒送給奶媽，她現在又把她接回來。她想教她認字；白特儘哭，她不嫌煩。這是一種堅強的忍耐，一種普遍的寬容。無論什麼事，她的語言全是理想的表現。她對她的孩子說：

——我的天使，你肚子不疼了嗎？

她婆婆尋不出事指摘，除非也許嫌她不補綴家裏的衣服，一個勁兒給孤兒編結東西。但是，老太太在自己家受夠了氣，喜歡這邊清靜，一直住到復活節，爲了避免老包法利的嘲笑；他每星期五不管齋戒不齋戒，全要香腸喫。

老太太的判斷的正直，舉止的端莊，給了愛瑪不少力量。除掉她陪伴以外，愛瑪差不多天天還有別人。她們是朗格勒瓦夫人，喀隆夫人，都布洛伊夫人，杜法實夫人，還有善良的郝麥夫人，兩點到五點一定來，從來不相信任何關於她的鄰居的壞話。小郝麥們也來看她；玉斯旦陪着他們。他和他們來到樓上她的房間，不言語，動也不動，站在門邊。包法利夫人有時不介意，當着他梳裝。她先取下篦梳，急急搖着頭；他第一次看見她的黑辮子散開，頭髮下來，一直垂到腿彎；對於他，可憐的孩子，他就像忽然走進什麼新奇的地方，華麗使他驚懼。

愛瑪當然沒有注意他緘默的慙懣和他的畏怯。她絲毫沒有想到，愛情由她的生命消失，又在她的近旁跳動，在這粗布襯衫下面，在這傾倒於她的美麗的少年的心中。而且，她如今對於一切漠不關懷，語言溫存，目光高傲，舉止錯雜，人就分不出自私和慈悲，腐敗和道德。譬如有一夜，女僕請假出去，結結巴巴，尋找一個藉口，她先在生氣，隨後忽然道：

——你當真愛上了他？

全福臉紅了。她不等她回話，就憂悒的樣子道：

——得啦，去罷，開心去罷！

開春一到，不顧查理勸告，她叫人把花園翻了一個過；看見她終於有所振作，他總算快

樂。健康越恢復，她越振作。奶媽羅萊女人，在她養病的期間，帶着兩個餵奶的的嬰兒和鑿養也似的寄食的孩子，經常來到廚房尋食；她先借了一個題目把她趕走。然後她回掉郝麥一家人，陸續辭謝所有別人的看望，甚至於去教堂也不大慇懃。藥劑師極其贊許這個，當時和顏悅色對她講：

——你從前信教信過分了！

布尼賢先生猶如往日，教過教理問答，天天來。他喜歡在外邊停，「在林子裏」吸吸空氣；他這樣稱呼棚架。查理在這時候回來，他們熱，甜蘋果酒送了來，他們一同飲着，慶祝夫人痊癒。

畢耐也在，這就是說，還要往下，靠住望臺的牆網蝦。包法利請他過來納涼，開罈子他完全在行。

他望了四周一眼，一直望到田野的邊際，滿意的神情道：

——你必須在桌子上面把瓶子捏直，繩子割掉，一點一點推着軟木塞子，輕輕地，輕輕地，就跟人在飯館開塞盜水一樣。

但是，就在他講解的時候，蘋果酒常常濺了他們一臉，於是教士笑了起來，輕易不肯放

過這句玩笑：

——好酒朝眼睛跳！<sup>⑤</sup>

其實，他是一位大好人，甚至於有一天，他不怪藥劑師勸查理帶太太消遣，到路昂劇院去看著名的高音拉喀狄。郝麥看見他不作聲，奇怪了，倒想知道他的意見。牧師宣稱，他以為音樂不像文學那樣傷風敗俗。

但是，藥劑師為文學辯護。他以為戲劇的功效是非難偏見，以娛樂為名，啓迪道德。

——『笑盈盈兮，風易習改，』布尼賢先生！<sup>⑥</sup>所以，看看渥爾泰大部分的悲劇；他用聰明的手法，放進許多哲理的思維，他的悲劇因而對於大眾，倒真成了道德和外交的師法。<sup>⑦</sup>

畢耐道：

——我呀，我從前看過一齣戲，叫做巴黎的頑童，裏面有一個挨罵的將軍，才叫挨罵！他攻擊一個搢紳人家的子弟，這個子弟勾搭了一個工女，工女在最後……

郝麥繼續道：

——當然啦，有壞文學，猶如有壞藥房；不過，不分青紅皂白，攻擊最重要的藝術，我覺得是一種愚行，一種峨特觀念，<sup>⑧</sup>只有把嘎里萊下在監牢的那種可憎的時代才幹得出這種

事來①

牧師反駁道：

——我知道世上有好作品，有好作家；可是，不分男女聚在一個迷人的房間，陳設浮華，加以邪教的服裝，脂粉，燈光，女性的聲音，臨了兒，精神一定陷於放蕩，引起卑污的思想，齷齪的誘惑。至少，聖父們全這樣想。②總之（他忽然變成一種神祕的聲音，同時拇指揉着一搓鼻煙，）假如教會排斥戲劇，那是牠有道理；我們應當服從牠的命令。

劑藥師問道：

——爲什麼驅逐戲子出教？從前他們也公開參加宗教的禮節來的。可不是，他們在唱歌的地方做戲，搬演種種叫做神祕劇的滑稽戲，往往不合禮法。③

教士僅僅呻吟了一聲，劑藥師繼續道：

——這跟聖經一樣；你知道……那裏頭有……不止一處……刺目……當真……荒唐的地方！

他看見布尼賢做了一個激惱的手勢：

——啊！這不是一本給女孩子看的書，你同意罷？我以為阿達梨……

另一位不耐煩了，嚷道：

——可是，勸人唸聖經的是信耶穌教的，不是我們！

郝麥道：

——管牠哪！在我們現代，在一個光明的世紀，人還一死兒反對理智的娛樂，無害，勸善，甚至於有時候有益衛生，我覺得怪。不是嗎，醫生？

——還用說。

醫生隨便答應，或許是見解相同，他不想得罪人，或許根本就沒有見解。

談話似乎結束了，藥劑師忽然覺得最後應當再上他一下子。

——我知道有些牧師，穿了俗家的衣服，去看舞女蹦跳。

牧師道：

——沒有的事！

——啊！我認識的！

郝麥一字一字重複道：

——我——認識——他們的。



布尼賢忍受一切道：

——好罷！那是他們錯。

藥劑師嚷道：

——傢活，他們還有別的花樣哪！

教士眼睛瞪圓了，喊了一句『先生……』嚇倒了郝麥。

他於是放平聲調答道：

——我想說的只是，寬容是把靈魂引到宗教的最穩當的方法。

老實人重新坐下，讓步道：

——這話對！這話對！

但是，他只待了兩分鐘。他一走開，郝麥就向醫生道：

——此之所謂鬥雞！你看見的，我咬了他好幾口……總之，聽我的話，帶太太看看戲，傢活！一輩子那怕氣死一回，這麼一個老鴿，你也值得！要是有人能夠替我，我真還想陪你們去。快點兒！拉喀狄只演一場；他有約，英吉利出了大價錢邀他去聽人講，這傢活才叫本事！有的是錢！他隨身帶着三個婢頭一個廚子；這些大藝術家會亂來；他們需要一種不羈的生活，刺

激刺激想像。但是他們死在平民醫院，因為他們年輕時候就不知道積蓄。好啦，晚飯好用；明天見！

看戲的觀念很快就在包法利的心田生了芽；因為他不久就講給他女人知道；起初她反對，理由是疲倦，行動，開消；但是，奇怪的是，查理並不讓步，相信這種娛樂對她一定有益。他看不出任何阻礙；他母親給他們匯來三百佛郎，他現在沒有什麼用處，眼前的債不怎麼大，勒樂先生的借據離到期還長，用不着操心。而且，查理以為她太多心，更其堅持她去；最後禁不住他煩，她只好答應了。第二天，八點鐘，他們去搭『燕子』。

永鎮沒有事羈留藥劑師，但是他自以為不應當離開，看見他們去，嘆了一口氣。他向他們道：

——好呀，一路平安，你們真有福氣！

隨後，看見愛瑪穿了一件四道滾邊的藍緞袍，轉向她道：

——我看你就跟愛神一樣標緻！這一下子你在路昂風頭出足了。

驛車在保外廣場的紅十字旅館停住。這家客店，猶如外省關廂所有的客店，寬大的馬廄，狹小的寢室，院子當中可以看見雞在商旅的沿泥的喀布芮奧萊底下啄燕麥；——舒服

的老房子，蟲蛀了的木頭陽臺（冬季的夜晚，風吹着直響，）總是住滿了人，亂哄哄的，要東西喫，烏黑的飯桌黏黏的全是格勞芮亞，蒼蠅叮黃了厚玻璃窗，潮溼的飯巾斑斑點點全是壞酒；好像田伏穿着摺紳的衣服，當街一間咖啡館，田野那邊一個菜園，永遠脫不了鄉村的氣味。查理一下車就奔劇院。他分不清花樓和側廳，正廳和包廂，請教完了還是不懂，票房打發他到經理室，他回到客店又回到劇院，這樣來回了好幾趟，從劇院跑到馬路，跑遍了全城。

太太買了一頂帽子，一付手套，一捧花。老爺直怕錯過開戲；他們湯也來不及喝，趕到劇院門前，門還關着。

- 基督教的謙遜：耶穌的忍讓是有名的，逆來順受是他處世的原則。他訓誨他的門徒：「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 德·麥斯特 De Maistre：法蘭西的政論家，生於一七五三年，死於一八二一年。一生漂流在外，熱烈反對大革命，以恢復三權（上帝，教皇與國王）為職志，著有教皇論 *Du Pape* 等，文筆犀利，流暢而傲岸。

⑤ 意思是不用嚼，就知道酒好，因為不管舉耐多精明，酒依舊釀了出來。

⑥ 原文是拉丁 *Castigat ridendo mores*，直譯應做「一邊笑，一邊就改易了風俗。」這是法蘭西十七世紀的新拉丁詩人桑特 *Jean de Santeuil* 擬的一句喜劇格言。

⑦ 郝麥舉渥爾泰的悲劇做例，證明喜劇的定理，已經不倫不類，而「哲理的思維，」「道德和外交的師法，」不僅和悲劇，簡直是和「大眾」尋開心。渥爾泰的悲劇大都失敗。郝麥的語言往往自炫的成分居多，應當大打折扣。

⑧ 峨特觀念，峨特在這裏並不專指民族，而是中世紀，野蠻，腐朽等廣汎的意義。可以意譯為：「野蠻思想。」嘎里萊 *Galileo*：意大利的大物理學家，生於一五六四年，死於一六四二年。他發明望遠鏡，以種種事實加強哥白尼克 *Copernic* 的天體論，解釋地球行動，違反宗教的天動地靜之說，在七十歲那年，傳入教皇的法庭，否認他確信不疑的科學的真理。

⑨ 聖父們 *Les Pères*：十三世紀以前的基督教的學者，尤其是七世紀以前，大都享有這種尊貴的「聖父」的稱呼。

⑩ 神祕劇 *mystères*：用宗教故事來編戲，十五世紀前為神祕劇，以前叫做「遊戲」*jeux* 或者「靈蹟」*miracles*。猶如中國祭神時候宣揚神佛的功德的戲劇，大都搬演新舊約的長短故事，後來無以自存，加上了種種胡鬧說笑的成分，苟延殘喘，但是到了一五四八年，國會鑒於其不良的影響，正式加以禁演。

⊕ 格勞芮亞 *Biorias* 咖啡或者茶，加糖再加酒，成爲一種飲料。

## 十五

觀衆貼着牆，分立兩旁，關在兩排欄杆當中。在鄰街轉角，巨大的廣告重複着花花綠綠的字體：『呂席·德·拉麥穆爾……拉喀狄……歌劇……』等等。天晴氣和人熱；汗在髮裏面流，人人抽出手帕拭着紅額頭；有時候，河那邊吹來一陣熱風，輕輕飄起咖啡館門邊懸着的布幔的邊緣。但是，再往下去，人就清爽了，一股有脂肪，皮和油的味道，從貨車街吹了過來。貨車街全是又大又黑的棧房，大桶在裏面滾來滾去。

愛瑪怕人笑話，要在進去以前，先到碼頭散散步；包法利小心翼翼，手捏着戲票，插在他的褲袋，壓着他的胸脯。

她一進過廳就心跳。看見人羣由另一過廳向右手奔去，她却踏上包廂的樓梯，她不期然因爲驕傲而微笑了。手指推着掛氈的大門，她和一個小孩子一樣快樂；她用力吸入過道

灰塵的氣味；她坐在她的包廂，往前俯去，從容不迫，好像一位公爵夫人。

劇院眼看就要客滿。望遠鏡從套子退出，長期訂戶彼此遙望，行禮招呼。他們擔心貨物的銷路，到藝術裏面尋找消遣；但是，他們忘不掉『生意』仍舊談着棉花，酒精或者靛青。其中有些老年人的頭顱，沒有表情，安安靜靜，頭髮皮膚全是淺白顏色，活像鉛氣蒸過了的失光的銀盾獎章。『正廳』有個神氣十足的美少年，背心開口的地方結着玫瑰或者蘋果的領帶；包法利夫人在上面羨慕他們黃手套的手心拄着金柄的手杖。

同時，音樂臺的蠟燭燃了起來；天花板垂下的燭臺藉着千百小幅的玻璃的光耀，平空給劇院射下一片輕快；音樂師隨即陸續進來：起初是長長一陣喧囂，轟隆轟隆的低音樂器，唧哩唧哩的梵阿鈴，滴達滴達的喇叭，咪嗚咪嗚的簫笛。但是臺上接連響了三聲；一陣瑟瑟的銅鼓敲着，銅器伴着響，幕起來了，露出一片風景。

這是一座樹林的交道口，左邊有一棵橡樹，翳着一道泉水。好些農夫和紳士，肩膀披着蘇格蘭式大衣，一同唱着一隻獵歌；隨即走來一位隊長，兩臂向天伸出，呼籲魔鬼下凡；又來了一個人；他們走了；獵人重新唱歌。

她覺得自己回到少年的讀物，完全是司各德的氣氛。她似乎聽見蘇格蘭的風笛，隔着

霧，在灌木上面迴環響奏。而且，小說的回憶促成唱本的瞭解，她一句一句聽着故事，同時她朦朧的思想，不久就在音樂的急風驟雨之下散失了。她隨着鏗鏘的音樂起伏，覺得她全部的存在顫動，彷彿琴弓上下拉着她的神經。她的眼睛來不及觀看衣服、裝置、人物，行走時搖擺的黃色的樹木；同時絲絨小帽，一口鐘，劍，這些想像之中的東西，全在音樂中間動盪，就像在另一世界的空氣裏面。但是一個年輕女子走到前面，拿錢包扔給一個綠衣服的騎士。餘下她一個人，只見一隻笛子在響，彷彿泉水呢喃，或者飛鳥啁啾。呂席一付嚴重的神情，唱着她的G長調的小歌；她埋怨愛情，她要求翅膀。愛瑪同樣願意逃避人生，在擁抱之中飛去。忽然愛德喀·拉喀狄出現了。

有一種膚色，蒼白然而奪目，把類似大理石的尊嚴賦與南方熱烈的民族；他就是這種膚色。一種棕色衣服緊緊束着他壯實的腰身；一把彫鏤的小刺刀懸在他的左臀；他露出他的白牙，旋轉他慵倦的視線。據說，一位波蘭公主，有一夜，聽見他在畢阿芮磁的海濱唱着歌，修理帆船，愛上了他。她爲他破產。他扔掉她，又和別的女人相好。愛情上的榮譽只有增高他藝術上的名聲。跑江湖的戲子懂得外交，一來就給廣告插一個詩意的句子，說到他形體的美好和靈魂的銳敏。一付好嗓子，一種沈毅的信心，氣質勝過理智，誇張超過抒情，結局



成就了這跑江湖的爲人讚賞的稟賦：裏面含有理髮師和鬪牛人的成分。

從第一景起，他就引起熱烈的歡迎。他抱住呂席，離開她，又回來，他好似舛望：他先是發怒，隨後哼唧唧，軟歌似的具有無限的甜蜜，音符從他赤裸的頸項逃出，充滿了吻和嗚咽。愛瑪向前俯着看他，指甲抓着包廂的絲絨。這些動聽的哀愁，再經低音樂器一拖長，就像暴風雨之中沈了船的人呼喊：她的心攪滿了這些哀愁。她認出那些酩酊的痛苦，她從前險些爲牠們而死。歌女的聲音她覺得只是她意識的回聲，而熒惑她的幻象只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可是人世就沒有人以這種愛情愛過她。他不像愛德喀這樣哭，在最後一夜，在月光之下，他們互相說着：『明天見，明天見……』劇院全是喊好的聲音；他們重新開始全部的複奏；一對愛人說着他們墳墓的花，誓言，流放，命運，希望；他們說到最後的告別，愛瑪不由尖聲一呼，和臨尾音樂的顫動混成一片。

包法利問道：

——這位先生爲什麼欺負她？

她答道：

——沒有，他是她的情人。

——可是他賭咒要弄死她一家人來的。還有那一個人，方才來的那一個人，他說：『我愛呂席，我相信她也愛我。』並且他跟她父親，手挽手，一道兒走的。那是她父親，那個醜矮子，帽子插着一根雞毛，不是嗎？

愛瑪白費唾沫，從吉拜向他主人阿實東說出他可憎的陰謀起，查理聽兩個人敘述，看見欺騙呂席的假訂婚戒指，還以為這是愛德喀送來的一個愛情的紀念。而且他承認他聽不懂故事，——由於音樂的緣故，——音樂極其妨害語言。

愛瑪道：

——那有什麼關係？別說啦！

他俯向她的肩膀，回道：

——這呀，你知道，因為我喜歡搞明白。

她不耐煩道：

——別說話！別說話！

呂席向前走，一半扶着她的侍婢，頭髮裏面一頂橘冠，臉色比她的白緞袍還要發白。愛瑪想起她結婚的日子，她重新看見自己在那邊，在麥田，由小徑走向教堂。為什麼她就不像

呂席拒絕，哀求？正相反，她歡歡喜喜，就不清楚她投入深淵……啊！她要是能夠在結婚的垢污和奸淫的幻滅以前，在她如花似月的年月，把她的生命交給一顆偉大的堅實的心，那樣以來，道德，溫柔，歡樂和責任打成一片，她決不會再從高高的福祉下來。但是這種幸福，不用說，是一種謊話，想出來爲了欺罔所有的欲望。她如今認識藝術所誇張的熱情的渺小，所以愛瑪努力不往這方面想，只把她痛苦的複寫看做一種造型的虛構，也就是哄哄眼睛罷了。甚至於一個男子穿一件黑一口鐘，在臺裏絲絨帘子下面出現，她內心不由起了一種輕蔑的憐愍，微笑了。

他做了一個手勢，他的大西班牙帽墜落，樂器和歌人立即開始六人合唱。愛德喀在狂怒之下，聲音比別人全嘹亮；阿實東用一付嚴重的腔調，拿行兇的話激逗他；呂席發出尖銳的怨尤；阿爾杜在一旁用中間的聲音婉轉歌唱；教士低沈的聲音鳴隆鳴隆像一架風琴，同時侍婢的聲音重複他的語言，從事於悅耳的合唱。他們站在一排，手之足之，忿怒，報復，妬嫉，恐怖，慈悲和驚懼同時由他們半張的嘴吐出。受氣的情人舉起他赤裸裸的劍；他的花邊領飾，依着胸脯的起伏，上下掀動；他大步左右行走，軟皮靴在腳踝的地方開口，鍍銀的刺馬距直打地板響。她想，他的愛情一定用之不竭，才會這樣傾盆傾給觀衆。人物的詩情襲着她，她

吹毛求疵的心思完全消失；人物的幻象讓她同情歌者本人，她試着想像他的生活，這響朗的，非常的，華麗的生活，假如機緣許可，她未嘗不可以過這種生活。他們會相識，相愛的！她隨他旅行歐洲所有的王國，一個京城又一個京城，分享他的疲倦和他的驕傲，拾起人家扔給他的花，親自織繡他的戲裝；然後，每天夜晚，她坐在包廂，在金欄杆後面，嘴張開，領受他靈魂的發揚；他唱歌也就是爲她一個人唱，他在臺上作戲還望着她。但是，一個瘋狂的念頭佔有了她：他如今望着她，一定的！她真想奔入他的懷抱，在他的體力之下，好像他是愛情的化身，對他講，對他嚷：『搶我走，帶我走，一同走！我是你的，你的！我的熱火和我的夢想，全是你的！』

幕下了。

煤汽燈的氣味和噓息混成一團；扇子的風更使空氣窒悶。愛瑪要出去；觀衆壅住過道；她倒入扶手椅，又心悸，又氣悶。查理唯恐她昏倒，跑到酒吧間給她弄一杯奧爾佳。

回到原來的地方，他費盡了氣力，兩手捧着杯子，走一步，都有人碰他的杯子，甚至於有四分之三。他倒在一位穿短袖衣服的路昂夫人的肩膀。她覺得冷水流到她的腰部，孔雀一樣叫喚，像是誰在暗殺她。她丈夫是一家紡織廠的廠長，對笨人生了大氣；她拿手絹揩着她櫻桃色的美麗的塔夫塔袍子的污漬，同時他粗聲粗氣地唧噥着賠償，價錢，歸還的字眼。查

理終於來到他太太的近旁，氣喘呼呼向她道：

——傢伙！我以為我過不來了！人真擠……真擠……

他接下去道：

——猜我在那邊遇見誰？賴翁先生！

——賴翁！

——正是他！他就過來望你。

他才說完話，永鎮的舊見習生就走進了包廂。

他伸出他的手，紳士一樣簡便；包法利夫人機械地伸出她的手，不用說，服從一種強有力的意志的吸引。自從春季那一天黃昏，雨打着綠葉，他們站在窗口告別以來，她就沒有感到意志的存在了。然而，很快想起禮貌上的需要，她用力從麻木的回憶提出自己，結結巴巴，說着一些迅速的字句。

——啊！好呀……怎麼！你在這裏？

第三幕開始了，正廳有一個聲音喊道：

——別說話！

——你回路昂啦？

——是的。

——什麼時候回來的？

——出去講話出去！

人轉向他們；他們只好住口。

但是從這時候起，她聽不下去了；賓客的合唱，阿實東和他男僕的場面，D長調的偉大的二人合唱，對於她遠哉遙遙，就像樂器不響亮，人物更退後了。她記起藥房的鬪牌，奶媽家的散步，花棚底下的讀書，爐邊的密談，這可憐的愛情那樣平靜，那樣悠長，那樣緘默，那樣溫存，然而她全忘記了。他為什麼回來？是什麼天緣巧合重新把他放入她的生命？他站在她後面，肩膀倚住板壁；他鼻孔的熱氣一直落進她的頭髮，她覺得自己不時為之顫慄。

他接近她，他的髭尖拂着她的面頰：

——你喜歡這個嗎？

她漫應道：

——噢！我的上帝，不大喜歡。

於是他提議離開劇院，到外面飲冰去。

包法利道：

——啊！停一停！先別走！她的頭髮蓬散了，眼看就是悲劇了。

但是發瘋的場面，愛瑪不感興趣，她嫌歌女的戲過分。

她轉向諦聽的查理道：

——她喊得太厲害了。

——是的……也許……有一點。

一方面是他快樂的領受，一方面是他對於太太的意見的尊重，他就不知道怎麼樣回

答才好。

但是賴翁嘆息道

——熱極了……

——真的，不是人受的！

包法利問道：

——你難受嗎？

——是的，我氣悶：走罷。

賴翁先生把她的長花邊肩巾輕輕向她的肩膀披好。他們三位走到碼頭，在一家咖啡館的窗戶前面的空地坐下。起先他們談着她的疾病，愛瑪不時打斷查理，她說她怕賴翁先生聽了厭膩；後者告訴他們，他來到路昂一家有名的事務所熟練兩年，因為在腦爾芒底執行業務，和巴黎大不相同。隨後他問起白特，郝麥一家大小，勒福朗絲瓦太太；他們當着丈夫沒有多餘的話好講，不久就斷了話緒。

有些人看完戲在走道走過，不是哼唧，就是大聲唱着：「噢，美麗的天使，我的呂席！」於是賴翁表示愛好音樂，開始談論音樂。他看過唐布芮尼，呂畢尼，拜西阿尼，格芮席，拉喀狄，雖說聲名喧赫，和他們一比，不足道也。

查理一小口一小口吸着他的冰凍甘蔗酒掃爾拜；<sup>②</sup>打斷他道：

——可是人家講，他末一幕好的不得了；可惜沒有完我就走了，因為我開始覺得好玩了。

見習生接下去道：

——其實，他不久還要演一次。



不過，查理回答他們明天就下鄉。

他轉向太太又道：

——除非你願意一個人留下，我的小貓，噫？

想不到有這樣一個機會獻給他的希望，年輕人改變方針，開始恭維拉喀狄的末一節。

簡直好極了，太好了！於是查理堅持着。

——你星期天回來好了，看，拿定主意！你要是覺得這對你沒有一點好處，那你就錯了。

但是，四周的茶座空了；來了一個夥計，不出聲，站在他們旁邊；查理明白了，取出錢袋；見

習生攔住他，甚至於沒有忘記，另外多給兩枚銀幣，丟在大理石上面響着。

包法利呢喃道：

——真的，你不應該掏錢……

另一位做了一個輕蔑然而親熱的手勢，拿起他的帽子：

——明天六點鐘，講定了，是不是？

查理依然嚷着，他不能夠離開太久，但是愛瑪沒有什麼不方便……

她露出一種奇怪的微笑，結結巴巴道：

——那是……我不太清楚……

——哎！你再想想，瞧罷，過一夜就好啦！

隨後向伴着他們的賴翁：

——現在你回到我們這地方，我希望，你隨時到舍下來用個便飯。

見習生說他一定奉擾，而且他為業務要到永鎮來的。他們在聖·艾爾布朗夾道前面分手，禮拜堂的鐘正好敲十一點半。

- 呂席·德·拉麥穆爾 Lucie de Lammermoor 這原是司各德一部小說，一八一九年問世，一八三五年改編為三幕歌劇，由意大利作家路馬辣魯 Salvatore Camarano 填詞，道尼采提 Donizetti 譜曲。一八三七年譯為法文，盛行一時。故事是一個叫做呂席的少女，鍾情少年愛德略·賴萬斯 吳德 Car Ravenswood，愛欺於兄長阿實東 Ashton，別嫁他人，成婚之夕，精神錯亂，刺死其夫。故事的背景是蘇格蘭。

- 畢阿芮磁 Barritz 法蘭西西南大西洋沿岸的一個名勝，有溫泉。

- 奧爾佳 Orgeat 大麥和杏仁混合成的果汁。

- 唐布芮尼 Antonio Tamburini 意大利的舞臺歌人，生於一八零零年，死於一八七六年。他以低音

著名。

呂畢心 Giovanni Rubini 意大利的高音歌人，生於一七九五年，死於一八五四年。一八三一年

來巴黎，與唐布芮尼與格芮密 Giulia Crisi 同在意大利戲院登臺。

拜西阿尼 Giuseppe Persiani 意大利作曲家，生於一八零四年，死於一八六九年。

格芮密：意大利舞臺女歌人，生於一八一一年，死於一八六九年。一八三二年來巴黎，在意大利劇院歌唱十五年之久。其姊 Giuditta Crisi 於同年來巴黎，一鳴驚人，但次年即嫁人，放棄歌舞生涯。其堂

妹 Carlotta Crisi 以跳舞著名，但遲至一八四零年，始來巴黎。

⑤ 掃爾拜 sorbet 一種近東創製的飲料，以檸檬，琥珀等配合的糖汁。

下  
卷



賴翁先生一邊讀法律，一邊却也相當光顧草房，●女招待覺得他有「氣度」，他甚至於得到很好的甜頭。學生當中，他最循規蹈矩。他的頭髮不太長也不太短，不在月初就花光他一季的錢，和教授的關係也密切。至於胡作匪爲，他永遠不來，由於羞怯，也由於斯文。

他待在房間讀書，或者黃昏坐在盧森堡菩提樹底下，●法規往往落在地上，愛瑪的形象湧在他的心頭。但是，這種情感漸漸也就淡了，別的欲望在上面積高了，雖說這種情感穿過別的欲望，一直堅持到底，因為賴翁沒有喪失所有的希望，這對於他，是一個未來之中搖搖欲墜的曖昧的希望，彷彿一枚掛在什麼奇異的枝頭的金果。

所以，別了三年重新看見她，他的熱情甦醒了。他想，他最後必須打定主意把她弄到手。再說，常和輕狂的子弟接觸，他的畏怯早就消滅了；他回到外省，凡未以亮晶晶皮鞋踏過地

瀝青馬路的人，他全憎恨。在某一著名醫生（有獎章有馬車的人物）的客廳，挨近一位花枝招展的巴黎女子，不用說，可憐的見習生會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抖擻；但是這裏，在路昂，在碼頭，當着這小醫生的太太，他放了心，事先拿穩了他可以唬人。信心依賴環境：一個人在第一層樓說話，和在第四層樓不同，而富裕的女人，保護她的貞節，彷彿在她抹胸的夾縫，把她銀行所有的鈔票當做甲冑，上上下下，攪滿了一身。

賴翁第一夜和包法利夫婦分手之後，就遠遠在街頭尾隨着他們；其後，看見他們在紅十字停住，他轉過脚跟，整整一夜思索一個計劃。

第二天，將近五點鐘，他走進客店的廚房，喉嚨發緊，兩頰發白，和壞蛋一樣，橫了心，幹到底。

一個僕人回答：

——先生不在。

他覺得這是吉兆。他走上樓。

她看見他來並不驚惶；正相反，她請他原諒，忘記了告訴他住在什麼地方。

賴翁道：

——噢！我猜出來了。

——怎麼？

他說，他無意之中遇見她，有一種本能在引導。她不由微笑了，賴翁補救他的愚笨，立即改口，說他一上午都在尋訪，問遍了全城的旅館。

他接下去道：

——你當真決定不走啦？

她道：

——是的。按說，我不應該。一個人手邊有的是事，就不應該常尋樂子，沒有用……

——噢！我以為……

——哎！才不，因為你呀，你就不是女人。

但是，男子一樣麻煩，於是談話加上若干哲理的議論。愛瑪著重在人間愛情的飄忽，永生的隔絕，心埋在裏面就出不來。

她的憂鬱引起年輕人的憂鬱；要她看重自己，或者出於一種天真的模倣，他宣稱他上課的時候，他感到一百二十分無聊。法律給他氣受，他有意改行，他母親封封信不斷在折磨



他。他們越來越說到他們痛苦的動機，彼此逐漸訴到心話，言談之中不由有些興奮。但是，臨到全部展覽他們的觀念，他們有時候就不得不收住口，另外尋思一句能夠表達的語言。她絕口不提她對於另一男子的熱情；他也不說他曾經把她遺忘。

或許他已經記不起他化裝跳舞以後和女孩子們的夜宴；不用說，她也想不起往日的幽會，早晨在草地上奔往她情人的堡子。城市的喧囂差不多達不到他們；房間似乎狹小，完全有意更往一起縮緊他們的寂寞。愛瑪穿着一件條紋布的浴衣，頭靠着舊扶手椅的椅背；黃顏色的牆紙彷彿一片金底子在她後面；她的光頭映在鏡子裏面，中間一道白，耳朵尖探出她的髮辮。

她說：

——不，對不住，我錯了！我不應當老拿我的喪氣話煩你。

——不，絕不！絕不！

她把她美麗的眼睛（裏面滾着一滴淚）舉向天花板，繼續道：

——你要是知道我平日都夢想些什麼就好了！

——可是，我也一樣！我受夠了苦！我時常出去躡躑，一步一步沿着河岸走去，想在嘈

雜的人羣忘却自己，可是心裏沈甸甸的，就濟不了什麼事。馬路一家版畫舖，有一張意大利繆斯女神木刻。⑤她披着一件杜尼克，⑥望着月亮，頭髮散開，插着一些琉璃草。什麼東西不住把我往那邊推；我在那邊一待就是好幾小時。

然後，一種顫慄的聲調：

——她有一點像你。

包法利夫人把頭轉開，覺得她的嘴唇忍不住要微笑，却又不要他看見。

他繼續道：

——我時常寫信給你，寫完了我又撕掉。

她不回答。他繼續道：

——我有時候想，說不定有機會遇見你。我相信在街角認到你；看見車門飄着一條肩巾，面紗和你的一樣，我就追趕過去……

她似乎決定不打斷他，由他說去。她交着臂，低下臉，端詳着她睡鞋的繡花，脚尖偶而在鞋緞裏面微微一動。

同時，她嘆息着：

——頂傷心的是，像我一樣，過着一種沒有用的生活，不是嗎？假如我們的痛苦能夠對誰有什麼用處，我們想到犧牲這上面，也就慰貼了。

他開始恭維道德，責任和靜默的犧牲，他本人一直就盼自己能夠為誰効勞，但是他這種意思他就無從滿足。

她說：

——我真想在慈善醫院做一個姆姆。

他答道：

——噫！男子就沒有這種神聖的事業，我就看不出我有什麼事好做……除非，也許是做醫生……

愛瑪輕輕聳了一下肩膀，打斷他，說起她險些死去的重病：多可惜！她現在就不病了。賴翁立即讚美「墳墓的靜謐」，甚至於有一夜，他寫好遺囑，叫人用她送給他的那條美麗的有絨帶的護腳氈子葬埋他。他們現在各自給自己來了一個理想，安排他們過去的生活，希望自已曾經那樣活過。其實，語言好比一座輾機，永遠扯長情感。

但是，臨到這條護腳氈子的發明，她納罕起來：

——這又爲什麼？

——爲什麼？

他遲疑了一下：

——因爲我愛你！

賴翁誇獎自己跳過難關，從眼角窺伺着她的臉。

這彷彿天，一陣風逐去了雲。使她黑暗的那些憂鬱思想，似乎退出她的藍眼睛；她全個兒臉有了光彩。

他等着。她終於回道：

——我一直就疑心你……

這遙遠的存在，他們方才只一句話就總括起來歡樂和憂鬱，如今他們彼此詳詳細細地說着。他記起鐵線蓬的蔓架，她穿的衣服，她的傢具，她的全所房子。

——我們可憐的仙人掌，怎麼樣了？

——今冬凍死了。

——啊！你知道，我多想着牠們嗎？夏天早晨，太陽照着百葉窗，我時常看見牠們，和從前

一樣……我看見你光着兩隻胳膊，在花當中穿過。

她向他伸出手道：

——可憐的朋友！

賴翁急忙吻了上去。隨後，他寬寬呼了一口氣：

——那時候，你對於我呀，我就不知道是一種什麼說不明白的力量，一下子俘去了我的生命。譬如有一回，我來到你家，可是，不用說，你記不得了。

她道：

——我記得。你說下去好了。

——你在底下前間，站在臺階的末一級，正要出門；——你還戴着一頂小藍花帽子；你沒有邀我，我不由自主，就伴着你走。可是，每一分鐘，我越想越覺得自己胡鬧，我照樣在你旁邊走，不敢跟你走下去，又不願意離開你。你走進一家店舖，我待在街上，我從玻璃窗望着你，摘下手套，在櫃臺數錢。隨後，你在杜法實太太門口揷鈴，人家開開門，你進去了，我呀當着那又大又重的門，就跟白癡一樣，眼睜睜看人家又把門關上。

包法利夫人聽他講，奇怪自己會那麼老；她覺得這些東西重新露面，住寬裏拉開她的

存在；這彷彿什麼情感的浩瀚，她回到裏面過活；半攏着眼簾，聲音低低的，她不時道：

——是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保外區有的是寄宿舍，教堂和荒廢的大旅館。他們聽見不同的鐘敲着八點鐘。他們不再言語；但是他們彼此一望，就覺得頭裏面一陣騷動，好像有什麼出聲的東西，由各自呆滯的瞳孔溜掉。他們如今手握着手過去，未來，回憶和夢想；全和這種甜蜜的神往的境界打成一片。夜越來越黑了，牆上四幅奈勒塔版畫，底下是西班牙文和法文說明，在陰影裏面朦朧龐朧，粗劣的顏色依然發亮。隔着牆上的窗戶，在尖尖的房頂之間，有一角黑天可以望見。

她站起來，燃好五斗櫃上面的兩支蠟燭，然後回來重新坐下。

賴翁道：

——那麼……

她答道：

——那麼……

他正在設法拾起打斷的話語，就見她向他道：

——直到現在，就沒有人向我表示過這種情感，這是什麼緣故？

見習生以爲理想的稟賦不容易瞭解。他呀，一看見她就愛她；天假以緣，他們要是能夠早日邂逅的話，他們一定是百年好合，恩愛無間；他一想到這種幸福他就難受。

她答道：

——我有時候也想到這上面。

賴翁呢喃道：

——一個什麼樣兒夢呀！

於是他輕輕揉着她白長腰帶的藍滾條，接下去道：

——可是誰攔着我們現在好下去呀？……

她答道：

——不，我的朋友，我太老了……你太年輕……忘了我罷！有別人愛你……你也會愛

她們的。

他喊道：

——不像愛你這樣愛！

——你簡直是小孩子！好啦，放聰明！我要你那樣！

她向他解說他們愛情的不可能，他們應當和往常一樣僅僅保持一種兄弟姊妹的友誼。

她認真這樣想嗎？不用說，愛瑪本人也不清楚，她心裏除去誘惑的魔力，就是擯拒的必；她動情的視線望着年輕人，同時他一雙顫慄的手，畏畏怯怯，試着摸她，她又輕輕推開。

他後退道：

——啊！對不住！

愛瑪起了一種迷漠的恐懼。對於她，這種畏怯比起羅道夫的大膽（他伸出胳膊住前走，）是危險多了。她覺得任何男子沒有他美。他的風度具有一種動人的醇實。他低下他細緻的彎彎的長眉。他嫩皮嫩肉的面頤，她想，爲了佔有她的欲念發紅，愛瑪感到一種抑制不住的吻他的面頤的渴望。於是俯向時鐘，像要知道時間，她說：

——我的上帝！我們儘說話了，可不早啦！

他明白她的暗示，尋找他的帽子。

——我簡直忘記看戲了！可憐的包法利還就爲這個把我留下！大橋街的勞爾先生約好了領我同他太太一道兒去。



機會錯過了，因為她明天動身。

賴翁道：

——當真？

——真的。

他接下去道：

——不過我必須再見你一面，我要同你講……

——什麼？

——一件事……又重要，又嚴重。哎！不再說，你不就動身，不可能！你要是知道……聽我

講……難道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你就沒有猜出我的意思嗎……

愛瑪道：

——其實你說得很清楚。

——啊！開玩笑！不可憐可憐我，讓我再和你見一面……一次……只一次。

——好……

她停住，隨後，想了想：

——噢！不在這兒！

——隨你便！

——你不要……

她似乎在思索，然後急急道：

——明天，十一點，在禮拜堂。

——我一定來！

他喊了一聲，握住她的手。她抽出她的手。

兩個人全站着，他站在後面，愛瑪低着頭，他俯向她的後頸，長長地吻着。

——你瘋了！啊！你瘋了！

她一邊說，一邊發出響朗的小小的笑聲，同時吻是一個又一個多了起來。

於是，頭伸過她的肩膀，他似乎在尋求她眼睛的同意。她看着他，眼睛充滿冰冷的莊嚴。

賴翁倒退了三步，打算出去。他在門限停住。隨後，他聲音顫顫索索，耳語一樣道：

——明天見。

她點了點頭，鳥一般飛進旁邊的房間。

愛瑪當晚給見習生寫了一封寫不完的長信，說她不赴約會現在一切完結，爲了他們的幸福，他們不應當相會。但是，封好信，不知道賴翁的住址，她覺得自己很窘。她向自己道：

——我當面給他，他會去的。

第二天，賴翁打開窗戶，在陽臺哼唱，刷了又刷，親自刷亮他的皮鞋。

他望見理髮店的時針，指着九點，想道：『還太早！』

他讀了一本舊時裝雜誌，出門，吸了一枝雪茄，走了三條街，覺得是時候了，慢慢走向聖母的空場。

夏季一個美麗的早晨。金銀細工店的銀器熠熠着；陽光挑斜射向禮拜堂，亮晶晶映着灰石頭的傷口；一羣鳥在碧空圍着三葉形的小鐘樓翱翔；廣場充滿了喧嘩，發出花香，石地的四周擺着玫瑰，茉莉，石竹，水仙，玉簪，遠遠近近又有薄荷，餵鳥用的繁露和潮濕的青草隔開；噴泉在中間花喇叭響着；有些賣花的婦女，在大傘底下，在砌成金字塔似的西瓜當中，光着頭，用紙包紮紫蘿蘭花捧。

年輕人買了一捧。這是他第一次爲女人買花；嗅着花，他的胸脯因爲驕傲鼓漲起來，彷彿他獻給別人的盛情回來獻給了自己。

但是他怕人看見他，他決然走進教堂。

門警正好站在左邊門洞當中的門限，在跳舞的瑪利亞底下，頭上是羽盔，跨下是長劍，手心是杖，聖爵一樣閃閃作光，比一位紅衣主教還要尊嚴。

他迎住賴翁，一臉哄騙的和善的微笑，彷彿教士問小孩子話似的：

——先生，當然嘍，不是本地人？先生想看看教堂的寶物？

另一位道：

——不看。

他先就四邊轉。隨後他回來望着廣場。愛瑪沒有來。他一直走到合唱的地方。

房頂，穹窿開端和花玻璃窗若干部分，倒映在滿滿的聖水盤裏面。同時圖畫的反光，在大理石的邊沿折斷，彷彿一塊紅紅綠綠的地氈，在花地更遠的地方鋪開。外邊的日光，射入三座洞開的大門，在教堂裏面伸成三道巨光。緊底不時走出一位教士，經過聖壇，斜身跪了一跪，好像那些忽忙忙的信士。垂下來的水晶燭臺動也不動。合唱的地方燃着一盞銀燈；由側殿，由教堂陰沈的角落，有時候發出好似嘆息的噓息，同時一道柵欄關擋的響聲，和牠的回聲在高空迴環反復。

賴翁以嚴肅的步伐沿牆走動。生命待他從來不會這樣好過。她眼看就要來了，可愛，激動，窺探着背後尾隨她的視線，——她的打褶的袍子，她的金望遠鏡，她的玲瓏的小靴，他沒有領略過的種種裝飾，勢將屈伏的貞節的難以形容的誘惑。教堂在她四周攤開，活像一間廣大的梳裝室；穹窿下來把她愛情的懺悔聚在陰影；花窗發出光來照亮她的亮，香爐燃着，要她在香雲之中天使一般出現。

然而她沒有來。他坐到一張椅子，眼睛落在一張藍玻璃，上面畫着一些提着籃子的船夫。他用心望了許久，數着魚鱗和衣冑的鈕孔，同時他的思想漫向愛瑪尋去。

門警閃在一旁，心裏直生他的氣，一個人擅自遊覽禮拜堂，未免豈有此理。他覺得他行為不正，可以說是偷他，也差不多可以說是瀆聖。

但是花地上綢緞繚繞，帽沿，黑短大衣……是她！賴翁站起，向她奔去。

愛瑪的臉是蒼白的。她快步走着。

她向他伸出一張紙道：

——看好啦！……噢！不。

她急急抽回她的手，走進聖殿，靠住一張椅子跪下，祈禱着。

這種迷信的舉措，惹年輕人生氣；但是他隨即感到若干風趣，看見她在幽會期間，像一位昂大路西侯爵夫人，<sup>②</sup>沈緬於祈禱；可是不久他就厭煩了；因為她沒有一個完結。

愛瑪禱告，或者不如說是努力禱告，希望上天賜她明斷；爲了引起上天的援助，她的眼睛充滿神龕的輝煌，她吸進大瓶裏面開放的白菜黃花的馥郁，諦聽教堂的沈靜，結局只有增加她的心亂。

她站起，他們正要走出，門警急忙攏近道：

——太太，當然嘍，不是本地人太太想看看教堂的寶物？

見習生嚷道：

——不要看！

她答道：

——幹麼不看？

因爲她把她搖搖不定的貞節懸附在聖母，彫刻，墳墓，一切機緣。

於是，『從頭看起，』門警把他們領到靠近廣場的入口，用手杖指着一個黑石頭大圓圈，沒有銘記，沒有花紋。他莊嚴地道：

——這兒是從前昂布瓦斯大鐘的鐘口。重四萬磅。全歐洲沒有第二個。鐘匠一開心，就死了……

賴翁道：

——看別的。

門警領頭走；隨後，回到聖母殿，他伸出胳膊，做了一個綜合的姿勢，比一個土財主帶你看他的花架還要驕傲：

——這塊石頭底下是彼耶·德·布賴塞，法賴和布芮薩克的諸侯，浦瓦杜的大元帥，腦爾芒底的總督，一千四百六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死於孟萊芮之役。<sup>①</sup>

賴翁咬住嘴唇，蹀着脚。

——右面，這位一身鎧甲的先生，騎着一匹蹀蹄子的馬，是他的孫子路易·德·布賴塞，布賴法和孟受外的諸侯，謀勒茹芮耶伯爵，謀尼子爵，御前大臣，榮譽騎士，也做過腦爾芒底的總督，一千五百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去世，如碑文所說，在一個星期日；下面刻的這個人，像往墳裏去，和本人一模一樣。表現空虛表現到這一步，不能夠再好了，不是嗎？<sup>②</sup>

包法利夫人拿起望遠鏡。賴翁動也不動望着她，當着這饒舌和無情的雙重決心，他感

覺非常灰心，簡直一句話也不想說，一個手勢也不想做。

永生的嚮導繼續着：

——靠近他，這個跪着啼哭的女人，是他太太，狄亞娜·德·浦瓦地耶，布賴塞伯爵夫人，法朗提奴瓦公爵夫人，生在一千四百九十九年，死在一千五百六十六年，②左面，抱着一個小孩子的女人，是聖母。現在，你們看這邊：這是昂布瓦斯一姓的墳墓。他們兩個人全是紅衣主教，全是路昂大主教。③這一位做過國王路易十二的大臣。他給了禮拜堂許多好處。他的遺囑寫好了給窮人三萬金艾居。

同時，不停止，他一邊講解，一邊把他們推到一座堆滿欄杆的殿，提開了些，露出一塊大石頭似的東西，想必是一座彫壞了的石像。他長長呻吟了一聲道：

——這往日裝璜獅心理查的墳墓，英吉利的國王，腦爾芒底的公爵。④先生，石像毀到這步田地，都是那些喀萬的信徒。⑤他們才叫壞，把牠埋在地底下，大主教的寶座底下，這就是他，大主教回府去的門。我們去看嘎古葉的花玻璃窗。⑥

但是賴翁連忙從衣袋取出一枚銀幣，揪住愛瑪的胳膊。門警驚呆了，簡直不明白這種不合時宜的賞賜，還有許許多多東西要給生人看。所以喊他道：



——哎！先生鐘樓！鐘樓……

賴翁道：

——謝謝。

——先生不應該不看！四百四十尺高，比埃及的大金字塔只少九尺。上下全是鐵……

賴翁逃開；因為他覺得他的愛情，差不多兩小時以來，在教堂裏面石頭一般僵挺，如今穿過長方形鳥籠似的開口煙筒（不知道是什麼古怪鍋匠的怪主意，七醜八怪，硬裝在禮拜堂，）要煙一般消散。

她道：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他不回答，繼續快步走着；包法利夫人已經把手指泡在聖水裏面，就聽見背後起來一陣沈重的喘息，中間夾雜一根手杖有規律的響聲。賴翁轉回身子。

——先生！

——什麼事？

他認出是門警，胳膊底下抱着一二十本裝釘好的大書，平平頂住他的肚皮。原來全是

『研究禮拜堂』的著述。

——渾蛋！

賴翁唧噥着，奔出了教堂。

一個野孩子在廣場玩。賴翁喊道：

——去給我找一輛車來！

小孩子好像皮球奔進了四風街；他們兩個人面對面等了幾分鐘，全有些窘。

——啊！賴翁……真的……我不知道……我應當不應當……

先是媚聲媚氣，後來嚴重的樣子道：

——這太不相宜，你知道嗎？

見習生回道：

——怎麼不相宜？巴黎就這樣子！

這句話，猶如一種不可抗拒的論證，決定了她。

但是馬車不來。賴翁唯恐她轉回教堂。馬車終於露面。

門警站在門限對他們喊：

——怎麼也是打北門走好！可以看看復活，最後審判，天堂，大街王和地獄火焰裏面的  
罪人。

車夫問道：

——先生去什麼地方？

賴翁把愛瑪推進馬車道：

——隨你！

笨重的馬車開始出發。

牠走下大橋街，穿過藝術廣場，拿破崙碼頭，新橋，在彼耶·高奈葉的石像前面停住。

裏面出來一個聲音道：

——走呀！

馬車重新走動，從拉法耶提街口起，走下坡路，馬放開蹄子，一直馳進車站。

同一聲音喊道：

——不，一直走！

馬車走出柵欄，不久，來到林道，在高大的榆樹當中，放慢了步子。車夫拭着前額，皮帽夾

在腿當中，把馬車呌到水濱靠近草地的橫路。

牠沿河走，底下是鋪着乾石子的拉繆的小路，靠島外吳瓦塞那邊，走了許久。但是，牠忽然一下子馳過四塘，楊特鎮，大坡，艾坡街，第三次當着植物園停住。

聲音更加發狂地喊着：

——走呀！

於是重新出發，走過聖·賽外，居朗笛耶碼頭，磨石碼頭，又一度穿過橋，走過校閱場，來到慈善醫院花園後面；裏頭有些穿着黑短上身的老年人在太陽地散步，沿着一座綠藤迷漫的高臺。牠走上布茹勒伊馬路，馳過高馬路，然後全部芮布代山，到德鎮山爲止。

牠折回來；於是，沒有一定的方向，信馬所之。在聖·泡看見牠，在萊司居爾，在喀爾剛山，在紅塘和喀雅爾樹林的廣場；馬拉代芮街，狄囊代芮街，在聖·羅曼前面，聖·維維言前面，聖·馬克魯前面，聖·尼該絲前面，——在海關前面，——在下·老塔，在三煙斗和紀念公墓。車夫在車座上面不時向酒店扔出失望的視線。他不明白這兩位發了什麼轉運狂，一直不要停憩。他有時候試一試，立即背後發出一陣忿怒的呼喊。於是他使勁抽打他兩匹汗水淋漓的羸馬，但是不注意震動，這裏一撞，那裏一碰，不在乎，垂頭喪氣，差不多又渴，又倦，又愁，

簡直要哭了。

在碼頭的貨車和大桶之間，在街角界石旁邊，人們驚呆了，瞪圓眼睛，看着這個外省不經見的怪東西，一輛馬車，窗帘拉下，一直這樣行走，如一條船搖擺，比一座墳還要嚴密。

有一次，在正午，在田野；太陽高高照着發亮的舊燈，光光一隻手在黃帆布小帘底下探出，扔掉撕碎的紙片，迎風散開，遠遠飄去，彷彿白蝴蝶，落向一片怒放的紅雲草。

隨後，將近六點鐘，馬車停在保外區一條小巷，下來一位婦人，面網低低的，頭回也不回。

① 草房 Chaumière：巴黎一個有名的跳舞廳，創於一七八七年，位置在拉丁區，大革命後成爲學生聚會的一個中心，一八五五年關閉。全名應當是大草房 La Grande Chaumière。

② 盧森堡 Luxembourg：巴黎一個有名的公園，位於拉丁區。

③ 繆斯 Muse：原來是九位希臘女神，分轄文藝各部門，通常專指詩歌。

④ 杜尼克 tuniqué：古時希臘羅馬男女所著的內衣，其婦女所著者有長短兩種，長者如袍，短者如襖，腰束以帶，女神所著通常均是長者。

⑤ 跳舞的瑪利亞：常人把莎樂美 Saloné 誤爲瑪利亞，其實應當稱爲跳舞的莎樂美。禮拜堂正面的左門叫做聖·約翰，門上面彫的是他蒙難經過，如希律王的宴會，莎樂美的跳舞等等。

⑥ 昂大路西 Andalousie 西班牙南部的通稱，舊日王國的一省，婦女以美麗著名。

⑦ 彼耶·德·布賴塞 Pierre de Brezé 約生於一四二零年，布爾高涅 Bourgoigne 公爵查理與路易十一結仇，在巴黎東南方孟萊芮糾兵相戰，未分勝負。

⑧ 路易·德·布賴塞 Lais de Brézé 他的續絃夫人是著名的狄亞娜·德·浦瓦地耶 Diane de Poitiers 一五三六年到一五四四年，她爲他修立了這座聞名於世的墓碑，上面是死者的騎像，全付戎裝，下面平臥的是肖真的玉像，所以本文才說：「像往墳裏去，和本人一模一樣。」狄亞娜跪在左側，右側是聖母，騎像相傳出自名家古永 Jehn Goujon 之手，左右兩側的女像，相傳是蓋耐 Nicolas Que snel 所彫。

⑨ 狄亞娜·德·浦瓦地耶 一五一五年嫁給路易·德·布賴塞，生有二女，丈夫逝世後，又於一五三六年年左右，與太子亨利二世發生關係，干預朝政，直至一五五九年二世薨，她才退出宮庭生涯。

⑩ 昂布瓦斯 Amboise 這兩個人是叔姪，全叫喬治 Georges，墓碑爲喬治第二所立，兩人一前一後跪在墳上，羅朗 Roland Le Roux 設計，自一五一八年到一五二五年竣工。路易·德·布賴塞與昂布瓦斯兩墓碑，全是法蘭西文藝復興的傑作。

⑪ 獅心理查 Richard Coeur de Lion 生於一一五七年，死於一一九九年，即理查一世，埋在風特茹羅 Fontevrault，但是他的心一直留在路昂的禮拜堂保藏。

⑫ 路萬 Calvin 法蘭西宗教改革家，生於一五零九年，死於一五六四年，他生平的巨製是基督教的制度。

Institution Chrétienne 信從者甚多，自成一派，不同於天主教，亦不同於路德創立之新教。清教徒即其一支裔。一五六二年，耶穌教教徒拆毀路昂禮拜堂，中世紀的彫像大都遭難。

⑤ 嘎古葉 Gargouille 十四五世紀有一個傳說，路昂有毒蛇嘎古葉為患，為七世紀主教聖·羅曼 Saint Romain 去除。禮拜堂的花玻璃窗，敘述聖·羅曼主要業績，屬於文藝復興時期，製於一五二一年。嘎古葉是一怪物，路昂每逢節令，繪以遊行，中世紀多想像其形，用為承雷。

⑥ 北門 即喀朗德門 Portail de la Calende 四周均是聖經故事的浮彫。

⑦ 彼耶·高奈葉 Pierre Corneille 法蘭西的大悲劇詩人，生於一六零零年，死於一六八四年，路昂是他的故鄉。

來到客店，不見驛車，包法利夫人喫了一驚。伊外等她等了五十三分鐘，等不下去，出發了。

其實，沒有事強她動身；不過，她講好了她當夕回來。再說，查理在等她；她內心已經感到一種懦怯的馴順——對於許多婦女，這種馴順彷彿是姦淫的懲罰，同時也是贖罪。

她連忙打包結賬，在院子僱了一輛喀布芮奧萊，催促馬夫，鼓勵他，每分鐘打聽時間和里數，最後，在將近甘康浦瓦開頭幾家人家的地方，總算追上了「燕子」。

她一坐到她的角落，她就閉住眼睛，等到山底下睜開，她遠遠望見全福，站在鐵舖前面瞭望。伊外勒住馬，女僕聳起脚尖，在窗口向她鬼裏鬼氣道：

——太太，你馬上就到郝麥先生家裏去一趟。事由兒挺急的。



村子和平常一樣沈靜。街角有些小紅堆子在空裏冒煙，因為這是釀製果醬的時期，永鎮家在同一天釀製。但是人人羨慕藥房前面那一堆，大多了，也考究多了。一所製藥室應當在這上面超羣出衆，對於個別的喜好也應當有普遍的應付。

她進去了。大扶手椅翻倒，甚至於路昂烽火也扔在地上，攤在兩個杵當中。她推開過道的門；沙糖，方糖，桌子上的天秤，火上面的盆，和滿是去皮的覆盆子的棕色沙鍋混成一片；她在廚房看見郝麥一家大小，飯巾一直繫到下頷，手裏拿着叉。玉斯旦站着，垂下頭，藥劑師嚷着：

——誰叫你到『喀法爾納屋穆』去拿的？

——怎麼的啦？出了什麼事？

藥劑師答道：

——什麼事？我們在做果醬；在火上燒着；可是湯太多了，眼看就要流到外頭，我叫另拿一個鍋來。於是他呀，不知道是軟呀，不知道是懶呀，到我的實驗室，把掛在釘子上的『喀法爾納屋穆』的鑰匙去了來！

藥劑師這樣稱呼房頂底下一個小房間，裏面全是他職業上的瓶罐和貨物。他時常在

這裏貼紙條子，往瓶子倒東西，解開了再捆紮，一待就是好些鐘點；他不把牠看做一間堆棧，而把牠看做一間真正的內殿，由這裏出來的是他親手製造的各色藥品：小藥丸，大藥丸，煎藥，洗藥和湯藥，遠遠近近爲他散播名望。世上沒有人可以進去；他十分尊敬牠，親自灑掃。總之，藥房來者不拒，是他舒展他的驕傲所在，「喀法爾納屋穆」是避難所，郝麥在這裏聚會神，隨心所欲，唯我是視，所以玉斯旦的輕妄，他以為是大大不敬，臉比覆盆子還要紫紅，他重複道：

——是的，「喀法爾納屋穆」鎖酸和苛性鹼的鑰匙！去取一隻備而不用的小鍋！一隻有蓋的小鍋！我自己也許永遠不用的一隻小鍋！在我們醫學微妙的運用上，是東西就有自己的重要！像活我們必須分清涇渭，藥學上的東西不好就用在近乎家庭方面的目的！這倒成了殺一隻雞用手術刀，成了做官的……

郝麥夫人道：

——你靜靜！

阿達梨揪他的大衣道：

——爸爸！爸爸！

藥劑師接下去道：

——不走開！走開！媽的！可不是！這倒成了開雜貨店好啦！可好啦！什麼也不必尊敬！砸掉！摔掉！放出螞蝗！燒掉木槿！用藥瓶裝滿黃瓜，撕破紗布！

愛瑪道：

——可是你……

——等一等！——你知道會惹出什麼亂子來嗎？……你就沒有看見，左手那個犄角，第三架子上面的東西嗎？說呀，回話呀，哼出點兒東西來呀！

小夥計結結巴巴道：

——我……不……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好！我呀，我知道！你看見一個藍玻璃瓶子，用黃蠟封住，裏面裝的是白粉，我在上面還寫好了『危險』！你知道裏面是什麼嗎？砒霜！你去碰這個！去取旁邊的一隻鍋！

郝麥夫人合攏手嚷道：

——旁邊！砒霜！你簡直要把我們全毒死麼！

孩子們開始哭叫，好像他們已經覺得肚子絞痛。

藥劑師繼續道：

——要不然呀，毒死一個病人！難道你願意我到法院受審去？難道你願意看見我上斷頭臺？你不知道，我在管理上多當心，別瞧我已經做成了習慣。我一想到我的責任，我時常飽受虛驚。因為政府虐待我們，統治我們的荒謬的法制，懸在我們的頭上，就像達毛克萊斯一把真正的寶劍！

愛瑪不再想到人家要她來爲了什麼；藥劑師一句緊跟一句地喘道：

——這就是你報答我待你的一番恩德！我待你像父親一樣慈愛，這就是你的酬謝！因爲，不是我，你在什麼地方呀？你幹什麼呀？誰供你飲食，教育，衣著，將來體體面面置身於社會階層的一切方便？可是爲這個呀，你得使勁兒撐船，像人說的，手得起騾子。Fabricando fit faber, ago quod agis. ①

他氣極了，他引證拉丁。他要是會說中國話和格林蘭話，他同樣會引證的；因爲他如今正在這種境界：不分黑白，靈魂把牠全部的東西傾出，猶如大洋，遇到狂風暴雨，攤出海濱的墨角菜，也攤出深淵的沙礫。

他接下去道：

——我現在可真後悔照管你啦！我頂好呀還是讓你跟從前一樣喫苦，爛泥裏頭出來的給我爛泥裏頭去！你呀什麼也不成，頂多也就是放放牛！你跟科學就沒有一點點緣分！你連貼紙條子也弄不順利；可是你在我這兒，像一位牧師，除去喫，還就是喫！

但是愛瑪，轉向郝麥夫人道：

——他們叫我來……

這位老實太太憂鬱的樣子打斷道：

——啊！我的上帝，我對你怎麼說才好……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她沒有說完，藥劑師又發作道：

——騰空牠！洗乾淨牠！拿走牠！快呀！

他抓着玉斯旦的衣領搖，從他的衣袋搖出一本書來。

小夥計彎下腰。郝麥還要快，拾起書，看了看，眼睛瞪圓，嘴張開：

他慢慢地一字一字道：

——夫婦……之愛啊！好極了！好極了！太好了！還有圖……啊！可不得了啦！

郝麥往前走。

——不，別碰！

小孩子想看圖。

他氣汹汹道：

——出去！

他們出去了。

他起初大步亂走，手挾着打開的書，轉着眼睛，又是噎，又是腫，又是中風。隨後他筆直走向他的學徒，交着臂，當前一站：

——你簡直無惡不作，小渾蛋？……當心罷，你在朝下走！……你就不想一想，這本壞書，會落到我孩子手心，禍害他們的腦筋，損壞阿達梨的純潔，敗壞拿破崙！他眼看就是一個大人了。倒說，你拿得穩，他們沒有看這個？你能夠擔保？……

愛瑪道：

——可是，真的，先生，你有話同我講？……

——是的，太太……你公公死了！

老包法利飯後忽然中風，的確在前天去世；查理過分擔心愛瑪敏感，曾經請求郝麥先生把這可怕的消息慢慢透給她知道。

他曾經籌劃他的詞句來的，圓轉，工潤，富有節奏，這是一篇謹慎和連接的傑作，一篇詞美而意婉的傑作；但是怒火焚化了修辭學。

愛瑪看見她聽不到什麼詳情，就離開了藥房；因為郝麥先生重新開始他的謾罵。不過，他氣平了，一邊用他的希臘小帽搨風，一邊用嚴父的聲調唧噥道：

——我並不完全反對這本書！作者是一位醫生。裏面有些方面是關於科學的，一個人知道知道也不算壞事，我敢說，一個人真還應當知道。但是，遲些日子，遲些日子好了！少說也得等你自己成了人，你的氣質有了一定。

查理在等愛瑪回來，聽見她叩門，他伸出胳膊，聲音裏面含着淚，向她道：

——啊！我親愛的人……

他慢慢彎下腰去吻她。但是，和他的嘴唇一碰，她不由想起另一個人，於是顫索着，她拿手摸摸臉。

同時她回道：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

他給她看他母親的來信，文字之間不帶任何虛偽的傷感。她丈夫在都德鎮一家咖啡館，和老軍官舉行愛國聚餐，事後倒在街上門限，就死了。她唯一的遺憾是他沒有領受宗教的援助。

愛瑪把信還給他，隨後用晚飯爲了人情起見，她裝出不要喫的樣子，但是他直勸她，她只好決然用飯，同時查理在她對面，動也不動，模樣才叫哀毀。

他不時舉起頭，長長地看她一眼，充滿了愁苦。有一次他嘆息道：

——我能夠再看見他一次就好了！

她不作聲。最後，明白自己必須開口：

——你爹多大年紀？

——五十八歲：

——啊！

這就是她的安慰。



一刻鐘以後，他又道：

——我可憐的母親……她怎麼辦，現在？

她做了一個不知道的姿勢。

看見她這樣緘默，查理以為她很難受，不好再說下去，免得勾起那使她傷心的痛苦。然而，他不顧自己的痛苦，問道：

——你昨兒玩的開心？

——是的。

桌布去掉，包法利沒有站起，愛瑪也沒有動；她看着他，形象的單調漸漸把她心裏的憐愍完全驅出。她覺得他卑微，軟弱，低能，總之，一個可憐蟲，無一是處。有什麼法子甩開他？好長的夜！什麼東西彷彿鴉片的氣味在麻醉她。

他們聽見一根棍子的乾硬的聲音在過道的地板響。伊包里特送太太的行李來了。他用假腿喫力地畫了四分之一的圓圈，才把行李放下。

她望着這可憐貨色，粗紅的頭髮直淌汗，向自己道：

——他已經不往那上面想了！

包法利在錢袋緊底摸索一枚小錢伊包里特彷彿譴責的化身站在那裏坐實他不可挽救的愚笨，然而他似乎並不感到這個存在對他有什麼恥辱。他看見壁爐上面賴翁的紫羅蘭。

——「嘻！你那兒來的這麼一把好看的花！」

她無所謂地答道：

——「是的，這把花我才買來的……向一個女叫化子買來的。」

查理拿起紫羅蘭，拂着他哭紅了的眼睛，小心在意地聞着。她連忙由他的手心取過，插在水杯裏面。

第二天，老太太來了。母子哭了許久。愛瑪藉口有話吩咐，不見了。

第三天，大家必須一同商議喪事。他們拿着女紅盒子，坐到水濱棚架底下。

查理想着他父親；直到現在，他以為他不怎麼愛這個人，想不到自己會對他感情這樣重。老太太想着她丈夫。從前最壞的日子她也惜戀。相處久了，如今起了本能的遺憾，怨恨的心情也就消散了。她一邊引針，沿着鼻梁不時流下一顆大眼淚，流着流着，就在半道停住。愛瑪想的是不到四十八小時以前，他們還在一起，沒有別人，情意綿綿，你看我，我看你，恨不得

多生幾隻眼睛才好。她努力追想失去的一日的細到無可再細的細目。但是婆婆和丈夫的存在擾亂她的心思。她願意無所聽，無所視，靜靜地回味她的愛情。她白用力，外在的觀感逐漸消滅牠的存在。

她拆一件衣服的夾裏，四周全是斷線零幅；老太太不擡眼睛，拿起剪子裁東西；查理穿着他的布鞋，他的舊棕色大衣（平常當便服用），兩手插在衣袋，同樣不言語；白特在他們旁邊，繫着小白圍襟，拿鏟子刮走道的沙土。

忽然就見布商勒樂先生走進柵欄。

他來効勞，因為他們『遭逢大故。』愛瑪回答，她以為不必需。商人不就認輸。

他說：

——對不住，我想私下裏說兩句話。

然後，放低聲音：

——是關於那件事的……你知道？

查理的臉一直紅到耳際。

——啊！是的……當然。

於是，心慌意亂，轉向她太太：

——你好不好……我親愛的……

她似乎明白他，因為她立了起來。查理向他母親道：

——沒有什麼！不用問，家裏一些小

他不願意她知道借據那件事，怕她申斥。

剩下他們了，勒樂先生開始一是一，二是二，恭喜愛瑪承繼遺產，然後談些無關痛癢的事，花木收穫，他的健康，永遠是『那樣子不好不歹。』說實話，他賣足了死力氣，可是任憑人怎麼說，他連抹麵包的牛油都喫不起。

愛瑪由他說去。她這兩天正是無聊之至！

他繼續道：

——你病完全好啦？傢活！你可憐的丈夫那份兒難受，我看見來的。我們中間雖說有誤會，他是一個好人，可一點兒不假。

她問什麼誤會，因為查理瞞着她，沒有講起那次關於貨物的爭論。

勒樂道：

——你清楚的！就是你那些小把戲，旅行箱子。

帽子壓着眼睛，兩手放在背後，他微笑着，打着胡哨。他面對面看着她，一付不堪忍受的神氣。他有所疑？她惶恐到了極點。可是，最後，他繼續道：

——我們已經和好了，我現在又有一個新建議。

他要延長包法利簽訂的借據。當然，隨先生便；他不應當折磨自己，尤其是現在；有許多麻煩事要理。

——其實，他分點兒給別人，譬方說，給你，也就好多了；你有代理人的權力，你也方便多了，那樣一來，我們在一起也好做些小生意了……

她聽不懂。他不說了。接下去，談到生意，勒樂宣稱，太太應當有用到他的地方。他有一幅黑呢讓她，十二呎，正夠一件袍子。

——你穿的這件也就是家裏穿穿。你出門還得另來一件。我呀，我進來的時候就一眼看到了。我的眼睛尖着哪。

他沒有送來衣料，親自帶來。然後他又來拿尺量；他利用旁的藉口來看她，每次做出和悅供驅使的樣子，郝麥一定要說，門下客的樣子，一來就勸她考慮代理人的問題。他絕口不

提借據。她不往這上面想。查理在她病初癒的時候曾經同她談起，但是腦子裏面來來回回全是事，她已經記不起來了。再說，她當心不談任何銀錢事務，老太太感覺奇怪，以爲她心性的改變是她病中信教的結果。

但是，她一走，包法利也想不到，愛瑪立即顯出她實際的常識。他必須各方打聽，研究一下抵押的東西，看看要不要拍賣或者清算。她偶而引證專門名詞，說起『程序』、『未來』、『先見之明』這些輝煌的字句，不斷誇張承繼的困難；有一天，她簡直拿一張樣本委託書給他看，裏面是『代理委託人管理事務，舉行一切債務，簽發一切票據，償付一切銀錢，等等。』她利用勒樂的指示。

查理天真爛漫，問她從什麼地方得來這張紙。

——從居由曼律師那兒。

她以最大的冷靜繼續道：

——我不太相信他。這種人呀，名譽壞透了！我們也許得請教……我們只認識……噢……什麼人也不認識。

查理想了想回道：

——除非是賴翁……

但是信扎難以達意。她建議自己去一掄。他不要她去。她堅持要去。兩個人搶着客氣。最後，她用一種假模假樣的反抗的聲調嚷道：

——不噯，我求你啦，我一定去！

他吻着她的前額道：

——你太好了！

第二天，她就乘了『燕子』到路昂，向賴翁先生請教；她在那邊住了三天。

● 喀法爾納屋穆 Capernaum：一個雜七雜八擱東西的地方。

● 達毛克萊斯 Dmochis：紀元前四世紀，達毛克萊斯在帝辣庫斯 Syracuse 的暴君代尼 Denys 朝廷爲臣，一來就說做國王幸福。代尼請他嘗試一天這種幸福。他舉行宴會，興高彩烈，忽然發見當頭上空懸着一把赤裸裸的寶劍，僅僅繫着一根馬鬃。驚恐之下，他籲求暴君中止他稱孤道寡的時日。

● 意即：『匠以工得名，心不二用。』

這三天是豐盈，雋永，美好，一個真正的蜜月。

他們住在靠碼頭的布勞涅旅館。他們住在那裏，下了窗，閉了門，地上鮮花，冰鎮果露，一  
早有人給他們送來。

將近黃昏的時候，他們乘了一隻嚴密的游艇，到一座小島用飯。

這時可以聽到船塢裏面工匠槌打船身的響聲。柏油在樹林中間冒煙；水面可以看見  
大油漬，映着太陽的紫顏色，一上一下地盪動，飄浮，彷彿翡翠冷翠古銅的平片。

他們穿過停泊的船隻，歪歪斜斜的長纜，輕輕擦過游艇的上部。

市聲不知不覺就遠了，同樣是貨車的滾動，人語的喧囂，甲板上面的犬吠。她摘下帽子，  
他們在他們的小島上岸。



他們坐在一家咖啡館的低低的大廳，門口掛着黑網。他們喫着煎沙鱒，奶酪和櫻桃。他們睡在草地；他們在白楊一旁相吻；他們真還願意像兩個魯濱孫，永生住在這個小地方；他們滿心歡樂，以為這不啻是人間的仙境。他們不是第一次看見樹木，藍天，青草，不是第一次聽見水流，微風在枝葉之間吹動；但是，不用說，他們從來沒有讚美這一切，好像大自然從前不存在，或者只是他們的欲望滿足以來，大自然這才開始美麗。

夜晚，他們重新動身。游艇沿着島嶼走。他們坐在緊裏，不言語。影子把兩個人翳住。方槳在鐵板之間響着；在靜夜之中，槳聲就像節奏計，數着時間的久暫；同時船尾曳着的舵，在水裏面一拍一拍地輕輕響着。

有一次，月亮出來；他們不免搜索一些詞句，形容月亮憂鬱，富有詩意；她甚至於唱着：

有一夜，你記得我們划船，

等等。

她的諧和優柔的聲音在波浪上面散失；風帶走回環的尾音，賴翁聽見牠們從他的四

旁掠過，好像翅膀搨擊。

她坐在對面，倚着板壁，月亮照進一個開開的窗洞。她的黑袍的摺幅，扇子一樣攤開，顯得她更瘦，更高。她仰起頭，手合十，兩眼望着天。有時候，柳樹的陰影完全遮住她，隨後她忽然又出現了，在月光之中，恍如仙子。

賴翁坐在她的腳邊，手底下觸到一條玫瑰紅的緞帶。

船夫看了看，最後道：

「啊！這也許是我那一天搖的一羣人的。男男女女，來了一羣尋樂的人，帶着點心，香檳，小喇叭，色色俱備，裏頭有一位，高高的，挺好看，一上嘴唇的小髭，特別有趣！他們這樣講：

「好呀，給我們講點兒嗎的……阿道夫……道道夫……」我想。

她顫慄了。

賴翁挨近她道：

——你難受？

——噢！沒有什麼。不用說，夜深了。

老水手以爲自己向外鄉人表示禮意，柔柔地道：

——看樣子，他不怕沒有女人。

然後，睡了睡手，他重新拾起他的槳。

但是他們必須分手！離別是憂鬱的。他有信應當交羅萊嫂子轉，她讓他用兩重信封，頭頭是道，清楚明白，不由他不欽佩她的愛情的謀略。

她最後吻他道：

——那麼，你可以完全叫我放心啦？

——是的，當然！

隨後，他一個人回來，在街上想道：可是爲什麼她那樣關切代理人的權力？

● 翡冷翠 Florence：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中心城市，彫花工匠，比比皆是，精於用古銅鑄物彫像。

● 魯濱孫 Robinson：英吉利十八世紀大小說家笛福 Daniel Defoe 魯濱孫漂流記 Robinson

Cruso 裏面的主人公，船沈了以後，魯濱孫一個人在孤島居留了二十八年，直到後來，他才收了一個野人禮拜五做奴隸。

## 四

賴翁當着同伴，不久就顯出一付優越的神情，避開他們，完全忽略案卷。

他盼信來；他讀了又讀。他寫信給她。他用他全付的欲望和回憶的力量向她發出呼籲。這種和她重晤的意圖，不但不因為離別減弱，反而越來越高，最後有一個星期六早晨，他溜出了他的事務所。

他在山頭望見谷裏教堂的鐘樓，和牠隨風旋轉的馬口鐵的旗子，不由感到一陣愉悅，就像百萬富翁回到故鄉，雜有勝利的虛榮和自私的感傷。

他圍着她的住宅徘徊。廚房露出燈亮。他窺伺着窗簾後面的人影。什麼也沒有。

勒福朗絲瓦太太看見他，大叫大喊，覺得他『高啦，瘦啦，』但是阿黛米絲，正相反，覺得他『壯啦，黑啦。』

和往常一樣，他在小廳喫飯，然而一個人，沒有稅吏相陪；因為畢耐等『燕子』等倦了，提前一小時用晚飯，如今，他準五點鐘用晚飯，然而還常常以為『破車到晚了。』

賴翁下了決心，他去叩醫生的門。太太在樓上，一刻鐘以後才下來。老爺看見他似乎歡喜；但是黃昏他不出門，第二天一整天也不出門。

他看見她一個人了，是第二天黃昏，辰光很晚了，在花園後面小巷——在小巷，和另一位一樣，趕着暴風雨，電光閃閃，他們避在一把雨傘底下談話。

他們難分難捨。

愛瑪道：

——寧可死！

她哭着，在他的臂上扭着。

——再見！……再見！……我什麼時候可以再看見你？

他們走開又回來相吻；這一次，她答應他不管用什麼方法也好，她要找一個永遠的機會，自由相會，至少每星期一次，愛瑪相信，而且她有的是希望。她就要有錢了。

因為有錢，她為她的房間買了一對寬道子黃窗簾，勒樂直告訴她便宜；她想要一條地

甄，勸樂說『這又不是喝海水，』恭恭敬敬，答應給她弄一條來。她離不開他的効勞。她一天找他二十回，他放下正經，口無怨言，馬上奔了去。大家也不明白爲什麼羅萊嫂天天在她家用飯，甚至於特意來看望她。

就在這時候，就是說初冬，她顯得非常愛好音樂。

有一天黃昏，查理聽她彈琴，她一連彈了四次同一樂譜，一次比一次生氣，但是他分不出中間的差別，嚷道：

——好……好極了……生什麼氣呀！彈好啦！

——哎！不糟極了！我的手指生了鏽。

第二天，他求她『再爲他來點兒音樂。』

——好罷，看你喜歡！

查理承認她有一點不行。她彈琴鍵，音調不對了；隨後，忽然收煞道：

——啊！完啦！我簡直得學學去；可是……

她咬住嘴唇，接着道：

——二十佛郎一次，太貴了！

查理傻裏傻氣地苦笑道：

——是的，真的……有點兒……不過，我覺得，用不了那麼多錢也好學；有些沒有名的藝術家，常常比有名的藝術家高多了。

愛瑪道：

——找找看。

第二天回來，他看着她，一付狡黠的樣子，最後忍不住把話說出來：

——你有時候多固執呀！今天我去巴佛、爾來的。你猜怎麼着？李耶加太太告訴我，她三位小姐，在慈悲學琴，五十蘇一次，還是一位有名的女先生！

她聳聳肩，再也不掀她的鋼琴。

但是她走過鋼琴（假如包法利在旁邊，）她就嘆息道：

——啊！我可憐的鋼琴！

有人來看她，她不會不講給人聽，她放棄鋼琴，爲了重要的理由，現在不能夠彈了。於是人家可憐她。真可惜，她的才分多好呀！甚至於有人對包法利說起。大家使他難堪，尤其是藥

劑師：

——這你就不對！一個人說什麼也不應該荒廢天賦的官能。而且，想想看，我的好朋友，放太太去學琴，將來你孩子的音樂教育不就省下來了麼！我呀，我以為母親應當親自教育子女。這是盧騷的見解，也許還有點兒新，不過，我拿得穩，大家最後還是採用，就和種痘，母親餵奶一樣。

查理於是重新回到鋼琴問題。愛瑪酸酸地答道：不如把牠賣了好。這架可憐的鋼琴，曾經許多次引起他虛榮的滿足，如今包法利看着牠走，活像她有一部分說不出是什麼情形就自殺了。

他道：

——你要是願意呀！……隔些日子學一次，也許，不至於就太怎麼壞事。

她答道：

——可是要學像樣兒，就不能夠間斷。

她用這種心計得到丈夫的允許，每星期一次，去城裏會晤她的情人。一個月之後，有人簡直以為她大有進步。





## 五

這是星期四。她從牀上爬起來，悄悄地穿衣服，不驚動查理，他會說她動身太早的。隨後她來回走着，站在窗前，望着廣場。曙光在菜場的柱子中間流動，藥房的窗版關着，迎着蒼白的黎明，隱隱顯出招牌上面的大寫字母。

掛鐘指着七點一刻的時候，她走到金獅，阿黛米絲打着呵欠來給她開門。她爲包法利夫人把埋在灰燼的炭剔紅。愛瑪獨自待在廚房。她不時走出。伊外不慌不忙地套車，同時聽着勒福朗絲瓦太太（頭戴着睡帽，從小窗戶探出）吩咐他話，絮絮叨叨，換一個人，老早急了。愛瑪的鞋跟打着院子的石地響。

最後，他用過早點，披上他的粗大衣，燃好煙斗，拿起鞭子，安安靜靜地坐到他的座位。「燕子」小步奔着，跑上四分之三哩左右，停一停，等旅客上車。他們站在路旁院子的

柵欄前面窺伺牠來。頭一天約好的人們，要牠等待；有些人簡直還在家裏牀上睡覺；伊外叫着，喊着，咒着，然後跳下車座，使勁去敲門。風吹進車窗的裂隙。

於是四條長凳坐滿了人，馬車轆轤轉動，一排一排的蘋果樹向後退落；兩條長溝，滿滿的黃水，夾着當中的大路；越往天邊望，大路越顯得窄。

愛瑪對於這條路熟極了；她知道過了一家牧場就有一根樁子；隨後是一棵榆樹，一座倉或者一間路工的小房；有時候，她要自己驚奇，閉住眼睛。然而路程遠近的感覺，她從來沒有錯誤。

最後，磚房近了，地在車輪底下硬朗了，『燕子』穿過兩邊的花園，由開口望進去，有些石像，修剪的水松，一座葡萄臺，一架鞦韆。隨即一眨眼工夫，城市出現了。

城市沈在霧裏面，自高而低，活像一座圓劇場。過了橋，就亂七八糟大了開去。然後一片田野，沈鬱單調，逐漸上升，遠遠化入蒼白的雲天。這樣自高而望，風景動也不動，彷彿一幅圖畫；停錨的船隻，簇擁在一個角落；河順着綠油油的山脚蜿蜒；長方的島嶼活似大黑魚停在水面。工廠的烟筒吐出棕色的巨煙，往空裏飛散。教堂裏在霧當中，鏗鏘的鐘樂伴着冶鑄廠的隆隆的響聲。馬路的枯樹，在房屋之間，形成紫色的荆棘；雨洗的屋頂，亮晶晶的，依着市

區的高低，鏡子一樣參差照耀。有時候，浮雲被一陣風吹向聖·喀特琳山，彷彿氣體的波浪，觸着巖，在靜默之中，碎了。

好像有什麼東西，脫開這些堆積的生命，使她感覺暈眩；她的心拚命往開裏漲，就像活在這裏的十二萬人，同時把熱情（她以為他們有）的噓息向她輸送。她的愛情當着空間越發偉大了；模糊的市聲也越發讓牠紛亂。她把牠傾在外面，傾給廣場，林道，街頭，而腦爾芒底的這座古城，在她眼邊攤開，彷彿一座其大無涯的京都，一座迎她進去的巴比倫。她兩手靠住車窗，吸着微風；三匹馬奔馳。石頭在泥濘裏面發出吶喊的響聲，馬車搖搖擺擺，伊外遠遠就喊路上的喀芮奧勒收煞，同時在居由穆樹林過夜的紳士，乘着家裏的小馬車，安安靜靜地下着山。

驛車在柵欄前面停住；愛瑪脫下她的套鞋，換了一付手套，理好她的肩巾，然後在二十步開外，走下『燕子』。

城市這時醒了。有些夥計，戴着希臘小帽，拂拭店面；有些女人，屁股頂着籃子，在街角按時發出一聲響亮的呼喚。她看着地，貼着牆走，黑面網拉下來，因為歡樂而微笑着。

怕人看見，她平時不走最短的路。她沒入陰沈的小巷，汗水淋漓，走向國家街的末梢，靠

近有泉水那裏。這是戲院，茶室和妓女的區域。時常一輛貨車，在她近旁走過，載着搖搖幌幌的布景。綠灌木之間，穿圍襟的茶房向石地撒看沙土。茴香酒，雪茄和牡蠣的味道傳了過來。

她轉過一條街，看見他的帽子鬆鬆的頭髮，她就認出他來。

賴翁一直在走道走下去。她跟他一直跟到旅館；他上樓，他開門，他進去……什麼樣的  
吻抱！

親吻之後，話滔滔不絕。他們互相訴說一星期的苦惱，覺得信要來，又擔心信不來；但是現在，全不在懷了，他們面對面看着，開懷地笑着，恩愛地喚着。

牀是一張桃花心木的船形大牀。紅緞帳，從天花板垂下，低低地（太低了）繞着寬大的牀頭——襯着這紫色的底子，她的棕頭髮，她的白皮膚，真是美到無以再美，尤其是她一害羞，合攏赤裸裸的兩臂，把臉藏到手裏面。

溫暖的房間，嚴密的地氈，輕佻的擺設，平靜的光亮，似乎全是爲了熱情燕爾的便利。太陽如若射進來，箭頭的帳竿，銅掛鉤，爐篋的大球，立即光耀起來。壁爐上面，燭臺當中，有兩枚淺紅的大蚌殼（放在耳邊，你可以聽見海嘯。）

房間的光輝有些殘褪，然而洋溢着歡欣，他們多愛牠呀！他們發見傢具永遠待在原來

的地方，有時候上星期四她忘記的髮針會在鐘座發見。他們在爐火旁邊用飯，圍着一張鑲紫檀的小小的獨腳圓桌。愛瑪切着，一片一片放在他的盤子，顯出種種嬌媚的本領；香檳的沫子，溢出輕俏的玻璃盞，濺到她的戒指上面，她發出一種又響朗又銷魂的笑聲。他們完全沈緬於他們的享有，以為住的是自己的家，彷彿一對永生的年輕夫婦，要在這裏活到死。他們說着我們的房間，我們的地氈，我們的大椅，她甚至於說着我的拖鞋（賴翁的餽贈，她早就想要這麼一雙。）淺紅緞鞋，沿口一匝鵝絨。她坐在他的膝頭，她的腿太短，懸在空裏；鞋就像小鬼靈精，沒有後梆，掛在她赤裸裸的足趾上面。

他第一次嘗到女性不可言傳的美妙。他從來沒有遇見這種語言的新緻，這種衣著的綿密，這種睡鴿似的姿態。他讚美她靈魂的激越和裙裾的花邊。而且，她不正是一位「社交之花」一位有夫之婦？一言以蔽之，一位真正的情婦？

她變化無常的性情，一時神祕，一時輕快，一時話多，一時緘默，一時熱狂，一時隨便，喚起本能或者回憶，她把他萬千的欲望叫了出來。她是所有小說的情人，所有戲劇的巾幗英雄，所有詩集的廣汎的「她」。他在她的肩膀尋見「沐浴的宮女」的琥珀色；<sup>①</sup>她有封建時代女主的細長腰身；她也逼肖「巴司勞納的蒼白女子」<sup>②</sup>。然而她最最是天使！

他看着她，時常覺得他的靈魂，向她流過去，波浪一樣散在她頭部的輪廓，然後像有什麼吸着，流入她胸脯的白淨。

他跪在她前面的地上，兩個肘子搭在她的膝頭，臉向上，微笑着，端詳着她。

她俯向他，呢喃着，好像喝醉了酒，噎住：

——噢！別動！別說話！看着我！你眼睛裏面像有什麼東西出來，甜甜的，讓我非常好受！

她叫他孩子：

——孩子，你愛我嗎？

她聽不見他的回答，他的嘴唇迅即上來封住了她的嘴。

鐘上面有一尊居比東小銅像，一付媚人的模樣，彎着胳膊來托鍍金的花葉。他們爲

牠笑了許多次，但是，到了分別的時候，他們覺得一切嚴肅了。

你當着我，我當着你，動也不動，重複着：

——星期四……星期四！

她忽然摟住他的頭，急急吻着他的前額，喊着『再會！』奔下樓梯。

她走到喜劇街，在一家理髮店整理髮辮。夜來了；舖子燃起煤氣燈。

她聽見劇院的鐘響，呼喚優伶上戲；她看見對面走過白臉的男子，殘裝的婦女，進了後臺的門。

假髮和生髮油之間，燃着熊熊的爐火，小小的房間原來就太低，自然是越發暖了。鐵的氣味，還有爲她梳理的油手，很快弄昏了她的頭，她披着梳裝衣，不免有些朦朧過去。夥計梳着頭，時常問她要不要化裝跳舞會的門票。

隨後她走了！她穿街越巷，來到紅十字，她重新穿上套鞋（她早晨擱在長凳底下，）和不耐煩的旅客坐在一起。有些人在山腳下車，她一個人留在車箱。

每轉一個彎，城市的燈火也就越發清楚，彷彿一片廣大明暉的水汽，飄浮在混雜的房屋的上空。愛瑪跪在墊子上面，望着這些耀眼的燈火。她哭泣，呼喚賴翁，送給他些情意綿綿的話，隨風而逝的吻。

山邊有一個可憐蟲，拄着拐杖，在驛車之間漂來泊去。一堆破布蓋着他的肩膀，一頂沒有頂的舊獵帽，圓圓的像一個臉盆，藏起他的臉；但是，摘下牠來，在眼簾的地方，露出兩個開口的汗血的眼眶。肉裂成一縷一縷的紅絲；裏面流出水液，一直流到鼻子，凝成綠疥；同時黑鼻孔一抽一搐，往裏吸鼻涕。和人說話，他翻起頭，癡笑着——於是他淺藍的瞳仁，不斷轉動，



在太陽穴近旁，和他的膿瘡碰在一起。

他隨在馬車後面，唱着一首小歌：

熱天的小姑娘呀，

時常想着情郎呀。

接下去裏面有飛鳥，有太陽，有綠葉。

有時候，他光着頭，忽然在愛瑪後面出現。她叫了一聲避開。伊外拿他開玩笑。他要他在聖·羅曼集立一個攤子，要不就笑着問他，這一向他的情人可好。

時常車走得好好的，他把帽子一下子擡進窗口，同時另一隻胳膊抓住腳凳，濺着車輪的泥水。他的聲音起先弱弱的，嬰兒一樣啼哭，慢慢尖了起來，在夜晚搖顛着，好像爲了一種沉沉的悲傷，聽不出哀哀地號些什麼，但是，帶有什麼遙遠的東西，穿過鈴鐺的鏗鏘，樹木的呢喃和車箱的轟隆，攪亂愛瑪的心情。這下到她靈魂的深處，彷彿深淵裏面一陣洄漩，把她捲到無涯的憂鬱的場所。但是伊外，發覺多了重量，掄起鞭子使勁兒抽打瞎子。鞭梢抽到他

的瘡口，他摔在泥裏面，嗥叫着。

『燕子』的旅客終於睡着了，有的嘴張開，有的下頷低垂，靠着鄰人的肩膀，要不然胳膊穿進皮帶，隨着馬車的顛簸，有規律地搖擺；燈光在外面搖曳着，照着轅馬的屁股，穿過巧克力顏色的布帘，把血一樣顏色的影子扔給這些安靜的男女。愛瑪一腦子的憂鬱，在衣服裏面打寒戰，越來越覺得腳冷，心裏是死。

查理在家裏等她；『燕子』在星期四永遠遲到。太太終於回來，她難得吻小孩子。晚飯沒有好，由牠去！她原宥下人，使女如今爲所欲爲。

她丈夫時常注意到她的蒼白，問她是不是有病。

愛瑪道：

——沒有。

他答道：

——可是，你今天晚晌樣子怪怪的，噯？

——哎！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有些日子，她一到家，先進她的房間；玉斯旦正在，步子輕輕的，奔走伺候她，比老練的宮

女還要敏捷。他放好洋火，燭盤，一本書，攤平她的睡衣，揭開被褥。

她道：

——好啦，正好，去罷！

因為他直挺挺立着，垂下手，睜開眼睛，好像驟然來了一個夢，有數不清的絲線纏繞他。第二天是可怕的；以後幾天，因為愛瑪急於抓回她的幸福，越發不堪忍受了，——熟識的形象搨旺熱烈的貪婪，到了第七天，賴翁的愛撫再把自由的享受給她。他的熱情藏在驚奇和感激的發作之中。愛瑪以一種縝密集中的姿態領受這種愛情，盡她所有的心力撐持，唯恐其有一天散失。

聲音憂憂的，甜甜的，她時常對他說：

——啊！你要離開我的，你……你要結婚的……你要跟別人一樣的。

他問：

——那些別人？

她回道：

——還不是男人。

隨後，她懶揚揚地用手推開他，講下去道：

——你們呀，全是壞蛋！

有一天，他們達觀地談論人世的幻滅，她說起（爲了試驗他的妬忌，或者由於一種過分強烈的傾吐的要求）往日，在他之前，她曾經愛過一個人，『不像你！』她趕快補上一句，同時，用她女兒的頭發誓：他們『沒有發生關係。』

年輕人相信她，不過，他問她那個人做什麼事。

——他是船長，我的朋友。

這阻止一切調查。同時，一位男子，天生英武，受慣人們的頌揚，居然拜倒於她，無形之中，不就擡高了她的身份？

見習生當時感到他的地位的低劣；他羨嫉肩章，獎章，官銜。這一切應當討她歡喜；他恍然於她糜濫的習慣了。

其實，愛瑪有許多妄想不會出口，例如到路昂來，她想乘一輛藍顏色的提勒玻芮，駕着一匹英吉利馬，吶着一個穿反口長靴的馬僮。玉斯旦勾起她這種奇怪的念頭，他求她收他做隨身小廝；沒有這輛馬車，並不減輕她每次赴幽會的快樂，但是增加回去的酸辛，也是真

的。

他們在一起談到巴黎，臨完她時常呢喃道：

——啊！我們住在那邊要有多好！

年輕人拿手摸着她的頭髮，輕輕道：

——難道我們不快樂？

她道：

——哎，可不是，我是傻瓜，親親我！

對於她丈夫，她是越發可愛了。她給他做松仁酪，晚飯之後彈迴旋舞。他覺得自己是最幸運的人。愛瑪用不着顧忌。但是有一黃昏，他忽然問道：

——教你彈琴的，是不是朗浦樂小姐？

——是的。

查理接下去道：

——你猜怎麼着？我方才在李耶加太太那邊看見她。我和她談起你，她不認識你。這和電燈一樣。但是，一付自自然然的模樣，她道：

——啊！不用說，她忘記我的名姓了。

醫生道：

——不過，也許路昂有好幾個朗浦樂小姐教鋼琴罷？

——可能這樣。

隨即急忙道：

——不過，我有她的收據的，你來看呀！

她走到書桌前面，翻動所有的抽屜，弄亂紙張，臨了兒弄昏了頭，查理再三勸她不要爲這些無聊的收據給自己找罪受。

她道：

——噢！我會找到的。

果然到了下星期五，查理在漆黑的小間（他的衣服掛在裏面）穿他的靴子，覺得皮與襪子中間有一張紙，他取出來讀道：

「茲收到三個月教授費及其他雜費六十五佛郎。音樂教授費里西·朗浦樂。」  
——傢活這怎麼會在我的靴子裏面？

她答道：

——還用說，一定是從攔賬單的舊盒子掉出來的，那放在架子邊邊兒上。

由這時候起，她的生活只是一個謊話的集合。她用謊話就和用面網一樣包藏她的愛情。

這成爲一種必需，一種嗜癖，一種愉快，甚至於她要是說她昨天走一條街的右側，你必須相信她走的是左側。

有一早晨她才動身，猶如往常，衣服穿得不多，忽然下起雪來；查理望着窗外，看見布尼賢牧師乘着杜法實老爺的包克到路昂去。於是，他走下樓，拿一條厚肩巾，託教士一到紅十字就轉交他太太。布尼賢一到客店，就問永鎮醫生的太太住在什麼房間。女店東回答，她就很少到她的棧房來。所以，到了黃昏，牧師在『燕子』認出包法利夫人，就和她說起他的爲難，然而似乎也並不怎樣重視，因爲他開始恭維一位宣道師：在禮拜堂演說，娓娓動人，闊太太們全趕去聽講。

然而，他要是不往細裏追問，往後別人可不見得就那樣放鬆。她覺得每次還是在紅十字下車有用，本村的善男善女在樓梯看見她，也就不疑心她有什麼了。

但是，有一天，勒樂先生遇見她，跨着賴翁的胳膊，走出布勞涅旅館。她大為恐慌，心想他會講出口的。他不那麼蠢。

可是，三天之後，他走進她的房間，關好門道：

——我等錢用。

她說她付不出。勒樂大大地嘆聲嘆氣了一番，說起他一切待她的好處。

真的，查理簽的兩張借據，直到如今，愛瑪僅僅付清了一張。至於第二張，商人答應她的請求，另拿兩張換掉，日期格外放得長遠。此外，他從衣袋取出一張未付的貨單，例如窗簾，地氈，沙發料，幾件衣料，還有若干零星物件，共計兩千佛郎左右。

她低下頭；他接下去道：

——可是，你沒有現錢，你有房產呀。

他指出一所破爛房屋，座落巴恩鎮，靠近歐馬勒，沒有什麼好進賬。這從前附在一所小田莊，老包法利後來把田莊賣掉。勒樂全知道，甚至於『類』的數目，鄰居的名姓，他也知道。

他道：



——我要是你呀，了清債，還有多餘。

她說她尋不到受主；他說他有希望尋到；但是她問她有沒有出售的權力。

他答道：

——你不是有代理書嗎？

這句話好像一陣清風，落在她的耳邊。

愛瑪道：

——你把賬留給我。

勒樂答道：

——噢！不必需！

下星期他又來了，大誇其口，說他費了許多事，終於尋到了一個朗格羅瓦，很久就覬覦那所房子，但是沒有說出他的價錢。

她喊道：

——什麼價錢全成！

正相反，必須等待，必須試探那小子。值得到那邊去一趟，她不能夠去，他願意替她去，和

朗格羅瓦當面談定。回來他講，受主提議四千佛郎。

愛瑪聽見這話非常開心。

他添一句道：

——說公道話，很好啦。

她立時收到一半售價，臨到她要付賬了，商人向她道：

——這樣重要一筆款子，一下子你就光了！天地良心，我看了可真難受。

於是她看着鈔票，夢想這兩千佛郎代表的不計其數的幽會，不由口喫道：

——什麼！什麼！

他像一個老實人笑着道：

——噢！什麼東西都好寫到賬上的。夫婦之間的把戲，我有什麼不懂的？

他盯着她，手裏捏着兩張長紙，在他的指甲之間滑來滑去。最後，他打開他的皮夾，往桌

子上面放下四張期票，一千佛郎一張。

他道：

——你簽個字，收起來好了。

她喊叫起來，太不成話了。

勒樂厚着臉皮答道：

——可是，我把多餘的錢給你，不正成全了你，你嗎？

他拾起一管筆，在賬單底下寫着：『茲收到包法利夫人四千佛郎。』

——半年裏頭，你可以收進你賣房子的尾數，你末一張期票的日子，我又移在你收足之後；請問，你有什麼好怕的？

愛瑪不大清楚這些賬，耳朵只見特朗朗在響，就像金幣撐破了口袋，圍着她在地板上跳擲。最後，勒樂解釋，他有一個朋友萬薩，在路昂開銀行，可以預付這四張期票，然後他把了清債務的餘數親自交給太太。

但是，他沒有帶來兩千佛郎，只帶來一千八百佛郎，因為朋友萬薩（按規矩）扣掉二百佛郎當佣金和回扣。

然後他不在意的模樣，要一張收據。

——你明白……在交易上……有時候……寫上日期，費心寫上日期。

愛瑪眼前展開一片可以實現的幻想。她相當小心，存下一千艾居，到期付清頭三張期

票，但是第四張，不幸在星期四送到家裏，查理莫明其妙，耐着心等他太太回來解釋。

她事先不告訴他這張期票，是想免去他爲家用發愁；她坐在他的膝頭，吻他，哄他，詳詳細細說着所有賒賬必須置備的東西。

——可不是，你不是沒有譜兒，這麼多東西，不算貴。

查理想不出辦法，只有向永生的勒樂求救；他賭咒，說什麼也要好好兒安排，只要老爺簽他兩張期票，一張是七百佛郎，三月以內付清。未雨綢繆，他給母親寫了一封動人的信。她不寫回信，親自趕了來；愛瑪想知道他有沒有從她那方面擠出兩個錢來。

他答道：

——錢有。不過她要看賬。

第二天，黎明，愛瑪跑到勒樂商舖，求他另做一份賬，不要超出一千佛郎；因爲拿出四千佛郎的賬單，她就必須說起付過三分之二，自然而然就得承認出賣房產，商人做成的生意，過後才扯穿的。

每件貨物的價錢雖說很低，老太太不免還嫌浪費。

——你們就不好不用地氈？爲什麼要換沙發套？我那時候，家裏只有一張扶手椅，給年

高的人坐，——至少，我母親家是這樣的，她是一個好女人，我告訴你。——世上人不會全是闊人！有錢也經不起亂花，我要像你們這樣舒服，我先臉紅！可是我呀，我上了年紀，我需要舒服……好啊，好啊，修改衣服，瞎講究什麼！綢夾裏，兩佛郎一紮！……其實，紗布做夾裏，已經很好了，才十蘇一紮，八蘇也成了！

愛瑪倒在長椅上面，能怎麼平靜就怎麼平靜地回答：

——哎！媽，夠啦！夠啦！……

老太太繼續數說她，預言他們會留落在貧老院的。而且，這是包法利的過失。幸而還好，他答應下毀掉那張代理書……

——什麼？

老太太回道：

——啊！他賭咒來的。

愛瑪打開窗戶，喊叫查理，可憐蟲承認他母親逼他這麼做。

愛瑪不見了，隨即趕回來，向她莊嚴地伸出一張厚紙。

老太太道：

——謝謝你哪。

她把代理書扔到火裏面。

愛瑪開始笑了起來，一種尖銳的，爆發的，持久的笑：她的神經病發作了。

查理喊道：

——啊！我的上帝！你也不對，你！你來就是跟她吵……

他母親聳聳肩，以爲『這全是裝出來的。』

可是，查理第一次反抗，護衛他太太，老太太不肯待下去了。她第二天就走，他想留她，她

在門限答道：

——不！不！你愛我不如愛她，你對，這是天性。此外，活該了！你看好啦……保重身子……

因爲，就像你說的，我不會再來跟她吵的。

面對面愛瑪，查理並不少所頹喪；她怨恨他對她缺乏信心，她不隱匿她的怨恨：他求了又求，她才應允重新執行代理的權力；他甚至於陪她到居由穆律師那邊，給她另寫一份代理書，完全相同。

律師道：

——我懂這個，一位科學家顧不到許多瑣瑣碎碎的實際生活。

查理覺得寬適。這種媚話，表示清高，彷彿光彩的表皮，罩住他的弱點。

下星期四，在旅館，在他們的房間，和賴翁在一起，簡直是河決了口！她笑，她哭，她唱，她舞，她要掃爾拜喝，她要香煙吸，他覺得她過分，但是，可愛，妙絕。

他不知道她生命裏面什麼反動的力量，一步一步推着她，讓她追逐人生的享樂。她變得善怒，饕餮，淫蕩；她和他在街上散步，頭高高的，她說，她不怕惹事。不過，有時候，忽然想到遇見羅道夫，愛瑪也會顫慄起來；因為她覺得，他們雖說永遠分手，她沒有完全脫開他的勢力。有一夜，她沒有回永鎮。查理急了，小白特沒有媽媽不肯睡覺，哭哭啼啼，心像要碎了。玉斯旦到路上瞎張望。郝麥先生離開他的藥房。

最後，十一點鐘，查理支不住了，駕起他的包克，跳進去，抽動牲口，將近上午兩點鐘，來到紅十字。沒有人。他想見習生或許看見她；但是他住在什麼地方？查理幸而記起他上司的地址。他奔了去。

天才破曉。他瞥見一家門上的盾章，過去叩門。門不開，有人在裏面一邊嚷嚷，一邊答話，還直罵夜裏吵人好睡。

見習生住的房子沒有門鈴，沒有門環，沒有門房。查理使勁兒捶窗版。過來了一個巡警；他害怕了，只好走開。

他向自己道：

——我也真糊塗；還用說，勞爾冒先生留她在家裏用晚飯來的。

勞爾冒一家人已經不在路昂居住。

——她大概留住了，照料杜布洛伊夫人。哎！杜布洛伊夫人死了有十個月了……她到底在什麼地方？

他轉了一個念頭。他到一家咖啡館要年鑑看，連忙翻尋朗浦樂小姐的名姓，她住在皮韋街七十四號。

他走進這條街，愛瑪本人正好在另一端出現；他不是吻抱，簡直是撲到她身上，喊着：

——昨天誰留住你啦？

——我病啦。

——什麼病？……在什麼地方？……怎麼回事？……

她拿手摸着前額，答道：



——在朗浦樂小姐家。

——我就知道是在她家！我正要去。

愛瑪道：

——噢！用不着。她才出門；不過，以後，你放心好了。我要是知道我晚回一會兒你就這樣急，你明白，我就不自在了。

把話說在前頭，她以後赴幽會可以不必多所顧忌。所以，她放大膽利用，盡量利用。只要她想看賴翁，她隨便尋一個藉口就去了；他料不到她這一天來，她到他的事務所尋他。

頭幾次，兩相歡樂；但是，不久，他不復隱瞞實情了，就是他的上司嫌人攪擾。

她道：

——得了，來罷！

他溜出來。

他要他穿一身黑，下頷留一撮尖鬚，模倣路易十三的肖像。她想認識他居住的地方，看見了，嫌牠平庸；他臉紅了她也不介意，隨即勸他買些和她一樣的窗帘，他說太花費，她笑道：

——啊！你心疼你的小錢兒呀！

自末一次幽會以來，賴翁全做了些什麼事，必須向她詳細報告。她問他要詩，爲她寫出來的詩，一首獻給她的『情詩』。他永遠搜索不出第二行詩的韻脚，臨了兒從一本紀念冊抄一首十四行詩搪塞。

他這樣做，不是由於虛榮，全是爲了討她歡喜。他不考校她的見解；他接受她所有的嗜好；與其說她是他的情婦，倒不如說他是她的情婦。她有溫柔的語言和親吻，捲他的靈魂。這種敗壞的舉措，由於深沈和矯飾，幾乎靈化了；她從什麼地方學來的？

● 圓劇場 Amphithéâtre 古代的露天劇場，核心是舞臺，四周積漸而高，一層一層，全是觀衆的座次。比武演劇，全在當中的舞臺上面。

● 巴比倫 Babylone 上古時代，小亞細亞最大的都會，意爲「上帝之門」。舊約裏面多有關於牠的描述，猶太人嘗爲淫穢之邑。

● 「沐浴的宮女」 L'Odalisque au Bain 土耳其皇宮裏面的婦女，是十九世紀初葉一個流行的畫旨。大畫家安格爾 Ingres 有兩幅，德拉克瓦 Delacroix 也有一幅，但是 Odalisque 實際專指宮女而言，畫家則大都看爲土耳其的命婦。

⑤ 巴司勞納 Barcelone：西班牙的商埠，位於地中海濱。「巴司勞納的蒼白女子」同樣是當時通行的浪漫的對象。

⑥ 居比東 Cupidon：羅馬神話裏面的愛神，和希臘裏面的艾洛斯 Eros 相似，通常塑做童子。

⑦ 「姪」hectares：百阿克 acres 爲一「姪」一阿克約當於中國一畝。

## 六

賴翁到永鎮看她，時常在藥劑師家用晚飯，因而表示禮貌，不得不同樣邀他進城。

郝麥先生答道：

——情願之至！而且，我需要放放野；我在這兒簡直長銹了。我們去聽聽戲，喫喫館子，我們玩兒牠一個大發！

郝麥太太嚇壞了，以為他一心就想冒險，溫柔地呢喃道：

——啊！好人！

——好人，又怎麼着？你以為我經年待在藥房，不斷吸着各種氣味，不夠糟蹋我的身子！可不是，這正是婦女的個性：她們嫉恨科學，再就反對你做正當的娛樂。不管牠，我一定來說不定那一天，我會到路昂來，我們一道兒花牠個痛快。

藥劑師往常不說這種狂話；但是現在，他以為巴黎的談笑風度最合時宜，就要來上一來；猶如他的鄰居包法利夫人，他好奇地向見習生問到京都的風俗，甚至於說着切口，炫耀……搢紳，例如說『髒地方』、『百貨公司』、『率人兒』、『公子哥兒』、『布賴達街』和『我砸了牠』表示『我去了』的意思。

所以，有一個星期四，愛瑪喫了一驚，在金獅的廚房遇見郝麥先生，穿着出門的衣服，就是說，披着一件無人相識的舊一口鐘，一隻手提着小皮箱，另一隻手提着家裏腳爐。他不會同任何人講起他的計劃，唯恐他的不在驚動公衆。

不用說，想到重訪他遊學的所在，他很興奮，因為他一路就不停在演說，隨後，馬車一到，他立即跳下去尋找賴翁；見習生白推託，郝麥先生把他拉往腦爾芒底大咖啡館，莊而嚴地走進，不摘帽子，自以為在公共場所露頂，十分土氣。

愛瑪等賴翁等了三刻鐘。最後，她跑到他的事務所，猜測不出所以然，罵他無情，責備自己軟弱，額頭貼着玻璃窗，就這麼過掉一下午。

兩點鐘的辰光，他們面對面還在用飯。大廳空了；爐管是棕櫚形，向天花板鋪開，牠鍍金的枝葉，靠近他們，窗外太陽地，有一座小噴泉，花喇花喇在一個大理石的水池響；水池裏

面漂着水芹和龍鬚菜，中間有三條龍蝦，昏昏沈沈的，伸長身子，挨住好些傾側的堆積的鵝鶉。

郝麥盡情享受。他醉於豪華，更甚於饌餚，但是，包馬酒有些刺激他的官能，臨到甘蔗酒煎雞蛋端上來，他對於婦女發揮了好些不道德的理論。最引誘他的是『摩登』。他膜拜一個入時的女子，在一個裝璜考究的房間；至於形體方面，他不厭惡『矮個兒』。

賴翁缺望地看着掛鐘。藥劑師喝着，喫着，說着。

他忽然道：

——你在路昂一定很寂寞。其實，你的意中人住的也並不遠。

對方臉紅了。

——得啦，說老實話！你也好否認你在永鎮……

年輕人口吃着。

——包法利太太家，你不在追……

——追誰？

——丫頭！

他不是說笑；但是，虛榮戰勝一切謹慎，賴翁不由自主就喊叫起來。而且，他只愛棕色頭髮女人。

藥劑師道：

——我贊成你：她們熱烈多了。

於是俯向他朋友的耳朵，他列舉一個熱情女子應有的表徵。他甚至於扯到人類學：德意志婦女陰沈，法蘭西婦女輕佻，意大利婦女熱烈。

見習生問道：

——黑女人呢？

郝麥道：

——這是一種藝術家的愛好。夥計！兩杯咖啡！

賴翁終於忍不住了：

——我們走罷？

——Yes。

但是走之前，他要看一下老闆，對他恭喜兩句。

於是年輕人，想摔開他，說他有事。

郝麥道：

——啊！我護送你！

他一邊和他在街上走，一邊談着他的太太，他的子女，他們的未來和他的藥房，講起牠往日多不景氣，他怎麼樣硬把牠做到完美的地步。

來到布勞涅旅館，賴翁冷不防丟開他，跳上樓梯，看見他的情婦正在萬分焦急。

一聽藥劑師的名姓，她生了大氣；於是，他舉了許多理由；這不是他的過失，難道她不認識郝麥先生？她能夠相信他喜歡和他在一起？但是，她轉身要走；他留住她；他跪下去，用兩個胳膊圍住她的腰，一種慵逸的姿態，充滿了性和哀求。

她站直了；她熱熾的大眼睛沈沈地看着他，樣子差不多可怕。隨即淚水翳暗眼睛，她淺紅的眼簾低垂，她鬆下她的手，賴翁把牠們舉到自己的嘴邊。忽然來了一個茶房，說一位先生問他。

她道：

——你就回來？



——是的。

——什麼時候？

——馬上。

瞥見賴翁，藥劑師道：

——這明明是『假招子』。我覺得你看人出於不得已，所以我就給你打斷了。我們到

布芮都喝一杯嘎呂司。

賴翁賭咒，他必須回到他的事務所。於是藥劑師取笑公文，訟訴。

——得啦，冷冷居雅斯和巴陶罷！誰攔着你大起膽來好了！偏去布芮都；你可以看

看那條狗，好玩兒極了！

看見習生總是不肯：

——我也去你的事務所。我一邊等你，一邊看報，要不就翻翻法規。

愛瑪的怒火，郝麥先生的絮叨，加以午飯也許過飽，賴翁糊里糊塗的，就沒有一定的主

意。藥劑師重複着：

——到布芮都去！也就是兩步路，馬巴呂街。

藥劑師像有什麼迷誘他，於是，由於懼怯，由於愚蠢，由於一種形容不出的情感（去做自己最不要做的事），他被藥劑師挽曳到布芮都；他們在小天井看見布芮都本人，監督三個喘吁的夥計推着一架釀造塞滋水的機器的巨輪。郝麥給了他們一些意見；他吻着布芮都；他們飲着嘎呂司。賴翁一連二十次想走；但是另一位揪住他的胳膊，向他道：

——一會兒工夫，我也走。我們一塊兒到路昂烽火去看看那些報館人。我介紹你給陶馬散。

他終於甩掉他，一口氣奔到旅館。愛瑪已經不在了。

她才離開，氣死了。她如今恨他。她覺得爽約是一種侮辱，同時另外尋找理由和他分手；他不豪爽，柔荑，庸俗，比女人還要軟，而且慳吝，畏怯。

隨後，心平氣靜了，她終於發覺：不用說，她連累他。但是，誹笑我們所愛的人們，讓我們總要和對方有一點隔離。偶像是碰不得的：金粉留在手上。

他們漸漸時常談到和他們的愛情沒有關係的事物；愛瑪寫給他的信，說到花，詩，月和星，熱情衰退了以後自然的策略，努力用外在的援助再把熱情弄旺。她不斷給她下次的旅行許下鴻福極樂；隨後，她承認自己沒有感到什麼特異的地方。一種新的希望很快就打消

這種虛罔的感覺；愛瑪回到他身邊，格外火熾，格外貪切。她粗野地脫掉衣服，掀開她抹胸的細帶，細帶是蛇一樣圍着她的屁股綵繚。她光着腳，墊起脚尖，再去看一眼門關好了沒有，然後她一下子丟開她所有的衣服；——蒼白，不言語，嚴肅，長長一陣顫慄，她貼住他的胸脯。

但是，在蓋着冷汗的額頭，在期期艾艾的嘴唇上面，在狂亂的瞳仁裏面，在胳膊的摟抱之中，賴翁覺得有什麼極端，模糊而陰慘的東西，輕輕溜在他們當中，像要把他們分開。

他不敢問她；但是，看見她經驗豐富，他對自己說，她一定受過一切苦樂的試驗。從前迷惑他的如今有些驚嚇他了。而且，她的人格每天吸收他，越來越厲害，他起反感。他恨愛瑪長久勝利。他甚至於用心不去愛她；隨後，聽見她的鞋響，他覺得自己餒弱了，就像醉鬼看見了烈酒。

這也是真的，她對他並不減少關切；飲食的考究，衣著的新奇，視線的慵懶，她全在意。她從永鎮帶來玫瑰，放在胸脯，往他臉上一扔，擔心他的健康，勸告他的行止，同時想長久縛住他的心，希望上天有所爲力，她拿一個聖母的像牌掛在他的頸項。彷彿一位賢母，她問起他的同事。她向他道：

——不要看他們，不要出門，就想着我們愛我！

她盼望自己能夠監視他的生活，她想到叫人尾隨他。靠近旅館，總有一種流氓和旅客廝混，他不會拒絕的……但是她的驕傲起了反感。

——哎！活該！他騙我呀，隨他去！難道我在乎？

有一天，他們很早就分開，她一個人在馬路走，她瞥見她道院的牆壁；於是她坐在榆樹陰影中間一張長凳上面。那時多靜呀！她依照書想出來的愛情的難以形容的情緒，她多妬忌呀！

她結婚的頭幾個月，她在森林裏面騎馬漫遊，跳迴旋舞的子爵，唱歌的拉喀狄，全在她眼前浮過……她忽然覺得賴翁和別人同樣遙遠。

她向自己道：

——可是我現在愛着他呀！

管牠哪！她不快樂，從來不會快樂。何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何以她依附的事物隨時腐朽……但是，假如什麼地方有一個強壯美麗的人物，英武天生，既慷慨，又文雅，詩人的心，天使的貌，鏗鏘的古琴，向九霄彈奏哀婉的賀婚詩，爲什麼她就不會偶而遇到？噢！什麼樣的不可能！而且，沒有一樣值得追尋，全在扯誑！每一微笑藏有一個無聊的呵欠，每一欣忭藏有一

種詛咒，一切歡樂裏藏有牠的厭惡，最好的吻給你嘴唇留下的也只是一種對於更高的肉感實現不了的羨望。

空裏迴盪着一種金聲，道院的鐘敲了四下。四點鐘！她覺得有生以來，她就坐在長凳上面。但是一分鐘可以攏收無限的熱情，猶如一個小小空間容納廣大的羣衆。

愛瑪一心全是她的熱情，好像一位王妃並不顧慮銀錢。

但是有一次，家裏來了一個微賤的男子，紅紅的臉，禿頂，說他是路昂，萬薩先生差來的，然後取下封閉他綠長大衣的側袋的別針，把別針扎到袖筒上面，有禮貌地送上一張紙。

這是她立的一張七百佛郎的借據，勒樂雖說千不萬不，結局還是轉到萬薩的手心。

她派女僕去找他。他不能夠來。

於是，陌生人直直站立，向左向右投出好奇的視線（他金黃的大眉遮住，）一付天真爛漫的樣子問道：

——我帶什麼話回萬薩先生？

愛瑪答道：

——好啦！告訴他……我沒有錢……下禮拜好了……請他等等……是的，下星期。

傢伙沒有說一句話，走了。

但是，第二天正午，她收到一份拒付的通知。這張貼印花的公文，上面大寫字母印着好幾次「哈朗律師，布實執達吏。」她看在眼里，好不恐懼，慌忙跑到布商那邊。

她在舖子裏尋見他，正在綁紮一捆東西。

他道：

——要什麼，我來了。

勒樂並不中止他的工作，幫他的是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女孩子，有點兒弓腰，同時當夥計又當廚子使用。

隨後，木屐在地板上面巴登巴登響着，他在包法利夫人前面領路，上到第一層樓，把她請進一個狹小的房間，裏面擺着一張大樅木書桌，上面放着一些賬簿，橫裏壓着一條上鎖的鐵棍。靠牆堆着些零頭印花布，下面露出一隻保險箱，容量很大，似乎盛的不止是銀錢票據。原來勒樂先生還做抵押放款的生意，包法利夫人的金鏈子，可憐的泰里耶老爹的耳環，他全放在那裏面，泰里耶走頭無路，到後來拍賣家什，在甘岡浦瓦盤了一個窮雜貨舖，害粘膜炎死掉，臉比他四周的蠟燭還要黃。

勒樂坐進他的大籐條扶手椅，一邊道：

——有什麼事？

——你看。

她拿公文給他看。

——這呀！我有什麼辦法？

於是，她生氣了，提醒他從前約好了不流通她的期票的。他承認說過這話。

——可是我也叫人逼的呀，刀攔在頸子上呀。

她道：

——現在，會出什麼事？

——噢！很簡單，法院審一次，來一個沒收……：如此而已。

愛瑪好容易忍住不打他。她放柔口氣，問他有沒有方法疏通萬薩先生？

——好呀！疏通萬薩！你就不清楚他這個人；他比阿刺伯人還兇。

但是勒樂先生必須幫幫忙。

——聽我講！我覺得，截到現在為止，我對你夠好的。

於是，打開一本賬簿：

——請看！

然後，用手指翻着：

——看……看……八月三日，二百佛郎……六月十七日，一百五十佛郎……三月二十三日，四十六……四月……

他收住口，好像害怕自己說出什麼錯話。

——我還不說先生簽的借據，一張七百佛郎，一張三百佛郎！至於你借的那些錢，還有利息，就沒有一個完，算也算不清楚。我也不會算了。

她哭了，她甚至於稱他『她的好勒樂先生』。不過他總是推到『萬薩那渾蟲』身上。再說，他一個小錢也沒有，現在沒有人付賬，人家在啃他背上的皮，像他這樣一個可憐的生意人，沒有法子再借錢給她。

愛瑪不作聲；勒樂先生輕輕咬着一管筆的羽毛，不用說，她的沈默反而引起他的關切，因為他接着說：

——至少，我也得那一天有點兒進項……我才能夠……



她道：

——不過，巴恩鎮的拖欠一來……

——什麼……

聽說朗格勒瓦還沒有付清，他似乎大爲一驚。隨即改成一付甜甜的聲調：

——我們同意，你說……

——噢！隨你說好了，我全同意！

於是，他閉住眼睛思索，寫了幾個數目字，說他非常難過，想不到事情會出岔子，他簡直是『玩兒命』。他寫了四張期票，每張二百五十佛郎，每張相隔一個月到期。

——但願萬薩聽我的話就好！就這麼說定了，我不耽擱，我這人再爽氣不過。

他隨即漫不介意，指給她幾樣新貨色看，但是就他看來，沒有一件相配太太的。

——這是一件七蘇一尺的衣料，保證不褪色，我要是一嚷嚷呀，他們會搶着買的，其實，你明白，我才不拿真話講給他們聽哪。

他想拿這種欺騙別人的鬼話，讓她相信他爲人正直。然後，他請她回來，給她看一件三歐的花邊，他新近在『拍賣的人家』檢來的。

勒樂道：

——挺美的！現在用的人很多，譬如搭在沙發靠背，很時興。於是，快似一個扒手，他用藍紙包起花邊，放在愛瑪的手心。

——不過，你應當讓我知道……

他扭腳朝裏走道：

——啊！隨後說好啦。

當天夜晚，她就催包法利寫信給母親，請她趕快把承繼的餘款給他們送來，他母親回信說，沒有多餘的錢了；清算已經結束，他們除去巴恩鎮的房產，每年還有六百佛郎的收入，她到時會送來的。

於是包法利夫人給兩三家病人送去賬單，看見有成效，大大利用這個方法。她總留心在後面加一句附白：「拙夫爲人高傲，盼勿向其道及……敬請原宥……」有人寫信抱怨，她截去來信。

爲了弄錢，她賣掉她的舊手套，她的舊帽子，爛銅廢鐵；她爭起價錢來，絲毫不讓步，——她農民的血起了作用。然後，到了城裏，她買下些便宜貨，勒樂假如缺貨，當然會收她的。她買

駝鳥羽；中國磁和箱櫃；她向全福借錢，向勒福朗絲瓦太太借錢，向紅十字女店東借錢，向人借錢，隨便什麼地方全成。最後，收到巴恩鎮的錢，她付清兩張票據，另外一千五百佛郎又到期了。她再續下去，永遠這樣下去！

有時候，也是真的，她試試計算，但是她發見好些逾分的地方，她自己也不能夠相信。於是她再計算，很快就攪糊塗了，扔在一旁，不再想到了。

如今一家人才叫淒涼，你看見生意人走出大門，一臉的怒氣。手絹拖在竈頭；小白特穿着有窟窿的襪子，郝麥夫人覺得太不像話了。查理要是怯怯地有所指示，她粗聲粗氣地回答，這不是她的錯！

爲什麼發脾氣？他用她舊日的神經病解釋一切；他責備自己自私，錯把她的疾病當做過失，直想奔上前去吻她。

他向自己道：

——噢！不，我要惹她討厭的！

他止住了。

用過飯，他一個人在花園散步；他把小白特抱在膝頭，打開他的醫學雜誌，試着教她認

字。小孩子從來沒有讀書，馬上睜圓了一雙愁苦的眼睛，哭了起來。於是他哄着她；他到噴壺裏面給她取水，在沙土上面做河，要不然就弄折香附子的枝子，在花畦裏面栽樹；花園長滿了高高的草，也就不顯得怎麼難看。他們欠萊斯提布都瓦許多天工錢！隨後，小孩子冷了，要她母親。

查理道：

——叫用人好了。你知道，小乖乖，你媽不要人吵她。

秋天來了，葉子已經在落，——和兩年前她生病的時候一模一樣！——什麼時候倒楣的氣運才會告終？……兩隻手搭在後背，他繼續走着。

太太在她的房間。沒有人上去。她一整天待在房間，昏昏沈沈，衣服也難得穿，有時候，燃着她在路昂一家阿勒皆芮商舖買來的宮香。夜晚，不要那躺着睡覺的男子，貼住她的肉，她裝模作樣，終於把他逼到三樓；她讀些荒乎其唐的書，裏面全是淫亂的描述，驚心動魄的境界，一讀就讀到早晨。她時常恐懼上來，喊叫着，查理跑來。

她道：

——啊！走開！

要不然，有時候，姦淫重新燃旺她內心的火焰，她分外熾熱，喘吁着，悸動着，充滿了慾火，她打開窗戶，吸着冷空氣，她過分沈重的頭髮在風裏散開，望着星宿，嚮往王公的愛情。她思念他，賴翁。她當時真還想拿一切來換取一次歷足她的幽會，只一次就成。

這是她大喜的日子。她要排場！他一個人付不了開消，她慨然補足全數；差不多回回如此。他試着讓她明白，他們換一個地方一樣好，到小點兒旅館也成；但是她舉出理由反對。

有一天，她從行囊取出六把鍍銀小調匙（盧歐老爹賠嫁的東西），求他立刻爲她送到當舖；賴翁雖說不喜歡，也就去了。他怕連累自己。

隨後，想了想，他覺得他的情婦近來怪裏怪氣，和她分手未嘗不是一種好念頭。

說實話，有人給他母親寫了一封匿名長信警告她：「他不務正，同一有夫之婦相好；」老太太想到家庭永遠的禍水，這就是說，那叫不出名目的害人精，那迷人的席萊娜。那盤據愛情的妖怪，立刻寫信給杜包喀吉律師，他的上司，律師精於此道，他留了他三刻鐘，希望睜開他的眼睛，叫他認識陷阱。這種軌外的行徑會妨害他將來的成就。他求他斷絕關係，假如他不爲他自己的利害着想，至少也應當爲他杜包喀吉着想！

賴翁最後發誓不再和愛瑪相會；他一想到這女人還能夠爲他招致麻煩和申斥，還不

提他的同事早晨圍着爐火拿他開玩笑，他就責備自己不應當破誓。再說，他就要陞爲頭等見習生：嚴肅的時期到了。所以他放棄笛子，激越的情緒，想像——因爲中產者，在年輕火熱的時候，那怕是一天，一分鐘，全自以爲具有宏大的熱情，遠大的企圖。最平庸的登徒子也夢想蘇丹娜。每一錄事含有詩人的殘膏剩馥。

愛瑪忽然在他的胸脯嗚咽，他如今起膩；愛情的細巧他已經分辨不出，所以他的心對着愛情的喧囂，慵慵入寐，就像若干人僅僅能夠忍受某種音樂。

他們彼此太熟識了，增加一百倍歡欣的好合的驚喜，已經消失了。她厭惡他，他同樣對她感到疲倦。愛瑪重新在姦淫之中發見所有婚姻的平淡。

但是怎麼樣才能夠甩開，她感到這樣一種幸福的卑鄙，屈辱雖說屈辱，習慣或者腐敗不唯沒有讓她鬆手，她反而一天比一天抓牢了不放，所望於福祉太大了，於是吸乾了一切福祉。她把她的失望歸罪於賴翁，好像他出賣了她；她甚至於希望發生一種災害，達到他們分離的目的，因爲她沒有勇氣決定這樣做。

她並不停止給他寫情書，她有這麼一個見解，一個女子應當永遠給她情人寫信。

但是，寫的時候，她看到的另是一個男子，一個她最火熱的回憶，她最美麗的書籍，她最

強烈的貪婪衍成的影子。最後他變成了可以親近的真人，她心爲之悸，神爲之奪，然而他好像一尊神，無所不能，無所不是，她就難以臆度清切。他住在淺藍的國度，月明花香，有綠梯在陽臺飄懸。她覺得他在旁邊，就要來，一吻之下，把她全個帶走。她隨即墮在地面，粉碎了；因爲這些迷漠的愛情的興奮，比縱慾還要令她疲沓。

她現在感到一種苦憊，持久而又普遍。愛瑪時常收到傳票，貼印花的公文，她正眼看也不看。她真還不想活了，或者一直睡下去。

四旬齋第三週星期四那天，她沒有回永鎮；她夜晚去了化裝跳舞會。她穿了一條絨褲，一雙紅襪，梳了一條喀道崗假辮，耳邊戴着一頂三角帽。她隨着喇叭瘋狂的聲音整整跳了一夜；大家圍着她；早晨她發見自己在劇院的迴廊，和五六個賴翁的同事（他們扮做水手和卸貨女人）在一起，說好了去用消夜。

附近的咖啡館坐滿了人。他們瞥見碼頭一家小飯館，主人給他們在四樓開了一個小房間。

男子們在一個角落唧噥，不用說，在研究開消。他們是一個見習生，兩個醫學生，一個店夥；她和他們在一起，算什麼呀！至於女人們，聽她們的聲音，愛瑪很快就看得出來，她們差不

多全屬於下流社會。想到這上頭，她害怕了，抽開她的座椅，低下眼睛。

別人全在用飯。她不喫，頭滾燙，眼酸痛，皮膚冰冷。她覺得跳舞廳的地板，隨着千百隻脚的有節奏的起伏，在她的頭裏面跳動。隨即，五味酒的氣味，雪茄的煙雲，把她薰得昏昏沈沈。她暈了過去，大家把她抱到窗口。

天開始亮。靠聖·喀特林那邊，一個大紫點子在蒼白的天空往開裏延展。鉛灰的河水迎風顫慄；橋上沒有人；街燈熄了。

她蘇醒了，想到白特在那邊睡，在女僕的下房。但是過來一輛堆滿長鐵條的貨車，轟隆轟隆，沿着房屋的牆壁發出一種金屬的波動。

她驟然溜出，扔掉她的行頭，告訴賴翁她必須回去，終於一個人到了布勞涅旅館。一切，甚至於自己，她全忍受不了。她真還想如一隻鳥飛到什麼地方，遠遠的，在壁潔的空間，回到年輕的辰光。

她走出旅館，穿過馬路，高廣場，關廂，來到一條正對花園的寬街。她快步走着，清新的空氣綏靜住她；羣衆的面貌，假面具，喀墜葉，燭光，消夜，那些女人，全和散開的霧一樣消失了。隨後，她來到紅十字，走進二樓小房（裏面掛着奈勒塔的圖畫），倒在她的牀頭。下午四點鐘，



伊外喊醒她。

回到家，全福給她看鐘後的灰紙。她讀着

『茲經判決……』

判決什麼？不錯，昨天有人送來一張公文，她看不明白，所以讀到下面，她驚呆了：

『依法，包法利夫人必須……』

於是，跳過幾行，她看見：

『限二十四小時以內，不得再行拖延，』——什麼？『清償八千佛郎。』同時，往下還有：

『逾時不付，當即依法執行，沒收其器皿衣飾。』

怎麼辦？……二十四小時以內，明天！她想，不用說，勒樂想再恐嚇她一次；因為她立即猜

破他所有的作爲，他慫恿的目的。看見數目誇大，她倒放心了。

但是，一味地買，一味地不付，一味地借，一味地簽票據，一味地到期延長，到一次期膨脹

一次，她臨了兒給勒樂先生積下一筆資本，他盼着要派別的用項。

她到商舖看他，做出不在意的模樣。

——你知道我的事嗎？不用說，是開玩笑！

——不是的。

——那是怎麼回事？

他慢慢地轉開，交起臂，向她道：

——我的好太太，你以為，我真就一輩子白供給你，白充你的賬房？我放出去的我得收

回來，我們得公道！

她想不到數目那麼大。

——啊！活該！法院可承認有判決書的！人家通知你來的！再說，不是我要這樣做，是萬薩。

——你就不能夠……

——噢！毫無辦法。

——不過……可是……評評理看。

她不談正題；她什麼也不知道……簡直想不到……

勒樂嘲弄地鞠躬道：

——是誰的錯？我呀，我和黑人一樣做苦工，同時你呀，玩兒的才叫開心。

——啊！用不着教訓！

他回道：

——這呀從來不害事的。

她變怯弱了，她哀求他；她甚至於把她又白又長的好看的手放在商人的膝頭。

——夠瞧半天的了！人家還當你想勾引我哪！

她喊道：

——你渾賬！

他笑着道：

——噢！噢！看你把話說的！

——我要揭破你的真面目！我要告訴我丈夫……

——好罷！我呀，我也有東西給你丈夫看！

勒樂從他的保險箱取出一張一千八百佛郎的收據，還是她收到萬薩預支的現款的時候給他的。

他接下去道：

——這可憐的好人，你以為，他真就不明白你做小偷兒嗎？

她軟了下去。她這一棒受的比什麼全重。他由窗邊走到書桌，一邊重複着：

——啊！我要給他看的……我要給他看的……

隨後他走到她旁邊，柔聲道：

——這不好玩兒，我知道；說到臨了兒，人也不會爲這個死；既然這是你還我錢的唯一的方法……

愛瑪扭着胳膊道：

——可是我有什麼地方好弄錢呀？

——得啦！一個人像你那樣有朋友！

他盯着她，樣子又明澈，又可怖，她連五臟也爲之顫慄。

她道：

——我答應你，我簽……

——我看夠了你簽的字！

——我再賣……

他聳聳肩膀道：

——算了罷！你什麼也沒有。

他就着望見商舖的小洞喊道：

——阿耐特！別忘記第十四號的三塊零頭！

女僕上來，愛瑪明白，問：『要多少錢可以停止一切訴訟。』

——太遲了！

——不過，我給你送幾千佛郎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差不多全數給你，又怎麼樣？

——哎！沒有用！

他輕輕把她推向樓梯。

——我求你啦，勒樂先生，只要幾天就成！

她嗚咽着。

——嚇！好啊！眼淚來啦！

——你急死我了！

他關門道：

——我管你急不急！

● 花牠個痛快：原文是 *Nous ferons sauter ensemble les monacos*。最後一字爲斜體，有好幾個意思，其一是土話「銅錢」的意思，不登大雅之堂，郝麥興起，偏偏要說，所以印做斜體。

● 「麟地方」原文是 *turne*，「百貨公司」原文是 *bazar*，「率人兒」是 *chicard*，「公子哥兒」是 *Chicandard*，「布賴達街」是 *Breda-street*。

● 包馬 *Pomard*：法蘭西金嶺 *Côte-d'or* 行省的縣邑，產紅葡萄酒極爲名貴。

● 英文「是」的意思。此地應當譯成「好」。

● 嘎呂司 *garus*：一種於胃有益的飲料，含有肉桂，荳蔻，鬱金草等。嘎呂司爲發明者的名子。

● 居雅斯 *Cujas*：法蘭西的著名法學家，生於一五二二年，死於一五九零年。

● 巴陶勒 *Bartole*：意大利的著名法學家，生於一三一三年，死於一三五七年。

● 歐 *aune*：法蘭西古代的尺度，較大於呎。

● 席萊娜 *Sirène*：希臘神話裏面的海妖，婦人首胸，魚尾，喜唱，聞者如醉如癡，駛而就之，卽爲所食。通常用爲「迷人精」。

● 蘇丹娜 *sultanes*：土耳其王后的通稱。蘇丹之陰性稱呼。

● 喀道崗 *catogan*：一種束髮的結或帶，由英吉利該姓得名。



## 七

第二天，執達吏哈朗律師帶了兩個見證，到她家裏記錄沒收的物品，她一言不發，由他做去。

他們先由包法利的診室開始，並不記錄腦相學的頭顱，把牠看做「職業的工具」；但是他們數着廚房的盤子，鍋子，椅子，燭臺，還有她寢室架子上面所有的擺設。他們檢查她的衣服，襯衫，梳裝間，她的存在，存在的最隱秘的角落，像一個剖驗的屍首，直挺挺地攤給這三個人看。

哈朗律師穿着一件薄黑禮服，白領帶，鞋帶緊緊的，不時重複着：

——太太，可以看看嗎？可以看看嗎？

他時常嚷道：



——真可愛……好看極了！

他隨即開始登記，筆蘸着左手的羊角墨水瓶。

他們記完了房間，走上鴿樓。

她在那邊有一張書几，鎖着羅道夫的信札，必須打開。

哈朗律師透出一種謹慎的微笑道：

——啊！不過，對不住！我得看看抽屜有沒有別的東西。

他把信札往斜裏一舉，輕忽忽地，像有拿破崙要從裏面滾出來。看看這隻粗手，蚰蜒一樣軟的紅手指，捻着這些曾經讓她心跳的紙張，她氣起來了。

他們終於走了！全福進來。她方才打發她在外面等候包法利，好把他驅開；看守抵押品的人說什麼也不走開，她們連忙把他請到鴿樓坐。

黃昏時候，她覺得查理一付愁苦的模樣。愛瑪窺伺着他，焦憂急慮，心想由他的臉皺紋看出什麼指摘。隨後，她的視線落到裝璜着中國屏風的壁爐，大窗簾，扶手椅，總之，一切曾經寧靜她生存的痛苦的物什，她起了懊悔的心情，或者不如說是起了大的遺憾，不唯沒有銷毀她，反而激動她的熱情。查理安安靜靜地撥着爐火，兩隻腳放在鐵篋子上面。

有一時，不用說，看守人在窩藏的地方起膩，弄出一點響聲。

查理道：

——有人在上頭走動？

她答道：

——沒有！是一扇天窗開着，風吹着動。

第二天星期日，她動身到路昂，尋訪所有她知道名姓的銀行家。他們不是在鄉下，就是旅行去了。她不灰心，她能夠遇到的銀行家，她問他們借錢，說她需要錢，說她一定歸還。有人當面笑她；全拒絕了。

兩點鐘，她跑到賴翁那邊叩門。門不開。最後，他露面了。

——誰要你來的？

——我攪你嗎？

——不……可是……

他說房東不喜歡房客款待『女人。』

她道：

——我有話同你講。

於是他去拿鑰匙。她止住他。

——噢！不，那邊，到我們那邊去。

於是他們奔往布勞涅旅館他們的房間。

到的時候，她先飲了一大杯水。她的臉色難看極了。她向他道：

——賴翁，你得幫我一個大忙。

她握緊他的兩隻手，搖着他道：

——你聽呀，我需要八千佛郎！

——你瘋啦！

——還沒有！

她立刻對他源源本本說起她的苦難，抵押的經過；因為查理一無所知；她婆婆恨她，歐老爹也不濟事；但是他，賴翁，必須籌劃出來這筆不可少的數目……

——你難道要……？

她嚷道：

——你呀，是窩囊廢！

於是他蠢蠢然道：

——你把事也看的太嚴重了。也許有一千艾居，對方就不鬧了。

唯其如此，必須有所爲力；三千佛郎都弄不到，決無此理。再說，賴翁可以替她擔保。

——去！試試！只有這麼做！跑呀！……噢！試試！試試！我會愛你的！

他出去了，過了一小時回來，一臉的莊嚴相道：

——我看了三家人……沒有用！

他們隨即面對面坐着，在壁爐的兩個角落，動也不動，不言語。愛瑪聳着肩膀，頓着腳。他

聽見她唧噥道：

——我呀，我要是你呀，我一樣找的到！

——到什麼地方找？

——到你的事務所！

她看着他。

她火熾的瞳仁流露一種地獄的勇敢，同時眼簾聚近了，似乎表示一種淫蕩而又鼓舞

的情意；——這女人要他去犯罪；當着她緘默的意志，年輕人覺得自己荏弱。於是他害怕起來，爲了避免一切解釋，他打着他的額頭喊道：

——毛萊今天晚晌應當回來，他不會拒絕我的，我希望（他是他的一個朋友，一個非常有錢的商人的兒子，他接下去道，）明天我把錢帶給你。

他以為愛瑪聽了會開心的，但是她絲毫沒有顯出歡迎這種希望的樣子。她猜出是謊話嗎？他紅着臉道：

——不過，你要是三點鐘還不見我來，心肝，你就不必再等我了。對不住，我得走了。再見！他握她的手，但是他覺得牠就沒有生氣。愛瑪沒有力量表達任何情感了。

四點鐘響了；她站起來，預備轉回永鎮，機器人一樣服從着習慣上的衝動。

天氣清明；這是三月那種爽冽的日子，太陽熠熠在一望無際的碧天。有些路昂人，穿上禮拜天的衣服，一付快活的樣子散步。她來到禮拜堂廣場；有人做晚禱出來；羣衆走出三座門洞，好像一條河流過一道有三個圓洞的橋，中間站着門警，比一塊石頭還要穩定。

她不由記起那一天，又是擔心，又充滿了希望，她走進廣大的教堂，在她前面展開，不及她的愛情深沉；她繼續走着，在她的面網底下哭着，茫茫然，蹣跚蹣跚，就要倒下去的模樣。

一個敞開的車門發出了喊聲：

——當心！

她站住讓一匹黑馬過去，駕着一輛提勒坡芮，一位貂皮紳士在上面吆喝。他是誰？她認識他……馬車馳去，不見了。

可不是，他就是子爵！她轉回身，街是空的。她好不難受，好不憂鬱，扶住一堵牆，沒有摔倒。隨即她想，她弄錯了人。實際她就不清楚。一切，她以內和她以外，拋棄了她。她覺得自己毀定了，在形容不出的深淵亂滾；所以才到紅十字，瞥見善良的郝麥，她簡直喜歡起來了。她看着一大箱藥品運上『燕子』，手裏拿着給他太太買的六塊『路工』，包在一幅綢帕裏面。

郝麥夫人十分喜愛這種又重又小的麵包，包頭布的形象抹着鹹牛油在四旬齋喫最後遺留下來的峨特食品，或許要上溯到十字軍世紀，往常擺在伊包克辣司酒罈和大塊肉之間，藉着黃色火把的光亮，雄壯的腦爾芒人當做薩辣散的頭顱，在桌子上面大口吞咽。●  
藥劑師太太的牙齒雖說壞，猶如一位英雄，和他們一樣嗜着這種麵包，所以郝麥先生每次進城，他總記着給她帶些回來，而且永遠是到屠殺街那家大麵包房買。

他一邊伸手扶愛瑪上『燕子』一邊道：

——想不到看見你，真高興！

然後他把『路工』掛在網帶子上面，光着頭，交着臂，擺出一種思維的拿破崙的姿態。但是瞎子和往常一樣，在山底下露面的時候，他就嚷道：

——我就不明白，政府依然容忍窮兇極惡的無賴！這些可憐蟲應當關起來，強迫做工才是！說實話，進步走着烏龜步子！我們完全停頓在野蠻時期！

瞎子伸出他的帽子，在車門旁邊搖來搖去，好像一個花帆布口袋摘下來。

藥劑師道：

——這是一種癩癧症！

他雖說認識這個叫化子，他假裝第一次看見他，呢喃着『角膜，』『暗角膜，』『鞏膜，』『法西耶司』這些名詞，然後用慈愛的聲調問他道：

——我的朋友，這種怕人的毛病你得的很久了嗎？你與其在酒館喫得醉醺醺的，不如節節飲食。

他勸他喝好葡萄酒，好啤酒，喫好烤肉。瞎子繼續唱歌；而且，他的神情活是一個白癡。郝

麥先生終於打開他的錢包道：

——好，這裏是一個蘇，找我兩個里雅。別忘記我的建議，你會覺得好的。

伊外當衆對於他的建議表示懷疑。但是藥劑師擔保可以治好他，用他自己配的消炎膏就成，他說出他的地址：

——郝麥先生，靠近菜場，人全知道。

伊外道：

——得啦！你忙活一陣子，也就是給我們做戲看。

瞎子坐在自己的腿彎上面，頭向後，轉着他淺綠的眼睛，舌頭伸出來，用兩隻手摸搓他的胸口，同時彷彿一隻餓犬，發出一種嗥叫。愛瑪好不厭惡，往後扔給他一枚五佛郎的輔幣。這是她的全部財產。她覺得這樣拋掉倒爽氣。

馬車出發了，郝麥先生忽然倚出窗外喊道：

——不要喫澱粉質乳質一類的東西！貼身子穿毛呢！拿檜柏果子薰薰有毛病的地方！熟習的東西舒在眼前，逐漸引開愛瑪的痛苦。她感到一種不可忍受的疲乏，到家的時候，她又癡騷，又頹喪，差不多要睡着的模樣。



她向自己道

——要來的只管來好了！

而且，誰知道隨時可以發生奇蹟，爲什麼不勒樂就許死。

早晨九點鐘，廣場的嘈雜吵醒了她。一大羣人圍着菜場在看柱頭貼着的一張大告示，她看見玉斯旦蹬着一塊界石去撕牠。但是，就在這時候，禁獵的田伏抓住他的領子。郝麥先生走出他的藥房，勒福朗絲瓦太太在人羣中間演講。

全福進來嚷道：

——太太！太太！太渾賬了！

這可憐的女孩子，激動着，給她看一張她才從門口撕下來的黃紙。愛瑪一眨眼就讀完，拍賣她全部的傢具。

於是她們彼此靜靜地望着。她們主僕之間沒有祕密。全福最後嘆息道：

——太太，我要是你呀，我就去看一趟居由曼先生。

——你看有希望？

這句問話的意思是：「你常聽那聽差說起他主人家，難道他主人真還常常說起我？」

——是呀，去好啦，您成的。

她穿好她的黑袍，戴好她的黑星星帽子；她怕人看見（廣場那邊一直有人）選了一條村外河邊的小道。

她氣喘吁吁地走到律師的柵欄前面；天陰陰的，飄着雪絲。

聽見門鈴響，戴奧道穿着紅背心，在臺階上面出現了；他過來給她開門，差不多很熟的樣子，好像早就認識，把她請到飯廳。

一個破爐熊熊燃着，上面壁龕擺着一株仙人掌；靠住橡樹紙牆，掛着黑木框，裏面是司特般的愛絲麥辣達和邵班的波提乏。◎早點開好了；兩隻銀煖鍋，水晶門鈕，地板和木器，全亮晶晶的，顯出一種周密的英吉利的清潔；窗戶四角裝璜着顏色玻璃。愛瑪想道：這才是飯廳，我就缺這麼一個。

律師進來了，左胳膊壓緊他的棕櫚寢衣，同時右手取下又連忙戴好他的栗色小絨帽，神氣活現地斜在右側，底下探出三根金黃頭髮，沿着後腦梢子，貼住他的禿腦殼。

他請她坐好，然後一邊坐下用早點，一邊請她原諒他的不恭敬。  
她道：

——先生，我求你……

——包法利太太，什麼事？我聽着。

她向他說起她的境况。

居由曼律師私底下和布商勾成一片，不用她說就知道；有人拿東西向他押款的時候，布舖總有現款供他使用。

所以他知道（比她還清楚）這些票據的悠久歷史，先是小數目，寫着不同的出款人的名姓，期間長長的，不斷延長，臨到末尾，斂起所有拒付的期票，商人請出他的朋友萬薩，以他本人的名義追索欠款，自己却決不願意他的同鄉把他看做一隻老虎。

她敘述的時候，不免咒罵勒索幾句。律師聽見她的咒罵，不時用些無關痛癢的話來應酬。喫着他的排骨，喝着他的茶，他把下頷縮向他的天藍領帶；兩個金鋼石別針（一條小金鏈子連在一起）別好領帶；他笑出一種奇異的微笑，模稜兩可，甘甜無味。但是，瞥見她的腳濕：

——你湊近爐子好啦……再高些……擱在磁上頭好啦。

她怕弄髒了他。律師用一種多情的聲調繼續道：

——美東西不毀壞東西。

於是她試着感動他，同時自己感動了，她向他講起她家庭的貧乏，她的困擾，她的需要。他懂得這個：一位高等婦女！他不停用飯，完全轉向她，膝蓋蹭着她的鞋。鞋底彎彎的，就壁爐冒汽。

但是，臨到她向他借一千艾居，他收緊嘴唇，隨後宣稱他從前沒有指導她的財產，真是十二分遺憾，因為就是一位上流夫人，也有一百種輕便的方法利用她的銀錢。格呂穆尼的泥炭礦也好，哈福的地皮也好，全是上好投機的機會，差不多十九是有把握的。想着自己可以賺到荒誕不經的數目，她說不出來氣悶。

他接着道：

——爲什麼你不到我這兒來呀？

她道：

——我不清楚。

——爲什麼，嗯？……難道我叫你害怕？正相反，可憐的倒是我！我們差不多連認識都說不上認識，可是我對你非常忠心，你不再不相信我了，我希望？

他伸出手，握起她的手，貪切地吻了一吻，挽在他的膝頭；他細心玩弄她的手指，一邊和她說起萬千甜蜜的語言。

他平板的聲音唧噥着，彷彿一條小河在流；隔着他眼鏡的閃爍，他的瞳仁射出一道光芒；他的手向前伸進愛瑪的袖筒，摸索她的胳膊。她覺得一陣急切的噓息拂着她的臉。這位先生一百二十分地惹她心煩。

她跳起來向他道：

——先生，我等着！

律師的臉色忽然變得極其蒼白。他道：

——等什麼？

——錢。

——不過……

但是，禁不住一種太強烈的欲望的壓抑：

——好啦……

他不顧他的寢衣，向她跪着走過去。

——求你啦！別走！我愛你！

他抓住她的腰。

愛瑪的臉立即泛起一片紫紅。她顯出可怕的神情，一邊退，一邊嚷道：

——先生，你利用我的苦難，你也太不要臉！我來求你可憐，不是求你買我！  
她出去了。

律師一直在發楞，眼睛定定的，看着他美麗的錦繡拖鞋。這是一件愛情的禮物。拖鞋終於安慰住他。而且，他怕這種事會把他帶得太遠了。

——多渾賬！多下流！……多卑鄙！

她一邊自言自語，一邊步履不穩，在道路的白楊底下逃走。她白去了一趟，貞節受了凌辱；前者的失望加強後者的惱怒。她覺得上天豈意和她爲難，越發自傲了；她的自尊心從來沒有這樣大，對於別人的厭憎從來沒有這樣大。她具有戰鬥的心情。她真還想打這些男子，唾他們的臉，把他們揉個粉碎；她一直快步向前走，蒼白，顫慄，忿怒，淚眼搜索着空洞的天邊，倒像喜好那梗噎她的憎恨。

瞥見她的房屋，她失了氣力。她走不動；但是，她必須走；而且，往什麼地方逃？

全福在門口等她。

——怎麼樣？

愛瑪道：

——沒有！

足有一刻鐘，兩個人數說着永鎮或許可以解救她的諸色人等。但是，全福每說一個人名，愛瑪總答道：

——辦不到！他們不肯的！

——可是老爺就要回來！

——我知道……你先讓我一個人待一會兒。

她全試了。如今她沒有什麼好做的了；查理露面的時候，她只有對他講：

——走開！你踩的這毯子已經不是我們的了。在你這家呀，你就沒有一件木器，一根別針，一根草，是我害了你，可憐的人！

於是先是一陣嗚咽，接着大哭一場，最後，驚完了，他會饒恕的。

她切齒啣嚙道：

——是的，他會饒恕我的，他呀就是有一百萬獻給我，我呀，我也不原諒他和我相識：  
！決不決不！

包法利優於她的觀念讓她氣悶。其實，她認錯也罷，不認錯也罷，立刻，稍緩，明天，遲早他會知道的；那麼，只有等待這可怖的會晤，接受他寬洪大量的重負。她願意再去哀求勒樂；有什麼用？給父親寫信，太遲了；或許她現在懊悔沒有依順那位先生。她聽見馬在小巷走的蹄聲。這是他，他推開柵欄，他的臉比石灰牆還要發灰。她躍下樓梯，慌忙溜向廣場；鎮長夫人在教堂前面和萊斯提布都瓦談話，看見她走進稅吏的房屋。

她跑去告訴喀隆夫人。兩位夫人上到鴿樓，藏在晾杆的衣服的後面，正好望見畢耐的房間。

他一個人在他的小鴿樓，拿着木頭模倣一個無法形容的象牙擺什：由月牙和一個套一個的圓球組成，直直的像一座方尖碑，沒有一點用處；他正開始末一件，眼看就要達到目的！在陰暗的工廠裏面，金黃的屑末飛出他的工具，彷彿一匹馬奔馳，鐵掌底下濺出火星；兩個輪子轉着，響着，畢耐微笑着，低着下頷，鼻孔張開，好像沈沒在十全十美的幸福裏面。這種十全十美的幸福，不用說，來自平凡的工作，說容易不容易，說難不難，你覺得有趣，同時夢想



實現了，你也滿足了，一切到此也就止住了。

杜法實夫人道：

——啊！那不是她！

但是因為樹牀響動，聽不出她說些什麼。

最後，兩位夫人以為聽出『佛郎』這兩個字，杜法實夫人低聲道：

——她求他延緩一下她的捐稅。

另一位道：

——表面像是。

她們看見她來回走動，檢着靠牆的飯巾圈，燭臺，欄杆的柱頭，同時畢耐滿足地撫弄鬚鬚。

杜法實夫人道：

——她會不會向他訂製什麼東西？

她的女鄰居駁道：

——他是什麼也不賣的！

稅吏做出聽的樣子，眼睛睜得圓圓的，好像不明白。她溫柔地，哀求地，繼續說下去。她走近了，她的胸脯起伏着，他們不言語了。

杜法實夫人道：

——難道她在勾搭他嗎？

畢耐的臉一直紅到耳朵。她握着他的手。

——啊！太不像話啦！

不用說，她的提議醜惡之至；因為稅吏，——人家是勇敢的，在包參和呂參打過仗，爲法蘭西作戰，甚至於「十字獎章的後補名單」也有他，——忽然往後退，就像看見一條蛇，喊道：

——包法利太太！你真這樣想！

杜法實夫人道：

——這種女人應當拿鞭子抽才是！

喀隆夫人又道：

——她在什麼地方？

因為她們說話的時候，她已經不見了；隨後，她們看見她貼着大街走，向右轉彎，像是要到公墓去，於是彼此亂猜測了一番。

來到奶媽家，她道：

——羅萊嫂子，我氣悶死了！給我解開帶子！

她倒在牀上，抽噎着。羅萊嫂子拿一條圍裙蓋好她，站在一旁。隨後，看見她不答話，鄉下女人走開，拾起她的紡輪紡麻。

她呢喃着，以為聽見畢耐的樹牀響：

——噢！別做啦！

奶媽問自己道：

——誰招惹她啦？她為什麼到這兒來？

她仰天躺着，動也不動，眼睛定定的，雖說她白癡一樣死命地看東西，她看見的只是一片模糊。她端詳着牆上的剝蝕，兩塊木頭對在一起冒煙，一個長蜘蛛在她頭上的梁縫行走。她終於聚攏她的觀念。她記得……有一天，和賴翁……噢！多遙遠呀！……太陽照耀着河面，

鐵線蓮放出香味……於是回憶帶着她，好像一條沸騰的急湍帶着她，她不久就記起昨天的情形。

她問道：

——什麼時候了？

羅萊嫂子走出，向天最亮的那邊舉起右手的手指，慢慢回來道：

——就快三點鐘了。

——啊！謝謝！謝謝！

因為他就要來了。一定的！他會弄到錢的。但是他也許去了那邊，想不到她會在這邊；她吩咐奶媽跑到家裏帶他過來。

——快呀！

——我的好太太，我去啦！我去啦！

她現在驚奇她就沒有先想到他；昨天，他賭了咒，說他一定來；她覺得自己已經到了勒樂的舖子，拿三張支票攤在他的書桌上。隨後，她必須捏造一個事由，向包法利解說一切。  
什麼事由？

不過，奶媽去了許久不見回來。草房沒有鐘，愛瑪害怕自己也許過分放長了時間。她一步一步圍着園子走動，她踏入沿籬笆的小徑，然後急忙走回，希望鄉下女人從另一條路回來。最後，等膩了，起了疑心，又不要信，不清楚自己一世紀以來就在這裏，還是只有一分鐘，她坐在一個角落，閉住眼睛，擰住耳朵。柵欄響了；她跳起來；她沒有開口，羅萊嫂子先向她道：

——你家就沒有人！

——什麼？

——噢！沒有人！老爺在哭。他在喊你。大家在找你。

愛瑪沒有回答。她喘吁着，眼睛向四周張望着，同時鄉下女人，看着她的臉直害怕，本能地往後退着，心裏想她瘋了。她忽然打着額頭，喊了一聲，因為彷彿一道電光閃過黑夜，羅道夫的回憶穿過她的靈魂。他那樣好，那樣細心，那樣慷慨！再說，他幫她這個忙，要是有什麼遲疑的話，她知道怎麼樣強制他，她只要一睜眼，他們失去的愛情就回來了。於是她奔往徐曬特，看不出她跑去把自己獻給方才一百二十分惹她忿恨的羞辱，也一點點不想這是娼妓行徑。

● 織待食品「路工」是一種遠征的乾糧，類似江浙一帶流行的「光餅」，（傳說是戚繼光的軍糧。）

伊包克辣司 Hypocras：一種配有香料的甜酒，中世紀認為非常名貴。

腦爾芒人 Normands：直譯應當是「北方人」，他們由斯坎狄納夫半島駛舟南下，於九世紀開始侵入法蘭西沿海一帶，最初目的是打家劫舍，類如海盜，其後舉族來犯，佔有腦爾芒底，浸假爵為公國。

薩辣散 Sarrasins：中世紀稱回教人為薩辣散。

● 里雅 Hard：古銅幣，值四分之一蘇。

● 司徒般 Seubert：德意志的畫家，生於一七八八年，死於一八五六年，經年多在巴黎。一八三九年，根據

雨果的巴黎聖母院，繪成愛絲麥辣特和喀西毛道。

邵班 H. F. Schopin：法蘭西畫家，生於一八零四年，死於一八八零年。波提乏 Putiphar 是聖

經裏面的一位人物，見於創世紀。



## 八

她一邊走，一邊問自己：「我去說什麼？我先說什麼？」她一邊往前走，一邊認出叢林，樹木，山頭的水石斛，遠處的堡子。她回到她初期戀眷的感覺，她可憐的壓榨的心不期然而然就迎了上去。一陣熱風吹着她的臉；雪溶了，從樹芽一滴一滴落在草上。

和從前一樣，她走進花園的小門，轉到正面的天井，每邊全是兩排茂盛的菩提樹，打着胡哨，搖曳着牠們的長枝。狗在狗舍吠着；牠們的吠聲沒有驚動一個人出來。

她走上又直又大的樓梯，木欄杆，通到一個有灰塵的鋪花磚的過道，一連幾個房間開在一側，和寺院或者客店的情形相彷彿。他的房間在緊底左邊。她拿手指放在鎖上的時候，她忽然失了氣力。她怕他不在裏面，差不多希望他不在裏面，然而這是她唯一的指望，最後解救的機會。她想了一分鐘，然後迫於現時的需要，她一鼓作氣，推門進去。



他在爐火前面，兩隻腳搭在框架上面，正噙着煙斗吸煙。  
他急忙站起道：

——噫！是你！

——是呀，是我……我想，羅道夫，問你要一個主意。

她用盡了氣力，沒有方法開口。

——你就沒有變，你總是那樣可愛！

她恨恨道：

——噢！不可愛，我的朋友，可愛的話，你也不會看不起了。

於是他開始解釋他的行爲，尋不出更好的話說，他就用些浮泛的詞句請她原宥。

她被他的語言打動了，尤其是他的聲音和他的相貌，她最後做出相信（或者她也許

真相信）他們決裂的藉口；這是一個祕密，一個第三者的名譽，甚至於生命都在這上面。

她憂鬱地看着他道：

——有什麼關係，我受夠了苦！

他用一種達觀的口氣回答：

——這就是人生!

愛瑪接下去道:

——自從我們分手以來,人生對你總還好罷?

——噢!不好……不壞。

——我們永遠不分開,也許頂好。

——是呀……也許!

她走近道:

——你相信?

於是她嘆息道:

——噢,羅道夫!你要是知道就好了……我一向多愛你!

說到這裏,她握起他的手,他們手指交在一起,這樣待了一時,——猶如第一天,在改進競賽會驕傲不許他心軟,他掙扎着。但是她倒在他的胸脯向他道:

——你怎麼能夠要我沒有你活着?享慣了福,不享就不成的!我恨死了!我以為我會死的!你看,我全講給你聽,可是你呀,你一直躲着我……

因爲三年以來，由於自然的懦怯（正是男性的特徵）他小心迴避她；愛瑪繼續着，頭呈出媚人的姿態，比一隻多情的貓還要阿諛：

——你招了罷，你愛着別人。噢！我明白她們，算了罷，我原諒她們：你勾引她們，就跟你從前勾引我一樣。你是一個男子，你呀，你有一切使人愛你。不過，我們再好下去，不嗎？我們會要好的！看，我笑了，我快活了！……說話呀！

眼睛裏面顫索着一滴淚，彷彿一個藍花冠含着一包雨水，她太可愛了！

他把她挽到他的膝頭，用手背撫弄着她光滑的髮辮；一道最後的陽光，彷彿一隻金箭，迎着黃昏的亮光，在她的髮辮裏面閃爍。她斜着前額；他最後吻着她的眼簾，輕輕地，用他的嘴唇尖尖。

他道：

——可是你哭來的爲什麼？

她反而放聲嗚咽起來。羅道夫以爲由於她愛情的炸裂；看見她不言語，他把靜默當做最後的羞恥，於是嚷道：

——啊！原諒我！我喜歡的就是你一個人。我是又蠢又可惡！我愛你，我永遠愛你！你怎麼

的啦？說話呀！

他跪了下去。

——哎……羅道夫，我破產啦！你得借給我三千佛郎！

他漸漸站起，容顏顯出一種嚴重的表情道：

——可是……可是……

她連忙繼續道：

——你知道，我丈夫把他的全部財產交給一個律師經營；他逃了。我們借債，病人又不給錢。而且，清算沒有結束；我們往後還會有錢的。不過，今天，缺三千佛郎，人家就要沒收我們的傢具；就是現在，立刻就得有想起你的友誼，我就來了。

羅道夫想道：『啊！她是爲了這個來的呀！』他的面色忽然十分蒼白。他終於十分鎮靜的模樣道：

——親愛的夫人，我沒有這個錢。

他並不撒謊。假如他有，不用說，他會給她的，雖說做好事通常並不愉快；摧殘愛情的颼風急雨有許多，而借錢是最冷酷也最有破壞性的風雨。

她起初端詳了他幾分鐘。

——你沒有這個錢！

她重複了幾遍：

——你沒有這個錢！……早知道我最後要受這場羞辱，我就不來了。你從來沒有愛過我！你比別人也好不了許多！

她在出賣自己，毀壞自己。

羅道夫打斷她，說他本人正在『困難』之中。

愛瑪道：

——啊！我可憐你！是呀，太可憐你了！……

於是眼睛望定一管有銀鑲線的短銃。在一排武器中間閃爍：

——可是，人要是窮呀，銃把子不會鑲銀！

她指着布勒時鐘繼續道：

——不會買鑲貝介的掛鐘！也不會給他的馬鞭來一匣鍍銀的叫笛！

她拿手摸着叫笛。

——也不會給他錢來一串珠寶鏈子！噢！他什麼也不缺！房間裏頭就是酒櫥也有因為呀！你愛你自己，你過得舒服，你有一座堡子，好些田莊，好些樹林，你騎馬行獵，你遠遊巴黎……：哎！鬧成了這個樣子（她拾起他壁爐上面的袖紐）就是最小的玩藝兒也夠了！也能夠換出大錢……：噢！我不要你的！你留着好了！

她把兩個鈕釦往遠裏一扔，金鏈子碰着牆斷了。

——可是我呀，我什麼全會給你，什麼全會賣掉，我會做苦工，我會沿路乞討，爲了微微一笑，爲了回眸一看，爲了聽你說：『謝謝！』你倒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坐在你的扶手椅裏面，好像你從前沒有讓我受夠了活罪？沒有你，你明白，我會快快活活過日子！誰逼你這麼做的？難道跟誰打賭來的？可是你從前愛我，你從前講……：就是方才你還在講……：啊！你方才倒不如把我撒走了好！我的手熱烘烘的，你剛剛親過。就在這毯子上，你剛剛還跪在我的膝蓋前面，發誓愛我一輩子。你叫我不得不信：整整兩年，你把我帶在最華麗最溫馨的夢境……：嗯！我們旅行的計劃，你不記得？噢！你的信，你的信！牠撕碎了我的心！如今呀，我來了，投他來了，他是又有錢，又快活，又自由！爲了求他幫一個人人可以幫的忙，苦苦哀告，把我所有的情意帶給他，他推開我，因爲這要破費他三千佛郎！

羅道夫平平靜靜地答道：

——我沒有這個錢！

這種完美的平靜，彷彿一個盾牌，用來掩護內斂的忿怒。

她出來了。牆搖顫着，天花板壓着她；她重新走過悠長的林道，顛躓在隨風聚散的枯葉堆上面。她終於來到柵欄前面的濠溝；她急着開柵欄，在鎖上碰折了指甲。隨後，百步開外，喘着，差不多要倒了，她收住步，回轉身，又瞥了一眼那無動於懷的堡子，樹木，園圃，三個天井，和所有前臉的窗戶。

她癡癡呆呆的，就不覺得自己還在活着，她僅僅聽見她的脈搏在跳，然而這在她聽來，彷彿一片響朗的音樂，充滿了田野。地在腳底下比水花還要柔軟，犁路在她的眼裏只是翻天的棕色大浪。她頭內的記憶，觀念，一下子全流了一個乾淨，好像砲竹的萬千火花。她看見她父親，勒樂的賬房，他們那邊的寢室，另外一片風景。她要瘋了，她怕了起來，努力把神斂住；但是混混朦朦，也是真的；因為她記不起她淪落的原因，這就是說，金錢問題。讓她痛苦的只是她的愛情，她覺得她的靈魂順着這種回憶丟開她，猶如受傷的人瀕死的時候，覺得生命由他們流血的瘡口走掉。

夜來了，有些烏鴉在飛。

她忽然覺得有些火色小球，在空裏裂開，好像觸地爆炸的彈藥，旋着，旋着，滾在樹林中。間雪裏面溶掉。羅道夫的臉出現在每一小球。牠們增多了，攏近了，鑽進她，全不見了。她認出人家的燈火遠遠在霧中照耀。

於是她的境遇，彷彿一個深淵，攤在她的眼邊。她喘吁着，胸脯簡直要裂開了。隨後，起了豁出去的心思，差不多輕快的模樣，她跑下山坡，穿過牛走的板子，小徑，林道，菜場，來到藥房前面。

沒有人。她預備進去；但是，門鈴一響，會有人來的。於是溜過柵欄，屏住氣，摸着牆，她蹭到廚房門口。竈頭燃着一枝蠟燭。玉斯旦挽着袖子，端着一盤菜。

——啊！他們在喫晚飯。等等好了。

他回來了。她叩玻璃窗。他走出來。

——鑰匙！樓上面的鑰匙，攔……

——什麼！

他看着她，她的臉在夜色裏面分外顯得白，他驚異了。他覺得她美的不得了，和鬼一樣。



莊嚴；他不明白她的意思，預先感到有什麼可怖的事要發生。

但是她低低的，用一種甜蜜的，銷解的聲音，急忙接下去道：

——我要嚙把鑰匙給我。

板壁不厚，他們聽見飯廳刀又在盤子上面響動。

她假說老鼠吵她睡覺，想把老鼠弄死。

——我得回一聲老爺。

——不！別走！

然後，隨隨便便的樣子：

——哎！犯不着，我回頭會告訴他的。好啦，給我打亮兒罷！

她走進連着實驗室的過道。靠牆掛着一把鑰匙，寫好了「喀法納屋穆。」

藥劑師不耐煩了，喊道：

——玉斯旦！

——上樓好啦！

他隨着她。

鑰匙在鎖孔轉動，她一直走向第三層，她有記憶領路，拿起藍瓶子，抓掉木塞，伸進手，然後探出來，滿滿一把白藥粉，她喫了進去。

他撲過去攔她，喊道：

——停住！

——不要嚷嚷！有人會來……

他失了張支，要叫喚。

——不要同人講起，會害你師傅的！

然後，她走回家，忽然平靜下來，差不多和盡了職守一樣舒暢。

聽見抵押的消息，查理心亂極了。他趕回家，愛瑪正好出去。他喊着，哭着，暈了過去，但是她不回來。她會在什麼地方？他打發全福到郝麥那邊，杜法實那邊，勒樂那邊，金獅那邊，四處尋問；焦憂急慮之餘，他看見他的名譽毀了，他們的財產完了，白特的未來沒有了！什麼緣故！……沒有一句話！他一直等到黃昏六點鐘。最後，支不住了，心想她去了路昂，他跑到大路，走了半哩地，沒有遇見人，又等了等，這才回來。

她已經到家了。

——是怎麼回事？……爲什麼？……講給我聽……

她坐在她的書桌前面寫一封信，添上日期和時間，慢悠悠地封着。然後她用一種嚴肅的聲調道：

——你明天看；從現在起，我求你不要問我一句話……可不，一句話也不要問！

——不過……

——噢！走開！

她合身睡在她的牀上。

她醒了，嘴裏感到一種苦澀味道。她隱約看見查理，重新閉住眼睛。

她好奇地研究自己，看自己會不會難受。不還不難受。她聽見鐘的擺動，火的響聲，查理

站在牀的近旁，呼吸着。

她想到：『啊！死簡直算不了一回事！我睡着了，一切就完了！』

她飲了一口水，向牆轉過去。

那種可怕的墨水氣味繼續着。

她呻吟着：

——我渴！……噢！我真渴呀！

查理端着一隻杯子給她道：

——你怎麼的啦？

——沒有什麼！……開開窗戶……我堵得慌！

她忽然一陣噁心上來，差不多來不及到枕頭底下去掏她的手絹。

她連忙道：

——把牠拿走！把牠扔掉！

他問她；她不同答。她躺着動也不動，唯恐一點點情緒惹她嘔吐。但是，她覺得一陣冰冷由她的脚往她的心走。

她呢喃道：

——啊！這就快了！

——你說什麼？

她充滿了痛苦，輕輕地轉動她的頭，同時繼續張着口，好像她的舌頭上面有什麼東西

太重。臨到八點鐘，嘔吐又開始了。

查理發見痰盂緊底有一種白粒，粘着磁面。

他重複道：

——怪事！真怪！

但是她用一種堅強的聲音道：

——不，你弄錯了！

於是，輕輕地，差不多愛撫地，他把手放在她的胸口。她尖聲叫着。他嚇壞了，往後倒退。

她隨即呻吟，起先微微地。一陣巨烈的冷戰搖動她的肩膀，她的手指痙攣着，陷入牀單，

臉比牀單還要蒼白。她的脈息，不平衡，如今差不多覺不出來了。

她的臉彷彿凝結在一片金屬的水汽裏面，淺藍顏色，汗珠在往外滲。牙響着，眼睛張大，向四周迷迷漠漠地看出，隨你問什麼，她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她甚至於微笑了兩三次。她的呻吟越來越高。她不由發出一種低沈的嗥叫；他以為她好多了，立刻可以起來。但是她抽搐着，她喊道：

——啊！我的上帝，我受不了！

他跪在她的牀邊。

——說呀！你喫了什麼東西？看上天的份兒上，回答我！

他看着她，眼睛裏面的恩情，她像從來沒有見過。

她聲音弱弱地道：

——好，這兒……這兒……

他奔向書桌，撕開火印，高聲讀着：『務勿責罪他人……』他止住，手揩了揩眼睛，重新讀下去。

——什麼！救人呀！來人呀！

他僅僅能夠重複這兩個字：『服毒！服毒！』全福跑到郝麥家，他在廣場喊着這兩個字；  
勒福朗絲太太在金獅就聽見了；有些人起牀告訴他們的鄰居，全村整整鬧了一夜。

查理在寢室亂轉着，惶惶然，結結巴巴，眼看要倒下去。他撞着傢具，抓着頭髮，藥劑師做夢也想不到他會看見這樣驚人的情景。

他回家給喀尼外和拉芮維耶兩位醫生寫信。心慌意亂，他起了十五份草稿還要多。  
伊包里特去了勒沙泰，玉斯旦拚命踢打包法利的馬，最後馬跑癱了，剩下一口氣，他不得不把

牠丟在居由曼樹林的山坡。

查理想翻檢他的醫學辭典；他看不清字句，全在跳舞。

藥劑師道：

——心放靜！我們只要開些猛烈的解毒的藥就成。是什麼毒藥？

查理給他看信。原來是砒霜。

郝麥道：

——好啦！必須分析一番！

因為他知道，凡是服毒，必須分析；另一位，不明白，問道：

——啊！分析呀！分析呀！救救她……

隨後，回到她旁邊，他倒在地氈上面，頭靠着牀沿嗚咽。

她向他道：

——不要哭！不久我就不會折磨你了！

——爲什麼？誰逼你這樣做？

她道：

——必須這樣，我的朋友。

——難道你不快活？是我的錯嗎？可是我也盡我的力來的！

——是的……你對……你是好人，你！

她把手放在他的頭髮裏面，慢慢地。這種甜蜜的感覺加重他的憂愁；想到他不得不捨棄她，同時正相反，她比從前還要愛他，他覺得他全部的存在由於缺望而傾圮。他尋問不出他不知道，他不敢，僅僅橫心覓死的必要就夠他心慌意亂的了。

她想，一切折磨她的背棄，卑鄙，和數不清的貪婪，她這樣一來就統統甩開了。如今，她仇恨誰了；朦朧的黃昏罩有她的思想；人世的喧囂她僅僅聽見這可憐人的間歇的哀號，溫柔而模糊，彷彿一曲遠逝的交響樂最後的回聲。

她拄起肘子道：

——把孩子給我帶來。

查理問道：

——你不覺得更難受，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女僕把小孩子抱了來，穿着長睡衣，露出兩隻光腳，嚴重，差不多還在夢寐。看見房間亂糟糟的，她直驚異，同時傢具上面的蠟燭照着她的眼睛，她眨眼睛。不用說，牠們讓她記起新年或者四旬齋的早晨，也是一清早喊醒她，點着蠟燭，她來到她母親的牀內，接受她的禮物，因為她這樣問道：

——在那兒，媽媽？

看見人人不言語：

——我看不見我的小鞋嘍！

全福把她抱到牀前，她却一直望向壁爐那邊。

她問道：

——是奶孀孀拿去了嗎？

這名子把包法利夫人帶到她的姦淫和她的厄難的回憶，她轉開頭，好像另有一種毒藥，還要強烈，升到她的嘴，引起她的厭憎。白特放在牀上。

——噢！媽媽，你的眼睛多大呀！你多白呀！你儘出汗啦！……

她母親看着她。

小孩子往後退道：

——我怕！

愛瑪握住她的手吻着；她往開裏掙。

查理在床裏嗚咽，喊道：

——夠了！把她抱走罷！

隨即，徵候停了一時；她不激動了；聽着她每一輕渺的語言，看着她每一喘息有一點平靜，他有了希望。最後，看見喀尼外進來，他撲到他的胸懷哭道：

——啊！是你！謝謝！你真好！現在好點兒了。好，你看她……

同事的見解完全兩樣。不必『瞎兜圈子』，如他自己所說，他開了一付嘔吐劑，把胃打掃乾淨。

她很快就吐着血。她的舌頭更緊了。她的四肢痙攣着，一身的棕斑，脈息在手指下面滑動，彷彿一條繃緊的絲線，彷彿一根要斷的琴弦。

她隨即可怖地叫喊。她詛咒毒藥，謾罵而又求牠快些了事，僵直的胳膊推開查理（比她還要痛苦）努力要她喝的任何東西。他站着，手絹放在口邊，喉嚨呼呼在響，哭着，抽噎着，

全身爲之搖顫；全福在房間裏亂跑；郝麥不動活；只是大聲地嘆氣；喀尼外原來一直保持他的堅定，然而也開始感到不安了。

——傢活……可是……她吐乾淨了，原因一消滅……

郝麥道：

——顯而易見，後果也應當消滅。

包法利喊道：

——救救她呀！

藥劑師依然在提供假定：『這種危險也許正是一種轉機。』喀尼外不理他，正要開一付代芮亞克，<sup>②</sup>就聽見一條馬鞭響。玻璃窗全在顫動，一輛柏林驛車，<sup>③</sup>駕着三匹大馬，泥一直濺到耳朵，在菜場角落一下子就轉了出來。拉芮維耶大夫來了。

即使一尊天使出現，不見其能夠引起更多的激動。包法利舉起手，喀尼外立刻住手，郝麥不等大夫進來，先就摘下他的希臘小帽。

他屬於畢沙一脈的著名的外科學派，<sup>④</sup>如今已經不見了的醫而學的一代，熱狂地愛護他們的醫道，同時行起醫來，兼有熱情與智慧！他一發怒，他的全部醫院顫索；學生們尊敬

他尊敬到了極點，行醫的牌子剛剛掛起，就盡力模擬他的一切；所以在附近縣邑，你會發見他們和他一樣，穿着一件羊絨大衣，一身寬適的青禮服，扣牢的花袖，微微掩起他的肥手，非常美麗的手，從來不戴手套，像是爲了更好投入憂患之中。蔑視勳章，官銜和學會，仁惠，慷慨，對待窮人慈祥，力行道德，不相信道德，他差不多可以算做一位聖者，假如他不智慧深緻，魔鬼一般爲人所畏。他的目光比他的解剖刀還要銳利，筆直射入靈魂，透過花言巧語和羞赧，能夠把一切欺謊分析出來。他這樣活着，充滿和善的尊嚴——得自機運，偉大的稟賦，和四十年勤勞無暇的生涯。

一進門口，望見愛瑪死屍一樣的臉，張開口，仰天躺着，他就皺起了眉。隨後，他一邊像是聽喀尼外解釋，一邊把食指放在鼻孔底下，重複道：

——好，好。

但是他的肩膀慢慢動着。包法利留意他的一舉一動；他們彼此望着；這位人物雖說久已夫和痛苦處慣了，也忍不住一滴眼淚墮在他的胸飾。

他想把喀尼外帶到外間。查理跟着他。

——她病很重，是不是？貼芥子膏好不好？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想想法子，你救過那麼

多人的性命！

查理用兩隻胳膊圍住他的身子，驚惶而又哀求地看着他，差不多暈倒在他的胸脯。

——好啦，我可憐的孩子，勇敢些！沒有什麼可以爲力的了。

拉芮維耶大夫轉開身子。

——你這就去？

——我還回來。

他出去吩咐車夫一句話，喀尼外跟着他，同樣不高興看見愛瑪死在自己手裏頭。

藥劑師在廣場和他們聚會。他天生離不開名人。所以他求拉芮維耶先生特別賞他臉，

在他那邊用午飯。

他立即差人到金獅去取鴿子，到肉舖去取所有的小排骨肉，到杜法實家去取乳酪，到

萊斯提布都瓦家去取雞蛋，藥劑師本人幫着預備，同時郝麥夫人繫她的衣帶道：

——先生，您得多多原諒才是；因爲，在我們這小地方，要是前一天不先關照一聲……

郝麥細聲細氣道：

——高脚玻璃杯！

——我們要是在城裏的話，少說我們也可以弄到餡兒蹄膀。

——少說廢話……大夫，請用飯！

用過幾口之後，他覺得應當提供一些病情：

——起先我們感覺是咽喉乾燥，後來是上腹部痙痛，作嘔，昏睡。

——可是她怎麼服得毒？

——我不知道，大夫，我尤其不清楚的是，她從那兒得到這種砒酸。

這時候，玉斯旦正好端着一疊盤子，開始挪攬了。

藥劑師道：

——你怎麼啦？

年輕人聽見這句問話，霹靂花喇，把盤子全翻到地上。

郝麥嚷道：

——笨牛！笨豬！死木頭！死驢子！

但是，忽然收斂道：

——大夫，我打算分析一下，其始也，我加小心拿一枝細管攪到……

外科醫生道：

——頂好是拿你的手指搽到她的喉嚨裏面。

他的同事不出聲，方才已經私下裏爲了他的嘔吐劑飽受一場教訓，因而這位了不起的喀尼外，診治跛腳的時候又傲慢又話多，今天十分謙遜；他不斷在微笑，一付贊成的神情。

郝麥請到貴賓，又是驕傲，又是喜悅。他的行爲原來就有自私的成分含在裏面，所以想到包法利的不幸，他反而茫茫漠漠格外感到欣快。而且大夫的存在令他興奮。他炫耀他的學問，他亂紛紛引證斑蝥，於巴司，芒司尼耶，蝮蛇：

——大夫，我甚至於在書裏讀到，香腸燻得太厲害了，有些人喫進去中了毒，就跟雷癩了一樣！著名的喀代·德·賈席古，我們一位大師，我們藥劑學方面的重鎮，他有一篇最好的報告講起這個！

郝麥夫人重新出來，捧着一具燒酒精的搖搖擺擺的機器；因爲郝麥講究在飯桌上面煮咖啡，而且早就親自焙好，研好，調好。

他獻糖道。

——大夫，沙糖。

然後他喚下他所有的子女，希望聽到外科醫生對於他們體格的意見。

最後，拉芮維耶先生要走了，郝麥夫人請他診治一下她丈夫。他的血太多了，每天用過晚飯就要睡覺。

——噢！妨礙他的不是「血」。

沒有人理會這句雙關語，大夫不由起了會心的微笑。他開開門。藥房擠滿了人，他就沒有方法擺脫杜法實老爺，他擔心他太太害肺炎，因為她有往灰燼唾痰的習慣；接着又是畢耐，有時候忽然就覺得餓了；喀隆夫人渾身癢癢；勒樂一來就頭暈；萊斯提布都瓦有風寒症；勒福朗絲瓦太太害胃氣病。三匹馬終於出發了，人人嫌他不和氣。

布尼賢捧着聖油，穿過廣場，吸去公衆的注意。

郝麥遵循他的原則，把牧師比做死屍氣味招引的烏鴉，看見教士，他私人先不開心，因為道袍讓他想到壽衣，他憎惡前者，有一點由於畏懼後者。

不過，當着他所謂的「使命」，他不退却；他陪喀尼外（拉芮維耶先生在走以前，再三勸他去看望一次）回到包法利家。甚至於，不是他太太反對，他就許帶來他的兩個兒子，多接觸接觸大事，然後這成爲一種教訓，一種例證，一付嚴肅的圖畫，將來深深印入他們的頭



腦。

他們走進寢室，裏面充滿了一種悲慘的嚴肅。一條白飯巾蓋着做活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個銀盤，裏面有五、六個小棉花球，旁邊是一個大十字架，兩側各自燃着一枝燭臺。下頷貼着胸口，愛瑪拚命把眼簾往大裏掙開，兩隻可憐的手搭在牀單上面，做出瀕死的人的醜惡而又溫柔的手勢，好像已經希望用屍布把自己蓋好。查理不哭了，蒼白猶如一尊石像，眼紅紅的像炭，在牀脚面對面望着她，同時牧師拄着一個膝蓋，呢喃些低微的語言。

她慢慢轉過臉，好像忽然看見教士的紫帶喜悅了，不用說，在她意想不到的平靜之中，她重新尋見失去的快感——她早期的神祕的激越，和正在開展的永生的幸福的幻象。

牧師站起來去取十字架；她像一個人渴了，伸長頸項，拿嘴唇貼住基督的身體，用她全付將竭的氣力，吻着她從來不曾吻過的最大的愛情的吻。隨後他誦着願主慈悲和施恩，把右手的拇指浸在油裏，開始抹油：先是眼睛，曾經貪戀人世的浮糜，次是鼻孔，曾經嗜愛薰風和色香；次是口，曾經爲謊語張開，爲驕傲呻吟，爲奢華呼喊；次是手，曾經喜好柔軟的接觸；最後是脚心，從前爲了滿足她的欲望跑得那樣快，如今行走不動了。

牧師拭拭手指，把蘸油的棉花扔進爐火，回來坐在病榻旁邊，告訴她：現在她應當把她

的痛苦和耶蘇·基督的痛苦合而爲一，接受上天的憐愍。

勸告完了，他試着把一支聖燭放在她手裏面。這象徵天堂的榮耀。天堂的榮耀眼看就要把她包住。愛瑪太荏弱了，手指合不攏，如若不是布尼賢，蠟燭一定掉在地上。

可是，她的臉色並不那樣蒼白，透出一種明靜的表情，好像聖禮真還救了她。

牧師講出他的觀察所得，他甚至於向包法利解釋，主有時候延長人間的壽命，假如他以爲有益於福祉的話。查理記起從前有一天她快要死了，也是這樣領受聖體。他想：他也許不應當就存舛望的心思。

說實話，她向四周望着，慢悠悠地，彷彿一個人做着夢醒過來；隨後，聲音清清楚楚的，她要一面鏡子，往裏照了好久，照到臨了，眼睛流出大顆的淚來。於是她仰起頭，嘆息一聲，重新倒向枕頭。

她的胸脯立即往快裏喘動。舌頭全部伸出嘴外；她的眼睛轉着，彷彿兩個燈熄了的罩子，黯澹了；如若不是兩肋可怕的抽動，真還以爲她已經死了。一陣急促的呼吸搖撼着她的兩肋，活像靈魂掙着往外解脫。全福跪在十字架前面，藥劑師本人微微曲着腿彎，同時喀尼外茫然望着廣場。布尼賢重新祈禱，臉俯向牀沿，長黑道袍拖在背後。查理跪在另一側，把臂

伸給愛瑪。他握起她的手，握緊了，隨着她每一心跳而顫慄，好像一個傾圮的廢墟震着他動。喘哮加強了，教士的禱告也加快了：牠們和包法利塔回去的嗚咽混成一片，有時候似乎全消失了，只有拉丁字母暗暗啞啞，彷彿一片鐘聲在響。

忽然走道傳來粗大的木屐的響聲，和一根棍子的綽纏；一個聲音起來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唱着：

熱天的小姑娘呀，

時常想着情耶呀。

愛瑪直挺挺起，好像一具中了電的屍首，頭髮蓬散，瞳仁睜大，定定的。

田呀給我們麥穗，

割下來呀大鎌刀，

拾呀拾呀不怕累，

我的小南彎着腰。

愛瑪喊了一聲：「瞎子！」

她開始笑着一種殘暴的，瘋狂的，缺望的笑，以爲看見乞丐的醜臉，站在永生的黑暗之中，有所恐嚇：

那天大風起了呀，

她的短裙飛了呀。

她抽搐了一下，倒向牀褥。大家攏近。她已經不在。

① 布勒 Charles André Boullée 法蘭西著名木器製造家，生於一六四二年，死於一七三二年，受知於

路易十四，居住宮內，專司鑲鑲精製烏木器皿，死後由四子襲職。

② 代芮亞克 Thériaque 一種解毒劑，用以消滅由多鳥獸之毒，內含大量鴉片，現已過時，不爲醫生採用。

③ 柏林 Berline 德意志京都柏林興起的一種馬車，四輪，轎式，玻璃窗，前後有座。

④ 畢沙 Bichat 法蘭西著名解剖學者，生於一七七一年，死於一八零二年，享年僅三十一歲；他以爲生命

是抵抗死亡的官能的總活動，以生理學的眼光，從事於解剖學，衍成近代醫學的發展。

● 根據作者的外甥女，這裏的拉芮維耶醫生實際就是作者的父親，路昂市立醫院的院長。

● 於巴司 L. Das 爪哇人由植物提煉出來的一種毒藥，通常塗抹在他們的兵器上面。

● 喀代·德·賈席古 L. C. Cadet de Gassicourt 法蘭西藥學家，生於一七三一年，死於一七九九年，留有筆記多種。其子 Ch. L. Cadet de Gassicourt 生於一七六九年，死於一八二一年，曾以藥學家資格，隨拿破崙遠征。

● 拉芮維耶醫生以諧音異義字取笑郝麥。原文的「血」應當是「常識」或者「意見」或者「知覺」或者「官感」。法文的「血」Sang 和「常識」Sens 同音。

九

正因為瞭解和強迫自己相信虛無的驟然蒞臨是那樣難，人死之後，先來的總是一陣驚呆。但是，查理發覺她冰冷的時候，撲向她嚷道：

——再見！再見！

郝麥和喀尼外把他拉到房間外面。

——你要節哀才好！

他掙扎道：

——不，我不會胡鬧的，我不會害事的。放開我好了！我要看看她！她是我太太！

他哭着。

藥劑師道：

——哭好了！哭哭，你會覺得寬暢的！

查理變得比一個小孩子還要軟弱，由人領到底下廳房；郝麥隨即回到藥房。

他在廣場遇見瞎子。後者一直摸索到永鎮，希望消炎膏治好他的膿瘡，逢人就問藥劑師的住處。

——好呀！像我手頭沒有事做似的！活該，改時候來好了！

他急忙走進藥房。

他有兩封信要寫，爲包法利配一付安神藥水，尋找一個隱瞞服毒的謊話，爲烽火寫一篇文章，還不算等候他的人打聽消息；永鎮的男女聽完他的故事：她做華妮拉乳酪，錯把砒霜當做糖用；郝麥重新折回包法利家。

他看見他一個人（喀尼外剛剛走開，）坐在窗邊的扶手椅，白癡似地盯着廳房的花地。

藥劑師道：

——你現在應當規定出來儀式的時間。

——爲什麼？什麼儀式？

然後聲音結結巴巴，畏畏縮縮的，道：

——噢！不是不是？我要留着她。

郝麥表示鎮定，拿起架子上面的水晶瓶去澆風呂草。

查理道：

——啊！謝謝，你真好！

他沒有說完話，藥劑師的舉止引起他許多回憶，反而梗住了他。

於是，分他的心，郝麥以爲談一點園藝學相宜；植物需要潤濕。查理低下頭，表示贊同。

——其實，晴暖的日子就要來了。

包法利道：

——啊！

藥劑師無能爲力，輕輕掀開玻璃窗的小帘。

——瞧，杜法實先生走過來。

查理彷彿一架機器重複道：

——杜法實走過來。



郝麥不敢同他重新談起喪事；倒是教士勸他勸成了功。

他把自己關在他的診室，執着筆，嗚咽了些時，寫道：

「余意伊人入土，應著其新嫁衣，白鞋，花冠。頭髮披散兩肩；一棺兩槨，一爲橡木，一爲桃花心木，一爲鉛。余不欲與人語，余需力也。一大方綠絲絨覆伊人之上。余意如此。行之可矣。」

包法利的傳奇觀念，大使兩位先生驚奇；藥劑師過去同他講：

——這塊絲絨我覺得多餘。而且，花費……

查理嚷道：

——這關你什麼事？請開，你不愛她！走開！

教士挽着他的臂，到花園散一圈步。他演述塵世事物的空幻。上帝是偉大的，良善的；人應當順從他的旨意，無所怨尤，甚至於應當感謝他才是。

查理褻瀆神明。

——我恨他，你的上帝！

教士嗟嘆道：

——你還沒有去掉反叛的心情。

包法利走遠了。他大步走着，沿着牆，靠近一排果木，他咬着牙，向上蒼射出詛咒的視線。但是沒有一個樹葉爲之搖落。

細雨落着。查理袒着胸脯，最後打起冷戰來了；他走進廚房坐下。

六點鐘，廣場傳來一陣廢鐵的響聲：『燕子』到了；前額貼住玻璃，他看着旅客一個一個下來。全福在廳房鋪了一張褥子，他倒上去就睡着了。

郝麥先生雖說是一位哲學家，同樣尊敬死人。所以，一點不和可憐的查理記仇，他夜晚過來守屍，帶着三本書，還有一本活葉簿，好記筆記。

布尼賢先生也在。牀由緊裏移出，牀頭燃着兩支大蠟燭。

藥劑師嫌靜，不久就對這『不幸的年輕女人』表示了幾句遺憾；牧師回答，如今只有爲她祈禱，別的話也就不必說了。

郝麥繼續道：

——可是，二者必有其一：或者她是蒙主召歸（如教會所解釋），那麼，她根本就不需要我們祈禱；或者她是死而無悔（這個，我相信，是傳道的說法），那麼……

布尼賢打斷他，粗聲粗氣地回答，唯其如此，更需要祈禱。

藥劑師駁道：

——不過，上帝既然知道我們的一切需要，又何所用乎祈禱？

教士道：

——什麼！祈禱！你不是基督徒？

郝麥道：

——對不住！我欣賞基督教。最初，牠解放奴隸，給了人間一種教訓……

——不關這個！所有的經文……

——噢！說到經文呀，翻開歷史就成了；人人知道，耶穌會的教士拿牠們亂改來的。

查理進來，走向牀，慢慢拉開幔帳。

愛瑪的頭歪在右肩上面。她的嘴張開了，好像臉的下部開着一個黑洞；兩個拇指在手心彎曲着，似乎有什麼白粉撒在她的睫毛，眼睛開始消融在一種細布似的蒼白的膠質裏面，活像蜘蛛在上面結網來的。被單由胸到膝蓋陷下去，然後又在腳趾的頂尖凸起。查理覺得有些無限的體積，一種巨大的重量壓着她。

教堂的鐘敲兩點鐘。他們聽見高臺底下，黑暗之中，河水流響的潺湲。布尼賢不時大聲握着鼻涕，郝麥的筆在紙上嗞嗞地響。

他道：

——好啦，我的好朋友！對景傷情，你還是走開罷！

查理一走開，藥劑師和牧師重新開始他們的討論。

一位道：

——讀渥爾泰！讀郝八克！讀百科全書！

另一位道：

——讀若干葡萄牙猶太人的書簡！讀基督教之真諦，作者尼考拉，做過大官！

他們興奮上來，臉紅了，同時說話，誰也不聽誰說話；布尼賢想不到自己如此狂妄；郝麥想不到自己如此放肆；他們眼看就要對罵，查理忽然又來了。有什麼吸引他。他下了樓又上來。

他站在她的對面看她。這種悠然神往的境界，因為深厚的緣故，已經不復痛苦了。

他記起停止症，磁力的神蹟；他同自己說，他以全力嚮往，或許能夠讓她復活。有一次，他

俯向她，低低喚道：『愛瑪！愛瑪！』他的氣息，用力呼出，把蠟燭的火焰吹在牆上搖曳。

黎明辰光，包法利老夫人來了。查理吻着她，不由自己又慟哭起來。猶如藥劑師，她試着和他說起殯殮的糜費。他大生其氣，她只好不言語。他甚至於要她立即進城購備必需的物品。

查理一個人待了一下午；白特送在郝麥夫人家照管；全福和勒福朗絲瓦太太在上面寢室守候。

黃昏時候，他接見賓客。他站起來，握着他們的手，說不出話，然後大家一個挨一個坐下，在壁爐前面圍成一個半圓圈。臉低着，腿疊在一起，他們搖着他們的腿，隔些時候大大嘆息一聲；人人是一百二十分地膩煩；然而誰也不肯就走。

九點鐘的時候，郝麥又來了（這兩天只看見他在廣場奔波）帶着許多樟腦，安息香和香草。他還捧着滿滿一瓶含氣水，驅除穢氣。這時，女僕勒福朗絲瓦太太和包法利老太太，圍着愛瑪，正好給她穿完衣服，她們拉下僵直的長紗，一直蓋到她的緞鞋。

全福抽噎着：

——啊！我可憐的太太！我可憐的太太！

女店東嘆息道：

——看她呀，她還是那樣嫉媚！誰會不相信，她這就要坐起來呀。然後她們彎下身子給她戴花冠。

頭必須舉高一些，但是一舉高，好像嘔吐，口內流出一道黑水。

勒福朗絲瓦太太喚道：

——啊！我的上帝！袍子！當心呀！幫幫我們的忙呀！

她轉向藥劑師道：

——倒說，你害怕嗎？

他聳着肩膀答道：

——我，害怕？！這算得了什麼！我讀藥劑學的時候，我在市立醫院看的那才叫多！我們還在解剖室喝五味酒！死人吓不倒一位哲學家；而且，我常常說起，我有意把我的身體交給醫院，將來供科學使用。

牧師一來，就問包法利怎麼樣了；聽見藥劑師的答覆，他繼續道：

——你明白，事情還太近！

於是郝麥恭喜他，不像別人，有喪失愛妻的危險；他們由這一點出發，討論牧師的獨身問題。

藥劑師道：

——因為，男子不要女人，是不自然的。我們看見人犯罪……

教士嚷道：

——可是，老天爺！一個人結了婚，譬方說，怎麼能夠保守懺悔的祕密？你倒說說看。

郝麥攻擊懺悔。布尼賢加以辯護；他發揮牠改邪為善的功能。他引證盜賊忽然變成良

民的種種實例。有些軍人，一到懺悔間，就看見了真理。⑤ 夫芮堡有一位教士……

他的同伴睡着了。隨後，房間的空氣太濁，他有一點噎窒，他打開窗戶，驚醒藥劑師。

他向他道：

——好啦，聞聞鼻煙！吸上點兒，你覺得好的。

在什麼地方，遠遠傳來不斷的吠叫。

藥劑師道：

——你聽見狗叫喚嗎？

教士答道：

——有人說，牠們聞得見死人氣味。牠們就像蜜蜂，離開蜂窩，飛到死人地方。

郝麥沒有指斥這些偏見，因為他又睡着了。

布尼賢比較強壯，嘴唇繼續輕輕動了一時；隨後，他不知不覺，下頷往下一搭，丟開他的  
大黑書，開始打起鼾聲。

兩個人面對面，肚子鼓起，臉浮腫着，眉聚在一起，紛呶了半晌，終於在人類的同一弱點  
之中吻合了；屍首顯出睡覺的模樣。他們不比旁邊的屍首多所動靜。

查理進來，沒有驚醒他們。這是最後一次，他同她告別來了。

香草還在燃着，淺藍的氤氳繚繞着，在窗口和進來的霧混成一片。幾顆星宿在閃爍，柔  
和的夜。

大滴的蠟淚墮在牀單上面。查理看着蠟燭燃燒，牠們黃黃的光焰讓他的眼睛疲倦。

緞袍白白的，好像一道月光，閃光的錦幅在上面粼粼。愛瑪在下面消失了；他覺得她由  
自己的身體散出，渾渾濛濛，溶入四周的事物，溶入沈靜，夜晚，過去的風，地上陞起的濕氣裏  
面。



隨後，忽然，他看見她在道特的花園，坐在長凳上面，靠住荆棘籬笆，或者在路昂的街巷，在他們的家門口，在拜爾斗的院落。他還聽見年輕人的笑聲，快快活活，在蘋果樹底下跳舞；房間充滿她的頭髮的芬芳，她的袍子在他的胳膊中間繚繞，發出火花的響聲。還是那件袍子，這件袍子！

他這樣用了長久的時間，想着所有消失的福祉，她的姿態，她的舉止，她的聲調。一陣缺望之後，又是一陣缺望，源源而來，不涸不竭，彷彿汪洋一片潮水。

他起了可怕的好奇心，慢慢地，摸索着，用手指尖，他掀起她的面紗。他發出一聲恐怖的呼號，驚醒了另外兩個人。他們把他拖到下面的廳房。

隨後，全福來說，他要些頭髮。

藥劑師道：

——剪好了！

看見她不敢，他拿起剪刀往前走。他直移擻，鬢角的皮膚讓他扎了好幾個口子。最後，提起膽子，郝麥亂剪了兩三剪刀，平白給美麗的頭髮留下了些白印子。

藥劑師和牧師重新執行他們的事務，中間不免常常睡去，但是一醒過來，就彼此挑剔。

於是布尼賢往房間灑聖水，郝麥拿起含氣水倒一點在地板上。

全福事前爲他們在五斗櫃上面擺好一瓶燒酒，一塊乾酪，一大塊蛋糕。所以將近早晨四點鐘的辰光，藥劑師支持不住了，呻吟道：

——傢活，我還真想填點兒喫食！

教士用不着他央求，他出去做彌撒，做完了回來，他們就喫着，碰杯喝着，不知道爲什麼還咕咕笑着，經過愁苦的期間，我們很容易莫明其妙地快活興奮的。牧師喝到最後一小杯，拍藥劑師的肩膀道：

——我們彼此會有一天瞭解的！

他們在底下走廊遇見進來的工匠。於是足足有兩小時，查理必須認受鐵錘敲打的聲音。隨後，他們把她放在她的橡木棺裏面，又把橡木棺套進另外兩具棺槨，但是棺木太寬大了，又得拿一條褥子的毛絨填好空當。最後，三個蓋子鉋齊了，釘牢了，鐸好了，他們把棺木擺在大門前面，大門開開，永鎮的男女開始往一起聚集。

盧歐老爹到了。他在廣場望見黑布，暈了過去。

● 華妮拉 Vanille 中美洲產生的一種常綠蔓生植物，果實細長，有奇香，由西班牙人輸入歐洲，用以釀造糕餅飲料。

● 郝八克 Faron d'Holbach 法蘭西哲學家，生於一七二三年，死於一七八九年，憎恨一切宗教理論，以爲全是專制的工具。依照他的論文自然組織 *Système de la nature*，精神與物質是一個東西，統治宇宙的自有一絕對的命定論，宗教有害無利，醫生應當襲取牧師的地位。

百科全書 *L'Encyclopédie* 指十八世紀印行的百科全書，由狄德羅 Diderot 和達朗拜 D'Alembert 擔任總編輯，一七五零年預告，次年刊行第一冊，立即引起宗教和政治的糾紛，中間雖經困難和禁止，一七六六年終於全部付印，計得十七冊，另附錄五冊。影響所及，思想爲之轉變，風教爲之默移。

● 尼考拉 J. J. A. Nicolas 法蘭西天主教作家，生於一八零七年，死於一八八八年，名著有 *基督敎之哲學研究 Etud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Christianisme*。

● 就看見了真理：直譯應當是「就覺得鱗甲由眼睛掉下來，」典出於新約使徒行傳第九章第十八節：「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

十

他收到藥劑師的通知，已經在出事三十六小時以後；郝麥怕他傷心，含糊其詞，就沒有方法猜測裏面的意思。

起初，老頭子倒下去，好像中了風。隨後，他明白她沒有死。但是她也許死……最後，他穿上他的工裝，拿起他的帽子，刺馬距套在鞋上，伏在馬背出發。盧歐老爹焦憂急慮，足足喘了一路。有一次，他不得不下馬。他什麼也看不見，他聽見四周全是聲音，他覺得自己要瘋了。

天亮了。他看見三隻黑母雞在一棵樹裏面睡覺；這不是吉兆，他恐懼着，挪擻着。他向聖母許下三件教堂使用的祭披，赤足由拜爾斗公墓走到法松鎮的聖殿。

他來到麻洛穆，喊叫客店的人，一肩膀頂開房門，跳向燕麥口袋，往馬槽倒了一瓶甜蘋果酒，然後重新跨上他的小馬。小馬拚命跑，四個鐵掌冒出火來。

他對自己說，他們會救活她的；醫生會發明一種救藥，一定的。他記起往常聽到的治療的靈蹟。

繼而他又覺得她死了。她在他前面，仰天躺着，在大路當中，他挽住韁繩，幻象消失了。

來到甘崗浦瓦，一杯又一杯，他喝了三杯咖啡提神。

他想，寫信的時候或許寫錯了名姓。他在衣袋裏摸索信，摸到了，但是不敢攤開看。

最後他假定這或許是一齣『滑稽戲』。什麼人的報復，什麼人尋開心，再說，她要是死了的話，人應當知道才是。然而不！田野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天是藍的，樹在搖擺；一羣羊過去了。他望見村子；人家看見他伏在馬背疾馳而過，用力抽馬，馬肚帶滴着血。

醒過來之後，他哭着，倒在包法利的胸懷：

——我的女兒！愛瑪！我的孩子！說給我聽……

另一位抽噎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背運就是了！

藥劑師把他們分開。

——這些可怕的詳情，聽了也沒有用。我會告訴先生的人越來越多了，尊嚴些！好啦！看

開些！

可憐的包法利試着硬掙，重複了幾句：

——是呀……勇敢些！

老頭子喊道：

——看好啦！我才叫勇敢！傢伙！我送她一直送到頭。

鐘響着。全齊備了。應當出發了。

他們一個挨一個，坐在合唱的地方，看着三個唱讚美詩的人來回在他們前面走動。樂人用力吹着風笛。布尼賢先生全身披掛，尖聲歌唱；他禮拜神龕，舉起手，伸開臂。萊斯提布都瓦拿着他的鯨骨杖，在教堂裏轉來轉去；棺木靠近經桌，停在四排蠟燭當中。查理直想起來把牠們弄熄了。

但是他試着虔心信奉，希望來生和她相會。他想像她出門旅行，去了遠地方，去了許久。但是，一想到她就在那裏面，就要入土，一切完結，他不由湧起一種曠野的，陰沈的，缺望的憤怒。有時候，他以為自己一無所感；於是他一壁領略他痛苦的輕減，一壁斥責自己沒有心肝。石地傳來一種又乾又脆的響聲，彷彿有什麼包鐵的棍子按時敲打。這來自教堂的緊

底，在側翼停住。一個穿棕色粗衣服的男人喫力往下跪。這是金獅的夥計伊包里特。他換上他的新腿。

一個唱讚美詩的，在裏面環繞一匝，請求布施。銅錢一個又一個，在銀盤裏面響動。

包法利氣沖沖地扔給他一枚五佛郎輔幣，嚷道：

——快點兒！我難受，我！

執事鞠了一個長躬感謝他。

唱歌，跪拜，起立，沒有一個終了！他記得最初有一次，他們一同來聽彌撒，坐在另一面，右側，靠牆。鐘又響了。椅子大動起來。槓夫拿他們的三根槓子架起棺木；大家走出教堂。

玉斯旦這時候在藥房門口出現了。他忽然又進去了，蒼白，蹣跚着。

人聚在窗口看出殯。查理在前面挺直了腰。他裝出一付勇敢的神情，看見有人走出小巷或者門道加入行列，他就點點頭。六個槓夫，三個一邊，小步走着，有些氣喘。牧師，唱讚美詩的，兩個唱歌的小孩子，一路唸誦我在深處；他們的聲音高低抑揚，在田野散開。有時候他們在拐彎的地方不見了；但是大銀十字架總在樹木之間豎起。

婦女們隨在後面，披着黑斗篷，戴着往下翻的風帽，拿着一支燃燒的大蠟燭。對着這不

斷的新禱和火炬的重複，聞着這沈重的蠟油和道袍的氣味，查理覺得自己發昏。吹來一陣微風；裸麥和油菜冒出綠芽，露水在道旁的荆棘籬笆上面顫抖。天空充滿種種歡悅的聲音：一輛貨車遠遠在車轍滾動，一隻公雞叫了又叫，要不然就是一匹馬駒奔馳，逃往蘋果樹底下。碧潔的天飄着紅雲，淺藍的浮光罩有蝴蝶花蓋着的茅舍；查理路過的時候，認出牠們的院落。他記起有些早晨就和今天一樣，診過什麼病人，他由裏面出來，回去看她。

撒着白點的黑布，不時掀開，露出棺木。槓夫累了，放慢步子；棺木忽高忽低，好像一隻小船，一個浪花打來，就上下顛簸。

他們到了。

男子繼續往下走，來到草地挖墳穴的地方。

大家圍成一圈；牧師演說的時候，紅土從裏面扔向邊沿，又不斷順着四角悄悄地流了進去。

隨後，四根繩子放好，棺木移到上面。他看着牠往下墜，總在往下墜。

終於碰到了什麼東西在響；繩子唧唧噥噥往上抽。於是布尼賢拿起萊斯提布都瓦遞給他的鐵錘；他一邊用右手灑聖水，一邊使勁用左手推下去一大錘土；石子碰着棺木，發出



絕大的響聲，活像是永生的回憶。

教士把灑壺遞給他的鄰居。這是郝麥先生。他嚴重地搖了搖，交給查理。查理跪在地上，滿滿兩手往裏扔，喊着『再見！』他向她送着吻；他爬向墳穴，要和她埋在一起。

大家把他拉開；不久，他也就安靜了，或許猶如別人，感到了却的廣汎的滿足。

盧歐老爹回來的時候，安安静静吸着煙；郝麥心裏大不以爲然。他注意到畢耐先生不會送殯，杜法實做完彌撒『溜之大吉』，律師的聽差戴奧道穿着一件藍燕尾服，『就像弄不到一件黑燕尾服！像活！這可是風俗呀！』爲了傳達他的觀察，他從這一羣人走到那一羣人。大家悼惜愛瑪的死，特別是勒樂，他自然也來送殯。

——可憐的小太太！她丈夫多難過！

藥劑師接下去道：

——不是我，你知道，他會弄死他自己的！

——多賢德的一位太太！想想看，上禮拜六我還在我的舖子看見她來的！

查理回到家，脫掉衣服，盧歐老爹重新穿上他的新工裝。這是新的，不過，他一路直拿袖子揩眼睛，臉染着牠腿下來的顏色，同時眼淚一道一道，和灰塵混在一起，把牠弄髒了。

包法利老太太和他們在一起。三個人全不言語。最後老頭子嘆息道：

——我的朋友，你記得我有一次到道特，趕着你死掉你頭一個太太嗎？我那時候直安慰你！我找得出話說：可是現在……

隨後，全個胸脯鼓起，長長呻吟了一聲：

——啊！你明白，這回我完啦！我看見我女人死……後來又是我兒子……現在又是我女兒！

他要立即回轉拜爾斗，說他不能夠在這房子睡覺。他甚至於拒絕看一眼他的外孫女。——不！不！我受不住這個！你好好兒吻她就是了！再見……你是一個好孩子！而且，我永遠不會忘掉這個（他拍着他的屁股，）不要怕！你永遠會收到你的火雞的。

但是，來到山頭，他轉回身，和從前在聖·維克道的路口同她分手一樣。太陽落在田裏，光線斜斜的，把全村的窗戶照成了火紅。他把手放在眼前，望見天邊有一圈牆，裏面一叢一叢樹木，在白石頭中間，遠遠近近，形成若干黑點子。他繼續着他的路程，速度減低，因為他的小馬跛了。

查理和他母親雖說疲乏，黃昏在一起談了很久。他們說起過去和未來。她來到永鎮住，

她爲他管家，他們不再分離。她是又精明，又溫柔，心裏直喜歡她又抓回多年以來她失掉的  
一種感情。十二點鐘敲了。全村和往常一樣沈靜。查理醒過來，總在思念她。

羅道夫尋消遣，在樹林裏打了一整天的獵，安安靜靜在堡子裏睡覺；賴翁也在那邊睡  
着。

這時候，另有一個人，沒有睡覺。

一個年輕孩子，跪在墳頭，在松樹中間，胸脯因爲哭久了，在陰影喘着，心裏懷着萬千的  
遺恨，比月還柔，比夜還深。柵欄忽然響了。是萊斯提布都瓦；他方才把他的鏟子忘在這裏，尋  
找來了。他認出是玉斯旦爬牆，從此明白到底誰是偷他的番薯的匪人了。

● 公墓，愛瑪葬在裏面。

## 十一

第二天，查理接回小孩子。她問她媽媽。大家回她，媽媽不在家，媽媽會給她帶玩具回來的。白特說起了好幾次；隨後，時間長了，她不再往這上面想了。小孩子的欣快使包法利傷心，他還得忍受藥劑師的難以忍受的安慰。

銀錢的事務不久又開始了，勒樂先生重新唆使他的朋友萬隆出面，查理接受龐大的數目；因為他決不出賣曾經屬於「她」的任何傢具。他母親直為這事嘔氣。他比她還要生氣。他完全變了。她丟下這家走了。

於是人人「欺負」他。朗浦樂小姐索半年的學費，雖說愛瑪不會學過一課鋼琴（她給包法利看的那張收據，也是她們中間一種密契）；租書處索三年的租費；羅萊嫂子索二十來封信的郵費；查理要她解釋，她的回答倒也識趣：

——啊！我什麼也不知道！全是她的事呀。

查理付一次債，相信是最後的債。可是一個趕一個，又有了別的債。

他討取沒有付清的診費。人家拿他太太從前的信給他看。他只有請人原諒。

全福現在穿着太太的衣服；不是全穿，因為他留下了幾件，他來到她的梳洗間看牠們，把自己鎖在裏面；全福和她差不多一樣高低；查理時常看見她的背影，以為是愛瑪，喊道：

——噢！停！停！停！

但是，臨到降聖節，她離開永鎮，偷去衣櫥所有下餘的東西，被戴奧道拐走了。

也就是將近這時期，杜浦伊夫人有喜帖給他，宣布她兒子，伊茹斗的律師，賴翁·杜浦伊先生，和崩德鎮的萊奧喀狄·勒坡夫小姐，舉行結婚典禮。查理寫給他的賀喜的信裏面，有這麼一句話：『余可憐之亡妻將如何快樂！』

有一天在家裏閒轉悠，他走上鴿樓，他覺得鞋底踩着一個細紙小球。他打開讀着：『勇敢，愛瑪！勇敢！我不願意毀壞你的一生。』這是羅道夫的信，落在箱子中間，停在地上，從天窗進來的風適纔又把牠吹到門口。查理張開嘴，動也不動，立在愛瑪從前立的地方，她在失望，比他還要蒼白，直想尋死。最後，他在第二頁下面發見一個小小的『羅。』——這是什麼意思？

他記起羅道夫的慫恿，忽然不來了，以後遇見了兩三回，總是拘泥的樣子。但是書信的尊敬的話調騙住他。

他向自己道：

——他們或許是精神上相愛。

而且，查理不是那種追根究底的人；當着憑據他退縮，他猶疑兩可的妬忌散失在他廣大的悲痛之中。

他反而想道，她應當受人膜拜。當然，個個男子想望她。這只有讓他覺得她更美；他對她起了一種長久的，熱烈的欲望，因為如今不可能實現，無涯無涘，越發燃起他的缺望。

爲了討她歡喜，好像她還活着，他採用她的嗜好，她的見解，他買了一雙紋皮鞋。他挽白領結。他往他的鬚髭灑香水，他和她一樣簽發票。她死了以後教他學壞。

他不得不一件一件賣掉銀器，隨後他又賣掉客廳的傢具。房間全成了空的，只有寢室，她的寢室，仍和往日一樣。用過晚飯，查理上樓，把圓桌推到爐火前面，拉近『她』的扶手椅。他坐在對面。一支蠟燭在鍍金燭臺的一個分叉裏面燃着。白特在他旁邊往畫上塗抹顏色。看見她的衣著那樣壞，這可憐人十分難受。鞋沒有帶子，工裝的袖口一直撕到屁股，因

爲女僕絲毫不當心她。然而她既溫柔，又可愛，小頭歪來非常動人，金黃頭髮披在她的小紅臉蛋上面，他感到無限喜悅，歡樂之中攪着哀愁，就像做壞了的酒有松香氣味。他修好她的玩具，給她剪紙人，或者縫好她囡囡的破肚皮。隨後，假如他看見女紅盒，一條帶子拖在外面，或者一根針掉在桌縫，他不由起了夢想，模樣十分憂鬱，她和他一樣憂鬱。

現在沒有人來看望他們；因爲玉斯旦逃往路昂，做了雜貨舖的夥計，藥劑師的孩子們越來越不同她往來，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同了，郝麥先生也不在乎友誼延長。

他的消炎膏沒有能夠醫好瞎子，瞎子回到居由穆樹林的山坡，逢旅客便說藥劑師勞而無功，說到後來，郝麥進城只有躲在「燕子」的窗簾後面，避開和他相會。他憎惡他；爲了保障他的名譽，一百二十分想把他除掉，他朝他擺好一座有掩護的礮位，顯出他智慧的深沈和虛榮的險詐。一連六個月，我們可以在路昂烽火讀到這樣的短論：

「赴彼喀狄的肥土沃野的人士，行經居由穆樹林的山坡，一定會看見一個乞丐，臉上有一個可怕的膿瘡。他糾纏旅客，折磨旅客，儼然成了一座稅關。難道我們還是在中世紀的荒謬時代，允許遠征的浪人把他們從東方帶來的癩疥和瘰癧，在我們的公

衆場所攤開？」或者是：

「法律雖說禁止流浪，我們的近郭依然布滿了成羣結隊的乞丐。我們看見的躑躅獨行的乞丐，或許並非最不危險的份子。我們的官員想着什麼？」

於是郝麥捏造出來一些故事：

「昨天，在居由穆樹林的山坡，一匹馬受驚……」接下去是遇見瞎子，出了意外。

他終於達到目的：官家把他拘禁起來。但是他又放出來了。他重新開始，郝麥同樣重新開始。這成爲一種角鬪。他得到勝利；因爲他的仇敵貶在一家收容所，永久拘禁起來了。

成功給他膽量；由這時候起，區裏只要有一隻狗壓死，一間倉庫燒毀，一個女人挨打，他立即寫給公衆知道，永遠操縱於兩種心情：愛進步，恨牧師。他比較國民小學和教會小學，不說後者好話；他爲教堂一百佛郎的補助金，提起聖·巴代賴米的慘案。揭發惡習，提倡新說：這是他的理論。郝麥從事於破壞；他變成危險人物了。



然而，報章狹隘的限制使他噤聲；他不久需要一本書，一本著作！於是他寫了一本永鎮通志，附氣候調查。通志把他帶到哲學。他關切若干大問題：社會問題，貧苦階級的教化，養魚法，樹膠，鐵路，等等。最後想起自己屬於中產階級就臉紅。他模擬『藝術風格』。他吸煙。他買了兩尊小彫像，『摩登』，『彭巴都爾』，裝璜他的客廳。

他不放棄藥房；正相反，他接受新發明。他迎合巧克力的大潮流。他第一個把『可可』和『補力多』介紹到下。賽納。浦外馬曬設計的水電鏈引起他的熱心。他自己戴了一個；夜晚，他脫掉他的法蘭絨背心，露出金螺線，自己消失在底下。郝麥夫人站在前面，眼花繚亂，覺得自己加倍愛上了這位人物，捆紮嚴密勝似一個西特人，璀璨猶如一位『博士』。說到愛瑪的墓碑，他有美麗的觀念。他最先提議一根半截石柱和有襤褸的衣服，再次是一座金字塔，最後是一座外絲塔廟。圓亭樣式。……或者『一片廢墟』。無論是什麼計劃，郝麥對於垂柳堅持到底，以為牠是憂鬱必然的象徵。

查理和他一同到路昂一家石廠去看墓碑——相伴着一位叫做渥夫芮拉的畫家，布芮都的朋友，時間全用在賣弄同音語。最後，看了一百多種圖樣，估計了一番價錢，第二次來到路昂，查理決定採用皇陵樣式，兩個正臉上面彫着『一位司命之神，拿着一根熄了的火

把。」

至於碑銘，郝麥以為沒有比『止步兮行人』優美的了，他想得出來的只有這個；他搜索枯腸，他依然重複着：『止步兮行人』……最後，他發見『所踐兮賢妻』就採用了。

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包法利一邊不斷思念愛瑪，一邊把她忘了；他和自己生氣，覺得這個意象溜出他的記憶，不願他留牠的種種心力。其實他每夜夢見她；夢永遠相同；他挨近她；但是，臨到擁抱她的時候，她在他的臂內化為烏有了。

大家看見他每逢黃昏去教堂，去了一個星期。布尼賢先生甚至於看望了他兩三次，最後只好不管他了。而且，郝麥說，牧師傾向偏激，迷信；他申斥世紀的精神，同時每半個月演講的時候，總要說到渥爾泰臨死的情形，如人人所知，他吞自己的糞便死的。

包法利雖說省儉，離了清舊債却還遙遠。勒樂拒絕改期償付。沒收就在眼前了。於是她向他母親求救，她允許他拿她的財產抵押，但是回信裏面直罵愛瑪；爲了酬謝她的犧牲，她要一條全福沒有偷去的肩巾。查理不肯給她。他們鬧翻了。

她先起意和解，向他提議把小孩子接到她那面，給她解悶。查理答應了。但是動身的時候，他失了勇氣。於是沒有疑義，他們母子完全決裂了。

他的眷戀越消滅，他越貼緊孩子的愛情。但是他不放心她；因為她時常咳嗽，面頰時常發紅。

對着他是藥劑師一家大小，興盛，歡愉，事事如意。拿破崙幫他做實驗。阿達梨爲他繡了一頂希臘小帽，伊爾瑪剪圓紙片蓋好蜜餞，富蘭克林一口氣默完九九表。他是最快樂的父親，最幸運的男子。

錯啦！一種野心在暗裏咬嚙他：郝麥想得十字勳章。他不缺少資格：

第一，霍亂時期，余會不顧一切，熱心服務；第二，余會自費印行各種公益著述，例如……（他提出他的論文，題目是蘋果酒，釀造與效用；還有，密毛木虱的研究，送到國家學會；他的通志，甚至於他的藥劑學畢業論文）而余爲若干學會之會員，尙其餘事也（他只做了一個學會的會員。）

他打一個旋，嚷道：

——總之，如其有火災者，我亦當踴躍以赴也。

於是郝麥俯拜權威。選舉的時候，他私下裏大幫知府的忙。他終於出賣自己，行如娼妓。他甚至於向國王上了一封請願書，求他『主持公道，』說做『萬民愛戴，』喻爲亨利四世。

每天早晨藥劑師急急翻閱報紙，尋找他的任命任命不來。最後，他支持不住了，把花園的草地修成寶星的圖樣，頂尖拿草分成兩條細帶，摹倣緞條。他交起臂，圍着散步，思維着政府的愚昧和人們的忘恩負義。

由於尊敬，或者由於一種徐徐整理的愉快的感覺，查理始終沒有打開愛瑪經常使用的一張紅木書桌的私人抽屜。有一天，他終於坐在前面，轉動鑰匙，推開彈簧。裏面全是賴翁的書信。這一次，沒有疑問了！他看到最後一封，搜索所有的角落，所有的傢具，所有的抽屜，牆壁後面，嗚咽着，嗚叫着，亂了，瘋了。他發見一個匣子，一脚踢開。在零亂的情書中間，羅道夫的畫像豁然在那裏。

他的灰心令人驚奇。他不出門，不見客，甚至於不肯去看他的病人。於是大家說他『關在家裏喝酒。』

有時候，好奇者把身子聳在花園的籬笆上面，嚇了一跳，望見這個長鬍鬚人，穿着破爛衣服，曠野的模樣，一邊行走，一邊高聲號哭。

夏季黃昏，他帶着他的女兒，來到公墓。他們入夜回來，廣場黑漆漆的，僅僅畢耐的天窗透出一點亮光。

但是，他痛苦的感受是不完全的，因為四周沒有人和他分享；他去看望勒福朗絲太太，爲了能夠談談『她』。但是女店東只拿一隻耳朵聽，和他一樣，她也有苦惱，因為勒樂先生新近終於開設茂昌，同時伊外，在代辦方面大有聲譽，要求加薪，以入『同行對頭』恐嚇。

有一天，他到阿爾格伊市場去賣他的馬——最後的資源，他遇見羅道夫。

面對面，全蒼白了。羅道夫僅僅送去他的信儀，先是結結巴巴地道歉，隨後有了膽量。居然（天氣很熱，時當八月）邀他到酒館喝一瓶啤酒。

他在對面倚住桌子，一邊嚼着他的雪茄，一邊閒談；查理當着這張她愛過的臉，惘惘然有所夢想。他似乎重新看到她什麼東西。他爲之驚異。他真還想做這個人。

另一位繼續談着耕耨，牲畜，肥料，拿無聊的話填實所有的空當，唯恐對方有話傷到他的隱私。查理並不在聽；羅道夫看出來了；他就臉的變動，觀察回憶的轉移。臉漸漸紅了，鼻孔往快裏開合，嘴唇顫索；甚至於於有一時，查理充滿陰沈的怒火，眼睛望定了羅道夫。後者感到一種恐慌，中斷了話緒。但是不久，同一悲哀的慵倦重新在他的面孔出現。

他道：

——我不怨你。

羅道夫木然。兩隻手托住頭，聲音幽幽的，忍讓的字音含有無限的痛苦，他重新道：

——不，我不怨你啦！

他甚至於加上一個偉大的字，他自來說到的唯一的偉大的字：

——錯的是命！

領導這個命的羅道夫，覺得像他這種情形的人，他也太好說話了，甚至於滑稽，有一點卑鄙。

第二天，查理來在花架底下，坐在長凳上面。陽光穿過空格；葡萄葉子把影子傾在沙礫上面，茉莉放出香味，天是藍的，斑蝥圍着開花的百合噬噬在飛，查理感到噎窒，彷彿一個少年，一片愛情的汪洋漲滿了他愁苦的心。

小白特一下午沒有看見他，七點鐘的時候，來尋他用晚飯。

他的頭仰靠住牆，眼睛閉攏，口張開，手裏握着一束長長的黑頭髮。

她道：

——爸爸，來呀！

以爲他有意作耍，她輕輕推他。他倒在地上。他死了。

三十六小時以後，由於藥劑師的要求，喀尼外先生奔來，加以檢驗，什麼也沒有尋到。一切出賣，餘下十二佛郎七十五生丁，供包法利小姐投奔祖母的旅費。老太太當年下世，盧歐老爹癱了，一位遠房姨母照料她。她不富裕，把她送到一家棉織廠掙錢過活。

自從包法利死了以來，一連三個醫生在永鎮開業，因為郝麥先生立即加以排擠的緣故，毫無成就。他的主顧多到不可再多；當道縱容他，輿論保護他。

他新近收到十字勳章。

羅原文是R。

浦外馬醫 Pulvernacher 未詳。

西抵人 Scythie 古時野蠻民族，散居歐洲東北與亞洲西北各地。

「博士」mage 又譯為「王」見於新約：耶穌降生的時候，從東方來了幾個博士朝拜。

外絲塔 Vesta 羅馬的女性火神，家神。

垂柳是浪漫主義的觀念，詩人穆塞有一首詩，希望他的墳頭有這樣一棵樹。

「止步兮行人」所踐兮賢妻：原文是拉丁 Sta viator, amabilem conjugem caueas 郝麥

寫取前人之意，以「賢妻」二字代「英雄」一詞，原文是 Sta, viator, hercem caueas 乃是法蘭

西十七世紀名將賈代 Je Grand Condé 親王的碑銘。

附  
錄





## 發表與訴訟

一八五六年四月，包法利夫人脫稿，作者送了一份稿本給他的好友杜剛 Maxime Du Camp，預備在他和詩人勞朗·皮沙 Laurent Pichat 合編的巴黎雜誌 Revue de Paris 發表。經過三個月，的擱置，雜誌決定在十月開始刊載，但是兩位主編人認爲全書極有刪削的必要。下面是杜剛寫給福樓拜的信，要求他把刪削的全權交給雜誌：

親愛的老朋友，勞朗·皮沙看完你的小說，他把他的意見送給我，我現在寄給你看。你看過之後，就知道我多同意他的見解，因爲裏面差不多全是你走以前我說給你聽的意見。我把你的書交給勞朗，除去熱烈推薦以外，沒有說別的話。所以我們決不是商量好了用同一的鋸子來鋸你。他給你的勸告是好的，甚至於我還要說，這是你應當遵循的唯一的勸告。你的小說在雜誌發表，交給我們作主好了。我們覺得必要，我們就加以刪削；隨後你願意怎麼樣出書就怎麼樣出書，那是你的事。

了。不瞞你說，假如你不這樣做，你一定連累自己，你拿一部雜亂的作品開場，風格不足以讓牠引起人的興趣，勇敢些，施手術的時候閉住眼睛，不相信我們的才分，至少相信我們這一方面的經驗和我們對於你的友情。你把你的小說埋在一堆東西之下，寫得好，然而沒有用；小說不夠清爽；必須剔爬；這是一種容易的工作。我們請一位幹練的老手當着我們修削：不給你的稿本多添一個字，僅僅去蕪存精；你的損失是百十佛郎，我們拿這個錢替你繳捐。與其發表一部不完整，太繁冗的作品，你不如發表一個真正完善的東西。你一定用你全付的力量詛咒我，但是想想看，我這樣做，爲的只是你個人的利害。

再見，親愛的老朋友，回答我，記着我是你的。

馬克西穆·杜剛 一八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我們明白福樓拜看見這封怪信有多氣悶。他沒有寫回信，僅僅在背面寫了這麼一個大字，Crève。假如勉強譯成中文，或許只有「嗚呼」兩個字還可以傳神。他的氣悶其實只是開始；杜剛的信好比一個引子，好戲留在後頭，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福樓拜並不完全接受那位「幹練的老手」的侮辱。他有兩封信寫給勞朗·皮沙，向他私人抗議：這兩封信值得我們引證，因爲我們可以看出福樓拜堅定的藝術的認識和他反感的根據。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一八五六年十月二日。

親愛的朋友：

我方才收到包法利，我先感到謝謝你的必要（我也許粗野，我不會忘恩；）牠是什麼面目，你接受牠什麼面目，你這就是幫我忙，我不會忘記。

你從前覺得我是一個可笑的可笑的熱性子人，你如今還要這樣覺得（也許格外覺得，）你不以為然嗎？我願意有一天承認你對；我答應你，那時候我一定俯首請罪。但是你明白，親愛的朋友，我往日從事的只是一種嘗試，但願學徒工作不太苦就好！

難道你以為這種卑賤的現實，牠的描寫令你生厭，就不讓我和你一樣噁心？你要是更認識我的話，你就會知道我憎恨通常的人生。我向來盡我的心力避免接觸。但是，

美學地，我願意這次，也就是這次，澈頭澈尾弄牠一個透澈，所以，我把它拾起，出以一種英雄的姿態，我的意思是細緻的姿態，接受一切，說破一切，描繪一切，抱負可謂不凡。

我解釋自己解釋的不好，但是足夠你明白我抗拒你的批評的意義，不管你的批評有多正確。你是叫我多寫一本書。

你衝撞的是內在的詩學，因為如一位哲學家所謂，典型的泉源是詩學，著作取形於典型。總之，

敬而不服，我覺得對不住你往常的教誨，也對不住我今日的抱負。

藝術勿需乎慙懃和禮貌，要的只是信仰，永遠是信仰，還有自由。說到這裏我熱烈地握你的手。我是你的，在枝葉常青，果實不結的樹的下面。

場：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同年十二月，雜誌已經開始自作聰明的刪削，福樓拜不得不再三聲明他的立

我親愛的朋友，

我先謝謝你把你自己提開；我不是和詩人勞朗·皮沙說話，而是和雜誌，抽象的人物，你是牠的發言人說話。現在，這就是我對於巴黎雜誌的答覆：

第一，包法利夫人留了三個月沒有發表，付印第一行之前，雜誌應當知道所以處之之道。用或不用。既然用，有罪活該受；

第二，事情一談定，一接受，我應允刪掉一段文字（依我看非常重要）因為雜誌告訴我，對於雜誌有危險。我做是做了，但是我不瞞你（我這是同我的朋友皮沙說話），從那一天起，我大為後悔有印行的念頭。

有話全說，否則一無所說：

第三，我覺得我已做了許多，而雜誌覺得我還須再做。可是我將一無所作，不改一字，不刪一字，一個逗號也不去，什麼也不去，什麼也不去……但是，萬一巴黎雜誌覺得我爲牠招惹是非，萬一有所畏懼，最簡單不過，停止刊印包法利夫人好了。我完全不放在心上。

現在我和雜誌說完了話，我不妨斗胆指出，噢！

朋友：

你刪掉馬車那一節，你就沒有去掉觸目的東西。現在要我刪掉第六期裏面的東西，你更是什麼也沒有去掉。

你注目枝節，其實留意的應當是全體。粗野的成分在緊底，不在浮面。你漂白不了黑人，你換不了一本書的血。你可以使牠貧血，如此而已。

不用說，假如我和巴黎雜誌翻臉，我和牠的編輯依然還是朋友。

我知道分開文學裏面的行政部分。

同時福樓拜得到編輯人的同意，在小說前面公開刊出他的抗議：「若干我不贊同的考慮，強迫巴黎雜誌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加以刪削；現在這一期，雜誌方面又有所顧忌，以爲應當再取消幾節。爲此，我宣布否認下文的責任。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段，不是一個整體。」——居斯達夫·福樓拜。這份經過宰

劃的稿本，作者留做紀念，在最後一頁註道：「依照杜剛，必須取消全部婚禮；依照皮沙，必須刪削，或者至少大事節縮，從頭到尾重寫一農產改良競賽會！」雜誌方面一般的意見，「跛腳」相當太長，沒有用。」

但是，禍不單行，檢查官開始注意這部小說所謂的色情的描寫和牠不良的影響。雜誌方面的刪削僅僅增加官方的懷疑和追究。凡是福樓拜的作品，例如在藝術家 *L'Artiste* 上發表的片段的一八五六年的聖安東的誘惑，和包法利夫人是他當時公開的僅有的兩種貨色，也成了誨淫的罪狀的證據。小說裏面的包法利夫人雖說服毒自盡，終于避免鞠訊的羞辱，她的傳記人沒有她那種幸運，雖說努力打消官方的企圖，結局還是和編輯人皮沙，印刷人皮葉，*Picot*一同上了公堂。包法利夫人的出現是劃時代的，有歷史性的，同樣是牠這場官司，轟動一時，本身表現愚昧和可笑，促成牠出現的聲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包法利夫人由聲名浪藉的地位一躍而登文壇的高峯。檢查官的代表是帝國律師艾爾酒 斯提·皮納 *Ernest Pinard*，辯護律師是塞納 *Senard*，做過國民大會主席和內政部部长。公訴狀彷彿出自小說裏面郝麥的手筆，反對的不是奸淫本身，因為牠承認人活在熱情上面；辯護狀是一篇傑作，浩浩蕩蕩，有聲，有色，有力，有熱情，有智慧，幾乎可以說是一篇研究包法利夫人的必讀的文章。塞納和福樓拜的父親是老朋友，為正義也為交情，他從法庭救出福樓拜，老朋友的兒子，一個初出茅廬就闖了禍的年輕作家。法庭用模稜兩可的口吻，申斥而又嘉獎，宣佈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無罪。

下面是這三篇著名的有趣文獻。

——譯者。

## 公訴狀

被告 居斯達夫·福樓拜

公訴人 帝國律師艾耳迺斯提·皮納

諸位先生，檢查官掀起這場辯論，無庸諱言，遭逢一種困難。困難不在法令本身以內：敗壞公衆道德和宗教，不用說，詞句失之於汎，失之於寬，需要加以限定。然而，當正直實際的心靈聽你談話，關於這一點，倒也易於互相瞭解，易於鑑別一本書的某一頁傷害宗教或者道德。困難不在我們的法令以內，倒更多在你們所要裁判的作品的篇幅以內。問題關連着全部小說。呈上你們一篇報章文字鑑定，大家立即看出犯罪的始末；檢查官讀一下那篇文章，然後請求你們加以鑑定。現在不是關連着一篇報章文字，而是一本小說全部，在巴黎雜誌分六期刊行，一八五六年十月一日開始，十二月十五日登載完畢。遇到這種情形，怎麼辦？是檢查官的任務是什麼？讀全部小說？不可能。另一方面，僅讀有罪的本文，可能引起一種極



有根據的指責。人家可以對我們講：假如你們不控訴所有的篇章，假如你們忽略有罪的段落的前後文字，你們顯然縮小辯論的場合，因而將辯論加以窒塞。爲了避免這雙重的障礙，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遵循，那就是先向你們講述全部小說，不讀，也不控訴任何段落，然後引證本文，讀，控訴，最後回答關於法令進行的一般步驟的反對意見。

小說的題目是什麼？包法利夫人。題目本身一無透露。牠有一個小題目：外省風俗。這個題目依然表達不出作者的思想，然而可以使人有所預感了。作者用意不在依循某種真或假的哲學體系，他用意在描繪人情風習，你們這就看到什麼樣的描繪不用說，是丈夫開始並且結束這本書，然而作品最嚴肅的肖像，照亮其他的描繪，顯然是包法利夫人的肖像。

現在我敘述，我不引證。你發見丈夫在學校讀書，而且必須承認，兒童已然透出將來做丈夫的模樣。他極其愚笨懦弱，懦弱到這樣程度，到了學校，人家問他姓什麼，他開頭拿『查包法芮』回答。他愚笨極了，工作而無進步。他在一班人裏永遠不是第一，也永遠不是第末；他如若不是愚頑的典型，至少在學校也是開玩笑的對象。唸完中學，他來到路昂學醫，住在五樓，面對賽納河，母親向她相熟的一個染工租的。他在這裏研讀醫學，逐漸爭到行醫的文憑，然而不是醫學博士的文憑。他常去酒館，逃課，他總算沒有染上別的嗜好，除却耍道米

奴。這就是包法利先生。

他要結婚。母親爲他找到一位女人：笛耶浦一個執達吏的寡婦；她有德行，醜，四十五歲，每年有一千二百佛郎的息金。可是保管母金的證官有一早晨去了美洲，包法利媳婦受了這重重一擊，意想不到的，一擊，抵不住，死了。這就是那第一次婚姻，這就是那第一場戲。

包法利先生鰥居了，想着再結婚一次。他搜尋他的回憶，他不需要往遠裏去，他立即記起近鄰一個農夫的女兒，愛瑪·盧歐小姐，曾經特別招惹包法利夫人疑心。她是農夫盧歐的獨養女，在路昂的虞徐林讀書。她不關心農田；父親希望把她嫁出去。醫生毛遂自薦了，他不在裝奩上留難，你們明白，彼此全都一心情願，進行自然順利。婚禮完成了。包法利先生拜在太太膝前，他是最快樂的男人，最盲目的丈夫；他唯一的關切是逢迎太太的意欲。

如今包法利先生的角色讓位；包法利夫人的角色變成書裏認真的工作。

先生們，包法利夫人愛過她丈夫，或者盡心愛過他，沒有，從一開頭起，即是所謂媒介場面。從這時候起，另一個國度在她前面展開，一種新的生活向她呈現。渥畢薩的堡主舉行盛大宴會。醫生被邀了，他太太被邀了，就是這裏，她初度嚐到物欲的一切烈火。她看見那曾經在宮庭出過風頭的拉外笛耶公爵；她和一位子爵跳舞，感到一陣沒有經過的激動。從這時

候起，她過着一種新的生活；她丈夫，一切環繞她的，對於她變的不可忍受了。有一天，她在一件傢具裏面找東西，碰到一根鐵絲，弄破她的手指；這是她的結婚花捧。看見無聊在侵蝕她，包法利先生試着改變環境，犧牲了他的主顧，搬到永鎮居住。就是這裏，發生第一次失足的場面。我們如今到了第二期附刊。包法利夫人來到永鎮，在這裏，她第一個遇見的人，她注目而視的人，不是當地的證官，而是那位證官的唯一的書記，賴翁·杜皮伊。這是一個年輕人，研究法律，就要到京城來。除去包法利先生，任何人都要不放心這個年輕書記的訪問，但是包法利先生極其天真，相信太太的德行，賴翁沒有經驗，感到同一的情緒。他動身了，機會失落了，然而機會很容易就有了。在永鎮附近，有一位羅道夫·布朗皆先生（你們注意我在敘述。）這個人三十四歲，性情粗野；對於女人，他已經有過許多不費氣力的勝利；他當時有一個女戲子做情婦；他看見包法利夫人，年輕，漂亮；他決心要她做他的情婦。容易之至，他有三次機會就夠了。第一次是他參加農產改進競賽會，第二次是他拜訪她，第三次是他邀她騎馬散步，丈夫認為太太的健康需要；於是就在這第一次探問森林，她失足了。幽會重複着，在羅道夫的堡子，特別是在醫生的花園。一對情人盡情放縱，到了極度！包法利夫人要羅道夫拐她走，羅道夫不敢說不是，但是他寫了一封信給她，想法子向她證明，以種種充足理

由，說他不能夠拐她走。接到這封信，包法利夫人如遭雷擊，先是腦病，接着就害傷寒。高熱殺死愛情，然而病人留下了。這是那第二場戲。

我談到第三場戲。緊跟着和羅道夫的墮落，是一種宗教的反動，但是爲時是短暫的；包法利夫人這就又要失足。丈夫以爲看戲對於太太復元有益，帶她來到路昂。在包法利夫婦的包廂的對面，賴翁·杜皮伊坐在另一座包廂，證官的那位年輕書記，在巴黎學法律，如今回來，受了特別的教育，有了特別的經驗。他去看包法利夫人；他向她提議一次幽會。包法利夫人和他約好在禮拜堂。走出禮拜堂，賴翁向她提議乘馬車。她起先拒絕，但是賴翁告訴她，巴黎就是這樣子，於是沒有阻難了。在馬車裏失足！對於賴翁，幽會次數增多，正如對於羅道夫，先在醫生家裏，後來在路昂租下的一間屋子。最後，就是這第二次愛情，她也疲倦了，就是這時候，開始危急的場面，這是小說的末一個場面。

包法利夫人亂花錢，亂送禮物給羅道夫和賴翁，過的是一種奢侈生活，爲了應付糜費，寫了許多期票。她從丈夫那邊弄到一份委託書，代理共同的遺產，遇到一個放高利貸的，接受期票，到期不兌現，續下去，另請一個同謀的人出面。接着來了貼印花的公文，拒付的通知，審問，沒收，最後是拍賣傢具的告示，而包法利先生一無所知。走頭無路，包法利夫人向人人

借錢，人人不借，賴翁沒有錢，當她向他提議爲了弄錢而犯罪，他嚇壞了，倒縮回去。深深淺淺的羞侮嗜逼了，包法利夫人去求羅道夫，她不成功，羅道夫沒有三千佛郎。她留下的只有一條出路。求丈夫饒恕？不向他解釋？然而丈夫寬大爲懷，會饒恕她的，這是她不能夠接受的一種羞侮。她服毒。於是痛苦的場面來了。丈夫在這裏，在太太的冷冷的身體旁邊。他叫取來新婚衣服，吩咐給她穿上，把她的屍首放進三套棺槨。

有一天他打開書桌，發見羅道夫的肖像，他的信和賴翁的信。你們以爲愛情就要低落嗎？不，不，相反，他激動，他興奮，爲這別人也會佔有過的女人，由於她給他留下的那些物欲的回憶；從這時候起，他疎遠他的主顧，他的家庭，他把最後一點的遺產花掉，有一天，大家發見他在花架底下死了，手裏握着一束長長的黑頭髮。

這就是那部小說；我從頭到尾敍來，沒有刪節任何場面。人家把牠叫做包法利夫人；你們很可以給牠另起一個題目，正正確確地叫做：一個外省女人的淫史。

先生們，我完成了我分內工作的第一部；我已經敍述，我這就要引證，引證之後，將有兩種罪名成立：敗壞公衆道德，敗壞宗教道德。敗壞公衆道德就在我要讓你們看到的色情的描繪裏面，敗壞宗教道德就在和聖事相淆的肉欲的意象裏面。我這就引證。我不會冗長，因

爲你們會讀到全部小說的。我僅僅給你們引證四個場面，或者不如說做四幅圖畫。第一，將是和羅道夫的愛情和墮落；第二，兩次奸情之間的宗教過程；第三，將是和賴翁的墮落，這是第二次奸情，最後，第四，我要引證的是，包法利夫人的死亡。

在掀起圖畫的四個角隅以前，允許我解釋一番什麼是福樓拜先生的顏色，筆觸，因爲說到臨了，他的小說是一幅圖畫，所以必須知道他屬於什麼宗派，他用的是什麼顏色，他的女主人公的肖像是什麼。

作者的一般顏色，允許我告訴你們，是色情的顏色，在這些墮落之前，之時，之後！她是小孩子，她才十歲或者十二歲，她在虞須林道院。在這女孩子沒有成型的年紀，女人不能夠感到那些爲她顯示一個新的世界的啓蒙的情緒的年紀，她就懺悔了。

『爲了多逗留一些辰光（這第一段引證，在第一附刊，第三十頁，十月一日那期）爲了多逗留一些辰光，她編造一些小小過失去懺悔，跪在陰影裏面，雙手合十，臉貼住柵欄，聽牧師呢喃。佈道時候常常說起的比喻，例如未婚夫，丈夫，上天的情人和永生的婚姻，在她靈魂的深處，掀起意想不到的甜美。』

當我們知道對於一個小孩子，過失越小，越難出口，而一個小女孩子居然編造一些小過失，這自然嗎？再說，在這種年齡，一個小女孩子還沒有成型，就指出她在陰影裏面編造一些小小過失，聽牧師呢喃，想着那些比喻，未婚夫，丈夫，上天的情人和永生的婚姻，使她在感受上彷彿喚起一陣肉欲的顫慄，不正是我所謂的一幅色情的圖畫？

你們看到包法利夫人沒有情人，沒有過失，最瑣細的動作也是自由作主。我來到『未來』這個名詞，來到這新嫁娘，這一無表示，不容別人有所猜測的新嫁娘，這裏就已經有了一種甚於曖昧的遺詞方式，不過，你想知道丈夫是什麼樣子嗎？

這未來的丈夫，『人們簡直要把他當做昨天出嫁的處女』，而新嫁娘『一無表示，不容別人有所猜測。』這丈夫起牀了，出門了，『心裏充滿夜晚的歡愉，靈魂平靜，肉體滿足，』在路上『咀嚼他的幸福，好像飯後回味着正在消化的口蘑的味道。』

先生們，我堅持爲你們說明福樓拜先生的文學作品的特徵和他的筆觸。有時候，他的文字想說許多東西，而且並不費力。

隨後，到了渥畢薩堡，你們知道什麼最吸引這年輕婦人的視線，最引起她的注意？永遠

是同一東西，拉外雷耶公爵，「據說，曾經是王后瑪麗·昂杜瓦迺特的情人，介乎古瓦尼先生和樓染先生之間。」同時「愛瑪的眼睛不斷轉向這嘴唇下垂的老年人，好像觀看什麼了不起的莊嚴的東西。他在宮庭待過，在嬪妃的牀榻待過！」

也許有人說，這裏只是一段歷史的補白？可憐的無用的補白！歷史允許懷疑，然而並不賦與權利把懷疑當真事建立。歷史曾經在所有小說裏面談起項圈，歷史曾經談起萬千事物，然而這裏只是一些懷疑，讓我重複一遍，我不曉得牠曾經允許把懷疑變成真事。●瑪麗·昂杜瓦迺特死的時候，有帝王的尊嚴，基督教徒的平靜，這流了的血很可以洗去一些過失，就常理推斷，也只是一些懷疑。我的上帝，爲了描繪她的女主人公，福樓拜先生需要一個驚人的意象，他就選了這一個，同時表示包法利夫人的邪惡本能，同時表示她的野心！

包法利夫人應當很會跳迴旋舞，如今她在跳迴旋舞：

「他們起始慢慢的，漸漸快了起來。他們旋轉看：一切圍着他們旋轉，燈，木器，板壁，地板，活像圓盤在一根軸子上面旋轉。走過門邊，愛瑪袍子的下擺輕輕蹭着他的褲管，他們的腿交錯着；他向下看着她，她向上看着他；她麻痺了，只好站住。他們重新開始，動



作更快了，子爵牽着她，和她一直轉到畫廊的末端，她喘着，幾乎要倒下去，有一時拿頭枕住她的胸脯。隨後，永遠旋轉，但是放慢了好些，他帶她回到她的座位，她靠住牆往上一仰，拿手蓋住眼睛。」

我清楚有人會像這樣子跳迴旋舞，但是這已經不在道德範圍以內！

就最簡單的行動來看，包法利夫人，永遠是同一筆觸，頁頁如是。譬如玉司旦，鄰居藥劑師的聽差，第一次接識這女人的梳裝室的祕密，萬分驚奇。他追逐肉欲的欣賞，一直到了廚房。

「胳膊靠住她（全福，丫環）燙衣服的長板，他貪婪地望着這些女人的東西，攤在他的四周：條紋布的裙裾，頸布，衣領，有繩子的打摺褲子，屁股尖尖的，腿管小小的。

小夥計把手放在布幅或者鈎鈕上面問道：

——這做什麼用？

全福笑着回道：

——你真就從來沒有見過？」

同樣，丈夫當着這發出香味的女人，自己問自己，味道是從皮膚，還是從襯衣來的。

「他每天夜晚看到柔軟的傢具和一個裝梳細巧，可愛發出香味的女人，簡直不知道這味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說不定就是女人薰香了襯衣。」

零碎的引證夠了！你們現在知道包法利夫人安息的面貌，當她不挑撥人，當她不犯罪，當她還是完全無辜，當她幽會回來，還不就在她所憎恨的丈夫旁邊：你們現在知道圖畫的一般顏色，包法利夫人的一般面貌。作者小心翼翼，用他的文筆的所有的魔力，來描繪這女人。他曾經試由理性這方面表現她嗎？從來沒有過。由感情這方面？更沒有過。由精神這方面？沒有。由身體的美麗這方面？也沒有過。噢！在這光耀萬丈的淫行之後，我明白包法利夫人有一幅肖像；然而圖畫首先是色情的，姿態是肉感的，包法利夫人的美麗是一種挑撥的美麗。

我現在來到四段重要的引證；我只舉四段；我不得不縮小我的範圍。我說過第一段關

於羅道夫的愛情，第二段關於宗教的過程，第三段關於賴翁的愛情，第四段關於死亡。

先看第一個。包法利夫人將要失足，將要墮落。

『家庭的平庸驅她思慕奢華；夫婦的恩愛驅她想望奸淫……她詛咒自己不會戀愛賴翁；她渴想他的嘴唇。』

是什麼誘惑羅道夫，使他起壞心思？包法利夫人的袍幅順着身子的曲線縮進去又繃了出來！羅道夫帶他的聽差到包法利家裏放血。聽差就要支不住了，包法利夫人端着盤子。

『拿起盆子，放在桌子底下；她這樣一彎腰，她的袍子在磚地上向四外裂開——愛瑪彎下去，伸開胳膊，不免有一點搖幌，衣服順着身子的曲線縮進去又繃了出來。』

這裏就是羅道夫的感受：

『他重新看見愛瑪在廳房，穿着如他方才所看到的，她在脫掉她的衣服。』  
四百七十一頁。這是頭一天他們談話。

『兩個人互相望着。一種強烈的欲望讓他們發乾的嘴唇顫慄；他們的手指，軟軟地，不用力，就揉混在一起。』

這裏只是墮落的開端。必須讀一下墮落本文。

『衣服預備好，查理寫信給布朗皆先生，說他接受他的盛情，他太太隨時好騎馬。  
第二天中午，羅道夫帶了兩匹全付鞍韉的馬，來到查理的門前。一匹的耳朵拴着玫瑰色絨球，搭着一付鹿皮女鞍。』

羅道夫穿着長筒軟靴，向自己說，她一定沒有見過這種東西；說實話，穿着寬大的絲絨禮服，編結的白褲，他站在馬凳上面，愛瑪顯出傾倒……



在這第一次過失之後，在這第一次奸淫之後，在這第一次失足之後，當着這受了騙的膜拜她的丈夫的視線，她是否感到疚心，疚心的情緒？沒有！仰着額頭，頌揚着姦淫，她回來了。

「一照鏡子，她的臉使她驚奇。她從來沒有看見她的眼鏡這樣大，這樣黑，這樣深。一種什麼微妙的東西撒在她身上，把她變美了。」

她向自己重複：「我有了一個情人！一個情人！」她喜愛這個觀念，就像另有一個青春忽然光臨。她終於得到愛情的歡愉，她癡想不到的幸福的寒熱。她走進一種神怪的境界，這裏一切是熱情，醞釀，昏迷……」

所以，從這第一次過失起，從這第一次失足起，她就頌揚姦淫，她就歌唱姦淫的聖歌，牠的詩，牠的肉感。這裏，先生們，我以為這比墮落本身還要危險，還要不道德！

先生們，當着姦淫的頌揚，一切失色，甚至於若干日後，夜晚的幽會。

「爲了警告她，羅道夫抓起一把沙子丟向百葉窗。她一躍而起；但是有時候他必

須等待，因為查理喜好圍爐閒談，一談就沒有一個完結。她萬分情急，假如她的眼睛能夠的話，牠們會叫他跳窗而入。最後，她開始卸裝；隨後，她拿起一本書，十分安詳地繼續讀書，似乎津津有味。但是牀上的查理，喚她去睡。

他說：

——來呀，是時候了。

她答道：

——好，我來了！

不過，蠟燭耀眼，他轉向牆，睡熟了。她溜出去，屏住氣，微笑着，喘呼着，不穿衣服。

羅道夫披着一件寬大的一口鐘；他把她全身裹住，胳膊圍着她的腰，不言語，把她攬到花園緊底。

他們來到棚底下，坐在那張舊板條長凳，從前夏天夜晚，賴翁在這裏情意切切地望着她。她現在一點也不想念他了。

……夜寒使他們格外摟緊，他們嘴唇的呻吟他們覺得更沈重了；他們的眼睛，他們差不多就看不見，他們覺得更大了；在寂靜之中，有些話低低說出，落在他們的靈魂

發出一種水品的響聲，上下盪動，迴旋不止。」

先生們，你們在人世見過一種更能表達的語言嗎？你們從來見過一幅更爲色情的圖畫嗎？再聽聽好了：

「包法利夫人從來沒有像這時期那樣美麗；她這種無以形容的美麗，是喜悅，熱情，勝利的結果，同時也只是性情和環境的諧調。她的貪婪，她的苦惱，歡樂的經驗和她永遠少艾的幻覺，逐漸發展她，彷彿風，雨，陽光和肥料之於花卉，她終於怒放，她的本性終於到了圓適的境界。瞳仁消失在她悠長的多情的目光裏面，她的眼簾就像專爲這種目光修削出來的。嘴唇上面影影綽綽罩着一層黑毛，同時一口重氣分開她玲瓏的鼻孔，吊起她豐盈的嘴角。她的頭髮盤在她的後頸，你真還以爲是一位精明的藝術家放在上面；牠們漫不經意地繞成一堆，而幽會每天又隨時打散。她的聲音現在發出更柔和的抑揚，她的身段也呈出更柔和的曲折；甚至於她的袍幅和她的脚面，也有什麼微妙的東西鑽進你的心靈。查理和新婚一樣，覺得她香甜可口，不可抗拒。」



直到現在爲止，這女人的美麗包含在她的神情，她的姿態，她的衣飾之中；最後，她去了面網，在你們面前呈露了，你們可以說，姦淫是否不會增加她的美麗：

「她喊道：

——帶我走！搶我走！……噢！我求求你！

她撲向他的嘴，彷彿要在這裏捉住那意想不到的同意。一個吻代替了同意。」

先生們，這就是一個肖像，正如福樓拜先生所長於描繪的。這女人的眼睛睜得多大！從她墮落以來，就像有什麼銷魂的東西撒在她身上！她的美麗從來有過這樣顯耀，如同墮落的前夕，如同墮落以後的日月？作者給你們看的，是姦淫的詩，我再度問你們，這些色情的篇幅是不是屬於一種深度的不道德!!!

我來到第二個境界。第二個境界是一個宗教的過程。包法利夫人病的很重，離死不遠。她又活過了，她的復元用一段小小宗教的過程表示。

『布尼賢（他是牧師）過來看他。他問候她的健康，同她講些新聞，勸她崇信宗教，娓娓而談，話甜甜的，倒也動聽。看見他的道袍，她覺得心安。』

最後，她要領受聖體。我不很喜歡在一本小說裏面遇見聖事，但是假如要談，至少也要不拿語言附會。這領受聖體的淫婦可曾具有懺悔的瑪德蘭的若干信仰？沒有，沒有，這熱情的女人永遠追尋幻象，甚至於到最神聖最莊嚴的事物之中尋找。

『有一天，病非常危急，她以為她要去世，要求牧師領她聖體。大家在她的房間佈置聖事，堆滿了藥瓶的五斗櫥改成聖壇，全福往地板撒着天竺牡丹，愛瑪覺得有什麼強烈的東西掠過她，為她解除她的痛苦，一切知覺，一切情緒。她的輕適的血肉不再思索，另一生命開始了；她覺得她向上帝那邊升，眼看就要在這種愛情之中消散，彷彿香燒着了，化成了氣。』

誰用這種語言，誰拿淫情盪漾之際說給愛人的話來祈禱上帝？不用說，有人說這是地方色彩，同時拿這話來請人諒解：一個傳奇式的抑鬱女子，即使是做聖事，也不和常人一樣。爲這種混淆做辯解的地方色彩根本就沒有！今天追求肉感，明天崇信宗教，甚至於在別的國度，甚至於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天空之下，也沒有一個女人把對愛人講的姦淫的甜言密語悄悄說給上帝聽。先生們，你們鑑定這種語言，你們不會饒恕這些姦淫的話，在某種情形之下，到神壇引用！這裏是第二個境界，我來到第三個，姦淫的續篇。

經過宗教的過程，包法利夫人依然準備失足。她到路昂去看戲。演的是呂席·德·拉麥穆爾。愛瑪往自己身上想。

『她要是能夠在結婚的垢污和姦淫的幻滅（有人或許要說成：結婚的幻滅和姦淫的垢污）以前，在她如花似月的年月，把她的生命交給一顆偉大的堅實的心，那樣以來，道德，溫柔，歡樂和責任打成一片，她決不會再從高高的福祉下來。

看見拉喀狄在舞臺上，她恨不得奔入他的懷抱，在他的體力之下，好像他是愛情的化身，對他講，對他嚷：「搶我走，帶我走，一同走！我是你的，你的！我的熱火和我的夢想，

全是你的！」

賴翁站在她後面。

他站在她後面，肩膀倚住板壁；他鼻孔的熱氣一直落進她的頭髮，她覺得自己不時爲之顫慄。」

你們方才聽到結婚的垢污；你們就再要看到姦淫，在牠所有的詩裏面，在牠的沒有語言可以形容的誘惑裏面。我方才說，有人或許至少修改一下詞句，說：結婚的幻滅和姦淫的垢污。我們結婚了，彼此預期的沒有雲霧的幸福常常不能夠實現，我們遇到犧牲，痛苦。所以幻滅這個名詞可以正確使用，垢污這個名詞就不可以。

賴翁和愛瑪約在禮拜堂幽會。他們到了禮拜堂，看了，或者不如說，沒有看。他們走出來。

「一個野孩子在廣場玩。」賴翁喊道：

——去給我找一輛車來。

小孩子好像皮球奔進了四風街……

——啊！賴翁……真的……我不知道……我應當不應當……

先是嬌聲媚氣，後來嚴重的樣子道：

——這太不相宜，你知道嗎？

見習生回道：

——怎麼不相宜？巴黎就這樣子！

這句話，猶如一種不可抗拒的論證，決定了她。」

先生們，我們現在知道，墮落沒有在車裏發生。雜誌的編輯由於一種值得恭維的細心，刪掉車裏墮落的一段文字。不過，假如巴黎雜誌放下車帘，牠却放我們深入那間發生幽會的屋子。

「愛瑪想動身，因為她講好了她當夕回到家。

「再說，查理在等她；她內心已經感到一種懦怯的馴順——對於許多婦女，這種馴順彷彿是姦淫的懲罰，同時也是贖罪……」

……  
賴翁一直在走道走下去。她跟他一直跟到旅館；他上樓，他開門，他進去……什麼樣的吻抱！

親吻之後，話滔滔不絕。他們互相訴說一星期的苦惱，覺得信要來，又擔心信不來；但是現在，全不在懷了，他們面對面看着，開懷地笑着，恩愛地喚着。

牀是一張桃花心木的船形大牀。紅緞帳，從天花板垂下，低低地（太低了）繞着寬大的牀頭；——襯着這紫色的底子，她的棕頭髮，她的白皮膚，真是美到無以再美，尤其是她一害羞，合攏赤裸裸的兩臂，把臉藏到手裏面。

溫暖的房間，嚴密的地氈，輕佻的擺設，平靜的光亮，似乎全是爲了熱情燕爾的便利。」

這就是在這間屋子發生的事情。這裏還有一段更重要的——所謂色情的圖畫！

「房間的光輝有些殘褪，然而汪洋着歡欣，他們多愛牠呀！他們發見傢具永遠待

在原来的地方，有時候上星期四她忘記的髮針會在鐘座發見。他們在爐火旁邊用飯，圍着一張鑲紫檀的小小的獨腳圓桌。愛瑪切着，一片一片放在他的盤子，顯出種種嬌媚的本領；香檳的沫子，溢出輕俏的玻璃盞，濺到她戒指上面，她發出一種又響朗又銷魂的笑聲。他們完全沈緬於他們的享有，以為住的是自己的家，彷彿一對永生的年輕夫婦，要在這裏活到死。他們說着我們的房間，我們的地氈，我們的大椅，她甚至於說着我的拖鞋（賴翁的餽贈，她早就想要這麼一雙。）淺紅緞鞋，沿口一匝鵝絨。她坐在他的膝頭，她的腿太短，懸在空裏，鞋就像小鬼靈精，沒有後梆，掛在她赤裸裸的足趾上面。

他第一次嘗到女性不可言傳的美妙。他從來沒有遇見這種語言的雅緻，這種衣著的綿密，這種睡鴿似的姿態。他讚美她靈魂的激越和裙裾的花邊。而且，她不正是——位「社交之花」——一位有夫之婦？一言以蔽之，一位真正的情婦？」

先生們，就法令的觀點來看，我希望，這不正是——段令人無話可說的描寫？這裏另是一段，或者不如說，這裏是同一場面的繼續：

『她有語言燃燒他，還有親吻、席捲他的靈魂。這些愛撫的方式，由於深沉和矯飾，幾乎靈化了；她從什麼地方學來的？』

噢！先生們，我明白那在她回來時候想吻抱她的丈夫所引起的她的厭惡，我極其明白，當她有了這種幽會以後，這貼住『她的肉，躺着睡覺的男人，』她在夜晚只有感到可憎。

這不算數，在七十三頁，還有最後一幅圖畫，我不能夠略而不談；她荒唐到了極度，感到疲倦：

『她不斷給她下次旅行許下鴻福極樂；隨後，她承認自己沒有感到什麼特異的地方。一種新的希望很快就打消這種虛罔的感覺；愛瑪回到他身邊，格外火熾，格外貪切。她粗野地脫掉衣服，攤開她抹胸的細帶，細帶是蛇一樣圍着她的屁股綵繚。她光着脚，墊起脚尖，再去看一眼門關好了沒有，然後她一下子丟開她所有的衣服——蒼白，不言語，嚴肅，長長一陣顫慄，她貼住他的胸脯。』



先生們，我在這裏指出兩件事，一幅就才分而論值得賞嘆的圖畫，然而一幅就道德的觀點而論值得厭棄的圖畫。是的，福樓拜先生會用所有藝術的巧妙裝璜他的圖畫，但是缺少藝術的節制。他不用細紗，不用面網，全部赤裸的自然，全部粗獷的自然！

再引證一回第七十八頁。

『他們彼此太熟識了，增加一百倍歡欣的好合的驚喜，已經消失了。她厭惡他，他同樣對她感到疲倦，愛瑪重新在姦淫之中發見所有婚姻的平淡。』

婚姻的平淡，姦淫的詩！一時是婚姻的垢污，一時是婚姻的平淡，然而永遠是姦淫的詩。先生們，這就是福樓拜先生喜愛描繪的境界，不幸是他描繪得太好了。

我曾經敘述三個場面：和羅道夫在一起的場面，你們在這裏看見森林之中的失足，姦淫的謳歌，和這女人由於這種詩變得越發美麗。我談到宗教的過程，你們在這裏看見祈禱由姦淫借取語言。我談到第二次墮落，我把和賴翁在一起的場面展開給你們看。我指出馬車場面——刪去了——給你們看，然而我指出房間和牀的圖畫給你們看。現在我們相信

我們清楚是非所在了，讓我們來看最末一個場面；懲罰的場面。

巴黎雜誌似乎在這裏刪削了許多。福樓拜先生所用的申訴的詞句這裏就是：

「若干我不贊同的考慮，強迫巴黎雜誌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加以刪削。現在這一期，雜誌方面又有所顧忌，以為應當再取消幾節。為此，我宣布否認下文的責任。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段，不是一個整體。」

那麼，讓我們跳過這些片段，來到死亡。她服毒了。她為什麼服毒？「她想道：『啊！死簡直算不了一回事！我睡着了，一切就完了！』」隨後，沒有一絲疚心，沒有一句認錯，沒有一滴眼淚來懊悔前夜的姦淫和這結束一切的自殺。她開始接受死者的聖禮。何必聖禮，既然她方才的思想是投入虛無？當這裏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聲瑪德蘭的呻吟，追悔她的背教的罪惡，她的自殺，她的姦淫，又何必聖禮？

這一場面之後，是臨終洗禮。對於任何人，語言是神聖的。我們一直拿這些語言送終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父輩，或者我們的近親，也就是拿這些語言，我們的兒女有一天給我們送

終。有誰要想加以敘述，必須照實才是。至少必須不拿一個關於過去生活的肉感的意象相伴才是。

你們知道，牧師拿聖油敷在額頭，耳朵，口，腳，同時宣讀瞻禮的詞句：*Quidquid per pedes, per aures, per pectus, ③ 等等，後面永遠跟着 misericordia ④ ……* 一邊是罪過，一邊是慈悲。這些神聖的語言，必須照實敘述。假如你不照實敘述，至少不要往這裏放肉感的東西。

「她慢慢轉過臉，好像忽然看見教士的紫帶喜悅了，不用說，在她意想不到的平靜之中，她重新尋見失去的快感——她早期的神祕的激越，和正在開展的永生的幸福的幻象。」

牧師站起來去取十字架；她像一個人渴了，伸長頸項，拿嘴唇貼住基督的身體，用她全付將竭的氣力，吻着她從來不會吻過的最大的愛情的吻。隨後他誦着願主慈悲和施恩，把右手的拇指浸在油裏，開始抹油：先是眼睛，曾經貪戀人世的浮糜；次是鼻孔，曾經嗜愛薰風和色香；次是口，曾經爲謊語張開，爲驕傲呻吟，爲奢華呼喊；次是手，曾經

喜好柔軟的接觸；最後是腳心，從前爲了滿足她的欲望跑得那樣快，如今行走不動了。」

如今，這裏有關於將死的人的禱告，牧師低聲吟誦，每節有這樣一句：「基督的靈魂，你動身走向一個更高的地帶。」就在死人的末一口氣吐出嘴唇的時候，低聲祈禱。牧師吟誦着。

「喘吼加強了，教士的禱告也加快了；牠們和包法利塔回去的嗚咽混成一片，有時候似乎全消失了，只有拉丁字母暗暗啞啞，彷彿一片鐘聲在響。」

作者認爲變換這些詞句合適，加上一種答語。走道上有一個瞎子，唱着一首歌謠，他把牠插在常中，拿瀆聖的詞句做成一種關於死人的禱告。

「忽然走道傳來粗大的木屐的響聲，和一根棍子的絆絆；一個聲音起來了，一個

沙嘎的聲音唱着：

熱天的小姑娘呀，

時常想着情郎呀，

那天大風起了呀，

她的短裙飛了呀。」

就在這時候，包法利夫人死了。

所以，這就是那圖畫：一方面，牧師吟誦關於將死的人們的禱告；另一方面，有人彈大風琴，激起垂死的女人「一種殘暴的，瘋狂的，失望的笑，以為看乞丐的醜臉，站在永生的黑暗之中，有所恐嚇……她抽搐了一下，倒向被褥。大家攏近。她已經不在了。」

隨後，身體冷了，我們應當特別加以尊敬的，是靈魂捨棄的屍首。當丈夫在那裏，跪着，哭他的女人，當他把屍布在她身上攤開，任何人全要擱筆，就在這時候，福樓拜先生留下最後一筆：

「被單由胸到膝蓋陷下去，然後又在腳趾的頂尖凸起。」

這就是死亡的場面。我撮述了一個大概。現在要你們來裁判，來鑑定這裏是不是神聖和褻瀆混和，或者不如說做，神聖和肉欲混和。

我說完故事，接着指出他的罪行，現在允許我說，福樓拜先生所培植的體裁，缺乏藝術的慎重，但是用藝術所有的策略，他所實現的體裁，是描寫體裁，現實的圖畫。看他一直到了什麼程度。最近我看到一期藝術家；我不指摘藝術家，但是幫助認識福樓拜先生的體裁，我要求你們允許我引證幾句和福樓拜先生的公訴無關的文字，我在這裏看見福樓拜先生精於描繪，到了什麼程度；他喜歡描繪誘惑，特別是包法利夫人抵抗不了的誘惑。好啦！我在一月號的藝術家尋見這類體裁的模範文字，關於聖安東的誘惑，署名居斯達夫·福樓拜。我的上帝！這是一個大可發揮的主旨，然而我不相信意象能夠更生動，描繪能夠更顯著，如阿坡里迺耳講給聖安東聽的：——「你要學問？你要榮譽？你願意拿濕潤的茉莉洗你的眼睛嗎？你願意你的身子陷進暈過去的女人的香甜的肉裏，如在一片浪裏？」

好啦！這屬於同一顏色，同一筆觸，同一生動的表現！

該是總結的時候了。我分析書，也述說了，沒有忘掉一頁，隨後我指出罪行，這是我的第二部分工作：我說明一些肖像，我指出安息的包法利夫人，面對丈夫，面對她不應當引誘的人們，我讓你們接識這個肖像的色情的顏色！隨後，我分析若干偉大的場面：和羅道夫的墮落，宗教過程，和賴翁的愛情，死亡的場面，我在一切中間發見對於公共和宗教的道德的雙重罪證。

我僅僅需要兩個場面：傷害道德，難道你們沒有在和羅道夫的墮落之中看見？難道你們沒有在姦淫的謳歌之中看見？尤其是，你們沒有在和賴翁的來往之中看見？再次，傷害宗教道德，我在懺悔的樣式看到，十月一日，第一次附刊的第三十頁，在宗教過程之中看到，十一月十五日，第八百五十四頁和第五百五十頁，最後，在臨了的死亡的場面。

先生們，你們前面是三位被告：著作人福樓拜先生，發行人皮沙先生和印刷人皮葉先生。關於這類事，犯罪沒有不公開的，凡幫助公開的同樣罪有應得。但是我們趕緊聲明，雜誌的發行人和印刷人僅僅屬於次要。主犯是作者，是福樓拜先生，抗議編輯刪削的福樓拜先生。他之後是勞朗·皮沙先生。你們要問他的不是他已經有所刪削，而是他應當刪削的，沒

有刪削。最後是印刷人，防守風化的前哨。其實，皮葉先生是一位君子人；我對他無所指摘。我們僅僅要求一件事，繩之以法。印刷人應當讀；他們不讀而印即是取禍之道。印刷人不是機器；他們享有特權，他們聲明遵守法令，他們的地位特殊，他們具有責任。假如你們允許我這樣說，我就再說一遍，他們好比前哨；假如他們放罪人通過，等於放敵人通過。你們儘可以減輕皮葉的處罰，甚至於雜誌的發行人也可以從寬發落；至於主犯福樓拜，你們應當從嚴懲辦！

我的工作告成了，必須等候或者防備反駁。我們可能聽到一種一般性的反駁；但是，說到臨了，既然姦淫受罰，小說本質不就是道德的了嗎？

對於這種反駁，有兩種答覆：我假定作品道德，這是一種假設，一個道德的結論不就能夠赦免其中可能存在的色情的枝節。而且我說：作品本質並不道德。

先生們，我說，一個道德的結論不足以掩飾色情的枝節，不然的話，作家可以敘述一切想像得到的荒淫，描寫一個妓女的全部猥褻，只要讓她死在平民醫院的硬板牀上就成。她的淫蕩的姿態就好全部加以研究敘述了！這簡直侵害一切常識的規則。這簡直是把毒藥放在人人手邊，把救藥放在極少數人手邊，假如這裏有救藥的話。誰讀福樓拜先生的小說？



是專心於政治或者社會經濟的大人先生？不是！包法利夫人的輕薄文字落在更輕薄的手心，年輕姑娘的手心，有時候是已婚婦女的手心。好啦！想像受了誘惑，誘惑在心裏種下了根，心說給官能，你們相信十分冷靜的理智抵得住官能和感情的誘惑嗎？而且，人不好太憑信自己的力量和道德，人有地上的本能，天上的觀念，但是道德只是一種努力的結果，往往是一種苦修的結果。色情的描繪通常要比冷靜的理智更有影響。這就是我對於這種理論的答覆，這就是我的第一個答覆，不過，我還有第二個。

我堅持包法利夫人這部小說，就哲學觀點來看，決不是道德的。不用說，包法利夫人服毒自盡，她吃了許多苦，這也是真的；但是她死得其時，死得其日，而且死於自願，並非因為她是淫婦；她死的時候，正當美麗年輕；她死的時候，弄到兩個情人，留下一個愛她的丈夫，一個膜拜她的丈夫，發見羅道夫的圖像，發見他和賴翁的情書，讀到一個做過兩度淫婦的太太的情書，然而事後格外愛她，愛她一直愛到死後。誰能夠譴責小說裏這個女人？沒有人。這就是結論。書裏沒有一個人能夠譴責她。假如你們在裏面發現一個好人，一個指斥姦淫的任何道德原則，我就算錯。那麼，假如全書沒有一個人能夠使她低頭，沒有一個道德觀念或者一行道德文字能夠痛貶姦淫，那就是我對書是不道德的！

這本書將以夫婦之道定罪？然而夫婦之道的代表是一位虔心的丈夫，太太去世以後，遇見羅道夫，從情人的臉上尋找他所愛的女人的形象。（十二月十五日附刊，第二百八十九頁。）我請問你們，書裏沒有一句話不表示丈夫俯首於姦淫之前，你們能夠以夫婦之道懲治這女人嗎？

難道以公衆的意見定罪？但是公衆的意見有一個滑稽怪人代表，藥劑師郝麥，四周全是這女人統治的可笑人物。

你們將以宗教的情緒定罪嗎？然而這種情緒，有教士布尼賢爲你們做代表，差不多和藥劑師一樣滑稽的牧師，僅僅相信身體上的痛苦，從來不問精神上的痛苦，多少是一個物質主義者。

你們將以作者的良心定罪嗎？我不知道作者的良心想些什麼，但是在第九章，作品唯一講哲理的地方（十二月十五日附刊）我讀到下面的句子：

「正因爲瞭解和強迫自己相信虛無的驟然蒞臨是那樣難，人死之後，先來的總是一陣驚呆。」

這不是一聲失却信心的呼喊，然而至少也是一聲懷疑派的語調的呼喊。不用說，瞭解和相信是難的，但是，說到最後，爲什麼當着死亡就有這陣驚呆流露？爲什麼！因爲這種驟然蒞臨是某種神祕東西，因爲瞭解和判斷雖難，必須強迫自己來瞭解，來判斷。可是我呀，我說，假如死亡是虛無的驟然蒞臨，假如虔心的丈夫知道太太的奸情反而感到愛情滋長，假如意見是由一些滑稽怪人代表，假如宗教的情緒是由一個可笑的牧師代表，只有一個人有理由，統率，治理：那就是包法利夫人。麥薩林有理由反對玉外納。

這就是本書的哲學結論，不是由作者抽繹出來的，而是由一個人思維了又思維，往深裏追究事物，由一個人在書裏尋找一個人物可以統治這女人，抽繹出來的。這裏沒有這個人物。唯一在這裏統治的人物，是包法利夫人。那必須到書以外尋找，必須到基督教的道德（現代文明的本質）之中尋找。拿這種道德來看，就全瞭然了，全澄清了。

姦淫以基督教的道德懲治，定罪，不是因爲這是一種大意，勾起幻滅和懺悔，而是因爲這對於家庭是一種罪惡。你們責罰自殺，不是因爲這是一陣瘋狂，瘋子不負責，不是因爲這是一陣懦弱，有時候倒需要若干身體上的勇氣，而是因爲蔑視人生的義務，宣告人生終止，

而是因為對於人生喪失信仰的呼號開始。

這種道德懲處現實主義文學，不是因為牠描繪熱情、憎恨、報復、愛情，世界只活在這上面，藝術應當加以描繪；而是因為牠描繪的時候，漫無約束，漫無節制。沒有規則的藝術不復是藝術；這像一個精赤條條的女人，把公衆的禮法做爲藝術唯一的規則，並非加以奴使，而是加以敬重。一個人只有伴以規則才往大裏長。先生們，這裏就是我們信守的原則，這裏就是我們憑良心來保護的一種學理。

① 原作不是賽納河。

② 法國在一七八四年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案子，一位大主教受了一位伯爵夫人的欺哄，買一串珍珠項圈送給王后瑪麗·昂杜瓦特，實際是半路叫伯爵夫人騙了去。大主教沒有能夠付清一百六十五萬佛郎的價錢，張揚出去，傳到路易十六的耳朵。大主教下了獄，因為人民反對，最後流放到外面，伯爵夫人被判終身監禁。但是最受損傷的却是無辜的王后，反對黨利用項圈做藉口，加以攻擊。

③ 意思是「一切你的腳，你的耳朵你的胸脯。」

④ 意思是「慈悲。」

⑤ 原作是阿坡樓尼屋斯 Apollonius de Tyane，如素，精於醫學，著作甚富，反對耶穌的人多推他做領

籍。帝國律師誤爲阿坡里迺耳 Apollinaire。

⑤ 麥薩林 Messaline 是羅馬的皇后（一五一—四八），歷史有名的淫婦。玉外納 Juvenal 是羅馬有名的諷刺詩人，詩篇大都寫於紀元一百年左右，共十四篇，第六篇攻擊敗德婦女最烈。

## 辯護狀

律師塞納

先生們，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在你們前面讓人告下來了，說他寫了一本壞書，說他在這本書裏傷害公衆和宗教的道德。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就在我旁邊，他當着你們聲述他寫了一部善良的書，他當着你們聲述他的書的思想，從第一行到末一行，是一種道德的，宗教的思想，假如不是被人曲解（我們方才看見一位有大才分的人，爲了曲解一種思想，做了些什麼，）讀者已經接受了，回頭你們也會（馬上就要）加以接受，一個異常道德和宗教的思想可以拿這句話解釋：以畏懼罪惡來發揚道德。

我把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的聲述轉達給你們，我斗膽拿他的聲述和檢查官的公訴狀擺在一起，因爲他的聲述是嚴重的，嚴重，從作者本人的身份來看，嚴重，從書的製作的環境來看，我這就說給你們知道。

就作者本人的身份來看，聲述已經是嚴重的了，允許我來告訴你們，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對於我不是一個生人，需要別人向我推薦，拿材料供給我用，我不談他的品行，然而我談他的尊嚴。我來到這地方，完成一種良心上的責任，在讀過書以後，在感到我所有的良善和深深宗教的東西，在讀書時候，全發了出來以後，然而當我來完成一種良心上的責任的時候，我同時來完成一種友誼上的責任。我記得，我不會忘記，他父親是我一位老朋友。他父親，對我持有長久的友誼，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他父親，允許我來講，他有名的父親，做了三十多年路昂市立醫院的外科醫生。他曾經是杜拔唐的保護人。他以大的學問教書，他以大的人物送給學問；我引證一個也就夠了，克勞該。他不僅在學問方面爲自己留下美好的名聲，由於對人類有過廣大的服務，留下偉大的紀念。我想起他同我的關係，就在同時，我要告訴你們，他的兒子，傳到法庭，爲了傷害道德和宗教，他的兒子是我的孩子們的朋友，正如我是他父親的朋友。我知道他的思想，我知道他的意向，律師在這裏有權來做他的委託人的身保證。

先生們，大的名聲和大的紀念本身就是一種要求。福樓拜先生的孩子們沒有對他不佳。他們是三個，兩男一女，女的在二十一歲上死掉。長子公認爲有能力繼承父親的職位。今

天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在推行他父親所推行了三十年的使命。最小的一個，就在這裏；就在你們的欄杆前面。他們的父親給他們留下一份相當的財產和一個大的名聲，另外還給他們留下一種需要：做有理性有感情的人，做有用的人。我的委託人的兄長捨身於一種事業，每天服務。做兄弟的供獻生命於研究，於文學，現在當着你們被提起訴訟的製作就是他的第一本製作。這第一本製作，先生們，帝國律師認為扇動熱情，正是長久研究，長久思維的結果。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是一個性格嚴肅的人，生性就偏於嚴重的事，憂鬱的事。檢查官這裏摘下十五行或者那裏摘下二十行，把他當做一個色情圖畫製造者獻給你們，他不是那種人。不是；我重複，凡你在人世所能想像得到的最嚴重，最嚴肅，然而同時最憂鬱的，他的生性全有。只有把一個詞句放回那些被引證的文字旁邊，恢復原來的前後，他的書當着你立即恢復牠真正的顏色，同時顯出作者的意向。你所聽到的太聰明的語言，留在你的回憶之中的，也只是對於一個能夠改變一切的才分所有的深深的欣賞的情緒。

我告訴你們，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是一個嚴肅而且嚴重的人。他的研究，和他的才具一致，是嚴肅而且廣博的。牠們不僅包含文學各個部門，而且法律也在內。觀察能夠供給他們活着的環境，但是福樓拜先生不以觀察自足：



他訪求其他環境： *Qui mores multorum vidit et urbes* ③

他在父親去世和讀完中學以後，旅行意大利，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二年，遊覽近東各國，埃及，巴力斯坦，小亞細亞，不用說，遊人只要把慧心帶到這些地方，就能夠得到相當的崇高，詩意，檢查官方才爲了證實他從誣告我們的罪行而指出的那些顏色，那種動人的風格，這種動人的風格，這些文學的特色將要存在下去，經過辯論以後，明光四射，然而在任何情形之下，沒有可能犯罪。

自從一八五二年回國以來，居斯達夫·福樓拜就在寫作，就在尋思一種大的格式，表達嚴肅和專心研究的結果，他在旅行之中所收集的結果。

什麼是他挑選的格式，他抒寫的主旨，他如何加以處理？我的委託人和許多人一樣，無宗派可言，方才我倒是在公訴狀裏發見了牠的名子。我的上帝！他屬於現實派，因爲他著眼於事物的真實。他也許屬於心理派，因爲不是事物的物質存在使他執筆，而是人類的情感，熱情在他置身的環境之中的發展。他不屬於其他宗派，正如他不見得就屬於浪漫派。因爲假

如浪漫主義在他的書裏露面，正如現實主義在這裏露面，不是由於偶而採用了一些玩世不恭的表現，而檢查官認為不贖。福樓拜先生主要的用意，是從現實生活裏選擇一個研究的主旨，是在中產階級裏創造，構成一些真實的典型，達到一個有用的結果。是的，我的委託人所專心致志研究的正是這個有用的目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勾劃出來三四個活在現實生活條件之中，屬於目前社會的人物，把最常在人世遇見的真實圖畫獻給讀者瀏覽。

檢查官歸納他對於包法利夫人的意見，說這本著作的第二個題目是：一個外省女人的淫史。我以全力反對這個題目。牠事先據有你的注意，這爲我證明你經常是在牠的勢力之下，假如你的公訴狀不是從頭到尾讓我這樣感覺。不對！這本著作的第二個題目不是一個外省女人的淫史；牠是，假如你絕對需要一個外省太常受到的教育的故事；牠能夠爲害的故事，墮落的故事，欺詐的故事，自殺的故事，自殺：第一次故事失足的結果；一個失足的故事，失足：自身又由好些最初的錯誤造成，而一個年輕婦人常常讓這些錯誤吸了過去；教育的故事，一個可憐的生命的故事，太常見了，教育是牠的引言。這就是福樓拜先生想要描繪的，並非一個外省女人的姦情；回頭瀏覽一下被控告的著作，你馬上就領會了。

現在，在這一切之中，一切之上，檢查官看見色情的顏色。假如我可以拾起檢查官從書

裏剔下的行數，和他放生的其他行數排在一起的話，我們的總比例可以得到一比五百，你可以看出這一與五百之比不是一種色情的顏色，也沒有任何一部分是；在剔剪和解釋的條件之下，不色情也就只好色情了。

現在，什麼是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想要描繪的東西？先是一個女人所受的教育，高過於她的生長環境，我們必須承認，這種情形是太常見了；次是受了這種教育，矛盾成分的混和形成了婦女的理智，最後，結了婚，因為婚姻和教育不相配合，但是和她生長的環境配合，作者解釋一切在這種境遇發生的事實。

他還讓我們看到什麼？他指出一個女人嫁錯了人，流於荒逸，再由荒逸來到墮落和不幸的最後一級。回頭分段選讀，我把全書的面貌介紹給大家，我將要求法庭以自由的心境接受這樣一個問題：這本書放在一個年輕女人的手心，有沒有效能把她捲入逸樂、姦淫，還是正相反，從第一步起，就幫她指出危險，就讓她因為恐懼而顫慄？問題這樣提出，要解決單看你的良心了。

我說這個，關於現在：福樓拜先生所要描繪的女人，不想法子在她現有的境遇（她的環境，她的誕生所提供的）之中安排，自己不想法子打進那屬於她的生活，因為受了對她

太高的教育，壹心只願萬千外來的願望；她不適應她職位上的種種責任，不做鄉間醫生的安分守己的太太，和他一起過活，不在她的家庭，她的婚姻之中尋找幸福，而在無終無了的夢想之中尋找，隨後，不久在路上遇見一個年輕男子，和她調情，和她玩着同樣的把戲（我的上帝！兩個人全沒有經驗，）逐漸有些激動了，害怕了，然而回到她早年的宗教，她在這裏尋找不到一種足夠的力量；回頭我們就要看見，她爲什麼在這裏尋找不到。可是年輕人的無識和她自己的無識從第一次危險之中把她救出。但是她不久就遇見一個男子，人世有的是，太多的是，抓住了她，可憐的已經走錯了路的女人，一下子就把她帶去了。重要的是這個，必須看的是這個，書本身，就是這個。

在第一場面，包法利夫人衝破她的牢獄，感到一陣快活，愉悅，回到家裏說：『我有了一個情人，』檢查官因之激怒了，我相信就人類的意識和情感的觀點來看，他的激怒錯了方向。你以爲這裏不是人類情感的第一呼聲！證據在你我之間。但是必須往更遠處看；那你就會看見墮落的初期，最初的瞬間，如若在這女人心裏激起一陣愉悅，熱狂，再過幾行就來了虛罔，依照作者的語言，她似乎自己看來都感到羞侮。

是的，虛罔，痛苦，疚心，就在當時來了。她所信託的男子，所獻身的男子，和她相好，也只是

一時興起，當做一件玩具玩玩；疚心咬着她，撕着她。你所厭惡的，是聽見人家把這叫做姦淫的幻滅；你倒喜歡一個作家把這女人神祕化了，使用『垢污』字樣，她不瞭解婚姻，感覺一個丈夫的接觸使自己垢污；她到別的地方尋找她的理想，找到了姦淫的幻滅。你厭惡這個名詞；你不要『幻滅』，倒願意用姦淫的『垢污』。法庭回頭裁判好了。至於我，假如我需要神祕化這同一人物，我會對她說，可憐的女人！假如你以為你丈夫的親吻是什麼單調，無聊的東西，假如你在這裏找到——這個名詞曾經被指出來過——婚姻的平淡，假如你以為在這沒有愛情領導的結合之中看見一種垢污，你要當心，作的夢想是一種幻覺，你有一天要被慘苦地喚醒。先生們，那高聲呼喊的人，那用垢污這個名詞來表示我們所謂幻滅的人，他用的名詞是對的，不過浮泛了些，沒有東西說給理智知道。我倒喜歡那不高聲呼喊的人，不說出垢污那個名詞，然而警告那虛罔，幻滅的女人，告訴她：你以為找見幸福的地方，你找見的只是苦惱。一個丈夫，安安詳詳去做事，吻你，戴上睡帽，和你在一起喝湯，是一個凡庸的丈夫，惹你反感；你想望一個愛你的男子，一個膜拜你的男子，可憐的孩子！這男子將是一個荒唐鬼，和你要好一分鐘，爲了拿你玩。幻覺將在第一次發生，也許在第二次；你將高高興興回到家，唱着姦淫的歌：『我有了一個情人！』第三次你用不着走近牠，幻滅來了。你所夢想

的男子將失去他的一切魔力；你將在愛情之中重新找到婚姻的平淡；找到的時候；還有輕視，蔑視，厭惡和刺人的疚心！

先生們，這裏就是福樓拜所說，所描繪的，表現在他的書的每一行，從同類所有的作品把他的作品區別出來，因為在他的書裏，每頁都是社會的紙繆，因為在他的書裏，姦淫的進行充滿了厭惡和羞恥。他從生活經常的關係摘取那可以提供給一個年輕女人的最感人的教訓。噢！我的上帝，我們的年輕婦女們，在善良，崇高的原則裏，在一種嚴厲的宗教裏，尋找不到什麼堅強的東西來幫他們完成她們做母親的責任，特別是在安分守己裏，那人生的實際學問（告訴我們必須適應我們的所有）裏，然而把她們的夢想放在生活以外，這些最善良，最純潔的婦女們，在她們家務的凡庸裏，有時候苦於她們四周的物事，一本像這樣的書，定而無疑，會讓她們不止一個在思維。福樓拜先生所做的就是這個。

而且要當心一件事：福樓拜先生不是這種人，為你描繪一段可愛的姦情，然後大耍一套神仙解圍的把戲 *Dens ex machina*，不是的，從你讀的那一頁跳到末一頁，你自己跳得太快了。在他的書裏，姦淫只是一串折磨，懊悔，疚心；隨後來到結束一切的贖罪，才叫怕人。真也過分。假如福樓拜先生犯罪，那是由於過分，回頭我就告訴你，這話是誰說的。贖罪並不

遲遲其來；正也由於這個，書是極其道德有用，因為他不給年輕女人口實，過了一些美好的年月，就可以說過此以後，人可以死了。不從第二天起，酸楚，幻滅就來了。書的每一行都是關於道德的真諦。

這本書是以觀察力量寫出來的，檢查官關於這一點也曾經親口承認：這裏我要喚起你的注意，因為控告如若沒有根據，必須終止。這本書就是在最小的枝節，也是用一種真正了不起的觀察力量寫出來的。藝術家的一篇文章，署名福樓拜，也成為控告的藉口。希望帝國律師事先就注意這篇文章不和定罪有關；希望他隨後注意就法庭的眼光來看，我所認為牠極其清白，極其道德，有一個條件，請帝國律師往完整裏看，不要加以支解。福樓拜先生的書裏引人注意的地方，是若干報告所喚起的銅版式的忠實，在一切事物的型態的重現之中，在思想和人心的本性之中——由於風格的魔力，這種重現變得格外引人注意。我要你們留心，假如他把這種忠實只用在墮落的場面，你們有理由可以說：作者喜歡以他特長的描寫力量描繪墮落。從他的書的第一頁到末一頁，對於愛瑪生平的一切事實，他不作任何種類的保留，小時候在父親家，在道院受教育，他絲毫不放鬆。但是，像我一樣，從頭到尾的讀者們將說——你要感謝他的，太值得注意了，不僅將為他贏得赦免，而且應理幫他排

除任何控訴——當他遇到困難的部分，恰巧就是墮落，他不學檢查官熟識的若干古典作家，然而寫公訴狀的時候，他把他們忘却了，我挑了幾段帶到這裏，不是爲了讀給你們聽，而是爲了回頭你們在會議室瀏覽（我回頭要引證幾行的），福樓拜先生不學我們偉大的古典作家，我們的大師。遇到男女發生性的結合的場面，並不避免加以細膩描寫，他却一句話就滿足了。這時候，他的描寫力量全不見了，因爲他的思想是潔淨的，因爲這時候，他很可以任筆所之，運用他的風格的全部魔力，他感到有些東西他不能夠接近，不能夠描繪。檢查官還嫌他寫的太多了。我這就讓他看有些人，在偉大的哲學著述之中，喜歡描寫這些東西，同時一個人的描寫才力那樣高，然而並不使用，收住筆，加以放棄，我將把他放在對面比照，我有權向控告要求正義。

同時，先生們，甚至於他喜歡爲我們描寫的喜笑顏開的花架，愛瑪小時候在底下玩耍，牠的枝葉，那些新近盛開的紅白小花，和牠的馥郁的小徑——甚至於她從這裏走出，走近別的道路，有泥濘的道路，在這裏弄髒了腳，甚至於泥漬高高濺到她的身上，他全不應該敘寫！然而這等於完全把書取消，我看的更遠，取消道德成分，藉口爲了保護道德，因爲假如過失不能夠指出，不能夠點出，假如在一幅現實生活的圖畫之中，目的是仰藉思想指出危險，



墮落，贖罪，假如你有意阻止描繪這一切，顯然是抽出書的結論。

這本書對於我的委託人，不是幾小時的消遣對象；牠代表二三年的不間斷的工作。我現在另外告訴你們一些事：福樓拜先生，經過那麼多年的工作，研究，旅行，讀書的筆記——我的上帝！你們這就看見他從什麼地方摘取材料，因為這是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挑起担子來爲他剖白——你們將要看見，他有的是色情的顏色，全是包徐艾和馬席雍的影響。我們回頭再看這些作家。正由於研究這些作家，並非剽竊，他設法在他的描寫之中重現他們所用的思想，顏色。當這件工作以那樣多的愛情完成了以後，當他的工作達到了他的目的，雖說研究了那麼多，思維了那麼多，充滿了自信，你們以爲他真就馬上投入比武的場合！假如他在人世無名無姓，假如他的名姓完全屬於自己，假如他以爲自己可以隨意加以處分，不用說，他或許就那樣做了；但是，我重複一遍，他屬於那類人，身份便是要求 *Notre-Dame*。他姓福樓拜，他是福樓拜先生的第二個兒子，他想在文學裏面開闢一條道路，深深地尊敬道德和宗教——不是由於畏懼刑法，他的思想根本不做那種考慮——而是由於個人的尊嚴，假如他信託的幾位朋友不認爲值得發表，他不會把他的名姓放在任何一本書的上面的。福樓拜先生有些朋友，在文壇的地位很高，他曾經拿全書或者斷篇唸給他們

聽，有一天他要付印的文字，我可以說他們沒有一個人表示不滿，然而同時就這樣遭到帝國律師的嚴酷的指摘。甚至於就沒有人往這上頭想。大家僅僅考慮，研討書的文學價值。至於道德的目的，是那樣顯明，用那樣不曖昧的字句寫在每一行，根本就用不着做爲問題。書的價值堅定了信心，同時受到雜誌界最有名的人物的鼓勵，福樓拜先生所想的也就是付印成書。我重複一遍，大家一致讚美文學價值，風格，同時也一致讚美從第一行到末一行貫穿全書的優良思想。所以聽說叫人告了下來，不僅是他本人驚奇，深深地痛苦，允許我說給你們聽，我們就不明白告他什麼，頭一個是我，按期閱讀，極感興會；我們是密友。我的上帝！有些細緻地方有時候可能在我們的習慣之中不被我們注意，但是逃不過有理解力，純潔，貞懿的婦女們的注意。她們的名姓不可能在這個場合公開，但是假如我告訴你們那些說給福樓拜先生聽的話，那些唸過這本書的主婦們說給我聽的話，假如我告訴你們她們的驚異，她們讀了小說之後，印象非常良好，以爲自己應當感謝作者，假如我告訴她們的驚異，她們的痛苦，當她們知道了這本書被看做違反公衆道德，她們的宗教信仰，她們一生的信仰，我的上帝！但是，把這些欣賞的資料聚集起來，我已經就理由十足，假如我需要十足的理由，在反駁檢查官的攻訐的時候。

不過，在這些現代文學的所有欣賞之中，有一個我想告訴你們。有一個，爲我們尊敬，不僅由於一種美麗偉大的性格，在困厄之中，在憂患之中，他每天勇敢地作戰；偉大，由於許多不必在這裏追述的鴻業偉績的回憶；偉大，由於文學作品，應當追述，因爲這正好做成他的資格；偉大，特別由於存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的純潔，由於他所有的寫作的潔淨：拉馬丁。

拉馬丁並不認識我的委託人，他不知道世上有這麼一個人。拉馬丁在鄉間，在家裏，每期在巴黎雜誌上讀到包法利夫人，拉馬丁感到的印象那樣深，我現在這就同你們談起。

拉馬丁來到巴黎好幾天了，第二天他就打聽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的住址。他寫信去問雜誌，知道不知道一位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的住址，曾經用包法利夫人這個題目發表了好些文字。他差他的書記去向福樓拜先生道賀，對他表示他讀他的作品所感到的滿足，同時願意和這位以這樣成功的嘗試露面的新作者一晤。

我的委託人拜望拉馬丁去了；他不僅遇到一位激勵他的人，而且遇見一位對他講：「你給我二十年以來我讀到的愛好的作品。」他這句恭維話，我的委託人生性謙虛，幾乎不敢向我重複。拉馬丁向他證明，他每期全讀，證明的方式再熱誠不過，一頁一頁整個同他說起。不過，拉馬丁接着講：「我無拘無束讀到末一頁，可是我責備結尾。你讓我難受，你讓我

實際感到痛苦！贖罪和罪惡不成比例；你創造了一種可怕的、可怖的死亡！當然，玷污婚姻的  
女人應當有以自贖，不過，這是恐怖的，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懲罰。你走的太遠了，你讓我的  
神經失常；這種用在死亡最後辰光的描寫力量給我留下一種說不出來的痛苦！」居斯達  
夫·福樓拜問他：「不過，拉馬丁先生，你明白不明白我爲了這樣一部作品讓人在法庭  
告下了，說是傷害公衆和宗教的道德？」——拉馬丁回答他道：「我相信我的一生，無論就  
文學作品或者其他作品來看，最懂什麼叫做公衆和宗教的道德的人了；我親愛的孩子，法  
蘭西不可能有一個法庭判你罪。對你的作品的性格發生這樣誤解，加以控訴，已然極其可  
惜，但是爲了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時代的光榮，不可能有一個法庭判你罪。」

這就是昨天拉馬丁和福樓拜的談話，我有權告訴你們，這種鑑賞值得仔細考慮。

這些話表過，讓我們來看一看，我自己的良心怎麼會對我自己講，包法利夫人是一本  
好書，一件好事？我要求你們允許我添加一句，我對於這類事情並不輕易放過，輕易不在我  
的習慣之中。我握着文學作品，雖說出自我們大作家的手筆，從來沒有兩分鐘引起我的注  
意。若干文字我從來不喜歡讀，我將給你們送到會議室，同時我要求你們允許我告訴你們，  
談到福樓拜先生的作品的結尾，我深以爲巴黎雜誌的刪削是這一切的原因。另外我還要

求你們，允許把我的鑑賞和我方才追述的更崇高，更明智的鑑賞放在一起。

先生們，這裏是一個書夾子，裝滿了當代所有文學家的意見，其中最聲望的也在，關於成爲問題的作品，關於他們讀這本新作所感到的驚喜，同時那樣道德，那樣有用！

現在，這樣一部作品，怎麼會讓人告下來的？你們肯允許我對你們講嗎？巴黎雜誌的編輯部讀到全部作品，因爲稿本在刊印以前老早就送了過來，當時並無話說。等到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的一期付印的時候，有一位雜誌主持人對於馬車那一場面大驚小怪了。他說：『這不合適，我們要加以刪削。』福樓拜爲了刪削氣忿。他不願意刪削正文而不在下面加上一條附註。要附註的是他本人。是他爲了作者的自尊心，不願意他的作品殘廢，同時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引起雜誌的不安，便說：『你們認爲應當刪削的，你們刪削好了，不過你們要聲明一下你們刪削來的。』於是大家同意下面的附註：

『這裏有一節違背巴黎雜誌的編輯方針，勢在必刪；我們已經正式通知作者。』

這裏是那被刪的一節，我這就讀給你們聽。我們有一份校樣，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弄

到的。這裏是第一部分，沒有一個錯誤；第二部分有一個字改正

「——我們去什麼地方？」

賴翁把愛瑪推進馬車道：

——隨你！

車帘放下，笨重的馬車開始出發。

牠走下大橋街，穿過藝術廣場，拿破崙碼頭，新橋，在彼耶·高奈葉的石像前面停住。

裏面出來一個聲音道：

——走呀！

馬車重新走動，從拉法耶提街口起，走下坡路，馬放開蹄子，一直馳進車站。

同一聲音喊道：

——不，一直走！

馬車走出柵欄，不久來到林道，在高大的榆樹當中，放慢了步子。車夫拭着前額，皮

帽夾在腿當中，把馬車吹到水濱靠近草地的橫路。

牠沿河走，底下是鋪着乾石子的拉繆的小路，靠島外吳瓦塞那邊，走了許久。但是，牠忽然一下子馳過四塘，掃特鎮，大坡，艾玻街，第三次當着植物園停住。

聲音更加發狂地喊着：

——走呀！

於是重新出發，走過聖·賽外，居朗笛耶碼頭，磨石碼頭，又一度穿過橋，走過校閱場，來到慈善醫院花園後面，裏頭有些穿着黑短上身的老年人在太陽地散步，沿着一座綠籐迷漫的高臺。牠走上布茹勒伊馬路，馳過高馬路，然後全部芮布代山，到德鎮山爲止。

牠折回來，於是，沒有一定的方向，信馬所之。在聖·泡看見牠，在萊司居爾，在喀爾剛山，在紅塘和喀雅爾樹林的廣場，馬拉代芮街，在聖·羅曼前面，聖·維維宮前面，聖·馬克魯前面，聖·尼該絲前面，——在海關前面，——在下·老塔，在三煙斗和紀念公墓。車夫在車座上面不時向酒店扔出失望的視線。他不明白這兩位發了什麼轉運狂，一直不要停憩。他有時候試一試，立即背後發出一陣忿怒的呼喊。於是他使勁抽打

他兩匹汗水淋漓的羸馬，但是不注意震動，這裏一撞，那裏一碰，不在乎，垂頭喪氣，差不多又渴，又倦，又愁，簡直要哭了。

在碼頭的貨車和大桶之間，在街角界石旁邊，人們驚呆了，瞪圓眼睛，看着這個外省不經見的怪東西，一輛馬車，窗帘拉下，一直這樣行走，如一條船搖擺，比一座墳還要嚴密。

有一次，在正午，在田野，太陽高高照着發亮的舊燈，光光一隻手在黃帆布小帘底下探出，扔掉撕碎的紙片，迎風散開，遠遠飄去，彷彿白蝴蝶，落向一片怒放的紅雲草。

隨後，將近六點鐘，馬車停在保外區一條小巷，下來一位婦人，面網低低的，頭回也不回。

來到客店，不見驛車，包法利夫人喫了一驚。伊外等他等了五十三分鐘，等不下去，出發了。

其實，沒有事強她動身；不過，她講好了她當夕回來。再說，查理在等她；她內心已經感到一種懦怯的馴順——對於許多婦女，這種馴順彷彿是姦淫的懲罰，同時也是贖罪。」



福樓拜先生提醒我，檢查官曾經責備他這末一句來的。

帝國律師——不，我曾經指出。

律師塞納——確實的是，假如這裏有責備的話，當着這句話也就失了根據：『姦淫的懲罰，同時也是贖罪。』其實，這也很可能成爲責備的材料，和其他責備同樣有根據；因爲在你所責備的一切之中，就沒有一樣能夠嚴重地撐持自己的。

然而，先生們，雜誌的編輯部不喜歡這類虛構的遊行，加以刪削。這在雜誌方面是一種過分的謹慎；一種過分的謹慎，確而又確，不能夠惹起一場官司；然而你們就要看見牠怎麼樣惹起一場官司。大家看不到的，這樣被刪削的東西變成一種非常奇怪的東西。大家假定了許多並不存在的東西，一讀原來那節，你們就看出來了。我的上帝，你們知道大家假定些什麼？被刪的那節或許有些東西正和你們讀到的一部卓絕的小說相同，出自梅里美先生的手筆，一位法蘭西學會的可敬的會員。

在一部題爲雙錯記的小說之中，梅里美先生敘述一個在驛車裏面發生的場面。不是馬車的地點有什麼重要，是車裏發生的細節在這裏重要。我不想愚弄聽衆我把書交給

檢查官和法庭。假如我們寫了一半或者四分之一梅里美先生所寫的內容，我也許感到我担任的工作有些煩難，或者我可能放鬆口氣。我不說我方才所說的，我方才所相信的福樓拜先生寫了一本好書，一本善良，有用，道德的書；我要說：文學有牠的權利；梅里美先生寫了一部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當全盤無可指責的時候，正不必和枝節過分爲難。我的話到此爲止，我寬恕，你們也寬恕。哎！我的上帝！一個作家在這種地方犯罪，不可能由於刪節。而且，車裏發生的細節就在你們眼前。但是，像我的委託人，他呀，滿意於遊行本身，車裏的情形只露出「光光一隻手，在黃帆布小帘底下探出，扔掉撕碎的紙片，迎風散開，遠遠飄去，彷彿白蝴蝶，落向一片怒放的紅雲草。」因爲我的委託人這樣就滿意了，沒有人知道真正情形，人人假定——唯其有所刪削——他說了至少有法蘭西學會的會員一樣多。你們方才看到的，什麼也不是。

好啦！這不幸的刪削，做成了官司，這就是說，負責監督（理由十足）一切可能傷害公眾道德的寫作的衙門，看見這種刪削，立即起了疑心。我不得不照實說出，巴黎雜誌的先生們，想必允許我說，他們的剪子少剪了幾個字，應當在上車以前下剪子就好了；在上車以後剪，多此一舉。刪節是非常不幸；但是假如你們犯了這個小錯，雜誌的先生們，你們今天也與

足苦頭了。

衙門上人說：當心續下去的東西；於是下期來了，便和單字作戰。衙門上人勿需乎全讀；看見有人寫一個女人脫下她的全身衣服，他們驚恐之餘，不往遠處看了。福樓拜先生的確不和我們的大作家一樣，沒有用心描寫她的裸臂如玉，她的咽喉如玉，等等。他不曾如一位我們所愛的詩人說：

我看見她的美麗的腰，火熾純潔如玉，

百合，橡樹，珊瑚，玫瑰，碧藍的紋理，

最後，正如往日你讓我所看，

只用她的赤裸倩裝巧扮，

當我們的夜晚飛去，當柔軟的枕頭

看見她在你的吻下，睡醒醒。

他的語言沒有什麼東西類似昂代·囑尼耶的語言。但是他最後說：「她由他擺佈……她脫掉衣服。」

她由他擺佈！什麼！難道是描寫就禁止嗎？但是既然加人以罪，就應當全讀才是，帝國律師沒有讀全。他所指摘的段落並非原來就在這裏停頓；這裏有的只是緩和：

『但是在蓋着冷汗的額頭，在期期艾艾的嘴唇上面，在狂亂的瞳仁裏面，在胳膊的摟抱之中，賴翁覺得有什麼極端，模糊而陰慘的東西，輕巧地溜在他們當中，像要把他們分開。』

衙門上人沒有讀這段。帝國律師方才就沒有加以注意。他只看見這個：『然後她一下子丟開她所有的衣服，』於是就喊：敗壞公衆的道德！他以這種方案來起訴，真也未免太輕而易舉了。上帝不要叫字典的作者們落在帝國律師的手心！誰逃得出刑罰，假如割剪的不是詞句而是單字，把所有可能傷害道德和宗教的字列成一張表，那還了得？

不幸遭遇了阻力，我的委託人第一個念頭是：『只有一件事好做：立即付印，不是節本，而是全書，如我原來所寫，恢復馬車的場面。』我完全贊同，這是我的委託人的最好辯護，把作品全部付印，指出成爲問題的地方，特別請求法庭加以注意。我親自起了一個標題：爲居

斯達夫·福樓拜先生被控敗壞宗教的道德所寫手冊。我親手寫：初審庭第六庭，列舉主席和檢查官的名姓。這裏有一篇序文，寫着：『人家從我的書裏東檢西檢了一些句子告我，我只能夠拿我的書爲自己辯護。』要求審判官讀完全書，未免過分，但是我們是當着愛好真理的審判官，他們願意讀完全書，爲了認識全書的面貌，不怕任何疲倦；我們是當着立意公平的審判官，力求公平，沒有任何遲疑，讀一切我們請求他們讀的東西。我告訴福樓拜先生：『立刻付印，把我的名子放在你的名子旁邊；律師塞納。』排印開始了；我們想要的也就是一百冊；排印以一種非常的速度進行，晝夜不息，於是來了禁止繼續排印的命令，而所謂排印，不是書的排印，只是一本手冊，被控的作品附加注釋而已！我們要求帝國訴訟代理人停止執行，——我們得到的是厲行禁令，不得撤銷。

好罷！我們只得放棄發表那本附有我們的註解詮釋的書；但是，先生們，假如你們第一次讀的時候有懷疑的地方，我想請你們讀第二次。你們喜愛真理，擁戴真理；你們不可能是那類人，看了人家不過兩行文字，不問輕重，就一心一意判人家一個絞刑。你們不肯拿一些相當巧妙地刪節下來的東西判決一個人的。你們不肯這樣做；你們不肯剝削我們辯護的平常的材料。好啦！你們有了這本書，雖說沒有我們原來要印的那本書方便，你們將自己區

分，詮釋，比證，因為你們擁戴真理，因為必須拿真理做你們裁判的基礎，審慎檢閱之後，真理自然就有了。

不過，我不能卽此善罷甘休。檢查官攻訐書，我必須拿書爲書辯護，我必須補足他的引證，我必須就他控告的每一節，指出控告的空洞；這將是我的一切辯護。

檢查官有所論列，便拿哀感的，生動的，崇高的鑑賞環繞在四周，當然，我不打算拿同類的鑑賞加以駁斥；辯護沒有權利採取那種姿態，引證原文也就滿意了。

最先，我聲明，方才所說的色情的顏色，沒有比這更虛僞的了。色情的顏色！你從什麼地方找來的？我的委託人在包法利夫人裏描寫了什麼樣一個女人？我的上帝！說起來傷心，可又真實不過，一個年輕女孩子，幾乎如所有的女孩子，生下來是良善的；至少大多數是這樣子，然而全很脆弱，教育不但不加強，反而讓她們柔軟了，丟到一條惡劣的道路。他選了一個年輕女孩子；難道天性邪惡？不，一種易於感受，易於激揚的天性。

帝國律師曾經說：這年輕女孩子經常被表現成了色情的。然而不！人家表現她生在鄉野，生和田莊，照料父親所有的工作，沒有任何淫穢思想能夠經過她的精神，或者她的心。然後人家表現她，不依照那自自然然屬於她的命運，在田莊教養成成人，應當也活在田莊或者

相似的環境中間，人家表現她在一位沒有先見之明的嚴父之下，自以爲是，把這生在田莊的女兒，應當嫁一個農夫，一個鄉下人的女兒，送到道院教養。她進了道院，走出她的生活範圍。檢查官的話沒有一句不嚴重，所以不應當沒有答覆，就輕輕放過去。啊！你說起她的小小過失，引證了幾行第一次的附刊，你說：『爲了多逗留一些辰光，她編造一些小小過失去懺悔，跪在陰影裏面，……聽牧師呢喃。』談到鑑賞我的委託人，你已經錯了一個出奇。你所責備於他的過失，他不會寫，錯誤全在你這方面。首先是年輕女孩子的年齡。她進道院是十三歲，她去懺悔的時候，顯然是十四歲。所以，她不是一個十歲孩子，如你所自說自話，你在這上面物質地錯了。不過，一個十歲孩子喜歡待在懺悔的地方，『聽牧師呢喃，』真實與否，我並不關切。我所關切的，是你讀一下前面幾行，我承認，這不容易。這就是沒有一本手冊的不方便地方：有一本手冊，我們就勿需乎翻找六本附刊了。

我請求你們注意這一段文字，爲了恢復包法利夫人的真正的性格。你們允許我告訴你們，我們認爲嚴重的福樓拜先生所瞭解，所呈現於文字的是什麼嗎？這裏有一種宗教，通常說給年輕女孩子聽的，遠比什麼都壞。關於這一點，各人有各人的見解。至於我，我乾脆就講，我認爲美麗的，有用的，必要的，不僅僅是支持婦女在人生的道途，而是男子也需要支持，

他們行走人生的道途，往往遇到慣常困苦的局面，我認爲沒有比宗教的情緒更有用，更必要，然而必須是嚴重的宗教的情緒，允許我添一句，嚴厲的。

我要我的子女瞭然於一位上帝，不是一位汎神主義的抽象的上帝，而是一種最高的存在，使他們宏大，使他們堅強，同時和他們有聯繫，要禱告先得提高自己。你們看得出來，這種思想是我的思想，是你們的思想，是惡劣日子的力量，力量，人世所謂避身所在，或者說得更好，弱者的力量。正是這種思想把堅定給了婦女，讓她安於人生的萬千小事，讓她把自己忍受的痛苦傳給上帝，向他要求慈悲完成她的責任。先生們，這種宗教就是基督教；是宗教建立起來上帝與人之間的聯繫。基督教在上帝和我們之間放進一種中間的力量，讓上帝更可能接近我們，和他的往來更爲容易。耶蘇成了「人——上帝」，因而他的母親也接受婦女的祈禱，我在這裏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改變純潔，改變宗教的神聖，改變情緒本身。然而開始改變的是這裏。爲了宗教投合一切性情，有人橫添了形形色色的小擺設，卑微，無聊，猥瑣。儀式的排場也不是那種襲取我們的靈魂的偉大的排場，退而成爲小小交易，遺物，紀念章，良善的小神，良善的小童貞女。先生們，好奇的，熱烈的，溫柔的孩子們的精神，特別是年輕女孩子們的精神，依附在什麼上面？在宗教精神所有這些神像上面，軟弱，柔緩，無聊。於是



她們爲自己形成小小實用的宗教，感情，愛情的小小虔誠，靈魂之中沒有上帝的情緒，責任的情緒，她們一心就是空想，就是小小修行，小小虔誠的把戲。然後來了詩，然後又來了（必須承認）萬千慈悲，溫柔，神祕的愛情的思想，萬千欺騙年輕女孩子的形象，把宗教感覺化了。這些可憐的孩子，天生一心相與，軟弱，依附一切，詩也好，空想也好，就是不依附在什麼理智的嚴厲的東西上面。所以你們有許多極其虔誠的婦女，然而一點也不皈依宗教。風把她們吹出了她們應當走的道路，她們找不到力量，找到的只是各色失迷人性的感覺。

啊，你們指摘我描繪近代社會，拿感覺和宗教成分相混！那麼，指摘我們活在其中的社會好了，然而不要指摘那吶喊的人，如包須艾，嚷道：『醒來啊，當心危險！』然而去告訴那些家長們：當心呀，這裏沒有良好習慣給你們的女兒們，這神祕主義的揉混有什麼東西把宗教感覺化了；去告訴這個，是告訴真理。你爲了這個控告福樓拜，我爲了這個表揚他的行爲。年輕人喜愛修行的小小擺設，而不奉行一種支持他們於餒弱時日的嚴厲強壯的宗教，激發在這裏含有危險，他這樣警告家庭，是的，他做了一件好事。如今，你們來看這些小小過失的用意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聽牧師呢喃。』讓我們來讀第三十頁。

「她讀過保羅與維吉妮，她夢想過小竹房子，黑人道曼高，狗忠心，尤其是一位仁德的小哥哥的溫情，爬到比鐘樓還要高的大樹給你摘紅果子，或者赤着腳在沙灘跑，給你抱來一個鳥窠。」

先生們，這個，色情嗎？讓我們讀下去。

帝國律師——我沒有說這一段是色情的。

律師塞納——我請你原諒，正是在這一段，你剔出一個色情的句子，你只有前後加以隔絕，才覺得牠是色情的：

「她不諦聽彌撒，只看書裏天藍鑲邊的聖畫，喜愛病了的綿羊，利箭穿過的聖心，或者傾躓在十字架上的可憐的耶蘇。她練習苦行，試着一整天不用飯。她在腦內搜尋願望來完成。」

不要忘記這個；當她編造一些小小過失去懺悔，在腦內搜尋願望來完成，你在文字前

面所發見的文字，她的見解有些地方顯然有一點荒謬。我現在請問你，值不值得討論你那一節！但是我繼續讀下去：

「夜晚禱告以前，她們在書房上一課宗教研究。星期一到星期六是聖史節要或者福賴希怒斯方丈的講義，星期日爲了休養，選讀基督教的真諦。第一次聽見浪漫主義的憂鬱和人間和永生迴環在一起，她多入神呀！假如她的童年是在商業區的店鋪的後進過掉，她也許會被大自然抒情的侵襲所吸引，而抒情的侵襲，通常又仰仗作家的詮釋來撼動我們。但是她太熟悉田野了；她曉得乳品，犁鋤，牛羊的嗚咽。習慣於靜謐的容顏，她轉向反面的激動。她愛海只爲牠的狂風暴雨，愛青草只因牠散在廢墟之間，她必須由事物提取一種切身的利益；凡不能夠直接養育她的情感的，她全看做無益扔掉。——正因爲氣質是感傷過於藝術，追尋的是情緒，而不是風景。」

你們這就看見作者如何小心在意，介紹那年老的聖女，而且，爲了教導宗教，一個新成分怎樣溜進道院，介紹一個外人帶來了小說。臨到鑑賞宗教的道德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

這、個。

「有一個老姑娘，每日到道院來做一星期的女紅。因爲是大革命毀壞的世家的後裔，大主教加以保護，她和仁慈的姆姆一同用飯，飯後可以同她們閒談一刻，再去工作。住堂的學生時常溜出書房來看她。她記得若干前世紀的情歌，一邊縫衽，一邊低聲唱着。她講故事，報告你一些新聞，到城市爲你跑腿，她圍襟的口袋經常有一本小說，私下裏借給大女孩子們看，而這位善心的老姑娘，工作之暇，自己也是一大章一大章往下吞咽。」

這不僅是文學地來講，令人拍案叫絕；一個人寫下這些值得讚美的文字，爲了指出同類的教育的一切危險，爲了幫年輕女人指出她走的人生的嶮巖，說什麼也得加以赦免。讓我們繼續讀下去：

「裏面說到的是愛情，情男，情女，暈倒在寂寞的亭榭的落難的命婦，每站遭害的

驛夫，每頁倒斃的騏驎，陰沈的森林，心痛，誓言，嗚咽，淚與吻，月下的小艇，樹叢的夜鶯，公子勇敢如獅，溫柔如羔羊，道德非人所能，衣飾永遠修整，哭起來淚如泉湧。十五歲，足有半年，愛瑪在舊書借閱處的灰塵裏面，弄污了手。後來讀到司各德，她醉心於歷史的事物，夢想着箱櫃，侍衛室和樂師。她真想住到一所古老的宅院，猶如那些上身長長的女堡主，在三葉形穹窿底下，消磨她們的歲月，胳膊拄着石頭，手托住下頷，望着遠遠從田野馳來一位黑馬白羽騎士。她當時崇拜瑪麗·司徒姆，熱烈地敬重有名或者遭際不幸的婦女。貞德，艾勞伊絲，阿涅絲·掃賴，鐵美人與克萊芒絲·伊掃，對於她好比夜空的彗星，而歷史上的聖·路易和他的橡樹，瀕死的巴雅爾，路易十一的若干殘暴事蹟，一些些聖·巴代賴米，白阿人的羽翎，和頌揚路易十四的彩盤的回憶，這裏一閃，那裏一亮，不相關聯，遺失在黑暗之中。

她在音樂班上唱的歌，大都說到金翅膀的小天使，聖母，沼澤，貢道里耶，透過風格的愚蠢和音符的輕妄，平靜的製作隱約露出感傷現實的動目幻象。」

怎麼，你就不記得這個，當這可憐鄉下女孩子回到田莊，不得不嫁給一個村裏醫生，被

邀去參加一個堡子的夜舞會，於是你設法喚起法庭的注意，指出她方才跳過的迴旋舞有什麼色情東西！你就不記得這種教育，當這可憐女人收到一份請帖，要她離開丈夫的庸俗的家庭，到堡子去一回，當她看見那些貴人，那些貴婦人，那年老的公爵，據說他在宮庭很走運……帝國律師談到王后昂杜瓦迺特，行動居然也漂亮起來了！當然，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不在思想上和你的思想結合。和你一樣，我們聽見這位革命犧牲者的名姓就顫索；不過問題不關瑪麗·昂杜瓦迺特，而是渥畢薩堡子。

這裏有一位年老的公爵，據說和王后有過關係，視線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當這年輕女人來到這個社會的中央，看見童年的奇譎的夢想全實現了，驚於她的沈緬，你指摘她，說她色情。但是，倒不如指摘迴旋舞本身，我們近代大舞會的跳舞，一位描寫迴旋舞的作者說，女人『把頭靠住騎士的肩膀，騷妨害他動。』你以為包法利夫人在福樓拜的描寫裏是色情的。然而沒有一個人，我並不拿你當做例外，只要參加過舞會，看過這種迴旋舞，人人有一個念頭，這種快樂有點兒獷野，妻女以戒絕為是。假如，信得過一個年輕女孩子的貞懿，有時候不妨讓她享受一下這種風尚公認的快樂，必須十分信得過，即使信得過，假如以風俗和貞懿的名義，表現福樓拜先生所表現的印象，也不是不可能。

她到了渥畢薩堡子，她望着那年老的公爵，熱狂地探究一切，於是你嚷嚷了：什麼樣的枝節！這是什麼意思？枝節隨手皆是，如若引證只是一段文字。

「包法利夫人注意到好幾位貴婦人，不會把手套放在杯蓋裏面。

同時，在酒席的上座，獨自坐在這些婦女中間，伏在他滿滿的盤子上面，飯巾結在背後彷彿一個小兒，口角流着一滴一滴的湯汁，是一個老頭子吃飯。眼睛充滿紅絲，戴着一條小假辮，繫着一條黑帶。他是侯爵的岳父，拉外笛耶老公爵，阿爾杜窪伯爵的舊寵，在渥得伊狩獵時期，在貢夫朗侯爵府邸，據說，曾是王后瑪麗·昂杜瓦迺特的情人，介乎古瓦尼先生和樓染先生之間。」

辯護王后，特別幫她辯護，當着斷頭臺，說她以她的名號有權利要求尊敬，然而停止你的控訴，當別人滿意地說，據說他曾經是王后的情人。你責備我們侮辱這不幸的女人的記憶，認真還是不認真。

『他一輩子荒唐胡鬧，充滿了決鬥，賭注，搶劫婦女，花光他的財產，嚇壞他的全家大小。他期期艾艾地指着菜肴，一個男僕站在椅後高聲向他這邊解釋；愛瑪的眼睛不斷轉向這嘴唇下垂的老年人，好像觀看什麼了不起的莊嚴的東西。他在宮庭待過，在嬪妃的牀榻睡過！』

斟着刨冰香檳酒。愛瑪嚐到這股子冷，不由全身寒戰。她從來沒有見過石榴，喫過波羅蜜。』

你們看得出這些描寫沒有問題，是可愛的，然而東一行，西一行，拿來創造一種顏色，是不可能的，我的良心也要提出抗議。這不是色情的顏色，這是書的顏色；這是文學成分，同時是道德成分。

這年輕女孩子受了你給的教育，如今成了太太。帝國律師曾經說，她甚至於試着愛她的丈夫來的？你沒有讀書；假如你讀過，你不會提出這種相反的見解。

先生們，這可憐女人，起初是夢想。在第三十四頁，你們可以看見她的夢想。這裏還有些帝國律師不會說起的東西，我必須對你們說，那是她母親去世的時候她的印象；你們看



是不是色情的，這個！請你們翻到第三十三頁，隨我來看：

『她母親去世的時候，頭幾天她哭得很厲害。她用死者的頭髮畫了一幅殯葬圖，附一封信寄回拜爾斗，信裏儘是議論人生的憂傷的辭句，要求日後把她埋在同一墳墓。老頭子以為她病了，趕來看她。這種黯淡的生存的希有理想，常人永遠達不到，愛瑪一下子就達到，內心當然感到滿足。於是她儘着自己沈湎在拉馬丁的蜿蜒細流，諦聽着湖上的琴語，瀕死的天鵝的歌唱，樹葉的墜落，陛天的貞女，天父在壑谷宣道的聲音。她並不因而少所無聊，然而不肯承認，先是憑藉習慣的持續，繼而憑藉虛榮，最後發見平靜了，不再傷心，猶如額頭沒有皺紋，她為之一驚。』

我要答覆帝國律師的責備，說她沒有下過任何心力愛她的丈夫。

帝國律師——我沒有那樣責備她，我說她沒有成功。

律師塞納——假如我沒有聽明白，假如你沒有責備，這是最好的答覆了。我相信聽見

你說來的；就算我弄錯了罷。我這裏讀的是第三十六頁末尾：

「然而，根據她自以為良好的原則，她願意獻上愛情。月光之下，在花園裏面，她吟誦所有她記得住的熱情的詩詞，在嗟嘆中唱些憂鬱的阿達嬌，不過，她隨即覺得自己和事前一樣平靜，查理並不因而多所愛慕，多所激動。」

她這樣用火石敲打了一下她的心，沒有冒出一個火星，而且，不能夠瞭解她感覺不到的東西，猶如不能夠相信一切不以習見的形式表現的東西，她輕輕易易就看出查理的熱情沒有一點點激昂的地方。他有一定的時間吻她。一個習慣隨着又是一個習慣，就像用過單調的晚飯，預先知道要上一道果點。」

在第三十七頁，我們可以找見一大堆相似的東西。現在，危險就要開始了。你們知道她是怎麼樣教養大的；我求你們不要有一時忘記這個。

讀過書的沒有一個人不手裏拿着書說：福樓拜先生不僅是一位大藝術家，而且是一位有感情的人，把對於女人的厭懼和義務放在最後的六頁，把所有的好感全給了丈夫。他

是一位大藝術家，如人所云，因為他沒有改變丈夫，因為一直到完保留着他的原來面目，一個好人，庸俗，平凡，盡他職務上的責任，很愛太太，然而沒有教育，思想缺乏高揚。在太太臨死的時候，他還是這個樣子。可是，沒有一個人，回到我們的記憶，更能引起我們的興趣。為什麼？因為一直到完，他持有情感的簡單，正直；因為一直到完，他盡他的責任，而太太拋開責任不管。他的死美麗，動人，正如太太的死醜惡。在女人屍首上，作者指出她嘔吐毒藥留下的斑點，弄髒了那包着她入土的白屍布，他有意叫她成爲一個厭惡的對象；然而有一個男子是崇高的，就是在墳邊的丈夫。有一個男子偉大，崇高，死值得人羨慕，就是丈夫。太太死了，他看見一切可能留給他的心上的幻象一個一個粉碎了，便在思想上到墳裏吻抱太太去了。我求你們，把他放在你們的回憶裏，作者超出——拉馬丁對他說來的——人情許可的範圍，讓女人的死醜惡，贖罪格外恐怖。作者知道幫男子集中一切好感，因為他沒有走出人生的正軌，當然，性格一直平凡，作者不能夠改變他的性格；但是對於那個騙他毀他的女人，借高利貸，使用假期票，最後迫不得已自殺，他慷慨大度，把所有的恐怖聚在她的死亡上面。我們看得出這女人的死是不是自然，假如她不弄毒藥了却一切，由於不幸的過度糾纏，也會毀滅的。這就是作者所寫的。他的書不會有人讀，假如他換一個樣子寫，假如爲了指出包法利夫

人所受的教育何等危險，他不多給些可愛的意象和有力量的圖畫。然而人家却爲這個責備他。

福樓拜先生時時顯出丈夫比太太好，你們也許要問，怎樣一個好法？好在盡責，而愛瑪不盡責！於是，在這惡劣教育的斜坡上，在舞會的場面之後，她和一個年輕孩子出發了，賴翁和她一樣沒有經驗。她和他擠眉弄眼，然而不敢去的更遠；沒有壞事做出來。但隨後來了羅道夫，把這個女人勾引上了手。他端詳了她一刻，對自己講：她好的，這女人！她將成爲他的，因爲輕佻，沒有經驗！至於墮落，你們重讀一下第四十二頁，第四十三頁和第四十四頁。關於這個場面，我只有一句話告訴你們，這裏沒有細節，沒有描寫，沒有任何意象爲我們描繪感官的紛亂；只有一句話幫我們指出墮落：『她由他擺佈。』我再度請求你們，重讀一遍克拉芮薩·哈勞威的墮落的細節，我不敢說是寫在一本壞書裏面。福樓拜先生拿羅道夫替代勒福萊斯，拿愛瑪替代克拉芮薩。你們不妨比較一下兩位作者和兩部作品，你們心裏就有數了。

但是我在這裏遇到帝國律師的忿怒。疚心不緊跟着墮落來，同時墮落之後，她不表示苦楚，倒滿足地對自己講：『我有一個情人。』他因而忿慨。可是，作者那樣一來就不真實了，

假如杯子還在唇邊，酒味正厚，他叫人家感到苦楚。照帝國律師的意思去寫，可能是道德的，但是他所寫的不在自然之中。不是在第一次過失的時候，過失的感覺蘇醒；沒有這個，也就不會有過失了。不是正在沈醉於幻象的時候，女人犯下的大過失的酒意就能夠加以警告。她從這裏得到的只是酩酊；她回到家裏，快樂，煥發，心裏唱着歌：『終於，我有了一個情人。』不過，這能夠長久嗎？你們讀第四百二十四頁和第四百二十五頁。再過來兩頁，到了第四百二十八頁，情人的厭惡的感覺還沒有流露，然而她已經有了害怕，顧慮的印象。她查究，她看，她永遠不想放棄羅道夫：

『有什麼更強的東西把她推向他所以有一天，看見她不期然而來，他皺起眉頭，好像有誰和他搗亂。

她道：

——你怎麼啦？難過？告訴我呀！

終於一付嚴肅的神情，他說出她看望他過於大意，她在禍害自己。

羅道夫的恐懼漸漸過給她。起先沈醉於愛情，除此以外，她什麼也不想。但是，現在

她的生命缺少不了他，她唯恐失掉他什麼東西，或者甚至於使他不安。由他那邊回來，她提心吊膽向四外窺望，留意天邊走過的每個形態，村落可以瞥見她的每個天窗。她用心諦聽脚步，呼喚，犁的聲音；她收住步，比她頭上搖曳的白楊葉子還要蒼白，還要顫慄。」

你們看得出來，她沒有弄錯；她感覺到有什麼東西不是她往常所夢想的。翻到第四百三十三頁和四百三十四頁，你們就越發要相信了。

「夜晚如若落雨，他們避到車棚馬廄之間的診室。她燃起廚房一枝燭臺，藏在書後。羅道夫坐下去，和在家裏一樣。書架，書桌，總之，整個房間，激起他的欣忭；他止不住儘拿查理取笑，愛瑪的窘迫就不必說了。她願意看見他嚴肅，甚至於緊張，例如有一次，她相信聽見小巷有脚步往近裏來。

她道：

——有人來！

他吹熄燈。

——你帶手槍了沒有？

——做什麼用？

愛瑪道：

——可是……保護你自己。

——你是說你丈夫啊！可憐的孩子！

羅道夫在這句話的結尾，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我手指一彈，他就完了。」

她雖說懾慌於他的勇敢，却也感到一種天真的狂妄和粗野，究竟不大像話。

羅道夫想了許久手槍這件事。她的話萬一當真，他覺得這太可笑了，甚至於可憎，因為他沒有任何理由憎恨忠厚的查理，根本就不感到所謂妬嫉——關於這一點，愛瑪曾經向他賭過大誓，他也不覺得怎麼樣雅緻。

而且，她變得非常感情用事。從前是，必須交換小像，交割一撮頭髮；現在，她要一枚戒指，一枚真正的結婚戒指，表示永生的結合。她時常同他說起晚鐘或者「自然的聲音」；隨後，她同他談起她的母親，他的母親。

她終於引起他的膩煩。」

隨後，第四百五十三頁：

『那些叫她哭的甜言蜜語，那些叫她瘋的熱吻輕撫，他（羅道夫）不像從前，全沒有了；到了後來，淹沒她的偉大的愛情，似乎在她下面減退；彷彿河水在河牀乾落，她窺見了泥滓。她不肯相信；她加倍溫存；羅道夫漸漸不大掩藏他的冷澹。

她不知道她是否後悔依順他，或者正相反，是否不再希望寶貴他。怯弱的感覺使她慚愧，慚愧變成怨恨，肉慾減輕怨恨的分量。這不是依戀，這像一種永久的誘惑。他制服她。她差不多有所畏懼了。』

而你，帝國律師，害怕年輕女人們讀這個！我比你不害怕，就不畏怯。就我本人來看，家長對女兒這樣講，我非常瞭然：年輕女人，假如你的心，假如你的良心，假如宗教的情緒，假如責任的聲音，不足以使你走上正路，看好了，我的孩子，看這女人不在家裏要在外邊追尋幸



福，得到多少無聊，折磨，痛苦和失望！這種語言，在一位父親口裏，不會傷害你，好啦！福樓拜先生也沒有說別的話；到家庭以外夢想幸福的女人即時遭遇的東西，這裏是最真實，最動人的圖畫。

但是讓我們往前走，我們來到幻滅的所有遇合。你拿第六十頁賴翁的恩愛來反對我。唉！她這就馬上付出姦淫的贖金；你就要發見贖金的可怕，在你所控的作品的不遠幾頁。她在姦淫之中尋找幸福，不幸的人！她在這裏尋到的，除去婚姻的單調所能給與一個不走責任的正軌的女人的厭惡和疲倦之外，她在這裏還尋到幻滅，她獻身的男子的蔑視。難道這蔑視還缺什麼東西不成？噢！不，你不能够否認，書在你的眼前：羅道夫，把自己表現得那樣下流，給了她一個自私和懦怯的最後的例子。她告訴他：『帶我走！搶我走！我堵的幌，我再也不能夠在丈夫家裏待下去了，我給他添羞，添不幸。』他遲疑；她堅持；他終於答應了，第二天她收到他一封雷擊一般的信，讀完，倒下去，壓扁了，毀滅了。她生病，快死了。續出的附刊讓你們看見她承受着一個掙扎的靈魂的種種折磨，由於過度的痛苦，或許可以帶到責任的道路，但是不幸她不久就遇見了她沒有經驗的時候和她一同玩的那個孩子。這就是小說的進展，接着來了贖罪。

帝國律師打斷我，對我講：作品的目的真就算是從頭到尾善良，你能夠允許淫穢的枝節，如你方才所承認的？

當然之至，我不能夠允許這樣的枝節，不過我允許來的嗎？牠們在什麼地方？我如今來到最被指摘的段落。我不再談馬車那段事了，法庭在這方面已經滿足了；我來到你們指出的段落，說是違反公衆道德，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有幾頁之多；爲了打消你的控告的一切架空理論，我只有一件事要做：恢復你的引證的前後文字，一句話，拿全書來替代你的刪節。

在第七十二頁末了，賴翁和藥劑師郝麥碰過頭，來到布勞涅旅館，接着藥劑師又來找他。

「但是愛瑪才離開，氣死了；她如今恨他。她覺得爽約是一種侮辱。」

隨後，心平氣靜了，她終於發覺：不用說，她連累他。但是，誹笑我們所愛的人們，讓我們總要和對方有一點隔離。偶像是碰不得的：金粉留在手上。

他們漸漸時常談到和他們的愛情沒有關係的事物……」

我的上帝！就爲了我方才讀給你們聽的幾行文字，我們上了法庭。現在你們聽：

『他們漸漸時常談到和他們的愛情沒有關係的事物；愛瑪寫給他的信，說到花，詩，月和星，熱情衰退了以後自然的策略，努力用外在的援助再把熱情弄旺。她不斷給她下次的旅行許下鴻福極樂；隨後，她承認自己沒有感到什麼特異的地方。一種新的希望很快就打消這種虛妄的感覺；愛瑪回到他身邊，格外火熾，格外貪切。她粗野地脫掉衣服，攤開她抹胸的細帶，細帶是蛇一樣圍着她的屁股綵繚。她光着腳，墊起脚尖，再去一眼門關好了沒有，然後她一下子丟開她所有的衣服——蒼白，不言語，嚴肅，長長一陣顫慄，她貼住他的胸脯。』

帝國律師，你在這裏停住，允許我繼續下去：

『但是，在蓋着冷汗的額頭，在期期艾艾的嘴唇上面，在狂亂的瞳仁裏面，在胳膊的摟抱之中，賴翁覺得有什麼極端，模糊而陰慘的東西，輕輕溜在他們當中，像要把他

們分開。」

你把這叫做色情的顏色，你說這引起姦淫的愛好，你說這裏是能夠刺激，挑動感官的文字——色情的文字！然而死亡就在這些文字當中。你不往這上面想，帝國律師，你在這裏看到『抹胸』、『衣服丟開』這些字眼，驚惶失措；你就貼牢了這三四個字，『抹胸』和『衣服丟開！』你願意我說破一本古典的書，十分古典的書，怎麼樣也有『抹胸』出現嗎？我高興我馬上就指給你看。

『她粗野地脫掉衣服……（啊！帝國律師，你就沒有看懂這段文字！）她粗野地脫掉衣服（不幸的女人）攤開她抹胸的細帶，細帶是蛇一樣圍着她的屁股，綵蒼白，不言說，嚴肅，長長一陣顫慄，她貼住他的胸脯……在蓋着冷汗的額頭……在胳膊的摟抱之中，有什麼模糊而陰慘的東西……』

現在必須請問，色情的顏色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又是那嚴厲的顏色？假如年輕女孩

子看到這本書，感官能夠被挑動，被刺激，——好像讀一本在所有古典之中是古典的書，我馬上就要引證，印過一千回，從來沒有帝國律師或者王國律師想到控訴。我方才讀給你的，裏頭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嗎？不是正相反，引起對於罪惡的恐怖的刺激，那『什麼陰慘的東西，輕輕溜在他們當中，像要把他們分開？』讓我們繼續下去，我求你們。

『他不敢問她；但是，看見她經驗豐富，他對自己說，她一定受過一切苦樂的試驗。從前迷惑他的如今有些驚嚇他了。而且，她的人格每天吸收他，越來越厲害，他起反感。他恨愛瑪長久勝利。他甚至於用心不去愛她；隨後，聽見她的鞋響，他覺得自己餒弱了，就像醉鬼看見了烈酒。』

這個，色情？

隨後，翻到末一段：

『有一天，他們很早就分開，她一個人在馬路走，她瞥見她道院的牆壁；於是她坐

在榆樹陰影中間一張長凳上面。那時多靜呀！她依照書想出來的愛情的難以形容的情緒，她多嫉忌呀！

她結婚的頭幾個月，她在森林裏面騎馬漫遊，跳迴旋舞的子爵，唱歌的拉喀狄，全在她眼前浮過。」

帝國律師，別忘記這個，當你想裁判作者的思想，當你想毅然在這我只能認爲一本好書之中尋找色情的顏色。

『她忽然覺得賴翁和別人同樣遙遠。

她向自己道：

——可是我現在愛着他呀！

她不快樂，從來不會快樂。何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何以她依附的事物隨時腐朽？

這個，<sup>9</sup>色情？

『但是，假如什麼地方有一個強壯美麗的人物，英武天生，既慷慨，又文雅，詩人的心，天使的貌，鏗鏘的古琴，向九霄彈奏哀婉的賀婚詩，爲什麼她就不會偶而遇到？噢！什麼樣的不可！而且，沒有一樣值得追尋；全在扯謊！每一微笑藏有一個無聊的呵欠，每一欣忭藏有一種詛咒，一切歡樂藏有牠的厭惡，最好的吻給你嘴唇留下的也只是一種對於更高的肉感實現不了的羨望。』

空裏迴蕩着一種金聲，道院的鐘敲了四下。四點鐘！她覺得有生以來，她就坐在長凳上面。』

千萬不要在一本書的結尾尋找什麼東西，去解釋另一本書的結尾。我讀這段被指摘的文字，不添一個字，爲了辯護一部作品，本身就是辯護。讓我們就道德觀點，繼續讀這段文字：

「太太在她的房間。沒有人上去。她一整天待在房間，昏昏沈沈，衣服也難得穿，有時候，燃着她在路昂一家阿勒皆芮商館買乘的宮香。夜晚，不要那躺着睡覺的男子，貼住她的肉，她裝模作樣，終於把他逼到三樓；她讀些荒乎其唐的書，裏面全是混亂的描述，驚心動魄的境界，一讀就讀到早晨。（這引起姦淫的欲望，不是嗎？）她時常恐懼上來，喊叫着。查理跑來。」

她道：

——啊！  
——啊！  
——走開！

要不然，有時候，姦淫重新燃旺她內心的火焰，她分外熾熱，喘吁着，悸動着，充滿了慾火，她打開窗戶，吸着冷空氣，她過分沈重的頭髮在風裏散開，望着星宿，嚮往王公的愛情。她思念他，賴翁。她當時真還想拿一切來換取一次壓足她的幽會，只一次就成。

這是她大喜的日子。她要排場！他一個人付不了開消，她慨然補足全數；差不多同回如此。他試着讓她明白，他們換一個地方一樣好，到小點兒旅館也成；但是她舉出理由反對。」



你們看得出，只要全讀，這一切有多簡單，但是經帝國律師一刪節，最小的字也變成了一座大山。

帝國律師——我沒有引證這裏任何一個句子，既然你喜歡引證我沒有指摘的東西，千萬不要輕輕一下子就跳過第五十頁。

律師塞納——我沒有跳，我著重引證之中被指摘的詞句。我們在爲第七十七頁和第七十八頁引證。

帝國律師——我說的是公堂上的引證，我以爲你拿你方才讀的文字做爲我的引證。

律師塞納——帝國律師，我引證所有你想拿來構成罪狀的文字，罪狀如今不成立了。你在公堂上發揮你認爲有利的證件，你的機會很好。幸而我們有書，辯護人知道這本書；假如他不知道這本書，允許我對你講，他的地位就要很奇怪了。我讓傳了來解釋某些段落的，到了公堂上，人家拿別的段落替換掉了。我要是對於書不熟的話，辯護一定無從着手。現在，我以忠實的分析，幫你指出小說，不僅不應當看做淫書，而且相反地，應當看做一部本質地道德的作品。這樣做了以後，我拿起那些喫官司的段落，可是我拿前後文字接上你刪節的

東西以後，控告變得十分軟弱無力，在我讀的時候，你對你的控告起了反感！同一段落，有一時，你認為有罪，當然我也有權利來引證，讓你看你的控告的空虛。

我在停頓的地方重新拾起我的引證，在第七十八頁末了：

『愛瑪忽然在他的胸脯嗚咽，他如今起膩；愛情的細巧他已經分辨不出，所以他的心對着愛情的喧囂，慵慵入寐，就像若干人僅僅能夠忍受某種音樂。

他們彼此太熟識了，增加一百倍歡欣的好合的驚喜，已經消失了。她厭惡他，他同樣對她感到疲倦。愛瑪重新在姦淫之中發見所有婚姻的平淡。』

『婚姻的平淡！』剪下這個的人講：怎麼，居然有一位先生說，婚姻之中只有平淡！這對於婚姻是一種攻擊，對於道德是一種敗壞！帝國律師，你一定同意把文字巧妙地截剪下來，控之訴之，隨心所欲。作者所謂婚姻的平淡到底是什麼？愛瑪所畏懼，所要逃避的單調，不斷又在姦淫之中找到，這才正是幻滅。你看得出，不割離字句，前後文字連在一起讀，就沒有什

麼好控訴的；你清楚我的委託人，抓牢自己的思想，看見這樣加以附會，一定難免反感。讓我們繼續下去：

『她厭惡他，他同樣對她感到疲倦。愛瑪重新在姦淫之中發見所有婚姻的平淡。但是怎麼樣才能夠甩開她感到這樣一種幸福的卑鄙，屈辱雖說屈辱，習慣或者腐敗不唯沒有讓她鬆手，她反而一天比一天抑牢了不放，所望於福祉太大了，於是吸乾了一切福祉。她把她的失望歸罪於賴翁，好像他出賣了她；她甚至於希望發生一種災害，達到他們分離的目的，因為她沒有勇氣決定這樣做。』

她並不停止給他寫情書，她有這麼一個覓解，一個女子永遠應當給她情人寫信。但是，寫的時候，她看到的另是一個男子，一個她最火熱的回憶衍成的影子。』

這個不再加以指摘：

『她隨即墮在地面粉碎了，因為這些迷漠的愛情的興奮，比縱慾還要令她疲沓。』

她現在感到一種苦悶，持久而又普遍……她收到貼印花的公文，她正眼看也不看。她真還不想活了，或者一直睡下去。』

我把這叫做激發道德（由於罪惡的恐怖，）正如作者所宣示，最心不在焉的讀者，不帶一點惡意不會看不出來。

現在，談點兒別的，好讓你們明白你們所要裁判的是個什麼樣人。爲了叫你們知道我從事的不是什麼樣的答辯，而是，假如福樓拜先生有色情的顏色，他從什麼地方得到他的靈感，讓我把這本他用爛了的書放在公案，讀一下他那些給靈感的段落，描寫這種肉感，這個女人走的錯路：她在不正當的歡樂裏面尋找幸福，不能夠遇到，再去尋找，找來找去，永遠遇不到。先生們，福樓拜從什麼地方得到他的靈感？就在這本書裏聽好了：

### 「感官的幻象。」

所以誰依戀感受，誰必然一定從對象到對象流浪，可以說是自騙自，改換地點；所以以肉感，就是說歡樂的愛好，永遠在變換，因爲在繼續之中，牠的全部火熱萎掉，死掉，是

變換使牠再活下去。所以感官的生命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交替的行動，從欲望到厭倦，從厭倦到欲望，漂泊的靈魂，在懈怠的火熱和新生的火熱之間，永遠猶疑不定。Incontinentia concupiscentia ① 這就是感官的生命。不過，在這永恆的行動裏，沒有人肯拿一種沒有定向的自由的意象來取樂罷了。」

這就是感官的生命。這是誰說的？你們方才聽見的語言，說到激發和不斷的火熱，是誰寫的是什麼書，福樓拜先生日夜翻閱，得到靈感，寫成帝國律師指控的文字，是包徐艾！我方才讀給你們聽的，是包徐艾關於不正當的歡樂的演說的斷片。我將要讓你們看，所有被控的段落只是——不是剽竊，佔有一個觀念並非剽竊，——摹倣包許艾。你們願意再來一個例子嗎？這裏是：

### 「關於過失。」

信士們，不要問我，根據什麼樣的大變動，我們的歡樂就成了刑罰；聖經上有的是例子。是「天道」這樣說，是「萬能」這樣做。不過，你觀看一下你所溺縱的那些熱情

的性質，你很容易就明白牠們能夠變成一種忍受不了的刑罰。牠們本身全含有殘忍的苦楚，厭惡，痛苦。牠們全含有一種無限的欲求，爲了不能夠壓足而發怒；牠們全有激動揉混在裏面，退而成爲一種鬱怒，苦楚正不小於理性喪失。愛情，假如允許我在這講壇上指出，愛情有牠的變幻，牠的激烈的騷動，牠的躊躇的決定和牠的妬嫉的地獄。」

再往遠看：

「哎！還有什麼比這更容易的：把我們的熱情變成我們的過失的一種不可忍受的苦楚，去掉那引誘我們的一點點甜蜜，（那是十分正當的，）僅僅給牠們留下牠們富有的殘忍的枉慮和痛苦？我們的過失貼住我們，我們的過失壓住我們，我們的過失在我們當中：利箭貼住我們的胸脯，不可忍受的重量壓住我們的頭，吞噬的毒藥爛掉我們的臟腑。」

你們方才聽見的這一切，難道沒有爲你們指出熱情的痛苦？我把這本書留給你們看，



心檢點！多少眼睛要避開！多少看管的人要欺騙！把熱情告訴選好的心腹和助手，他們的忠心要多擔心！爲他犧牲了名譽和自由，到時讓你失望，還不敢埋怨！在这一切之外，還得算上那些殘酷的時間，熱情不太激烈，給我們留下反省的閒暇，感到個人的挫辱；心生來是爲了更堅固的歡樂，到了這時厭倦自己的偶像，在厭惡和無常性之中找到自己的刑罰。世俗的人間！假如這裏是你對我們吹噓的福祉，拿這種福祉賞賜你的信徒好了；但是，你讓他們這樣快樂了，他們對於你的期許也就輕易相信了，信仰在最後反而成爲一種懲罰。」

讓我告訴你們這個：一個人在靜靜的夜晚思索女人走了歪路的原因，發見是在所受的教育之中，想要把牠們表現出來，又怕個人的觀察不夠，便在方才我指出的泉源浸熟了，直到從包徐艾和馬席雍的思想得到靈感以後，<sup>④</sup>他這才有了膽子動筆，允許我請教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字向你們表示我的驚奇，我的痛苦，看見把這個人告到法庭，——爲了他的書的若干段落，正也就是他盡可能聚集的最真實和最崇高的觀念和情緒！關於敗壞宗教的道德的控告，我求你們不要忘記的就是這個。再者，假如你們允許我，關於這一切，我將



把我所謂的傷害道德的文章請你們過目一下，就是說，感官滿足而沒有痛苦，沒有那『大滴冷汗』從追尋歡樂的人們的額頭滴下；我不引證淫書，作者在這裏力求刺激感官，我給你們引證一本書，——在中學當獎品發，但是我求你們允許我先不說出作者的名姓，等我讀過一段文字以後再說。這裏就是那段文字，我回頭會拿書給你們看的；這是一個中學生得到的獎品本子；我不想拿福樓拜先生的本子給你們，我倒願意拿這個獎品本子：

『第二天，我讓人帶到她的房間。我在這裏感到一切能夠引起肉感。屋裏撒着最洽意的香料。她躺在一張牀上，遮住牀的只有花環；她懶洋洋地躺在裏面。她把手伸給我，叫我坐到她的旁邊。一切，甚至於遮住她的臉的面網，全有韻致。我看着她的美麗的身體。一塊簡單的布幅圍着她動，一時讓我喪失銷魂的美麗，一時又讓我找到。』

一塊簡單的布幅，鋪在一具屍首上面，你覺得是一個色情的意象；這裏牠鋪在活的女  
人身上。

『她看出我的眼睛看着她往外冒火那塊布幅似乎自己打開了我看見一種天仙似的美麗的所有珍寶。她這時候握牢我的手；我的眼睛失了張支。我向自己喊道，只有我的阿耳達西耳才有這樣美麗；不過，我以諸神作證，我的忠實……她摟住我的頸子，把我擁在胸前。屋子忽然黑了，她的面網打開；她給了我一個吻。我失掉了自主；一片火焰忽然流入我的脈管，點燃所有我的感官。阿耳達西耳的觀念離我遠了。還有一點回憶……但是也就是像一個夢……我眼看……眼看喜歡她，甚於本人。我已經拿手摸她的胸脯；迅快地到處在摸；愛情露面的只是牠的慾火；牠馳往勝利；再一刻，阿耳達西耳不能夠抗拒了。』

誰寫的這個？這還不是新愛勞伊特的作者，這是孟德斯鳩主席！這裏，沒有痛苦，沒有厭惡，一切爲文學的美麗犧牲，先生把這做爲獎品發給修辭班的學生，不用說，做爲他們課題的描寫或者發揮的例子。孟德斯鳩在波斯書簡裏面描寫了一個簡直不能夠讀的場面。作者把一個女人放在兩個男子中間，互相爭奪。這女人，這樣放在兩個男子中間，有些夢想——他覺得非常洽意。

帝國律師，想來也該夠了！難道還需要爲你引證寫懺悔錄的盧騷，或者別的作家？我僅僅要告訴法庭，假如被告是梅里美先生，由於雙錯記的馬車的描寫，他會立刻宣告無罪的。大家在他的書裏看到的只是一件藝術作品，偉大的文學的美麗。他不會遭受處分，正如畫家或者雕刻家不會遭受處分，他們不僅以表現身體的全部美麗自滿，還要表現所有的火熾，所有的熱情。這都不談；我要求你們明白，福樓拜先生沒有加重他的意象，他只做了一件事：以最堅強的手製作墮落的場面。他在他的書的每一行攤出幻滅，結尾不是什麼美好，而是叫我們看這女人憎惡，拋棄，毀壞她的家庭以後，來到最可怖的死亡。一句話，我只能夠重複我在辯護狀開端所說的話，福樓拜先生是一本好書的作者，一本激發道德（由於厭懼罪惡）的書。

現在我查看敗壞宗教。福樓拜先生敗壞宗教！請問，怎樣一個敗壞？帝國律師以爲他是一個懷疑派。我能夠答覆帝國律師，他弄錯了。我這裏沒有什麼信仰宣布，我有的只是書來辯護，這讓我把自己限制在這簡單的字面。但是談到書，我敢向帝國律師挑戰，在這裏找到任何類乎敗壞宗教的東西。你看見宗教怎樣被介紹進愛瑪的教育來，而這種宗教，以萬千方式誤解，在愛瑪步入邪途的時候怎樣沒有力量把她挽住。你願意知道福樓拜先生用什

麼樣的語言談宗教嗎？聽我讀一下頭一個附刊，第二百三十一頁，二百三十二頁和二百三十三頁。

「有一天黃昏，窗戶開着，她坐在窗口，先還看見教堂的執事萊斯提布都瓦修剪黃楊樹，忽然就聽見晚禱的鐘聲響了起來。

正當四月初旬，蓮馨花開放；一陣溫煦的風捲過掘好的花畦，花園猶如婦女，似乎爲了夏節全在打扮。隔着棚柱，往遠裏看去，河在草原流着，在草上勾成蜿蜒的線路，黃昏的霧氣在枯落的白楊之間漂浮，用紫顏色描出牠們的輪廓，比掛在樹枝的輕紗還要蒼白，還要透明。遠遠有牲畜走動，聽不見牠們的脚步，也聽不見牠們的嗚吼；鐘一直在響，在空裏繼續着和平的啼哭。

聽着鐘聲來回在響，少婦的思想失落在她幼年和學塾的陳老的回憶。她記起高大的燭台，比聖壇的花瓶和小柱神龕全高。她真願意和往常一樣，依舊在長列的白面網當中廝混，姆姆伏在她們的跪凳上面，殭硬的帽子或遠或近形成好些烏黑的點子。」

這就是表現宗教的情緒的語言；依照帝國律師的意見，懷疑派的論調從頭到尾主有福樓拜先生的書。那麼在什麼地方，我求你，你發見懷疑派的論調？

帝國律師——我沒有說這裏有。

律師塞納——假如這裏沒有，到底什麼地方有？在你刪下來的東西裏面，當然有。但是書全在這裏，法庭裁判好了，他將看見宗教的情緒非常強烈地印在裏面，懷疑派的論調的指控是一種真實的誹謗。現在，帝國律師許我對他講，控告作者是懷疑派的論調，聲勢喧赫，真還犯不上。讓我們讀下去。

「星期日做彌撒的時候，她一擡頭，就望見聖母和蔦的臉，四周繚繞着淺藍的香雲。她感動了：她覺得自己軟弱，搖搖無主，猶如一根鳥羽在狂風暴雨之中迴旋；於是不能由自己，她走向教堂，只要她的靈魂可以附著上去，全部生存在裏面消失，任何信仰她也承受。」

先生們在熱情的斜坡上，想把愛瑪挽住，這是第一回，對於宗教的呼籲。可憐的女人，她失足了，隨後她順從的男子拿腳把她踢開。她幾乎死了，掙扎出來，又活了，你們現在來看文章（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那一期，第五百四十八頁）

「有一天，病非常危急，她以為她要去世，要求牧師頌與聖體。大家在她的房間佈置聖事，堆滿了藥瓶的五斗櫃改成聖壇，全福往地板撒着天竺牡丹，愛瑪覺得有什麼強烈的東西掠過她，為她解除她的痛苦，一切知覺，一切情緒。她的輕適的血肉不再思索，另一生命開始了；她覺得她向上帝那邊升，眼看就要在這種愛情之中消散，彷彿香燒着了，化成了氣。聖水灑着牀褥；牧師由聖爵取出白的聖餅；她伸出嘴唇去接救主的身體，因為歡悅過度，柔荑無力。」

我求帝國律師原諒，我求法庭原諒，我打斷了這一段的誦讀，但是我需要說，作者有話講，要你們注意他用什麼樣的詞句表現領取聖體的祕密；我在繼續讀下去以前，也要求法

庭折牢從這一幅圖畫借來的文學價值，我需要一再申述那些屬於作者的表現。

「她伸出嘴唇去接救主的身體，因為歡悅過度，柔荑無力。她的牀帷雲一樣圍着她柔柔飄起；五斗櫃上面的兩支燭光，對於她恍若萬道金光。於是她倒下頭，自以為聽見四空有仙琴鳴奏，同時聽見碧霄黃金寶座上面，在持綠羽的聖者當中，坐着威儀萬千的天父。她做了一個手勢，就見好些火焰一樣翅膀的天使下到地面，拿胳膊把她捧走。」

他繼續道：

「這莊嚴的景象留在她的記憶，彷彿可能夢想的最美麗的東西；現在她努力追尋當時的感覺，繼續雖說繼續，美好的情境同樣深厚，但是，並不那樣能夠完全吸有她。她的靈魂，困於驕傲，終於在基督教的謙遜之中得劇休息；愛瑪嚐到為人荏弱的快樂，體會她的意志在內心摧毀；沒有意志作梗，上天的慈悲自然而然就好源源而來了。所

頁：

以在幸福之外，還有更大福祉存在，一種凌駕一切愛情的愛情，不間斷，無終結，永遠在增加！在她幻想的種種希望之中，她隱約看見一種純潔的境界，在半空漂浮，和天融化一片；她指望她活在裏面。她願意變成一位聖者。她買念珠，她戴符籙；她希望牀頭掛一隻鑲翡翠的寶匣，裏面盛着先聖的遺物，她好每天黃昏吻着。」

這是宗教的情緒！假如你們願意停一刻，弄明白作者主要的思想，我求你們翻到下一

「她嫌教條苛細；她厭惡筆戰的文字，自命不凡，絲毫不放鬆那些她不認識的人；宣揚宗教的俗家故事，她看起來，完全和人世隔膜，不知不覺讓她離開真理，本來她在等待真理有實例給她看。」

這就是福樓拜先生的語言。現在，你們願意的話，我們來看另一個場面，臨終洗禮。噢！帝國律師，當着頭幾個字你就停住，控告我的委託人拿神聖和褻瀆混在一道，你真也錯得太



離奇了，其實他只是把臨終洗禮的那些美麗的程式翻譯一下而已，正當牧師摸着我們的感覺的器官，正當他遵照聖典的表示說：*Per istam unctionem, et suam piissimam misericordiam, indulget tibi Dominus quiddam deliquisti.*◎

你曾經說：千萬不要動用神聖的物事。你有什么權利附會這些神聖的語言：『願上帝在他的神聖的慈悲之中，饒恕你犯的一切過失，視覺的，嗅覺的，聽覺的，等等？』

看，我來讀那被指摘的一段文字給你聽，這將是我所有的報復。我敢說做我的報復，因為作者需要報復。是的，福樓拜先生走出這裏，不僅僅宣告無罪，還要報復！你這就看到他讀些什麼書。被指摘的段落落在十二月十五日那一期第二百七十一頁，原文是這樣構思的：

『查理不哭了，蒼白猶如一尊石像，眼紅紅的像炭，在牀腳面對面望着她，同時牧師拄着一個膝蓋，呢喃些低微的語言……』

這幅圖畫真好，讀起來也真動聽；但是你放心好了，我不會過分加以延長的。現在是被指摘的正文：

「她慢慢轉過臉，好像忽然看見教士的紫帶喜悅了，不用說，在她意想不到的平靜之中，她重新尋見失去的快感——她早期的神祕的激越，和正在開展的永生的幸福的幻象。」

牧師站起來去取十字架；她像一個人渴了，伸長頭項，拿嘴唇貼住基督的身體，用她全付將竭的氣力，吻着她從來不曾吻過的最大的愛情的吻。」

臨終洗禮還沒有開始；但是人家對我責備這個吻。我不到女聖戴賴絲那裏尋找解釋，  
② 你或許知道，可惜大家離她太遠，記不得了，我甚至於不到費乃龍那裏尋找居永夫人的神祕主義，③ 也不要那些更現代的神祕主義，我為牠們找到其他的理由。這些學派你可以說成感覺的基督教，我不想向牠們請教這個吻的解釋；我想請教的是包徐艾，包徐艾本人：

「耶蘇的喜好是結合，享受和愛情，所有的福音這樣呼喊服從罷，行洗禮的時候，試着打進耶蘇的喜好。耶蘇要人和他在一起；他要享受，他要人享受他。他的神聖的肉

是這種結合和這種潔淨的享受的場所：他獻出身子等等。」

我再讀一次那被指摘的段落：

「隨後他誦着願主慈悲和施恩，把右手的拇指浸在油裏，開始抹油：先是眼睛，曾經貪戀人世的浮糜；次是鼻孔，曾經嗜愛薰風和色香；次是口，曾經爲謊語張開，爲驕傲呻吟，爲奢華呼喊；次是手，曾經喜好柔軟的接觸；最後是腳心，從前爲了滿足她的欲望跑得那樣快，如今行走不動了。

牧師拭拭手指把蘸油的棉花扔進爐火，回來坐在病榻旁邊，告訴她：現在她應當把她的痛苦和耶蘇·基督的痛苦合而爲一，接受上天的憐愍。

勸告完了，他試着把一支聖燭放在她手裏面。這象徵天堂的榮耀。天堂的榮耀眼看就要把她抱住。愛瑪太荏弱了，手指合不攏，如若不是布尼賢，蠟燭一定掉在地上。

可是她的臉色並不那樣蒼白，透出一種明靜的表情，好像聖禮真還救了她。

牧師講出他的觀察所得，他甚至於向包法利解釋，主有時候延長人間的壽命，假

如他以為有益於福祉的話；查理記起從前有一天她快要死了，也是這樣領受聖體。他想：他也許不應當就存缺望的心思。」

現在，一個女人死了，牧師給她行臨終洗禮，人家把這做成一個神祕的場面，我們謹慎將事，忠實譯出聖事語言，人家倒說我們動用神聖的物事。我們拿手亂碰神聖的物事，因為我們在 *deliquisti per oculos, per os, per aurem, per manus et per pedes* 之外，還添上每個器官犯過的罪孽。我們不是頭一個走這條路。聖佩甫先生，在一本你知道的書裏，也有一個臨終洗禮的場面，他是這樣表現的：

『噢！是呀，先抹眼睛，最高貴，最靈活的感官；爲了牠們曾經觀看，瞭望溫柔的東西，別人眼裏看來太邪惡的東西，太塵世的東西；爲了牠們曾經讀，讀了又讀銷魂的東西，太親暱的東西；爲了牠們白流眼淚，哭脆弱的財產和不忠實的愛人；爲了夜晚儘做夢想，太多次忘了的睡眠！』

還有聽覺，爲了牠曾經聽，要人家說太甜的東西，太諂媚和醉人的東西；爲了耳朵

慢慢從騙人的語言偷來的聲音；爲了牠飲這裏藏着的蜜！

再次是嗅覺，爲了樹林深處春夜的太精細銷魂的馥香，爲了早晨收到天天那樣喜歡開的花！

還有嘴唇，爲了牠們曾經宣示太紛亂的東西或者太虛心的東西；爲了牠們有些時候不回答或者不對有些人說破，爲了牠們曾經在寂寞之中歌唱太好聽的東西，太多眼淚的東西；爲了牠們不出聲的唧噥，爲了牠們的沈默！

還有替代胸脯的頸項，依照教會的說法，爲了欲望的火熱。(Propter ardorem libidinis)；是的，爲了愛情妬嫉的痛苦，爲了人類情意的過分焦慮，爲了堵住失聲的喉管的眼淚，爲了一切使心跳的東西，或者一切嚙心的東西！

還有手，爲了曾經握一隻不潔的手；爲了曾經承接太燙的眼淚；爲了曾經或許開始寫了，沒有寫完的什麼不許寫的答覆！

還有腳，爲了沒有逃走，爲了滿意於孤寂的悠長的散步，爲了在重來複去的談話之中，不儘早感到疲倦！

你沒有把這告了下來。這裏是兩個人，各有各的範圍，拿起同樣東西，在每一感官之後，添上罪孽，過失。你倒真想禁止他們翻譯聖典的程式：*Quidquid deliquisti per oculos, per aures* 等等？

福樓拜先生所做，正如聖佩甫所做，可也不能夠算做剽竊。他使用屬於任何作家的權利，往另一個作家的話上添話，把一個主旨補全。包法利夫人小說的最後一個場面，正如所有同類的研究，根據宗教的資料寫成。福樓拜先生寫臨終洗禮這個場面，根據他的一位可尊敬的教會朋友借給他的一本書，後者讀完這個場面，感動到流眼淚，想像不到宗教的莊嚴會受損傷。這本書的題目是：教理問答釋義，歷史的，教條的，道德的，瞻禮的，教會的，根據學理駁覆反宗教論，芒草地聖母院教士，昂布羅瓦斯·居尹瓦院院長撰，六版，等等，紅衣主教古塞芒，都爾，包爾斗，高勞涅等地大主教與主教審定，第三冊，一八五一年，查理·毛奴瓦耶在芒印行。但是，你這就在這本書看見，正如方才你從包徐艾看見，帝國律師所指摘的原則和相差無幾的文字。如今我引證的不復是聖佩甫，一位藝術家，一位文學的幻想人；聽教會本身發言好了：

「臨終洗禮能夠恢復身體的健康，假如對於上帝的光榮是有益的話……」

牧師說這常常發生。現在來看臨終洗禮：

「牧師對病人來一段短的勸告，假如他聽得見的話，誘導他正正經經來接受他就要對他做的聖事。」

隨後，牧師拿刀子或者右拇指的尖端，給病人敷油，每次再在病人的油裏蘸蘸。這些油應當特別塗身體的五個部分，自然交給人做爲感覺的器官的，那是：眼睛，耳朵，鼻孔，口和手。

牧師一邊敷油（我們一字一句照錄聖典，我們抄了一份），一邊宣讀些對答的語言。

眼睛，閉住的眼簾：憑這神聖的油，以他虔誠的慈悲，願上帝饒恕你所有你由視覺犯的罪過。病人應當在這時候，重新憎恨他由視覺犯的罪過：許多不謹慎的視線，許多犯罪的好奇，多少書不該讀偏偏去讀，造成一羣違反信仰和風俗的思想。」

福樓拜先生寫了些什麼？他把兩方面連起來，放在牧師口中：那應當在他的思想裏的和同時在病人的思想裏的。

「耳朵：憑這神聖的油，以他虔誠的慈悲，願上帝饒恕你所有你由聽覺犯的罪過。病人應當在這時候，重新憎恨他所有的過失，由於喜歡聽誹謗，讒誣，沒有信義的談話，淫穢的歌唱而犯了罪。

「鼻孔：憑這神聖的油，以他的偉大的慈悲，願主饒恕你所有你由嗅覺犯的罪過。在這時候，病人應當重新憎恨所有他由嗅覺犯的罪過，所有對於香料的考究和肉感，所有的感受，所有他呼吸的不忠不正的氣味。

「口，嘴唇：憑這神聖的油，以他偉大的慈悲，願主饒恕你所有你由味覺和語言犯的罪過。病人應當在這時候，重新憎恨所有他犯的罪過，肆口冒犯神明……飲食上漫無節制。

「手：憑這神聖的油，以他偉大的慈悲，願主饒恕你所有你由觸覺犯的罪過。病人



應當在這時候重新憎恨所有他犯過的竊盜，不公道，所有許多犯罪的自由。牧師們在手背上接受油，因為他們晉職的時候已經在手心接受過，其他病人全在手心。

『脚：憑這神聖的油，以他的偉大的慈悲，願上帝饒恕你所有你由行走犯的罪過。病人應當在這時候重新憎恨所有他在不忠不道的道路行走的步子，許多惹人議論的散步，許多有罪的會晤。油放在脚底的上部或者下部，依照病人的方便，同時也依照所在地教區的習慣。最常見的使用似乎是在脚底。』

『最後到了胸脯。（聖佩甫照抄來的，我們沒有，因為這裏是一個女人的胸脯。）  
*Propter ardorem iheridinis* （由於淫慾的熾熱，）等等。

『胸脯：憑這神聖的油，以他的偉大的慈悲，願主饒恕你所有你由情火犯的罪過。病人應當在這時候重新憎恨所有他聽從的壞思想，壞欲望，所有心裏育養的恨和報復的情緒。』

依照聖典，我們還可以談胸脯以外的東西，但是上帝知道，假如我們要是說起腰部，我們在檢察官的心裏不知道要刺激出什麼樣的聖怒來：

『腰 (ad Lumbos) 憑這神聖的油，以他的偉大的慈悲，願主饒恕你所有你由肉的狂亂的動作犯的罪過。』

假如我們說了這個，帝國律師，你要以什麼樣的電火致力於打擊我們，然而聖典繼續說：

『病人應當在這時候重新憎恨許多不正當的歡樂，許多肉的醜愛……』

這就是聖典，你們在這裏看到被指摘的文章；這裏沒有一句嘲笑，全是嚴肅和感動。我再說給你們聽一回，拿這本書給我的委託人的人，看見我的委託人這樣使用那本書，流着淚，握牢他的手。所以帝國律師，你看得出來，控告我們動用神聖的事物有多冒昧——爲了避免一個（正確地看來）更嚴厲的措詞。你現在明白，我們對於每一感官指出感官所犯的罪過，我們沒有拿褻瀆和神聖混在一起，因爲這是教會本身的語言。

現在我要不要堅持下去，看一看傷害宗教的其他詳細罪證呢？檢查官同我講：『你傷害的這不復是宗教，而是自古以來永生的道德；你侮辱死亡！』我怎麼侮辱死亡來的？因為在這女人死的時候，街上過來一個人，她赴姦淫的幽會回來，常常遇見的一個在車邊乞討的人，她習見的瞎子，當車慢慢走上斜坡，唱着山歌的瞎子，她扔錢給他，他的臉讓她打移攏。這人在街上走過，就在神聖的慈悲饒恕或者答應饒恕這不幸的女人的時候（她以一種可怕的死亡贖回她的生平的過失，）人類的嘲笑用一個山歌的形式出現，在她的窗下走過。我的上帝！你以為這是侮辱；但是福樓拜先生所做，也只是莎士比亞和哥德所做的，在死亡最重要的關口，永遠要人聽見歌唱，或者是哀悼，或者是嘲笑，讓那到永生去的人想起他不再享受得到的歡樂，或者需要贖回的過失。

讓我們讀一讀來看：

「說實話，她向四周望着，慢悠悠地，彷彿一個人做着夢醒過來；隨後，聲音清清楚楚的，她要一面鏡子，往裏照了好久，照到臨了，眼睛流出大顆的淚來。於是她仰起頭，嘆息一聲，重新倒向枕頭。」

她的胸脯立即往快裏喘動。」

我不能够讀下去，我和拉馬丁一樣：『對於我，贖罪遠在真實以上』……不過，我不相信做了一件壞事，帝國律師，對我出嫁的好女兒讀這些文字，她們見到良好的榜樣，受到良好的教訓，做長輩的也從來沒有大意過一次，讓她們走出最狹隘的道路，走出能夠聽，應當聽的事理之外……我不可能繼續讀下去，我只讀那被指摘的文字：

『把臂伸給愛瑪（查理在另一邊，這個可欽敬的人，你從來看不見，）喘吁加強了，教士的禱告也加快了；牠們和包法利堵回去的嗚咽混成一片，有時候似乎全消失了，只有拉丁字母啞啞，彷彿一片鐘聲在響。

忽然走道傳來粗大的木屐的響聲，和一根棍子的綽縴；一個聲音起來了，一個沙嘎的聲音唱着：

熱天的小姑娘呀，

時常想着情郎呀。

愛瑪直挺挺起，好像一具中了電的屍首，頭髮蓬散，瞳仁睜大，定定的。

田呀給我們麥穗，

割下來呀大鐮刀，

拾呀拾呀不怕累，

我的小南彎着腰。

愛瑪喊了一聲：「瞎子！」

她開始笑着，一種殘暴的，瘋狂的，缺望的笑，以為看見乞丐的醜臉，站在永生的黑暗之中，有所恐嚇：

那天大風起了呀，

她的短裙飛了呀。

她抽搐了一下，倒向牀褥。大家攏近。她已經不在了。」

先生們，你們看見在這重要關口喚回她的過失，她的疚心，和一切刺心與可怕的成分。這不是藝術家的幻想，僅僅想來一個對比，沒有用，沒有道德，這是她聽見在街上唱着那可怕的山歌的瞎子，從前當她一身汗，醜不堪言，幽會回來，他唱的山歌；這是她每次幽會看見的瞎子；也正是這瞎子，以他的歌，以他的煩擾，在追逐她；也正是他，就在神聖的慈悲降臨的時候，象徵人類的忿怒，在死亡的最後關口追逐着她！人家却把這叫做傷害公衆的道德！但是我能夠相反地說，這裏正是對公衆的道德表示敬禮，沒有比這更道德的了；我能夠說，在這本書裏，教育的罪惡是生動的，屬於實生活，屬於我們社會的鮮血淋淋的活肉，作者每段都拿這句問話來問我們：你爲你的女兒們的教育盡了心力沒有？你交給她們的宗教，能夠在人生的暴風雨之中支持她們嗎？還只是一堆物質的迷信，在狂風暴雨之下無能爲力？你有沒有教給她們，人生不是虛誕的夢想的實現，而是必須適應的散文境界？你教她們這個

來的？你曾經爲她們的幸福致力了沒有？你曾經告訴她們：『可憐的孩子們，除去我爲你們指出的道路之外，在你追逐的歡樂之中，你只有等着你的厭惡，家庭的捨棄，紛擾，混亂，舞弊，癡癲，扣押……』你看圖畫裏是不是還缺什麼東西，執達吏在那裏，那裏還有猶太人販賣東西滿足這女人的私情，傢具扣押，拍賣快了；丈夫還瞞在鼓裏。這不幸的女人也就只剩下死了！

可是，檢查官說，她的死是自願的，這女人死得其時。

難道她能夠活下去？難道她沒有受罰？難道她沒有到了恥辱和卑鄙的最後階段？

是的，在我們的舞臺上，行爲不檢的婦女寫成了文雅的，微笑的，快樂的，我不想說她們幹了些什麼。 *Questum corporis & cerantur* 我只說這麼一句就成了。我們看見的她們是快樂的，可愛的，裹着洋紗，舉起一隻文雅的手給伯爵，侯爵，公爵，往往她們自己的稱呼也是侯爵夫人，或者公爵夫人；這就是你所謂的尊敬公衆的道德。而那爲你們把淫婦寫成在恥辱之中死去的人，倒犯了敗壞公衆的道德的罪！

好啦，我不想說你表現的不是你的思想，因爲你已經表現了，而是你事先有了大的存心。不在這裏的不是你，丈夫，家長，男子，不是你，這不可能；假如不是事先存心控告，有了成見，

不是你來說福樓拜先生是一本壞書的作者！是的，聽信你的靈感，你的鑑賞會和我的鑑賞一樣，我不說文學觀點，在這一點我們雙方不可能不同，而是你所瞭解，我所瞭解的道德和宗教的情緒的觀點。

人家還告訴我們，我們寫了一個物質主義的牧師。我們寫牧師，正如我們寫丈夫。他不是二位高明的教士，他是一個普通的教士，一個鄉下教士。如同我們沒有侮辱任何人，我們沒有表示任何感情任何思想可能傷害丈夫，我們也沒有侮辱這裏的教士。我在這上面只有一句話。

你們要看一些書，教士在裏面扮演一個可憐的角包嗎？看吉耳·布拉斯 *Gill Blas*，

巴爾札克的教士，維克道·雨果的巴黎聖母院。假如你要看一些遺羞教士的牧師；到別的地方尋找，你不會在包法利夫人裏面找到的。我寫了些什麼？一個鄉下牧師從事於鄉下牧師的職務，正如包法利先生，從事於一個尋常人的職務。我把他寫成荒唐鬼，酒鬼，貪嘴來的嗎？我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上面。我寫他完成他的職務，不是以一種崇高的智慧，而是如他的生性所表示於他的。我安排了一個典型人物和他接觸，差不多永遠在辯論情態之中，一個活下去的典型——如蒲呂道穆先生的創造，如我們時代其他的創造，從實生活裏提取，



研究出來的，你想忘記他們就不可能；那就是鄉下藥劑師，渥爾泰的信徒，懷疑派，不信教，永遠和牧師在爭執的人。但是，在這些爭執之中，是誰不斷地被擊敗，被嘲弄，被取笑？是郝麥，是那扮演最可笑的角色的人，因為他最真實，他最能代表我們懷疑的時代，一個過激派，所謂反牧師派。允許我再為你們讀一下第二百零六頁。是女店家倒什麼東西給她的牧師喝：

「——牧師先生，您有事要我做嗎？」

客店的女東家一邊問，一邊走向壁爐，去拿和蠟燭並排擺着的銅燭台：

——您用點兒什麼東西嗎？一小盅黑鈴鐺酒？一杯葡萄酒？

教士極有禮貌地謝絕。他來尋找他的雨傘，前一天他忘在艾恩蒙寺院，託勒福朗絲瓦太太派人取來，夜晚給他送到住宅。教堂晚禱的鐘聲直響，他就辭出了。

藥劑師聽見他的皮鞋不再在廣場響了，就說他方才的行徑十分欠禮。他以為拒絕飲一口提神的東西，是虛偽之中最可惜的虛偽；牧師個個瞞住人大喫大喝，就是一稅的日子也直想扳回來。

女主人替她的牧師辯護：

——再說，像你這樣的男人，他膝蓋頭可以頂四個。去年他幫我們用人收麥糶子，才叫壯實，一次好抗六捆！

藥劑師道：

——可好啦！打發你們女兒向那種結實小伙子懺悔去好啦！我呀，我要是政府的話，我真還想一個月抽牧師一次血。是的，勒福郎絲瓦太太，每一個月，好好兒放一次血，爲了警察和風化的緣故！

——你就少說一句罷，郝麥先生！你就不敬神！你就沒有宗教！

藥劑師還口道：

——我有一種宗教，我的宗教，他們儘管會裝蒜會騙人，我比他們合起來全多！正相反，我膜拜上帝！我相信最高的存在，我相信創造者，無論他是什麼，我全不在乎，他把我們放在人世間，就爲我們盡我們公民和家長的義務；然而我用不着進教堂，吻銀盤子，拿我口袋的錢填肥一堆飲食比我們考究的小丑！因爲什麼地方也可以禮拜上帝，在樹林，在田地，或者就跟古人一樣，望着蔚藍的穹蒼。我的上帝，我真正的上帝，就是蘇格拉底的上帝，富蘭克林的上帝，渥爾泰的上帝，白朗翟的上帝！我擁戴薩茹窪，副主教！

的信仰宣言和一七八九年的不朽原則！所以，我不承認一個大好老上帝，拄着手杖在他的花壇散步，把他的朋友打發到鯨魚肚子居住，叫喚一聲死掉，三天之後又活過來；本身滑稽，而且，完全和物理學所有的原理相反；這幫我們證明，我們不妨這麼說說，牧師永遠沈淪在一種淫穢的愚昧境地，結局也就是把衆生一道兒捲入泥淖。

他住了口，拿眼睛向四外尋找聽衆，因為，興奮之下，藥劑師一時以爲置身於縣參議大會。不過，商店的女東家已經不在聽他了。」

這裏有些什麼？一段對話，一個場面，正如每次郝麥遇到談牧師的機會便是這樣子。現在，最末一節有點兒東西更好，第二百七十一頁：

「布尼賢捧着聖油，穿過廣場，吸去公衆的注意。

郝麥遵循他的原則，把牧師比做死屍氣味招引的烏鴉；看見教士，他私人先不開心，因爲道袍讓他想到壽衣，他憎惡前者，有一點由於畏懼後者。」

我們的老朋友那借教理問答給我們的，非常喜歡這一節文字；他告訴我們：這屬於一種驚人的真理；這正是反牧師派的畫像，「道袍讓他想到壽衣，他憎惡前者，有一點由於畏懼後者。」這是一個不敬神的人，他憎惡道袍，或許有一點由於不敬神，但是大部分更因為讓他想到壽衣。

允許我撮述一下這一切。

假如遇到的是一種文學批評，關於他的書的形式，關於某些表現，關於太多的細節，關於某一點或另一點，我所辯護的這個人會以最大的熱心接受這種文學批評。但是看見被控敗壞道德和宗教！福樓拜先生不接受這個：他以他所能有的一切驚異和一切力量，在這裏，當着你們，抗議這樣一種控告。

你們不是那種拿幾行文字定罪一本書的人，你們是那種人，先裁判思想，先裁判寫作的方法，你們向自己提出的問題正是我開始和我結束我的辯護的問題：讀這樣一本書，引起的是罪惡的愛好，還是罪惡的厭懼？贖罪贖得這樣可怖，是不是把人刺激到道德的路上？你們讀這本書得到的印象不會和我們得到的印象兩樣，那就是：這本書就全盤來看是優良的，細節也是無懈可擊的。一切古典文學保障我們描繪我們不許自己描繪的東西。我們

在這一點很可以拿古典文學做榜樣，但是我們沒有那樣做；你們可以證明，我們不許自己逾越規矩。假如可能，福樓拜先生隨便拿一個字超過他給自己立下的限制，我不僅僅要你們注意這是一本處女作，我當時甚至於還要對你們講，他要是錯了的話，他的過失也不會損傷公衆的道德。把他傳到法庭——他，你們現在從他的書有一點認識他，我相信你們已經有一點愛他，假如你們知道他更多，會更要愛他——對他也就夠數了，對他已經是太殘忍的懲罰。現在，你們判決好了。你們曾經就全盤和細節審判書來的，你們不可能猶疑！

① 杜拔唐 Dupuytren (一七七七——一八三五) 是法國著名的外科醫生。

② 克勞該 Cloquet (一七九〇——一八八三) 是法國的外科醫生。

③ 意思是「他看見許多地土和風俗。」

④ 包徐艾 Bossuet (一六二七——一七〇四) 是法國著名的天主教文學家，以駢詞見稱，熱情，莊嚴，富於想像。

馬席雍 Massillon (一六六三——一七四二) 是法國著名的天主教文學家，以演說見稱，勻整，平正。

⑤ 雙錯記 La Double méprise 的女主人公到郊外去看她的女朋友，夜晚回來，風雨泥濘，馬車折了軸，只得接受一個男朋友的邀請，改乘他的馬車回到巴黎。

● 昂代·羅尼耶 André Chenier (一七六二——一七九四) 是法國十八世紀末葉最有修養的詩人，死在斷頭台上。

● 克拉芮薩·哈勞威 Clarissa Harlowe 是英國十八世紀小說家芮查德遜 Richardson 的傑作。一個女孩子不見容於家庭，託命於一個表面正經其實荒唐的男子，受騙失身，她自殺了。

● 意思是「無常性，肉感。」

● 意思是「憑了這油，願上帝在他的神聖的慈悲之中，饒恕你犯的一切過失。」

● 戴賴絲 Thérèse (一五一五——一五八二) 是西班牙的女宗教家，富有神祕色彩。

● 費乃龍 Fenelon (一六五一——一七一五) 是法國的天主教文學家，但是帶有神祕色彩，晚年相信居永 Gnyon 夫人的清淨禮拜，引起大的爭論，被教皇譴放。

居永夫人 (一六四八——一七一七) 宣揚一種新的祈禱方式，捨棄世俗的風物，以心靈直接和上帝默契。她曾經幾次爲了這個下獄。

● 意思是「你由眼睛，由口，由耳朵，由手和腳犯的過失。」

● 意思是「我憐愍身體幹的好事。」

● 浦呂道穆 Prudhomme 是莫尼耶 Henri Monnier (一八〇五——一八七七) 的戲劇人物，一個大言炎炎的官僚。



## 判決書

被告賴翁·勞朗·皮沙先生與歐古斯特·阿萊克西·皮耶先生，前者是巴黎雜誌定期刊的經理，後者是該定期刊的印刷人，與文人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法庭會於八天以前開庭辯論，三被告罪名爲：（一）勞朗·皮沙，於一八五六年在巴黎雜誌十二月一日與十五日各期刊登一部題爲包法利夫人的小說的片段，尤其在第七十三頁，第七十七頁，第七十八頁，第二百七十二頁，第二百七十三頁各頁所載的片段，傷害公衆和宗教的道德與善良風俗；（二）皮耶與福樓拜，皮耶承印各該片段，公諸於世，福樓拜寫作各該片段，交與勞朗·皮沙發表，題做包法利夫人的小說片段已如上述，勞朗·皮沙明白協助，得使前述罪行有以準備，便利與完成，因即構成同謀，觸犯一八一九年五月十七日的法律第一與第八條，並刑律第五十九與第六十條。



檢查官皮納先生提出公訴。

塞納律師爲福樓拜先生辯護，戴瑪賴律師爲皮沙先生辯護，法茹芮律師爲印刷人辯護，法庭於聽過辯護之後，延於今日（二月七日）宣判，主文如下：●

「案查勞朗·皮沙，居斯達夫·福樓拜與皮耶，被控傷害公衆與宗教的道德與傷害善良風俗；第一人，卽主犯，是題做巴黎雜誌的定期刊的主編人兼經理，在一八五六年十月一日與十五日，十一月一日與十五日，十二月一日與十五日各期，發表一部題做包法利夫人的小說；居斯達夫·福樓拜與皮耶，卽從犯，前者供給稿本，後者承印該小說；

「案查該成爲問題的小說，計有三百頁左右，依照送到初審庭的起訴文件，特別指控的各節，刊在第七十三頁，第七十七頁與第七十八頁（十二月一日號，）和第二百七十一頁，第二百七十二頁與第二百七十三頁（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號，）

「案查被指控各節，抽象地，隔離地看來，無論是表現方面，無論是意象方面，無論是圖畫方面，性質有害於正當與高尚的感受，顯然呈有不爲良好鑒賞力所容許的東西；

「審查同樣的觀察可以確切地用到其他未經起訴的各節，初次接觸，似乎陳述一些理論，違反社會的基礎的善良風俗與制度，正不下於違反宗教的最莊嚴的儀式應有的尊

敬；

「案查被控的作品，具有上述數項罪名，便應嚴加申責，因為文學的使命應當是裝璜與娛樂心神，提高智慧，修正風俗，遠甚於刊梓罪惡的厭憎，宣洩可能在社會存在的混亂圖畫；

「案查各被告，特別是居斯達夫·福樓拜，力排所加控告，聲稱交給法庭裁判的小說有一個極高的道德目的；作者主要的用意是揭發不能夠配合環境的教育的危險結果，於是認定這個觀念，指出女人，小說的主要人物，妄想一個和她不相宜的世界和社會，因為命運讓她不幸，把她放在低下的環境，起先忘記她做母親的責任，繼而虧負她為妻的責任，接二連三往家裏引進姦淫和破敗，經過最齊全的墮落的所有階段，甚至於下流到偷竊，結果自殺完事；

「案查這種論據，在原則上不用說是道德的，應當以相當嚴厲的語言和縝密的謹慎態度輔助發展，特別是牽連到呈現圖畫和環境，依照作者的計劃，放在公眾的眼前；

「案查一個作家從事於描繪人物，不許藉口描繪性格和地方色彩，照原來樣子呈現他們荒謬的言行姿態；這樣一種學說，無論是用在理智製作或者是在美術出品，勢必進

展成爲一種否定美與善的現實主義，產生傷害視野和精神的作品，不斷敗壞公衆的道德和良善的風俗；

「案查文學必有限制，即使是最輕薄的文學，也不應當逾越，居斯達夫·福樓拜和同案兩被告，似乎對於這一點並不十分明瞭；

「然而案查福樓拜的作品，就文學觀點和性格的研究來看，似乎經過長久和認真的工作，被檢舉的段落，雖說自有其取罪之道，和全書的長度一比究竟爲數不多；這些段落，無論在牠們流露的觀念方面，無論在牠們表現的環境方面，和作者企圖描繪的全盤性格兩相切合，僅僅失之於誇張，沾染一種俗淺的往往不堪入目的現實主義；

「案查居斯達夫·福樓拜再三聲明，尊敬善良風俗和一切關於宗教的事物，同時他的書也不像某些作品，唯一的目的足滿足情慾，放逸和荒唐的精神，或者取笑人人應當尊敬的事物；

「同時他的過失僅僅是有時候忽略任何有自尊心的作家應當永不逾越的規則，忘記文學猶如藝術，爲了完成勸善的使命，不應當僅僅在形式和表現方面貞靜純潔；

「如上所述，案查皮沙，居斯達夫·福樓拜和皮耶的罪行不足以完全成立；

「法庭因即撤消公訴，並免其擔負費用。」

● 一八五七年二月八日，法院公報 *Gazette des tribunaux* 刊出引言和判決書。

版初月九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人 夫 利 法 包

著 拜 樓 福  
譯 吾 健 李

角 五 元 三 價 定

# 57  
312652

7

312652

